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唐双龙传 (二)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第一章 仅以身免

翟让的大龙头府多处起火，且不住蔓延，火光烛天，映得天上的乌云像一块块紧压人心的大石。火势虽愈趋猛烈，却无人救火，府内则喊杀震天，伏尸处处。李密方面的人都穿上黑色夜行衣，易于辨认。

寇仲提刀开路，徐子陵背着素素紧随在后，刚跃上一处瓦面，便有四名黑衣大汉疯虎般扑至，他们见寇徐两人非是身穿黑衣，立即运剑劈来。

寇仲首当其冲，际此生死关头，自然而然体内真气贯盈，极寒的劲气里隐含一道暖意，一振手上长刀，发出有若风啸的破空声，往敌人划去。

那人怎想得到他的刀势如此凌厉，最要命是对方刀锋带着一股森寒无比的刀气，教人迎上时立感心生寒意，气脉难畅。

当此人至少分了一半功力去对抗寇仲的刀气时，寇仲的长刀已劈在那人由进击改为封架的剑上。

“当！”一声清响过后，那人惨叫一声，竟连人带剑被寇仲劈得翻跌下瓦面去。寇仲亦给他反震之力弄得手腕发麻，但猛一提气，麻痛立消。

这时他的眼、耳、鼻等感官，均变得无比通灵，甚至连皮肤都可清楚感到因对方行动而生出的气流变异。此时虽因经验尚浅，不能有如“目睹”，但终有一天即管蒙着双眼，也大可推知对方的进攻招式。

去了带头攻至的敌人后，另三人显是大吃一惊，身形滞了一滞，立露出一个可供进袭的空隙。

寇仲想也不想，倏地由瓦面的斜脊往上冲去，嵌入敌方成品字形中间的空位，长刀挥洒出一圈刀芒，先后扫在三人的长剑处。今趟随李密来进袭大龙头府的人，俱是李密麾下精选之士，人人身手高强悍猛，但偏是遇上个比他们更勇不可挡的寇仲，兼之挫了锐气，最先被他劈中长剑的两人，闷哼声中，硬被他迫退开去？

寇仲去了两把长剑的威胁，杀得性起，暴喝一声，大刀加劲增速，全力劈在最主方那人剑上。

那人挥剑挡格，只觉对方刀劲如山，浑身如入冰窖，惨叫一声，给寇仲劈得滚下地面去。

寇仲正暗忖自己为何会变得这么厉害时，徐子陵由他身旁掠过，单朝朝另一名黑衣大汉掷去。

那人方被寇仲迫退时已震得气血翻腾，又给他冰寒的刀气侵入穴脉，正难受得要死，忽见热泪随朝闪电涌来，待要举剑封挡时，胸口如被雷说 M 连呼叫都来不及，仰后飞跌，当场毙命。

另一人吓得忙翻往另一边瓦背，同时嘴唇发出呼啸，召人来援，两人交换了个眼色，不敢再留在高处，跃下地面，依记忆朝左侧隔了三座房舍的东园杀去。

只要横过东园，翻过高墙，就可逃出大龙头府。

李密的手下极有组织，三五成群的往来巡觅搜索，见到不是穿黑衣者便毫不留情的杀死。

反之翟让方面的家将却为一盘散沙，且人人拚命突围，无心恋战，强弱之势，显而易见。

寇徐两人才走了十多步，一组合十多个的敌人，由其中一座房子破门越窗冲出，狂攻而至。

寇徐吓了一跳，加速前冲，眨眼将双方距离拉远。

寇仲怕对方以暗器伤了素素，改为殿后，三人箭矢般朝东园窜去。

前方又有一群黑衣大汉正围着十多名翟府家将激斗，徐子陵本想跃上屋顶，却见刚有个溅血的人由屋上倒跌下来。猛一咬牙，加速前冲，运朝朝背着他的两名大汉扫去。

两汉骤感劲气迫体，舍下敌人，回剑挡格。

徐子陵狂喝一声，短戟先扫在右方那人剑上，震得那人往横跌去，跟着倏改招数，短戟一吞一吐，待另一人挡了个空，才觑隙而入，戟锋刺进那人胸膛。

在那人死于非命时，徐子陵已背着素素闯入战圈核心处。

寇仲如影附形的紧蹑其后，大刀翻飞，挡过刺来的一把长枪，又砍翻了另一边的一个敌人。

正在苦苦支撑的翟府家将压力骤减，纷纷四散奔逃，形势混乱之极。

寇仲回头一瞥，见那刚被他们撇下的十多名敌人快追至背后，骇然叫道：“快走！”徐子陵亦知事态危急，只要给人截停，就是命丧当场之局。兼之素素的身体正在他背上颤抖，不由豪气狂起，脚尖劲撑，短戟化作百十道芒光，使迎面的四名敌人纷纷退避，终破开包围，到了东园内去。

但在这翟府外围之处，形势更是险恶。

李密显是于此布下重兵，防止翟府的人逃生。

只见人影处处，你追我逐，杀得星月无光。

三人左冲右突，数次冲近东墙，都给人迫了回来，不片晌寇徐负了多处轻伤，连素素的粉背亦给划破了皮肉。

幸好翟府家将逃命者众，数十人亦正往此硬闯，牵制着敌人，否则他们可能命已不保。

而对方亦至少已给他们砍翻了十多人。

两人再放倒五名敌人后，只见在熊熊火把照耀中，敌人完全控制了局面，把翟让方面余下的三十多人截住围攻夹杀，再不若前此的你追我逐，乱成一片。

他们此时退入了火光不及的一处矮林里，似乎敌人暂时将他们遗忘了。

往西望去，翟府大部分的房宇都陷进火海中，喊杀声仍阵阵传来。

素素哭道：“老爷定是死了。”

寇仲与徐子陵对望一眼，均感气虚力怯，再无复先前之勇。

寇仲问道：“有没有可躲起来的地方？”

素素刚被一声惨叫吓得抖索娇呼，闻言呆了片刻，指着座落东园之北的一座水池中的假石山道：“快到那里去！”徐子陵想也不想，背着她朝十多丈外的大水池掠去。

寇仲追在素素旁边，问道：“水池内有地方躲藏吗？”

素素急答道：“假石山里有养鱼种的水池，干涸后成了个小方井，非常隐蔽。”

两人大喜，更是小心翼翼，耳听八方，避过了两起敌人，觑准没人注意，趁着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阻截翟府家将外逃之大良机，掠过池面，落在方圆达两丈的假石山上。

依着素素指示，三人挤在只五尺深，约四尺见方的小井里，除非有人挤进石山缝隙，来到井边，否则休想发觉三人。

他们互相听着对方心儿“霍霍”狂跳，好一会才像外面的喊杀声般，逐渐平定下来。

寇仲低声道：“翟让完了？”

徐子陵待要答话，忽觉襟头凉浸浸的，原来素素正在默默垂泪。

暗黑里，他虽看不到素素的表情，但却知她这种哽咽最是凄苦，心中一酸道：“不要哭了！你老爷当年领兵起义，该早预想到或者会有今天。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

寇仲紧贴在素素背后，亦把嘴凑到她耳边劝道：“以后就由我们来照顾姐姐好了！”外面倏地静寂下来，连火焰啪之声都消失了，只有微细的衣袂破空的风声，不时响起，显然李密方面的人正进行彻底的搜索，找寻漏网的人。

三人知这是生死关头，都吓得连大气都不敢透出半口。兼且不时有人高提火把往石山方面照过来，但当然想不到石山之内竟有个干井在那里。

过了也不知多久，忽然一阵柔和好听的声音在水池旁响起道：“仍找不到那两个小子吗？”

寇仲和徐子陵认出是李密的声音，立时心中叫娘不止。

幸好对方离开他们足有四，五丈，三人又隐于石山中的方井之下，否则绝瞒不过这名震天下的高手。

祖君彦的声音响起道：“他们最后被人见到就在这园里，徐小子还背着那标致的小婢素素，后来一阵混乱，他们便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一阵响亮的男子声音道：“照理他们该仍躲在府内，可是现在所有房子全烧通了顶，地道又给我们先一步堵塞了，他们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沉落雁的声音娇哼道：“就算能逃出府外，亦休想离城。”

井里的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骂时，李密淡淡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两个小子逃了，若不能为我们所用，就一刀杀却，以免节外生枝，明白了吗？”

祖君彦等齐声应是。足音远去。

三人松一口气时，沉落雁的声音叹道：“世绩，我的心有点烦乱。”

三人这才知道刚才语声响亮的人是李密的另一大将徐世绩，也是沉落雁的情郎。徐世绩奇道：“落雁你一向智计过人，胸有成竹，为何忽然这么语调萧索，好象了无生趣的样子。”

沉落雁又幽幽叹了一口气，轻柔地道：“这两个小子的功力每天都在进步着，一次比一次厉害，连白老六、谢黑这种好手都是几个照面就给他们送上了西天，且是一击致命，被他们劲气震裂心脉而亡。若今趟我们不能把他们留下，异日必成祸患。”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豪气狂起，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在敌人心中，是这么够斤两。

徐世绩冷哼道：“若非我们注意力全集中在翟死鬼身上，怎能让它们有机会逞强。”

找寻他们的事交由我办吧！就算他们逃到天脚底，我也可以把他们的尸骸提来让你过目。”

外面静了下来。

三人再耐不住劳累，相拥下睡了过去，终完成了睡在一块儿的壮举。

三人先后被降下的细雪冷醒过来，寇仲和徐子陵身具《长生诀》的道家神功，当然抵得寒冷，素素身穿皮裘，兼之习过少许武功，又戴着斗篷，本可耐寒，要命的是紧贴背后的寇仲透衣传来一股奇寒之气，使她极感难受；而徐子陵则温热无比，她的身体就像分别处在严冬和酷暑里，半冷半热，也不知是痛苦还是快乐。

徐子陵首先发觉这情况，知寇仲睡着时自发的运功行气，低叫道：“仲少还不收敛内气？”

寇仲依言而行，素素才好受一点。

此时大雪已差点把三人上方的空间填满，寇徐两人当然没有问题，自然而然体内真气往还，口鼻呼吸断绝，进入胎息状态。但素素无此本领，立时昏昏欲睡，呻吟道：“我很气闷哩！”徐子陵正要推雪而出，让素素呼吸点新鲜空气。密集的足音由远而近，有人道：“放掉池水，听说他们精通水中闭气之术，说不定躲在池底里。哼！这水池给我细心再搜一次。”

三人认得是徐世绩的声音，那还敢动。

两人听到素素的呼吸愈转急促，心中大急，这么下去，只是她呼吸之声，已足可惊动敌人，何况她却仍可能会活生生闷死呢。

风声响起，显是有人横过池面，朝假石山掠过来。

徐子陵正面对素素，虽被雪蒙了眼睛，看不到素素的表情，但只从她胸口的起伏，便知她濒临气绝的险境，却仍为了他两人拚死苦忍。人急智生下，嘴巴凑上她香唇，把真气度过去。

素素娇躯轻抖一下，接着平静下来，香唇由冰冷转为灼热，默默接受着令她浑身舒松的真气。

三人感到上方有人来回走动，只好求神拜佛令对方不要踏足在他们铺满了雪的头顶上，否则必会发觉有异。

“哗啦！”水响。

有人打开了水闸，池水正不断逸走。

沉落雁的声音在外面道：“我看他们早逃走了。这水池现在一眼望尽，那藏得了人。”

徐世绩显然亦有同感，冷然道：“他们该仍在城里，我们立即发动人手，逐家逐户去找，看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到沉落雁等走后许久，寇仲的大头首先破雪而出，喜道：“全走了哩！”徐子陵这才离开素素的香唇，扶着她站起来。

原来早天亮了，大雪纷飞下，翟府变成了火劫后的败瓦颓垣。

素素曲膝整晚，两腿酸麻，若非徐子陵抓着她臂膀，哪站得徐子陵见素素俏脸微红，有点不敢瞧他的羞人样子，原本一片纯净的心，不由想起刚才的两唇相接，心中立时升起一种异样感觉。

寇仲那会放过他，凑到素素耳旁道：“姐姐给小陵亲了嘴，就由他娶你好吗？”素素嗔道：“不准你乱说，小陵是为救我嘛！怎可以这样说。”

寇仲拍额自责道：“骂得好！我差点忘了嫂溺也要援之以手，所以小陵在这情况下也可以援姐姐以……嘿！没有什么。”

素素别过头来，在寇仲唇上蜻蜓点水的吻了一下，柔声道：“这样公平对待，再不要笑小陵了。”

寇仲呆若木鸡时，徐子陵道：“不要胡闹了，现在逃命要紧，怎么办才好？”

三人这时下半身仍藏在堆满积雪的方井里，只上半身冒出井外。寇仲一边为素素拂掉沾满她秀发香肩的雪粉，边沉吟道：“现在我们所有希望都在黛青楼那唤佩佩的身上，不过若这么样去那里找人，说不定会暴露行藏。况且现在荥阳城寸步难行，最好能找个地方，躲他娘的几天，待风声过后，沈婆娘他们以为我们走远了，才去找那佩佩求她设法，如此就万无一失。”

徐子陵苦笑道：“现在谁敢收留我们？”

素素颤声道：“他们说过要逐家逐户的搜索，我们不若仍是留在这里算吧，”

寇仲笑嘻嘻道：“这种天时，留在此处不被冷死也会饿死，哈！姐姐知否沉沉落雁的贼窝在哪里？”

素素吃了一惊道：“你不是要躲到她家吧？”

寇仲笑道：“有什么地方能比那处更安全？这婆娘现在奉了李密之命找我们，该没空回家睡觉，我们就乘虚而入，到她家将就几天。到她回家时，便代表了停止搜索，我们便可去找佩佩了。”

徐子陵大为意动，点头道：“照理沈婆娘该不会连自己的贼窝都不放过，此计确是可行。”

素素仍不放心，惶然道：“但她家还有其它人嘛！”寇仲得意道：“不外一些婢仆下人，难道她能在那里屯驻重兵，把闺房辟作战场吗？哈！徐世绩来了则自当别论。”

素素终被说服，说出了沉落雁府第的位置。

三人待至天黑，今趟换了由寇仲背起素素，展开鸟渡术，飞檐走壁的朝沈落雁居所潜去。

第二章 大隐于市

若非素素曾陪翟娇去找过沉落雁，就算手上拿有她地址，恐怕仍要费一番工夫才能找到这心狠手辣美人儿的香居。

沉落雁的居所座落城东的民居之中，房舍鳞次节比，包括她的香居在内，数千间院落，一色青砖青瓦，由小巷相连，形成深巷高墙，巷窄小而曲折，数百道街巷曲里拐弯，纵横交错，都以大青石板铺地，形式大同小异。

三人冒雪来到这里时，就像走进一座迷宫里，难以认路。尤其在这入黑时分，只凭房舍透出的昏暗灯光，更是如进鬼域。

但他们却有非常安全的感觉。

在这种地方，要打要溜，都方便得很。

寇仲掠入其中一条巷里，笑道：“沈婆娘定有很多仇家，才会住到这种走得人头晕眼花的地方来。”

徐子陵轻松起来，边走边舒展筋骨道：“初时听沈婆娘的奸夫徐世绩说什么逐户搜索，还真给他唬了一跳，原来只是吹大气，他这边来我们就那边走，怎奈何得了我们这类武林高手。”

素素犹有余悸道：“你们不要得意忘形好吗？荥阳城的人都非常拥护瓦

岗军，只要给人看到我们，定会向他们报告的……噢！”尚未说完，已给寇仲搂着蛮腰，飞上了左旁的屋瓦顶。

徐子陵同时跃了上来，三人伏下后，俯望前方巷口深处，大雪纷飞中，人踪杳然。

素素讶道：“哪有什么人呢？”

寇仲低声道：“我的感觉绝错不了。真奇怪，为何我会看不到人影，听不到声音，偏是感到有危险在接近呢？”

徐子陵点头道：“我也心生警兆，看！”只见一队十多人的青衣武士，正从巷的那边而来，沿途逐屋敲门，不用说显在询问他们的行踪。

三人看得头皮发麻，这徐世绩确是说得办得到。

当全城居民都知道有他们这么三个逃犯时，会令他们寸步难行。

寇仲和徐子陵都是生面人，长相又特别易认，要瞒人实是难比登天。

搜索的队伍远去后，三人暗叫侥幸。若非正下大雪，徐世绩只要派人守在各处制高点，再派人逐家逐户搜索，他们定然插翼难飞。

不过现在冷得要命，视线又难及远，徐世绩手下的人自是敷衍了事。

寇仲恨得牙痒痒道：“一向以来，我们都只有捱打，没能还手，大损我们扬州双龙的威风。横竖有黛青楼佩佩这条后路，不若我们大肆反击，闹他娘的一个天翻地覆，好泄了心头的恶气。”

素素已是惊弓之鸟，骇然道：“这怎么成？你们怎够他们斗？”

徐子陵却是大为意动，低声道：“要成名自然要立威，不过我们最好先躲得稳稳妥妥，再商量大计。”

寇仲兴奋道：“姐姐来吧！”素素伏到寇仲背上时，他已大鸟般腾空而起。

她忽然感到再不清楚认识这两位好弟弟。

若换了别的人，不是吓得龟缩不出，就是千方百计逃之夭夭。

那有像他两人般明知敌人势力比他们大上千百倍，仍有勇气作以卵击石式的“反攻”呢？

沈落雁的香居若从门外看去，实与其它民居无异，只是门饰比较讲究，不像邻居门墙的剥落残旧。

但内中却是另一回事，不但宽敞雅洁，园林与院落浑成一体，布局清幽，建建筑还别出心裁，颇具特色。

这座名为落雁庄的庄院以主宅厅堂为主，水石为衬，复道回廊与假山贯穿分隔，高低曲折，虚实相生。

水池之北是座歇山顶式的小楼，五楹两层，翘用飞檐，像蝴蝶振翅欲飞，非常别致，沉落雁的香闺就在那里。

小楼后是蜿蜒的人造溪流，由两道小桥接通后院的婢仆居室和仓房。

落雁庄占地不广，但是丘壑宛然，精妙古朴，极具诗意。

寇仲和徐子陵由侧墙跃入院里，一时都看呆了眼。想不到沉落雁这么懂生活情趣，颇有“大隐于巷”的感叹。

不片晌寇仲已弄清楚庄内只有四名小婢，一对夫妻仆人，都是不懂武功的。

三人遂躲到其中一所看来久无人居的客房里，最妙是被铺一应俱全。

三人那还客气，偷来茶水喝了个够后，立即倒头大睡。

到寇仲和徐子陵乍闻异响醒来时，天已大明。

寇仲挪开素素搭在他胸口的玉臂，走到窗旁，往外窥看，原来那唯一的男仆正在园内扫雪。

徐子陵亦下床来到他旁，低声道：“雪停了哩！”寇仲边看边道：“你肚子饿不饿？”

徐子陵道：“饿得要命！”寇仲低声道：“我们绝不能在这里偷东西吃，否则定会给人发觉，让我去张罗些食物回来吧！”徐子陵道：“就这么到街上去会很危险的。”

寇仲笑道：“放心吧！只要我们不是三个人走在一起，便没有那么碍眼，顺便探探风声也好。”

徐子陵知他诡计多端，又确是饿了整晚，叮嘱道：“早去早回。”

寇仲一声领命，由后窗溜了出去。

徐子陵闲着无事，待要盘膝默坐，床上的素素叫道：“李大哥！李大哥！”徐子陵大吃一惊，扑上床去，掩着素素香唇。

素素惊醒过来，定了定神，秀目立即射出惊惶之色，徐子陵放开手时，她低呼道：“是否敌人来了。”

徐子陵摇头道：“不！只是姐姐梦呓，我怕惊动了外面扫雪的人罢了！”素素放下下心来，俏脸转红道：“我在梦中说什么？”

徐子陵心中暗叹，淡淡道：“没什么！我根本听不清楚。”

素素坐了起来，蹙起黛眉道：“小仲到哪里去了？”

徐子陵说了后，她又担心起来。

忽地足音传来，两人吓得忙把被铺折叠回原状，躲到床底去。

刚躲好时，两名小婢进来扫拭尘埃，还捧来新的被褥。

其中一婢道：“小姐足有八天未回来，前晚龙头府又给烧了，现在城中谣言满天飞，真教人为小姐担心。”

床下的徐子陵暗忖担心的该是其它人，而绝非沈婆娘。

另一婢笑道：“小菊你这叫白担心。昨天密公才领兵出城去攻打黎阳仓，龙头府一事是势所难免，谁叫翟老鬼死不肯让位，论才干他哪是密公对手。”

小菊讶道：“兰姐怎会知得这么清楚的？”

小兰得意道：“当然有人告诉我哩！”小菊笑道：“定是李杰那家伙，嘻！你和他有没有一块儿睡过觉呢？”

接着两女追追打打的溜走了。

两人由床下钻了出来，徐子陵松了一口气道：“李密走了！其地的人我就不那么怕了。素素挨着他在长椅坐下，道：“他们人多势众，你们只得两对拳头，又要分神照顾我，千万莫要强逞英雄啊。”

徐子陵满神气道：“不要小看你这两个弟弟，这两年我们都不知经历过多少事故。

而且每次死里逃生之后，功夫都像变得更好。嘿！姐姐在这里休息一会，我四处走走看。”

素素忙抓着他臂膀，失声道：“给人发觉了怎么办？”

徐子陵信心十足道：“我自幼擅于偷鸡摸狗，怎会失手。所谓知己知彼，愈能清楚这里的情况，有起事来愈有把握应付。”

素素无奈，只好放他去了。

提心吊胆的等了半个时辰，独守无聊，不由又为翟府被害的人暗自垂

泪，幸好徐子陵神色兴奋地回来，手里还拿着一册卷宗，得意道：“全赖跟陈老谋学了几天功夫，才找到沈婆娘这藏在秘格内的宝贝。”

素素见他回来，心内凄惶尽去，勉力振起精神道：“谁是陈老谋？”

徐子陵坐下珍而重之的把卷宗放在膝上，道：“陈老谋是巨鯤帮的人，专责训练帮徒如何去盗取情报，再出卖变钱。噢！他回来了。”

素素循他目光望去，寇仲正捧着两大包东西由前厅推门而入，笑道：“一包是衣服，一包是美食，大功告成，最妙是婢仆们都回了后园住处呢。”

徐子陵和素素齐声欢呼，大吃大喝时寇仲眉飞色舞道：“徐世绩这小子把整个荥阳城搜得差点翻转过来，每个街口都设有关卡，逻卒处处，我见势头不妙，惟有逐家逐户去偷，且地点分散，包保没有人怀疑。”

素素道：“小陵都偷了东西哩！”徐子陵这才记起匆忙纳入怀内的卷宗，取出来递给寇仲道：“你看这像不像是沈婆娘在各地眼线的名册，还注有大小开支、钱银往来，诸如此类的记载。”

寇仲把吃剩的馒头全塞进口内，腾出两手来翻阅，含糊不清的道：“哈！让我的法眼看看，保证什么都无所遁形。这家伙的名字真怪，叫什么陈死鸭，还有地址和联络手法，上个月更受了百两银子，原来钱是这么易赚的。”

素素凑过去一看，嗔道：“人家叫陈水甲，不是陈死鸭，乱给人改名字。”

寇仲双目放光道：“凭这宝贝，小陵你看可否狠狠敲沈婆娘一笔呢？”

徐子陵冷哼道：“她这么害我们，怎是银子便可赔偿的？”

素素骇然道：“若把这东西交给官府，会累很多人抄家问斩。”

寇仲把名册纳入怀里，笑道：“我们怎会便宜皇帝小儿，至于有什么用途，将来再想好了。”

转向徐子陵道：“该是我们还点颜色的时候。不知是谁把我们画得那么形似神足，现在我们三人的尊容，贴满街头，使得我们想到黛青楼找佩佩都变得非常危险呢。”

徐子陵道：“刚才我在后院的仓房里发现了十大坛火油，只要找到徐世绩小子的住处，就可一把火把它烧掉，以牙还牙。还未告诉你，李密去了打仗，不在城里。”寇仲哑然笑道：“徐世绩只是头四脚爬爬的走狗，横竖李密不在，索性就去烧他的老巢，嘿！”

李密那家伙的狗窝在哪里呢？”

见到两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素素嘟起可爱的小嘴闷哼道：“不要奢望我会告诉你们，又说在这里避风头，这么一闹，谁那知道我们仍在城内。何况蒲山公府高手如云，你们去闹事只是送死而已！”寇仲笑道：“这正是最精采的地方，明知我们在城内，偏是找不到人。更妙是现在军情告急，徐世绩等终不能为我们不上战场。所以只要他们为他们制造点内忧，保证可令他们进退失据。徐子陵也道：“不若我们放火后，就引人来追，当着他们的眼前逃出城外，然后才回来接姐姐走，就更万无一失。”

寇仲皱眉道：“城墙这么高，你跳得出去吗？”

徐子陵颓然道：“跳不出去！”素素“扑哧”娇笑，横了两人一眼，嗔道：“都是爱闹的小孩儿。”

寇仲在她脸蛋飞快亲了一口，叹道：“姐姐的眼睛真可勾人的魂魄哩！”素素先是欣然而笑，旋又神色黯淡下去，不知是否想到李靖。

徐子陵忽道：“姐姐知否谁是负责城内工事的人呢？”

素素道：“真正负责的人我不晓得，但城内的事一向归徐世绩管，所以

该是他的手下。”

寇仲一震道：“我明白了，小陵你是否想学在扬州般由下水道逃走。”

素素吃惊道：“下面这么脏，怎行呢！你们不是要找佩佩帮忙吗？”

徐子陵道：“在现今的情况下，恐怕什么人都帮不上忙，而且只要我们往黛青楼，立即会给人认出来。”

寇仲道：“受香玉山这种人的恩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小陵想得真绝，我们今晚就去徐世绩处偷东西，试试运道，陈老谋说过，任何城市必有建筑图样，否则如何可进行维修工程？”

素素无奈道：“你们对香公子成见太深了。”遂把徐世绩的居所说出来，然后道：“我想试试小仲拿回来的衣服。”

两人溜出房外。

徐子陵为她关上房门后，扯了寇仲到一旁道：“刚才我听到素姐在梦呓里唤李大哥，唉！姐姐真凄凉，偏是这种事谁都帮不上忙。”

寇仲颓然无语，坐了下来，苦思良久道：“不若我们先到洛阳去找李大哥，把姐姐的情况照直向他说，看他怎么安置姐姐。”

徐子陵摇头道：“那样会使李大哥很为难的，一个不好，更会弄得姐姐也难堪。而且姐姐因王伯当那贱种有点自暴自弃似的。一会说要陪我们，一会又为香玉山那家伙说话。若硬逼她到洛阳去，说不定会弄巧反拙。”

一向诡计多端的寇仲对这种男女间的事完全束手无策，唉声叹气时，素素换过新衣出来，两人连忙极力逢迎，说尽好话。

素素虽娇笑连连，但眉宇间总有一丝解不开的忧郁，令人觉得她只是强颜欢笑。寇仲最后投降道：“姐姐是否仍想我们去找黛青楼的佩佩呢？”

素素幽怨地道：“你们的事姐姐管得了吗？”

两人那还不知机，忙誓神劈愿保证会依她的意思办事。素素这才恢复欢容，商量如何可避过逻卒的耳目而找到这叫佩佩的女人。

寇仲想出一计道：“不若我们到绸缎铺买一匹上等丝锦，指明送给佩佩，再吊着尾看看谁是收礼的人，该可知道谁是佩佩。”

素素皱眉道：“绸缎铺的人若认出你是瓦岗军在缉拿的逃犯，岂非害了那佩佩。”

寇仲胸有成竹道：“总有人对世事漠不关心或全不知情的。刚才我去为姐姐偷衣服时，其中一间衣铺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一副老眼昏花的样儿，只靠两个小伙计帮忙送货，只要觑准他一个人看铺时，便可进行我们的大计。”

素素喜道：“不若由我装作那佩佩的小婢，为自己的小姐买东西，该更是万无一失。”

寇仲见她恢复生气，笑道：“但姐姐千万莫要穿这套衣服去啊！”素素始醒觉这身衣服正是从那间衣铺偷回来的赃物，笑着入房更衣去了。

两人对视苦笑。

徐子陵叹道：“希望姐姐不是看上香玉山就好了！你看她见我们肯去找佩佩，整个人都不同呢。”

寇仲信心十足道：“香小子有什么值得姐姐看上的地方？照我看她是知悉我们再不到徐世绩处冒险放火偷东西，又知我们尊重她的意见，才心花怒放吧！”不片晌素素换妥衣服，三人潜出府外，避开了数起瓦岗军，来到了那衣铺旁的横巷里。

素素依计去了，两人躲在暗角，予以保护。

天又下起雪来，街上行人稀疏，平静得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徐子陵知道当今声名最盛的瓦岗军，已因翟让被杀，内部出现了无可弥补的裂痕。

可想象由于翟让乃是瓦岗军的创始者，无论李密如何得人心，始终不能一下子把翟让根深蒂固的势力全接收过去。其中部分一向追随翟让的人会生出异心，乃必然之事。

寇仲这时亦正想到李密，记起翟让生前说过因为不够心狠，所以终斗不过李密，故而“心狠手辣”，是否就是争霸天下的首要条件呢？想得入神时，徐子陵低呼道：“糟了！”

寇仲大吃一惊，警觉地往街上瞧过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凤姿绰约的沉落雁，旋则目光被她旁边的妙龄女子吸引过去。

这女子乍看似乎不是长得太美，这或者是因为她的轮廓予人有点阳刚的味道，可是皮肤雪白里透出健康的粉红色，气质高贵典雅，腿长腰细，比沉落雁尚要高出两寸，明眸皓齿，所有这些条件配合起来，竟毫不给沉落雁比下去，形成非常独特的气质。

两女前后均有随员，沿街缓步而来，沉落雁正和她指点谈笑，看来该是负起导游之责。

还差十多步，沉落雁一行人就会到达素素所在的衣铺大门外。

两人的手同时握到兵器上去，头皮发麻的看着敌人逐步接近即将可看到素素的危险位置。

就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那长相爽健硬朗的美女倏然立足，神色淡然的和沉落雁说了两句话后，举步走进衣铺隔壁的工艺店里，沉落雁亦欣然随她去了。

那十多名随员分了一小半人随行，其它的则散立门外，摆出护驾保镖的款子。

素素这时刚从衣铺走出来，见到隔邻铺子外聚了群武装大汉，吓得垂下俏脸，匆匆横过长街，朝两人所在窄巷走去。

那群大汉并不在意，到素素离开了敌人视线，与两人会合，才花容失色道：“吓死我了！”两人惊魂甫定的拉她躲往深巷里，寇仲低声道：“成功了吗？”素素点头道：“没有问题，不过那老板说今天夜了，明早才肯送货。”

徐子陵叹道：“那就糟了，青楼的姑娘白天都睡觉，若是由其它人代收，我们就白费工夫。”

素素得意道：“放心吧！我指定要明天申时才可送货，那老头答应哩！”无奈下，寇仲和徐子陵只好带素素返“家”去也。

第三章 影子刺客

回到清幽雅静的沉宅后，三人颇有死里逃生的感觉，又想起明天便会找到佩佩，不似先前般毫无着落，心情转佳。两人嘻嘻哈哈的向素素叙说这

近两年的种种经历。听老投入，说者越感兴奋，转眼到了入黑时分。沉府燃亮了宅内所有宫灯，前后院明如白昼。

三人吃尽余粮后，寇仲摊在椅上舒适地道：“姐姐真爱洁，把这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换了我们哪会这么做。”

素素茫然道：“人家哪有这种闲情，是今早有人来打扫吧！”寇仲倏地坐直，失声道：“糟了！”两人愕然瞧着他。

寇仲道：“昨天我们来时，满屋尘埃，显然久无人住，现在忽然有人前来打扫，分明是有客到住哩！”

徐子陵暗骂自己疏忽，跳将起来道：“定是沈婆娘要款待刚才她陪伴的那个美人儿，难怪这么灯火通明的。来！我们快收拾东西走避。”

三人忙于收拾时，前院隐隐传来马嘶人声。

沈落雁和客人来了。

他们那敢迟疑，趁沈落雁尚在前院之际，急忙躲到屋后的另一间柴房去。

一会后果见有人入住客舍，还不时传来谈话走动的声音。

客舍的四个房间，都亮着了灯光。

三人再没有安全的感觉，由寇仲和徐子陵轮流监视外间的动静此时雪已停了，来客显已安顿下来，再不若先前般嘈吵。

正透过小窗察看外间情况的寇仲忽然发出警示。

徐子陵和素素忙挤到窗旁，三人同时朝外望去。

只见沈落雁领着那长相刚健动人的妙龄女子，并肩来到屋外的小花园里，前者介绍道：“落雁最爱看到果实累累的情景，所以植的大都是果树。”

女子赞道：“雁姊真有心思，谁想得到在深巷之中，竟有这等人间胜境？”

沈落雁谦虚道：“玉致莫要笑我，你们宋家的槐园名列武林十大胜境之一，怎是我这小窝能够比拟的。”

寇仲和徐子陵心头一震，这才知道原来此风姿独特的美女，是宋阔的人，却不知她和宋师道是什么关系。

两女停步下来，欣赏树上的冰卦。

宋玉致淡淡道：“今趟玉致来访，以雁姊的才智，当猜到一二吧？”沈落雁沉吟道：“不知是否与宇文化及在那昏君前造谣生事有关呢？”

宋玉致笑道：“早知瞒不过雁姐，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沈落雁油然道：“那么另一个原因，该与杜伏威有关，听说他攻占历阳后，截断了长江水道的交通，肆意抢掠来往船只，谁都不卖人情，据我们的消息，最近他们扣起了你们的三条盐船哩！是否真有这回事呢？”

宋玉致淡然道：“雁姐的消息真灵通，难怪这么得密公倚重！”沉邑风头叹道：“我真不明白杜伏威的脑袋里装载的是什么东西，际此杨广大军源源进驻江东的时刻，还胆敢树立像贵阀那种强敌，他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寇徐两人心中恍然。

长江盐运乃宋阔命脉所在，杜伏威这么抢截盐船，大大威胁宋阔的威望和生计。故而宋阔特派出来玉致，希望能连结李密，好以南北联手之势，夹击雄据历阳以杜伏威、辅公佑为首的江淮军。

不过现在瓦岗军刚生内讧，更值隋军密谋反攻，恐怕李密无暇他顾。

宋玉致微笑道：“杜伏威想是逼不得已，却不该惹到我宋家来，我们三

番四次向杜辅两人交涉，均不得要领，家父为此震怒非常，决定不惜一切，都要好好教训杜伏威，但却因不知密公意向，才派出玉致前来谒见密公。”

沉落雁叹了一口气道：“玉致该知我们一向与江淮军互相顾忌……”？

宋玉致打断她道：“我们新近得到消息，江淮军自进占历阳后，竟按兵不动，只是不断巩固所占土地，实是用心叵测，雁姊可有耳闻？”

沉落雁道：“玉致是否指杜伏威希望杨广能稍喘一口气，可分神来对付我们呢？”

宋玉致淡淡道：“只此一项，尚未足使杨广能全力对付你们。”

至此她把话题急转直下道：“不知雁姊有否听过一个叫曲傲的铁勒人？”

沉落雁愕然道：“玉致说的是否有‘大盗’之称、横行西疆的曲傲？此人声望之隆，直追突厥的‘武尊’毕玄。恐怕杜伏威都请不动他，未知玉致为何忽然提起此人？”

宋玉致正容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铁勒人一向为突厥死敌，见突厥在中原影响日深，遂萌生想分一杯羹的野心。曲傲正奉有铁勒王密令，到来联结中原新兴的势力，希图浑水摸鱼，占点便宜。”

沉落雁皱眉道：“曲傲竟看上了杜伏威？”

宋玉致好整以暇道：“不但如此，他们还密谋刺杀密公。假若事成，杨广定会趁瓦岗军乱作一团时刻，全力攻打你们，那时杜伏威就可趁势吸纳瓦岗军的离散队伍，并把势力扩展到北方来，否则有你们瓦岗军一日，杜伏威仍难以向北扩展。”只看沉落雁的神色，寇仲等便知这曲傲非同小可。

此时有人匆匆来报，徐世绩来了，两女遂朝前院走去。

寇仲目送两女消失在被霜雪染白了的林木后，吁出一口凉气道：“不若我们索性改行当刺客好了，这该是最能赚钱的大生意。至少干净利落，不像偷了本东西向人勒索那么拖泥带水。”

徐子陵想起沉落雁那秘密名册，担心道：“但给沈婆娘发现不见了名册，岂非糟糕之极，我们更休想逃出城外去。”

寇仲亦道：“似乎犯不着为这鬼东西多冒风险，嘻！但她哪猜得到是我们拿了的呢？”

徐子陵一想也是，笑道：“我们这叫作贼心虚。”

素素却是担心不已，道：“不若把名册偷偷放回原处去好了！现在最紧要溜出城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寇徐两人听得大为意动。

起先徐子陵偷名册，只存着好玩和报复的意图，实质上并不觉得真的能凭这名册勒索得沉落雁些什么好处。且现在最难得是沉落雁和徐世绩都在主宅大堂处，兼之徐子陵又驾轻就熟，要把名册放回原处，该非难事。

寇仲道：“素姐有命，我们自应遵从。”

素素却是心中矛盾，犹疑道：“现在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在园中走动，说不定会让人发现哩！”徐子陵亦对自己信心不足，道：“那怎么办才好呢？”

寇仲拍胸道：“这叫有心算无心，人多了有人多了的好处，较易浑水摸鱼。素姐留在这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两人闪出柴房，凭着树木的掩护，迅速朝沉落雁的香闺窜去。

他们均把体内的真气运行至极限，刹那间把灵觉提至最高境界。

不但眼耳鼻等触觉比前以倍数灵明，最难得处是还具有某种超乎感官的感觉。

这正是《长生诀》神秘莫测之处，已超越了一般武技的范畴。不但臻至“奕剑大师”傅采林所言人身内那自具自足的宝库。还直达到习武者无不穷毕生之力追导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徐子陵和寇仲均是古往今来罕有的天资过人者，在机缘巧合中，练成了早被所谓“识者”视之为骗人的《长生诀》，突破了一般上乘武功的极限，臻达只有宁道奇、毕玄之辈始能明白的“真如”之境。

故此才能在短短两年内，各自不依成法的练得出独特的心法武功，助他们屡次逃过大难。

像这刻般，纵是四周高手如云，他们凭着独特的感官，竟也似能先一步嗅到危险般，自然而然依心意而行，避过敌人的感应。不曾惹起宅中高手无刻不存在着的警觉。

两人此刻当然没有这种明悟了解。只以为自己是轻功了得，才如此利落厉害。

迅那间，他们横越后园，由客舍旁穿入沉落雁香闺所在的大花园里。

他们伏在一处草丛内，功聚双耳，运功细听，立即肯定了楼内无人。

因楼内没有半丝声息，只下层隐透灯火。

徐子陵道：“我到楼上去还书，你给我把风好了。”

寇仲点头答应。

徐子陵觑准远近无人，由草丛窜了出来，迅如鬼魅般掠至小楼的大门外，推门而入。

果如所料，厅堂内静悄无人，在宫灯映照下，有种出乎寻常的宁洽。

徐子陵不敢迟疑，忙飞步登楼。

此时他心内空灵一片，无思无想。

那并非刻意而为的心境，而是自然而然所产生的。

刚踏足楼上沉落雁香闺的小厅子，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涌上心头。

那很难说出自己感应到什么，只是心中很不舒服，似有一胜无形压力，影响他本似井中水月的精神境界。

徐子陵的精神倏地提升至极限，真气充盈经脉，毫不犹豫地掣出短戟。

厅堂立时明亮起来。

那并非有人燃点灯火，而是徐子陵在体内真气运转下，目力骤然以倍数的增强。他目光扫视下，连地上经打扫后仍留着的尘屑遗痕都逃不过他的锐目。

这是徐子陵从未曾达到过的层次。

以前虽屡有因全力运功而强化了感应的情况，但都还不及今趟的清晰玲珑。

这不但由于他正处于一种至静至极的心境，更主要是他感应到极大的危机。

而最可怕是这危险的感觉一闪即逝，像现在般他便再感应不到任何不妥的气氛。徐子陵的目光在地上来回扫视了几遍后，隐隐间似乎寻找到某种线索，目光再次细心在地板上巡视。

登时心中大慄。

原来地板上隐现两点几是微不可察的尘痕，似乎是有人以足尖点地，由沉落雁的闺房掠了出来，到了楼梯处始停止下来。

想到这里时，一道黑影已由房内掠出。

徐子陵已非没有见过阵仗的人，但仍未想过世上竟有这么可怕的武功。才惊觉有人偷袭，他整个人已陷进一种近乎无可抗拒的劲漩里。那是千百股奇怪的力道，部分把他扯前，部分却直压而来，还有几股横向和旋转的力道。

就像掉进了大海怒涛汹涌的漩涡中，使人难有自主把持的能力。

幸好徐子陵先一步生出警觉，否则此时怕早东倒西歪，难以立稳。

徐子陵知此乃生死关头，想也不想，手中短戟聚集了全身功力，俯身坐马，同时往来人刺去和瞧去。

一时间，他只能见到一个黑影子。

一点剑芒，正在他眼前扩大。

无坚不摧的剑气，透过长剑侵来，使他呼吸顿止，全身有若刀割。

由徐子陵登上此处发觉有异，直到这可怕的敌人施以暗袭，只不过眨两下眼皮的功夫，但已使徐子陵陷进生平未曾遇过的凶险里。

眼看手中短戟可准确封挡敌人兵器时，对方长剑生出变化，徐子陵的短戟竟击在空处。

那种用错了力道，有力无从施展的感觉，令徐子陵难受得差点吐血。

眼前全无人迹。

幸好他的感觉却清晰地告诉他对方正以奇异莫测的步法，来到了他左侧目光难及的死角位置。

最奇怪是眼前仍有点点剑芒，不断炫闪，使他睁目如盲，只能纯凭感觉作出反应。

一道尖细的剑气，似欲刺往他左腰眼处。

如此厉害的身法剑招，确是骇人听闻之极。

徐子陵哪还有余暇思索，硬把刺空的短戟收回，扭身侧劈。

同时扭头凝神往这可怕的大敌瞧去。

人影一闪，徐子陵的短戟二度劈空。

徐子陵今趟精乖了，劲未用足立即变招，同时往后疾退。

他并非意欲逃走，而是要重稳阵脚。

虽只两招之数，他已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小命奋战到底。

蓦地剑芒剧盛，四面八方尽是呼啸的剑影芒光，虚实难测。

但徐子陵却能清楚地把握到对方不但正在前方，要命的一剑亦正朝自己下腹处闪电攻至。

对方的速度显然比他快上几筹，所以他虽已在疾退，但主动却全操在对方手内。际此生死关头，徐子陵运起短戟，更发挥出短戟旋转的特性，绞击在对方刺来的剑上。

接战以来，他尚是首趟接触到对手兵刃的实体。

由于短朝独特的结构，本是最擅于锁缠敌人的兵器。

岂知戟剑相交，竟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徐子陵感到贯注在戟身上的真气一下子被敌剑吸干了，接着敌剑生出一股粘贴之力，教他连抽回短戟亦有所不能。

徐子陵临危不乱，正要弃戟逃命时，对方的长剑像毒蛇般附戟而上，搯入他的小腹去。

第四章 偷龙转凤

徐子陵去后，寇仲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院处，打走主意只要稍有异动，立即扮猫叫通知徐子陵逃走。

看着徐子陵信心十足地推门入屋，寇仲亦觉此事容易轻松，并暗忖明天逃走时，尽可顺手牵羊，把名册二度偷走，好害沉落雁仍要担心一场。

“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就算死了他都不会为她叹息半声。不由又想起李秀宁。发觉她在他心中的印象冲淡多了，再没有以前那种梦萦魂牵的深刻感觉。就在此时，小楼上忽传来劲气鼓荡的交击声。寇仲大吃一惊，顾不了暴露行藏，提刀往小楼扑去。”砰！”接着是兵器坠地的声音。

徐子陵背脊撞碎沉落雁闺房的大窗，带着一蓬鲜血，往下坠来。

寇仲刹那间记起了徐子陵曾说过的话。

“假若徐子陵受了伤，他寇仲是否仍能保持‘井中月’的心境？”

一道黑影迅如鬼魅的掠了出来，追着急坠的徐子陵单掌凌空虚劈，务要置之于死地。

寇仲强迫自己不再想有关徐子陵遇到的任何事，猛地收摄心神，运劲掷出手中大刀，同时全速在徐子陵掠去，又高呼“有贼！”这正显示寇仲的才智高绝。

要知对方既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击得徐子陵重伤坠楼，他寇仲走亦拦不住对方，唯一方法就是惊动沉落雁等人，教这行动诡秘莫测的敌人有所顾忌。

当然这人也可能是沉落雁布在楼内的伏兵，但观其惟恐人知的行藏，这可能性却不大。

在眨眼工夫的时间内，寇仲便拟出了以救回徐子陵小命为唯一目的的战略。

那人显然想不到会横里杀出个寇仲来，因为以他惊人的听觉，花园内的任何动静均该瞒他不过，偏是直至寇仲射出大刀，他始惊觉。

这亦是他对徐子陵萌动杀机的原因。

当徐子陵推门入楼时，他才生出感应，从而惊悟出假以时日，此子必是非伺小可。

他本身非是心胸狭窄又或忌才之人，只因误会了徐子陵是沉落雁方面的人，所以才会不择手段的务要杀死徐子陵。

此人正是天下闻名色变的“影子刺客”杨虚彦。今趟他躲在沉落雁闺房里，目的是要刺杀沉落雁，好为隋军攻打瓦岗军的老巢作先声夺人的一击。而竟会因见到徐子陵的高深造诣而改变刺杀对象，可见他对徐子陵的评价是多么的高。

长刀奔雷掣电地直朝他左肋下刺来。

刀锋放射出的森寒之气，却在及体前把他完全笼罩了。

以杨虚彦之能，亦不得不暂缓对徐子陵痛施杀手，而以全力应付。

猛一提气，骤然凌空变化身法，竟然一把接着了长刀。

此时寇仲已赶在徐子陵坠到地上之前，一把抱着了他。

杨虚彦冷哼一声，把接来的飞刀依样葫芦地掷出，直取寇仲背脊。

以其劲道之强，深信可同时贯穿两人身体。

寇仲想也不想，足尖用力，抱着满腹鲜血、陷进了昏迷状态的徐子陵滚到附近的草丛里，仅以毫厘之差避过电射而至的长刀。

杨虚彦待要继续追击，四周全是衣袂破空之声。他自问难以在一两招间杀死寇仲，叹了一口气，展开身法，冲天而起。

寇仲搂着徐子陵由草丛另一边滚了出来，跳将起身时，立即面临人一生中最难下决定。

若他赶回素素所在的柴房处，定逃不过众人耳目，且徐子陵必因得不到救治而伤重致命。

但立即逃走的话，素素势将陷在孤立无援、动辄给敌人发现的危险里。

他该怎么办呢？

沉落雁的娇叱在远处响起道：“谁敢来生事？”

接着是连串兵器交击之音和惨哼声！

寇仲痛苦得差点哭出来，猛一咬牙，抱着徐子陵朝前方的外墙掠去，叱喝声时时在后方响起，但他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寇仲撕开徐子陵的外衣，入目赫然是被刺穿了的名册。

这是沈落雁庄园附近一间较具规模的民居后院的储物房，避过了追兵后，寇仲便带徐子陵躲到这里来。

寇仲暗叫侥幸，若非给这册挡了对方一剑的劲气锋锐，恐怕徐子陵早一命呜呼。

徐子陵仰躺禾草之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如死，但呼吸却出奇地仍是均匀悠细，没有急促难继的情况。

寇仲把名册放到一旁，撕开里衣，细心检视下，发觉伤口早粘合起来，再没有渗出鲜血。

松了一口气后，寇仲按着徐子陵双掌，默默把真气输入徐子陵体内，希望能助他疗伤。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徐子陵吁出一口气，醒转过来，脸上回复了血色。

寇仲大喜，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悲叫道：“小陵！小陵！你吓死我了！”徐子陵睁开眼睛，骇然道：“这是什么地方？”

寇仲忙作解释，徐子陵色变道：“你怎能把素姐一个人留在那里？”

寇仲凄然道：“我是别无选择下才这么做，放心吧！你在这里歇一会，待我去把素姐接来。”

徐子陵不悦道：“还不快去，素姐胆子这么小，吓都吓坏她了。”

寇仲伸手拍了拍徐子陵的面颊，习惯的往背上的长刀摸去，当然只摸到一个空鞘，始记起没有了护身的宝贝。

正要离去时，徐子陵把他唤回来，脸上血色尽退道：“不要去！”寇仲愕然。

徐子陵叹道：“以沉落雁的精明，自能从我遗在楼内的短戟知道是我们正在搞事，加上见到逃走的只有我们两人，哪还会猜不到素姐定在附近。所以素姐现在十成十已落到她的手上。”

寇仲颓然道：“那怎么办才好！”徐子陵吃力的坐起来，道：“你再助我行功运气，天明时，我们就一起去找沉落雁把素姐救回来。”

“砰！砰！砰！”沉落雁庄院的大门被铜环叩得声响大作。

接着是寇仲的声音道：“落雁娇妻，为夫仲少爷回来了！”不片晌沉府大门敞开，出奇地只得沉落雁一人盈盈俏立，玉容寒若冰雪，狠狠瞪着笑嘻嘻的寇仲。

寇仲当然知道其它人已布下天罗地网，教他插翼难飞。

沉落雁冷冷道：“先把名册交出来，我们再谈其它事。”

只此一句话，寇仲便知素素果是落到沉落雁手上去，否则怎可如此肯定名册在他们手上。

寇仲摇头叹道：“若非小陵为你挡了昨夜那个家伙一剑，美人儿你早玉殒香消。现在一见面便毫不客气。唉！像你这么美的人儿俯拾即是，但像你那么无情无义的，则肯定是空前绝后哩！”沉落雁回复本色，“哧”笑道：“真拿你这两个小鬼头没法，竟懂得躲到我这里来。好吧！你将名册交出来，奴家便将你的素姐送还你，又任你们离城，以后的事，只好看你们的造化了。”

寇仲笑道：“沈美人你真懂说笑，看准小陵受了伤，所以不虞我们能走得有多远。哈！”

让我告诉你真相吧！小陵根本没有事，看！他不是站在你背后吗？”

沉落雁叹道：“不要再装模作样了。小陵留下的大滩血迹，谁都骗不了。以“影子刺客”杨虚彦的身手，若被他刺中而不死的，他该可算是第一人哩！”寇仲心叫正是要这句话，装出悲愤神色，睁眉怒目的道：“那家伙原来是杨虚彦！”沉落雁娇躯微颤，秀眸射出复杂无比的神色，旋又敛去，沉声道：“不要骗我，徐子陵是否死了？”

寇仲正是要令她有此错觉，那自己就可成了唯一知道杨公宝藏的人。扮出强压下怵痛神色的微妙表情，摇头道：“莫要胡猜，名册现正在他手上，若我可与素姐安然回去，保证他立即把名册交回。否则过了时限，他会立即逃走，把名册交到杨广手上，那时你们瓦岗军立时断绝了所有情报消息，变得又聋又盲。”

沉落雁垂下俏脸，仍在追问道：“小陵是否死了！”寇仲终发觉她神情有异，暗想难道她爱上小陵吗？

但想想又该非如此，因为证之她对他两人一向的心狠手辣，任他想象力如何丰富，都联想不到这方面去。

寇仲恰到好处地暴喝道：“不要问了，你究竟是否肯把人交出来。”

沉落雁缓缓抬起俏脸，眼中射出森寒得令人发颤的神色，但语气却无比平静的道：“不用骗我，小陵已死了。若我把你擒下，保证可从你身上将名册搜出来。”

寇仲仰天悲笑，从怀内取出染满血渍束成一卷的名册，横在胸前道：“即管放马过来，若你能取回完整的名册，我的名字以后就倒转来叫。”

沉落雁的目光落在染血的名册上，娇躯再颤抖了一下，低声道：“他的尸身在哪里？”

寇仲忍不住讶道：“他生前不见你关心他，死后你反爱问长问短，这是怎么一回事？”

沉落雁凤目生寒，冷冷道：“这个不关你事。立即把名册还我，我便放你和素素离开，保证绝不追赶，至于如何过得世绩城防那一关，就怨小女子无能为力。”

寇仲道：“人呢？”

沉落雁回复一向的冷静，淡淡道：“先交书后放人。哼！莫忘了纵被你毁去名册，我们只要费点工夫，就可重新编出另一簿出来。”

寇仲油然道：“既然你不怕失去了以前所有往来的帐目，又不怕延误时机，那我索性把册子毁去，再和你们拚个生死，横竖小陵死了，我和素姐都不想活哩！”这正是徐子陵和寇仲两人想出来的计划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让沉落雁误以为因徐子陵之死，寇仲亦萌生了死念，对沉落雁形成压力。亦可使敌人错估他们的实力。

唯一他们没估料到的，却是沉落雁对“徐子陵之死”的反应。

沉落雁本想以虐待素素的恐吓逼寇仲投降，听到寇仲这么说，立时把说话吞回去，叹了一口气道：“唉！罢了！但有些事我亦难以作主。”

再娇叱道：“给我把素素带出来！”不片刻曾以妙计在河上生擒寇徐的“野叟”莫成，押着素素来到沉落雁身旁。

素素早泪流满脸，悲叫道：“小陵是否死了？”

寇仲有口难言，又不敢乱打眼色。

沉落雁神色落寞道：“一手交书，一手交人，我保证手下不追击你们。只要一个“不”字，我立即使素素尸横地上，然后全力把你杀死。”

寇仲装出投降的样子，把册子放在地上，伸足踏着，道：“放人吧！”沉落雁微微点头，莫成把素素整个抱起掷出，由高空往寇仲投去，教他若要接人，必须往后退开。

寇仲果然听话，后跃升高，接着素素，一阵风般走了。

莫成执起名册，好不容易拆开一看，色变道：“小姐不好，这小子竟敢骗我们。”

沉落雁接过一看，除了底面两页外，却是本不知由那里偷来孔老夫子着的论语。俏脸立时气得煞白，双目杀机连闪道：“我看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旋又蹙起黛眉，轻轻道：“难道他还未死？”

说到这里，俏脸不由一阵火辣，心中都不知是何滋味。

难道这小鬼头竟能在自己心内占据了一个席位吗？

徐子陵拥着在怀内又哭又笑的素素，大喜道：“想不到沈婆娘真会上当。”

寇仲贴壁坐下道：“你的计策确是厉害，首先算准沈婆娘会在那里等我们回去救人，更算准她情愿把素姐还给我们，好增加我们逃走的困难性，只不过仍算漏了一样东西。”

徐子陵奇道：“什么东西？”

素素低声道：“看来她很着紧你哩！”徐子陵嗤之以鼻道：“管她娘着紧不着紧，这种女人送给我都不会要。”

转向素素道：“沈婆娘有否对姐姐不好呢？”

素素摇头道：“她骗我说已拿下了小仲，逼我把这几天的事说出来，姐姐只好说了。”

寇仲色变道：“素姐没提及关于黛青楼的事吧！”素素坐直娇躯，嗔道：“当然没有，姐姐岂是那么不识轻重的人。”

寇仲移了过来，搂着徐子陵肩膊道：“你算很大命的呢！原来那伤你的家伙就是连我们老爹都敢行刺的“影子刺客”杨虚彦。”

徐子陵恨恨道：“若非我及时运功把他攻入体内的真劲化去，区区一本

簿子绝救不了我的命。哼！今趟我们若能逃出生天，就要他的好看。”

寇仲拍胸道：“得罪了我们扬州双龙的人，定没有好下场，像沈婆娘这几天便保证睡难安寝。”

徐子陵扶着素素站起来，苦笑道：“我恐怕亦至少有几天不能和人动手，假若佩佩帮不了我们的忙，就只好以真名册去换取自由了。”

寇仲陪他叹了一口气。

狗吠声忽地隐隐在远方传来。

三人交换了个眼色，均知若还不溜之夭夭，就永远都不用走了。

第五章 情孽纠缠

荥阳城。

大雪。

黛青楼尚未启门迎客，寇仲、徐子陵和素素三人躲在前院其中一间小楼的无人厢房内，静心守候布店的小伙计。

佩佩已成了他们唯一的逃生希望。

现在连徐子陵亦受了重伤，凭寇仲一人之力，实无法携两人逃出城外。

失去了名册的沉落雁，定会尽一切办法去搜捕他们。因那牵涉到瓦岗军的兴衰。寇仲凭窗外望，低声道：“真不是骗你的，沉落雁那婆娘在误以为你死去时，神态确异乎寻常，不是装出来的。”

徐子陵正盘膝静养，闻言睁眼不耐烦地道：“不要说了！我想起她就心中火发。”

寇仲别过头来警告道：“勿要躁火，小心会走火入魔。”

徐子陵吃了一惊，知道自己因受了伤，功力减退，情绪易于波动，忙凝思去虑，回复止永不波的心境。

素素俏脸微红道：“沈落雁曾追问过姐姐和你们的关系，我说了后她似像不太相信。

回想起来，她说不定真是妒忌哩！”寇仲目光回到外面大雪飘飞的天地里，点头道：“以前沈婆娘曾说过，若要嫁人，就拣小陵，而我则可作她情郎。那时当她在说笑，现在想来说笑也带着三分真呢。哈！若可害得她单思苦恼，那什么仇都报了哩！”

接着兴奋道：“嘿！来了！”“砰！砰！砰！”敲门声响。

那伙计托着包好的布匹，冷得打着哆嗦道：“送缎锦的来了！”一名大汉由大堂开门走了出来，横过前院的广场，把大门推开少许，问道：“什么事？”

小伙计把布匹送到大汉手上，咕哝道：“当然是上等绸缎，是给佩佩姑娘的。”说完头也不回的匆匆冒雪走了。

大汉愕然片晌，才捧着缎锦走回屋去。

寇仲忙俯伏地板上，贴耳细听楼下的动静。

只听一女子问道：“何福！什么事？”

何福应道：“真奇怪！有人送了一匹上等绸缎来，指明要给老板娘。”

女人道：“这事确是奇怪，老板娘久已没有亲身招呼客人，竟还有人来讨好她。先放在她那里，待她回来后再说吧！”寇仲一声得计，闪出厢房外，不片刻回来道：“佩佩原来是这里的老板娘，住在后院一所幽静的房子里，不过现在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徐子陵道：“这里终不是藏身的好地方，不若我们就躲到她的闺房里去吧！”寇仲大叫好计，抱起素素，领路先行。

徐子陵毫无困难的追在他身后。

倘若杨虚彦亲眼目睹现在的情况，必会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却不知《长生诀》实是道家千古不传之秘。有夺天地造化、鬼神莫测之机。

当时杨虚彦一剑刺入徐子陵小腹时，被名册所阻，缓了一线。

就是这么刹那的缓冲，使徐子陵能及时化掉他剑尖送入多重的致命气劲。

腹下为气海，这部位受伤，本极难痊愈，对练气之士尤为严重。

但偏偏《长生诀》功能保命长生，又有寇仲以来自同一源流的真气助他治疗，所以只一晚工夫，徐子陵便恢复了大半功力，创造出令人难信的奇迹。

寇仲、徐子陵和素素身在其中，当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足为怪。

但却累得沉落雁打错算盘，将搜索集中在以她家为中心点的方圆两里的深巷民居间，致使三人能轻易躲到这处来。

这时刻黛青院的姑娘都正起床不久，人人沐浴更衣，尚未离房，所以院内廊道只偶有婢仆经过。

三人无惊无险的来到老板娘佩佩的房舍，避过了前厅的两个小婢，躲进她香闺之内。

寇仲哪会客气，拉开被铺，先请冷得发抖的素素钻入被窝里，然后着徐子陵躺在另一边，自己坐在床尾笑道：“瓦岗军看来都不是那么厉害，至少到现在仍未能奈何我们什么。”

素素嗔道：“小仲最不好就是很易自满，待逃出城后再得意也未迟哩！”徐子陵道：“自离开扬州后，我们日日夜夜都过着逃亡的生活，真希望能找处山明水秀的地方安定下来，过点平静的生活。”

素素兴奋地讨论该住在怎样的地方才够理想。不一会寇仲问起杨虚彦的武功，徐子陵详细说出来后，犹有余悸道：“这人的内功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不但可由剑尖吐出气劲，还可分成千股百股，生出各种不同的拉扯力道，使我完全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准。”

寇仲沉吟道：“这确是非常有趣。不过他既能办到，我们该也可做得到。”

素素好奇问道：“小陵真没有看清他的样子吗？”

徐子陵道：“这事更奇怪，他和我动手的地方本暗黑无光，但我偏是满目剑芒，加上他的身法迅若鬼魅，我确连他是高矮肥瘦都看不真切。”

寇仲拍腿道：“我明白了。你试试以手指压着眼珠，很快就会金星乱冒，杨虚彦定是利用这道理，以剑气生出对眼睛的压力，才使你错觉丛生。唉！这小子算厉害的了。”

徐子陵点头道：“也许是真如你所说。但他的剑更可怕，明明击中了也

会击空，而真正击上时却滑溜溜的挡碰不上，难道这么多独霸一方的人物都要饮恨在他剑下。”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遣：“这家伙确是有点道行。咦！”三人住口不言。

足音自远而近，连素素都可隐隐听到，接着是外厅两名小婢齐声道：“夫人回来哩！”房内三人大喜，知道终找到佩佩了。

一个略带冷漠、深沉但动听的女音道：“这是什么东西？”

其中一婢答道：“不知是谁从西街的一家老字号买了一匹绸缎，遣人送来，指明是给夫人的。此事已通知了云娘。”

佩佩默然片晌，平静地道：“你们去给我叫云娘来。”

两女婢应命去了。

竖起耳朵窃听的寇仲闻得佩佩坐下的声音，低声道：“先听听她们说些什么也好。”

“徐子陵道：“云娘不就是那天接待我们的风骚娘儿吗？”

寇仲点头应是。

忽然间，三人都有些紧张。

现在佩佩可说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假若此路不通，便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逃走。

以前徐子陵没有受伤，仍难以办到，现在则更为困难不一会云娘来了。

佩佩遣走了两婢后，道：“查到是什么一回事吗？”

云娘恭敬答道：“问过了，买布的人该是素素，时间是昨天午后时分。

看来是那两个小子用的投石问路手法，想把夫人找出来。”

房内三人听得心中惶然，因为云娘说起他们时，语调毫不客气。

佩佩沉吟片晌，道：实情应该如此，不过恐怕他们来不了。现在徐子陵被杨虚彦击伤，生死未卜。沉落雁正全力搜索他们的下落。刚才她传了我去说话，指明若我巴陵帮敢管此事的话，便不会客气。所以我们绝不可沾手。”

寇仲等三人听得脸脸相觑，心儿直沉下去。

外面的云娘怨道：“今趟被香少爷害死哩！开罪了瓦岗军，怎还可在荥阳立足呢？”

佩佩道：“唯一方法就是乖乖的与沉落雁合作，刚才我故意一个人留下来，看看寇仲是否会现身与我见面。现在已证实他尚没有来。我这就去向沉落雁报告此事。若他们真的会来，你要设法稳住他们，一切待我回来再说。”

言罢出门去了。

三人这时连最后的希望都幻灭了，把房内一切回复原状后，悄悄离开。

借着大雪的掩护，由寇仲背着素素，迅疾地横过数重房舍，落到徐世绩府第的大花园内。

寇仲观察了一会后，道：“若依陈老谋的教导，徐世绩办公的地方该是在主厅旁东西两厢的其中之一内，那荥阳城的图样亦应放在该处。”

徐子陵道：“此事一查便知，我们快去吧！”三人穿越花园，朝前院潜去。

寇仲和徐子陵此时的提纵经验已非常丰富，进退有度，停行有据，避过了几起府仆视线，不片晌进入了徐世绩放满宗卷的书室去。

两人依陈老谋教下的方法，迅速搜索起来，翻阅过的文件都一丝不差的照原状摆好，绝不会在事后给发现他们动过手脚。

宗卷室内藏的文件超过千份以上，所以这工作既费时又吃力。

整个徐府显得冷清清的，不知是否府内高手，均参与了搜捕他们的行动。

两人运足目力，在暗黑里左翻右揭。

至初更时分，寇仲才有了收获。

三人聚在一起，看着寇仲摊开于桌面上的一叠图卷。

素素点起桌上的油灯，寇仲则脱下外衣，掩罩灯火、以免灯光外泄。

徐子陵翻到最底的第三张喜叫道：“是这张了。”

那是一幅荥阳城的地下水沟图，画功精细，还有文字说明。

寇仲指着城南一条下水道说：“这条下水道与护城河相通，阔达五尺，足可容我们通过。”

徐子陵指着渠道与城河交接处道：“这渠口必装设了栏栅一类的东西，我们须带有锯子一类工具，才能破栅而出。”

寇仲笑道：“这个容易，包在我身上好了，现在我先去探路，你们就藏在这里，待我回来。”

三人又再研究了一会，素素凄然道：“我都是不走了！这么长的水道，走会把我活活闷死。”

寇仲嘻嘻笑道：“有我小仲在，姐姐怎会有问题呢？上趟是小陵啜姐姐的嘴儿，今次该轮到我吧！”素素狠狠瞪了寇仲一眼，俏脸红了起来。

徐子陵正容道：“仲少怎可对素姐说这种轻薄话，我们姐弟清清白白的，当时只是权宜之计吧！”寇仲忙向素素赔不是，目光一扫道：“你们最好躲在那大柜内，只要我将里面的东西拿走，就足可让你们容身。小陵还可趁机疗伤，素姐则可睡上一觉。当徐子陵惊醒过来时，素素在他怀里仍睡得香甜，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忙把素素唤醒过来，低声道，“有人来哩！”素素吓得反身伏入他怀里，大气都不敢透出半口。

启门声响。

沉落雁娇甜的声音在柜外响起道：“世绩！城图在哪里？”

一阵轻响后，接着是打开图卷的声音，徐世绩道：“我们已搜索了整个南区，仍未找到这两个小子，故必须把范围扩大，同时将已搜过的地方封锁起来，以免给他们溜回去。”

徐子陵心中叫苦。

凭他的奇异真气，要瞒过两人的耳目该不会是难事。

但素素只是略通拳脚功夫，不黯上乘功法，待会沈徐两人定下神来，定能发觉柜内有异。

想到这里，心中一动，忙把真气缓缓输入素素口内，果然素素外气立止，纯凭内息一往一来，从外呼吸转为内呼吸。

沈落雁与徐世绩商量的如何按部就班，搜遍全城的方法，又定下如何分区封锁后，沈落雁忽地娇呼一声，然后外面响起了亲嘴的诱人声音。

沉落雁大嗔道：“不要这样，人家现在没有心情。”

徐世颜冷哼道：“没有心情？你什么时候才有心情呢？我们多么没亲热过了？沉落雁不悦退：“本姑娘没有心情就是没有心情，难道须向徐爷你交待悔过吗？”

徐世颜的语气软化下来，以近乎哀求的语调道：“落雁！你该知道我对你是片痴心，千万不要让外人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啊！”柜内的素素搂着徐子陵腰背的手轻捏了他一下，示意影响两人者该就是徐子陵。

沉落雁语气转寒道：“不要乱说，什么外人内人的，这怎关第三者的事。你徐爷一向风流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相干？你会对我痴心，怕是说笑吧！”徐世绩有点恼羞成怒道：“我本也不想说出来，我逢场作戏的事，你一向知道，为何现在才向我算帐？”

顿了顿续道：“自从你遇上跋锋寒那小子，被他甜言蜜语哄得把臂共游了整天，回来后整个人都变了。连密公都向我问起此事，你来教我怎样对密公交待好了。”

今次轮到柜内的徐子陵既尴尬又大感不是滋味。原来沈落雁曾与跋锋寒碰过头，说不定还曾上过床，否则徐世绩不会醋意大生。

素素则非常奇怪，因为沉落雁确因以为徐子陵死了而神态有异，怎会忽然杀了个跋锋寒出来。

只听沉落雁大怒道：“你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也不用你来管。”

徐世绩又软化下来，叹道：“跋锋寒不但是外域人，他今趟来中原，摆明是要搞风搞雨，他以比剑为名，已先后击败了十多个各地名家，和这种人拉上了关系没有半点好处。”

沉落雁默然半晌，忽然道：“现在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如何把名册取回来，若让它落入官府手上，后果实不堪设想。我们快去吧！”待两人离开后，徐子陵和素素才松了一口气。

素素仰起俏脸，呵气如兰道：“徐世绩怕是弄错哩！”徐子陵苦笑道：“姐姐未见过那跋锋寒才会这么说，这人不但武功强绝一时，还长得非常有慑人的魅力，随便站出来，都可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他身上去。我和他比实在差远了。素素不悦道：“我怎都不会相信，你和小仲只因年纪尚小，但假以时日，姐姐才不信有人可盖过你们的光芒。”

你们自己只是不知道吧！事实上每天你们都在转变中。尤其是你们各有独特的气质，姐姐都为你们心动哩！”两人虽处在最亲密的状态中，但都是心无绮念，只有纯真的姐弟之情。

徐子陵尴尬道：“素姐不要笑我了，再多睡一会好吗？”

素素柔顺地点头，像头小绵羊般乖乖伏入他怀里，闭上美目，睡了过去。

拥着素素动人的娇躯，徐子陵却是思潮起伏。

忽然间，他生出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

他首先要考虑的事，再不是要为傅君焯向宇文化及展开报复，而是如何安排停妥怀内的好姐姐。

问题是他们始终弄不清楚李靖和素素的关系。

即使找到李靖，亦可能只会把事情弄糟。

际此兵荒马乱的时刻，又不放心把素素留在任何一个地方。

若把她带在身旁，因两人已成了众矢之的，对她实在非常危险。

想得头都大了时，寇仲回来了。

此时天已放亮，寇仲钻入大柜来，颓然道：“今次糟了，原来下水道到了出口处，竟分成了十多条细得连狗儿都钻不过去的小水道，我们只是白费工夫，空欢喜一场。”

素素道：“你到下面看过了吗？”

寇仲点头道：“当然去看过，我是刚偷了另一套衣服来换穿的，唉！”

徐子陵道：“难怪你身有异味！”寇仲道：“我也曾顺便去看城防的情况，到

处都是瓦岗军，城内较高处无不设有岗哨，要离城只是痴人说梦。嘿！小陵好了点吗？”

徐子陵道：“只要有三天时间，我该可完全复原。”又道：“我倒有一个法子。”

寇仲奇道：“你确有本领，我真是计穷力蹙，快说来听听。”

徐子陵道：“仍是那簿册子，对瓦岗军来说，那比什么“杨公宝藏”更重要多了，拿它作谈判条件，你说行吗？”

寇仲沉吟片晌，点头同意道：“确是没有办法中的唯一办法，不过最好待你完全痊愈后再出去和沈婆娘交易，那就有把握些。”

徐子陵晒道：“又不是要动手，迟点早点都没有关系。据我们刚才偷听得来的消息，沉落雁今早会开始搜索这区域，若给人寻到才谈交易，就没那么值钱。”

寇仲道：“好吧！我去找沈婆娘好了！”素素一把扯着他道：“小仲！姐姐很害怕哩！”寇仲在她脸蛋亲了一口，嘻嘻笑道：“姐姐放心！谁要对付我们扬州双龙，都要吃不完兜着走的。”

这回轮到徐子陵把他拉着，一字不漏的告诉了刚才沉落雁和徐世绩商量出来的搜捕大计。

寇仲喜道：“谢天谢地，今趟他们休想沾着我半点边儿，”这才去了。

第六章 册子之争

雪夜里，寇仲闪电般窜过数座房舍，不片刻已肯定了沉落雁不在家中。

虽然沉落雁也像其它人般声势汹汹的在搜捕他们，但寇仲总觉得和这个俏军师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可作商量。

对沉落雁来说，这本册子代表了瓦岗军的整个实力分布和情报网，实是无比重要。

兼且是从她手上失去，当然由她负上责任。

所以这交易不愁她不屈服。问题是如何可联络上她。

沉落雁的闺房漆黑一片，庄院内亦不见加强防卫。

寇仲虽如入无人之境，但心中却是充满挫折和失落感。

苦待久久，仍不见沉落雁回来，无奈下寇仲只好准备回去与徐子陵再研究策略。当他掠过高墙，落在附近一所民房屋顶时，心中忽现警兆。

寇仲非常机警，立往横移，岂知左脚踝一紧，已给绳子一类的东西缠个结实。

寇仲大吃一惊，想以最迅捷的手法拔出背上大刀，才记起大刀早于救援徐子陵时掷失了，在拔了个空时，已给人扯下翻下瓦背。

一缕指风由下袭上来，点往他背心要穴。

寇仲临危不乱，运转真气，双掌反拍敌人。

那人想不到寇仲如此了得，倏地退往窄巷一端，避过了寇仲的掌风。

寇仲“蓬”的一声背脊着地，刚弹起来，一股奇异的劲气从缠足的绳子透体而入，刹那间走遍全身经脉。

寇仲虎躯剧颤，登时手脚酸麻，跌回地上去。

一道黑影掠了过来，举脚轻轻蹴在他右腰眼处。

寇仲右腰登时疼痛欲裂，不过体内真气迅速生出反应，由天灵穴狂泻而下，不但化去了酸麻的感觉，还挡住了对方由脚尖送入右腰眼的气劲。

正要反击时，那人俯下身来，探手往他胸口拂来。

寇仲这才看到对方一身夜行衣，还戴了头罩，只露出双目和口鼻。

寇仲心叫来得好，施展屠叔方教下的截脉手法，指尖先画上对方腕脉，才用手法一把抓着他。

那人显是想不到寇仲竟仍有反抗能力，躯体一软，给寇仲扯得倒入他怀里去。

寇仲那敢犹豫，趁那人仍未能化解他指尖送入封锁脉穴的劲气时，翻身把对方压个正着。

那人竟娇哼一声，旋被寇仲缠紧了四肢，动弹不得。

寇仲大为得意，暗忖原来是个娘儿，触手之处还生得非常丰满。收回点锁了她脊椎要穴的右手，一把揭掉她的头罩。

两人同时“呵”的一声叫了起来。

如云的秀发瀑布般散泻在窄巷积雪的地面，借雪光的反映，暗黑里她的眸子像宝石般闪烁着精光，赫然是那充满阳刚美态的宋玉致。”

寇仲愕然道：“原来是你！”宋玉致不但没有半点害羞，还冷冷道：“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寇仲兴起要占她点便宜的行动，例如吻吻她的香唇之类，看她是否仍能如此无动于衷，但却给她冷静的神态所慑，不敢冒犯，笑嘻嘻道：“若是用你的身体来作交易，就可免谈，因为寇爷我是不受女色引诱的高手。哈！原来缠着本少爷大脚的是美人儿你的软鞭。真厉害，平时是否扎在你的小蛮腰上？”

想起她乃宋阙阙主“天刀”宋缺的女儿，身分尊贵无比，而自己却可“全面”接触她的肉体，不由一阵兴奋刺激。

宋玉致黛眉轻皱，叹道：“不要这么得意！你的功夫还未足可胜我，只不过我失于轻敌，摸不透你的底子，才仓卒误事罢了！你若再对我说轻薄话，又或对我再有进一步的不轨的行动，除非事后杀了我，否则必教你祸患无穷。”

寇仲奇道：“你倒像在鼓励我仍可继续压着你动人的身体？对你们高门大族的仕女来说，给我这个连寒门都谈不上的小子这么占了便宜，该有足够理由去自尽才对哩！”宋玉致淡淡道：“横竖已给你压着，多压半晌又有什么关系。好了！可以谈正事了吗？”

寇仲又伸手按着她的肩井穴，微笑道：“美人儿真懂装模作样，原来快冲开被锁的穴道，所以故意拿话来诓我。嘻！我走了！”宋玉致双目精芒一闪，轻轻道：“不要走，你若走了，谁来给我遮挡雨雪？”

寇仲首次对这风姿独特的美女泛起莫测其高深的感觉，自己虽似占尽上风便宜，其实主动权却操在对方手上。

宋玉致道：“你该知我并非存心伤你性命。看在这点上，可否做个交易呢？你不是要找沉落雁谈交易吗？”

寇仲苦笑道：“你倒看得透澈，算我怕了你哩！宋师道是令兄吗？你定是知道我和他有交情，所以估料我绝不敢动你。”

宋玉致淡淡道：“你们是街知巷闻的人物，谁不清楚你们的事。而非

早在三个月前便由大哥处知悉你们的本事，却低估了你的进境，今夜就不会因轻敌而被你这样轻薄。

不过感觉却也不错，你亦不惹我讨厌，噢！你怎可如此……”

寇仲翻到一侧，坐了起来，尴尬道：“这是正常男人的天然反应，宋小姐原谅则个。”

宋玉致立即冲开了穴道，坐直娇躯，微嗔道：“看你并非存心如此的份上，我放过你吧！但你必须将此事忘记，若我知你有向任何人提起，必会要了你的小命。”

言罢低头为他解开脚上的鞭索。

看着她散垂的秀发，寇仲有点弄不清楚和她的关系，试探问道：“你刚才来势汹汹，为何忽然变得如此体贴温柔？”

宋玉致把长达五丈的软鞭缠在腰间，冷冷道：“谁对你温柔体贴了？我更没说不会再跟你动手，只不过见你这人本性还算纯良，才对你客气点罢了！”寇仲怔了半晌后，搔头道：“我真不明白你哩。”

宋玉致把娇躯挪开少许，黑白分明的美眸凝望着他，淡然道：“谁用你来明白。好好的听着，现在的形势摆明是你们迟早会给瓦岗军找出来。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沉落雁派人飞报李密，请他遣派郑踪回来参与搜捕你们的行动，此人外号“飞羽”，精擅追踪寻人之术，还养有可追踪寻人的灵鸟。只要他来到，你们定无所遁形。”寇仲大为惊诧，同时恍然当日难怪沉落雁敢夸下可连续擒拿他们三次的海口，原来有此人在暗中出力。

嘻嘻一笑道：“不要那么瞪着我。看！我们相遇在一个多么奇怪的场合。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天又下着大雪，而我们则敌友难分的要谈交易，哈！真是好笑。”

宋玉致露出深思的神色，旋又不悦道：“你是否当我在说谎话来吓唬你？”

寇仲微俯向前，虎目射出慑人的精芒，深深的瞧着她道：“直至现在你仍是看不起我。哼！我两兄弟从来都不用人来可怜我们的。你想要的不外是沉落雁的名册，有本事就来偷来抢吧！我寇仲对谈什么交易都没有兴趣了。”

言罢长身而起，拍掉少许染满身上的雪花，微微一笑，便要离开。

宋玉致也霍地站起冷冷道：“不要走！”寇仲盯着她腰间的特长鞭索，哼道：“我知道你的法宝了，再试就不灵哩！”宋玉致傲然道：“你当我宋家是什么人，既擒你不下，还会厚颜二度出手？你若不想离城，就有那么远滚那么远。更莫要让我再遇上你，那时必教你后悔莫及。”

寇仲毫不动气，笑嘻嘻道：“美人儿息怒，你既有这么好的心肠，只要不是要我交出册子，又或说出连本少爷都不知道在何处的杨公宝藏，就万事有得商量。”

宋玉致没好气道：“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无端端我为何要冒开罪瓦岗军之险来帮助你们？而且你的小命眼看保不保，还要紧揽着对你们没有丝毫用处的册子不放。”

寇仲哈哈一笑，飘然去了。

宋玉致气得直要跺脚，却拿他没有丝毫办法。

徐世绩的书房内，素素和徐子陵听罢了寇仲遇上宋玉致的经过后，前者担心道：“我们怎么办才好？若论追踪寻人之术，瓦岗军里“飞羽”郑踪可稳坐第一把交椅，纵使们逃出城外，迟早亦会给他追上。”

徐子陵晒道：“早交过手了。他最厉害就是那头通灵怪鸟，我们才不怕呢。”

素素责道：“不要那样自满好吗？”

寇仲沉吟半晌，笑起来道：“不若我们大摇大摆走出去，那就怎都可见到沉落雁吧！”徐子陵摇头道：“那会使沉落雁下不了台。况且她最怕的是册子内容泄漏了出去，而非毁掉那册子。”

素素垂头道：“若没有姐姐这个累赘，你们现在就不用那么伤脑筋了。”

两人连忙好语安慰。

徐子陵搔头道：“我们千方百计的想办法，但大多不切实际，为何不试试硬闯离城，只要有一个人溜得出去，就可和沉落雁讨价还价。”

寇仲听得大为心动，问道：“你小腹的伤势如何呢？”

徐子陵低声道：“说来你也不会相信，我的感觉比以前还要好。”

寇仲大为兴奋道：“那可不同了，我们索性放手大干，把荥阳城闹个天翻地覆，你们还记得沉婆娘家里那十坛火油吗？”

徐子陵的眼睛立时亮了起来。

徐世绩府第的马厩首先起火，四十多头马儿奔了出来，由敞开的后门狂奔到街上。

接着宅内冒出多处火头，溶掉的冰雪，反加强了火势。

府内大部分的人手，均抽调往搜索三人的行动，慌乱下婢仆纷纷逃生，火势迅速蔓延，幸而因有高墙阻隔，又下着大雪，才不会波及邻宅。

当搜捕队仓皇赶来时，另一边沉落雁的庄园同时起火，使瓦岗军疲于奔命。

此时沉落雁俏立一处瓦面之上，身旁除了“野叟”莫成外，还有一队多名的瓦岗军精选高手。

情报像天上正下着的大雪般不断由手下报来，但沉落雁只是漠然地看着远处窜起的两处火头，而火势明显已受到控制。

莫成踏前一步，来到沉落雁身后，恭敬道：“看来都是那两个小子搞出来的把戏。”

真不明白为何徐子陵给杨虚彦刺了一剑，不但没有送命，还可以出来搞风搞雨？”沉落雁嘴边逸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淡淡道：“我并没有低估他们，可是仍处处失着。现在平心静气想想，该是因他们正不断进步，不但武功日渐高强，才智亦随经验增长，变得非常难缠。”

莫成冷哼道：“无论他们变成了什么样，今晚亦要命丧于此，郑踪刚赶抵此处，现随了徐爷去布置拦截的罗网，保证他们再逃不了多久。”

沈落雁冷喝道：“成叔！你动气了。”

莫成愕然以对。

沉落雁冷静地道：“想由他们身上追出杨公宝藏的人，多不胜数。而事实是直至现在，仍没有人可奈何他们。假若我们仍是轻敌如故，最后只会一败涂地。册子一事关系重大，若给他们携走，我只好一死以赎罪。”

此时有人来报，已截停了从徐府逃出来的马群，却不见三人踪影。

莫成叹道：“荥阳城这么大，只要他们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都会使我们大费工夫。”

沉落雁摇头道：“不！我太清楚他们的性格了，尤其寇仲那小子，没有什么耐性，今晚必会全力捣乱并趁机逃走。”

顿了顿续道：“最令我奇怪的是为何他们似能知悉我们整个搜捕行动，在城内来去自如，就像亲耳听到我和世绩的计划似的。”

就在此时，徐子陵的声音在后方响起道：“沉落雁！有没有时间说几句闲话？”沉落雁一众同时色变，回头望去。

只见大雪纷飞下，徐子陵昂然立在一所民房屋脊处，说不尽的从容镇定，儒雅风流。

沉落雁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感觉。

深深感到徐子陵真的长大了。再非她以前印象中爱耍顽皮的大孩子。

这不单指他挺拔的外形，最重要还是他从重重危机苦难中培养出来的气度和丰采，那构成了徐子陵别具一格的慑人魅力。

未待她说话，众人早飞掠过去，把他围了起来，一派剑拔弩张之局。

沉落雁收摄心神，飞掠而去，刹那间来到徐子陵所站的屋脊上。

两人目光紧锁，都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徐子陵微一点头，淡然道：“我们由嘻笑游戏，变成以生死相抗的大敌，这事每想起来也教人惆怅。”

沉落雁芳心的滋味更是难以形容。

现在徐子陵的脸色仍带点失血后的苍白，但却无损他儒雅文秀的气质，反多添了种历经苦难后的幽郁和成熟感。

她一生中，确曾对几个男人动情，但因以匡助李密得天下为目标，故把儿女私情搁摆在一旁。

甚至乎设法使自己变得冷酷无情，任何事只从功利的角度去作考虑。

遇上寇仲和徐子陵后，每趟要对付两人，她都要经过内心的挣扎。但当时她只以为自己是因爱才而生出这种心情。

她更清楚自己事实上很喜欢见到他们，和他们针锋相对能使她回味无穷。但仍未想过会对他们任何一人动了男女之情。

到知道徐子陵被杨虚彦所伤，生死未卜之际，她才猛然发现到“徐子陵之死”，对她确会造成难以抵受的打击。

那就像失去了些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似的。

现在要与这年纪少上自己三、四年的年轻高手以仇敌的身份正面交锋，其心情的复杂矛盾，可想而知。

深吸一口气后，沉落雁以最平静的语气道：“是否走投无路了？”

徐子陵双目精芒电闪，夷然不悦的扫视四周的敌人，若无其事道：“先命他们站远一点，否则我立即出手杀人。”

沉落雁冷笑道：“不要过分高估自己，我可命他们退下，但绝不是因怕了你的威胁而这么做。”

徐子陵淡淡道：“我的威胁其中还包括一项你永远取不回的册子，但或者你不会相信，我此来是蓄意把册子还你，免得你负上罪名。不过你惯了以怨报德，所以无论你有什么想法，我亦不以为怪。”

沉落雁默然半晌，挥退手下，叹道：“在这人人不择手段争霸天下的时刻，什么恩恩怨怨只是一种浪费。这样吧！你若交出册子，我可保你们安然离城。”

徐子陵摇头道：“这怎么够？我还要你保证以后无论任何原因，只要不是我们挑起，就不能够来找我们的麻烦。”

沉落雁晒道：“瓦岗军作主的人是密公而非我沉落雁，纵使作出保证

亦是徒然。”

徐子陵无可奈何的耸肩苦笑道：“难道我要等密公回来吗？你是这里作主的人，现在只好将就点来找你。假若日后密公推翻你的承诺，我绝不会怪你。”

沉落雁芳心一颤，恍然在寇仲和徐子陵两人中，为何会比较对徐子陵有好感，皆因他总透着一种正直和真诚的气质，不似寇仲玩世不恭式的油滑。

她本身是狡猾多智，行事不择手段的人，却偏对徐子陵这种她自己欠奉的特质动心，实是异数。

徐子陵正不断留意周围的变化，此时瞥见徐世绩和一众得力手下赶至，出现在左方十多丈外一所大宅的屋脊处。但当然弄不清楚是否有“飞羽”郑踪在内。

沉落雁遥向徐世绩打了个一切由她来处理的手势。脉脉瞧了徐子陵片晌，柔声道：“好吧！我答应这条件，册子在哪里？”

徐子陵压下心中狂喜，低声道：“你立即撤退东城门的手下，打开东门，让寇仲先离去，然后再由你独自一人陪我出城，我就把册子还你。”

沉落雁叹道：“小陵你仍是经验未足，这么说册子定是在你手上，因为寇仲必须尽速送素素往安全地点……”

徐子陵打断她道：“你想反悔吗？”

沉落雁知徐子陵看穿了她的言语试探的企图，微笑道：“当然不是！珍重了，我的小情人。”

徐子陵因她无端的一句“小情人”而发怔时，沉落雁飘飞开去，落到徐世绩之旁，交头接耳起来。

徐子陵到这时才知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几经波折后，他们终可离城了。

第七章 雪原克敌

徐子陵和沉落雁并肩出城。前者看到寇仲留在城门处的标记，知他和素素已安全离开，心情大佳，对沉落雁的敌意不由减了少许。

两人默默展开脚法，不片刻把荥阳抛在风雪迷茫的大后方。

到了一处山丘之顶，徐子陵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册子，毫不犹豫交到她手里。沉落雁翻了一遍，验证无误后，纳入怀里，轻叹道：“若我猜得不错，徐世绩绝不会因我的承诺放过你。所以你若非肯定摆脱了郑踪的追捕，千万勿与寇仲和素素会合，否则那就是你们三人丧命的时刻。”

徐子陵大奇道：“你为何肯说出来？我和仲少早预了你们瓦岗军会出尔反尔，但却猜不到你真有放过我们的意思。”

沉落雁俏脸微红，柔声道：“我欠了你们这么多，做回一吹好人也应该吧：不过你虽闻郑踩之名而毫不惊异，可知暗中有人向你们通风报讯，难怪胸有成竹了。”

徐子陵暗暗心惊，知此女慧黠之极，愈说得越多，愈给她掌握到己方的虚实。

暗忖不宜久留时，沉落雁深深的望了他一眼，轻描淡写的道：“后会有期！”

徐子陵心想谁要和你后会有期。一言不发，拔腿就朝山坡奔下去。

刚没入坡脚下的密林中，回头一看，沉落雁已不知所踪。

徐子陵转身奔了回去，来到了与沉落雁分手之处。

不片刻他就找到寇仲留下的标记，以一枝小树枝指示出他逃走的方向，又放了七块石子，表示在该方向七里外的地方。

徐子陵拨乱了标记，仰首观天，果如所料，见不到郑踪的通灵怪鸟。际此大雪纷飞的时刻，早猜到郑踪难以借助马儿来追踪他们。

正要离开时，西方半里许处隐隐传来似是沉落雁的娇叱声。

徐子陵想也不想，全速赶去。

接着传来是几下气劲交击的闷雷声。

徐子陵将体内真气提运至极限，流星般画过风雪蔽天的大地。

自云玉真传他们鸟渡术后，经过了无数的挫折、尝试、努力改进，他们终成功把《长生诀》的奇异真气转用于轻功上，各自创出奇妙绝伦的身法。

他们的轻易功夫更因兴趣和耆眼点不同，而迥然有异。

寇仲当日初习鸟渡术时，最爱观察海水里游鱼移动巡弋的生态，故此自然而然，他使去模仿从各种鱼儿精选出来的游弋动作，充满了活泼多爱的姿态。静如处子，动若脱兔。

徐子陵则最爱观察天空各类马儿飞行的轨迹，从而脱胎得来的身法，当然是充满鸟翔鹰落的姿态。如若天马行空，难寻轨迹。

而支持他们各自达到心中理想的身法，就是来自苦练《长生诀》修来体内生生不息的真气。

他们所追求的轻身方式，实亦暗与他们体内的真气吻合。

以五行而言，鱼属水、鸟属火。

寇仲体内真气偏寒；徐子陵偏热。正与寇仲仿鱼、徐子陵仿鸟配合得天衣无缝。被翟让所伤后，两人互疗伤势，又无意中使对方寒中带热，热中带寒，阴阳互逐下，再不像以前般因孤阳不长而有衰竭之况故能循环不休。

这个改变最明显是表现在轻功之上。

所以这刻徐子陵展开身法，只觉真气运转不休，愈奔愈快，最后连他亦暗暗心惊。

打斗声忽又沉寂下来。

徐子陵大吃一惊，暗忖以沉落雁的武功，除非遇上杜伏威之辈，自保该全无问题，为何却似在十招上下的短暂光景里，就若给人收拾了。

以此推之，来人岂非有老爹杜伏威的级数。

难道来老是“影子刺客”杨虚彦？

想到这里，心中一寒。体内真气立时由清转浊，由纯变杂，骤从空中落了下來。他猛吸一口气，排去了对杨虚彦的疑惧，催动内息，心与神合，心神立时再进入井中之月的精神境界，五官所感的世界，无有遗漏。

他不但能感受到飘落在他身上的每朵雪花，还可听到方圆数丈之内每朵雪花与其他雪花间的碰触声息。

整个天地亮了起来，风声雪声，全在他听觉的把握中。

这种前所未有的奇妙感觉，只维持了眨眼间的光景，便像其出现得突然其来般倏又消去。

徐子陵被震撼得跪倒在积雪的平原上，脑际灵光电闪。

心中同时升起明悟，知道自己由于对杨虚彦的恐惧，竟激发起体内那自具自足的宝库，无意间臻至了另一层次的新境界。

正又惊又喜时，雪地上一截闪亮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

徐子陵收摄精神，从雪地上弹了起来，移过去俯身检拾，赫然是沉落雁的夺命簪。

不禁大陆一惊。

果然是沉落雁遇上了凶险，连金簪都遗在地上。

徐子陵加速催运内息，驱走心中的惊惧和焦虑，展开身法，在茫茫的雪地上搜索起来，不片刻便在雪原上找到快被雪花掩盖了的足印。

这些足印一个接一个，直指东南方的一片密林，而每个足印相隔均达八丈之遥，平均准确得教人吃惊。

只从足印的距离，便可推知此人武功之高，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徐子陵自问平时在实地上，全力一跃，或可勉强跨过这距离；但却绝非是在松软的雪地上能够做到，更不要说还负着一个人。

他当然不会因此就放弃去营救沉落雁，猛提一口气，再迅速追去。

风雪迎面打来，充满凄风苦雪的味道。

荥阳城的灯火在左侧地平远处无力地染亮了少许天际，更添雪原孤凄之感。

徐子陵刚掠入雪林边缘，灵敏的耳朵立即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那是女子的娇喘和呻吟声。

徐子陵立知是什么一回事，心中涌起正义的怒火。但神智却仍是无比的冷静，小心而迅速的朝音源掠去。

此人定是一直潜伏在荥阳城内，暗中窥伺他们和瓦岗军的斗争，然后趁沉落雁和他分手后落单的时刻，出手突袭。这人抢了册子还不满足，还要对沈落雁施以禽兽的暴行。

他迅若鬼魅地在雪林内左穿右插，足尖点在雪地上，不发出任何声响，口鼻呼吸断绝，只有体内往还不息的内气。

他的眼睛明亮起来，捕捉到雪夜里一般人难以觉察到的光线，使本该是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密林，变成一个可以辨物和微带莹绿色的奇异天地。

喘息声愈趋清晰。

片刻后，在雪林的深处里，一个高大雄伟的背影映入眼帘。此人肩头特别宽厚，腰身奇细，长发披肩，使人有一见难忘的印象。

这时他把沉落雁按在一棵大树的干体处，一对手滑入了这美女已半敞开的衣服内，贪婪的爱抚着。

徐子陵运足目力，见到沉落雁满脸绯红，秀眸紧闭，小嘴亦紧抿了起来，俏脸的表情揉集了痛苦和矛盾，满脸泪珠。

那人每一下的抚摸侵犯，都使她浑身抖颤，呻吟喘息。

一阵如若狼嗅的难听声音淫笑道：“我独孤霸的手法连烈女都要变成淫妇，何况是你这骚货。当你试过我的滋味后，保证你这俏军师永远都离不开我，乖乖的听话。”

沉落雁呻吟喘息道：“你杀了我吧！”独孤霸“啧啧”有声地怪笑道：“你的身材这么丰满，皮肤又这般嫩滑，我怎舍得伤害你，成了我的人后，你就

会心甘情愿的为我独孤家办事。”

沉落雁忽地发出一声特别剧烈的呻吟，显是独孤霸侵犯了令她非常难受的部位。徐子陵悄无声息地从树后闪出来，缓缓朝独孤霸移去。

他可肯定自己非是独孤霸的对手，唯一方法就是趁对方心神全集中在恣作淫行时，施以偷袭。

金簪举了起来，对准独孤霸背心。

沉落雁的声音颤抖着道：“你就算得到我的身体，也休想可得到我的心。”

独孤霸显是得意之极，喘着笑道：“你不是爱上刚才那乳臭未干的小子吧！若非你和他分手后失魂落魄，我恐怕仍不能如此轻易得手，享受到李密的女人呢，哈！”徐子陵此时距离独孤霸尚有丈许的距离，闻言心神微颤，脚步立时重了少许。

独孤霸竟能生出感应，雄躯一震，似有动作。

徐子陵那敢迟疑，金簪脱手射出，同进全速掠前，功聚右手中指，朝独孤霸背心戟去。

独孤霸虽是了得，但从未想过有高手能把所有生命的现象，例如呼吸、体温、心跳等都敛藏起来，变成某一程度的“隐形”。

加上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到沉落雁动人的肉体上，所以注定要吃这个大亏。

但纵使在这种劣势里，他仍能及时横移，避开了背心大穴。

金针眼看直没入他右肋之内，忽然又反弹了出来，而他已横移了三尺。

徐子陵如影附形，追着他右侧朝指戳去，取的是他肋下另一要穴。

指未至，灼热的指风侵进他体内。

先前的一针贯满了真气，早刺伤了独孤霸的筋骨，破了他的护体真气，够他受的了。

这下指风更令他吃不消，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狂吼一声，反掌向徐子陵脸门隔空拍来。

两人打了个照面。

独孤霸年在三十许间，脸孔窄长，双目细长阴狠，鼻如鹰喙，唇片极薄，使人生出薄情寡义的印象。

徐子陵指化为拳，硬与他拚了一记。

“蓬！”的一声，独孤霸再喷鲜血，惨叫声中迅速逸去。

徐子陵亦给他震得连退三步，全身气血翻涌，心叫厉害。此人重伤之后，掌劲仍如此凌厉，可知在正常的情况下，自己实非他的对手。

他待气息平复后，才来到尚倚树而立的沉落雁身前，俯头瞧去。

沉落雁的衣服仍是半敞半闭，可隐见峰峦之处，玉颜红晕未褪，诱人至极。

但神色却出奇的平静，明亮的眼睛的的的打量他。

徐子陵有点手足无措道：“你怎样了！”沉落雁竟“哧”笑起来道：“只不过给他占了点手足便宜，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若有兴趣，保证人家绝不抗拒你。”

徐子陵放下心来，道：“册子呢？”

沉落雁举起玉手，让他看到紧捏的册子，微笑道：“勿要怪我淫贱，我是故意大声呻吟，好惹起你注意，但仍想不到你会这么快回来。刚才你现身

时，我特别作态投其所好，好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暗抓着册子，他躲避你时，册子就回到人家手上了！”徐子陵关心道：“你是否仍穴道受制，为何不整理衣服。”

沉落雁好象从没有发生过什么的娇笑道：“给你看看嘛！他的手一离开，我便恢复了功力。悟！你究竟有没有兴趣，人家给他弄得很想男人呢。”

徐子陵气道：“你去找徐世绩吧！我要走了。”

沉落雁甜甜一笑，站直娇躯，不片刻把衣服整理妥当，玉容回复平时的冷静。

徐子陵捡起金簪，递给她道：“下趟小心点了！这独孤霸是否独孤阙的人，武功确是厉害。”

沉落雁双目闪过杀机，狠狠道：“他是独孤峰唯一的亲弟，年纪却差了二十年，出名贪花好色，但武功只次于尤楚红和独孤峰，异日遇上他时，你真要小心点。”徐子陵道：“我送你回去吧！”沉落雁横他一眼道：“你当我是弱不禁风的可怜女子吗？刚才若非他埋在雪地下面趁我心神不属时出手偷袭，我至少可以一面相抗一面燃放烟花召来援兵。唉！真有点舍不得和你分手，但千万勿以为人家真个爱上你！”徐子陵苦笑道：“我怎会有此想法呢？你看上的是跋锋寒，对吧？”

沉落雁娇躯一震，瞪着他时，徐子陵已往后退走，迅速没人林木深处。

此时在离沉落雁受辱处十里外的一丛密林，寇仲和素素伏在边缘处，前者正全神贯注林外的动静。

素素低声道：“小陵会不会有事呢？”

寇仲应道：“当然不会。若换了我去就难说了哩！我敢肯定沉落雁对他生出了微妙的感情。况且大家又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徐世绩更想不到小陵才是他真正的情敌，小陵肯定可以脱身。可真奇怪！”素素问道：“奇怪什么呢？”

寇仲道：“为何不见人来追踪我们，那比跟踪小陵要容易多吧。”

素素道：“你刚才不是说在这种大雪下，郑踪的通灵鸟会变成了呆头鸟吗？”

寇仲道：“郑踪若每逢下雪都一筹莫展，就不用出来混了。所以他说不定另有灵兽负起跟踪之责。现在只是等待我们和小陵会合，才再一网擒去。”

素素骇然道：“那怎么办才好？”

寇仲低声道：“首先就是把追踪我们的畜牲找出来吃了，嘿！姐姐的胆子大不大？”

素素苦笑道：“你们该最清楚的了。说吧！你要姐姐怎么做，姐姐就怎么做。”寇仲低声对素素说出了计划后，素素爬起身来，朝林木深处移去。

寇仲则把耳朵贴在冰冷的雪地上，运功聆听。

素素的足音立时一丝不漏的传入他耳内，可是却再没有其它异常的声音。

“啊！”素素的娇呼突然传来，吓得他忙窜了过去，原来素素因看不见东西，给一丛小树拌倒地上。

寇仲将素素扶了起来，低声耳语道：“是郑踪亲身来了。此人有“飞羽”之名，轻功自是高明之极。”

素素道：“那怎么办才好？”

寇仲待要说话，蹄声骤响，由西北方传过来。

两人同时色变，若这么就走，岂非会和徐子陵失去联系。

第八章 一见如故

徐子陵全速掠行，赶往寇仲留下标记所指示的密林。

离开了沉落雁后，他就把她抛诸脑后。

事实上直至在这雪地飞驰的一刻，他虽曾遇上不少美女，但总没有一个能在他心中占上一席位。

自得练《长生诀》上的功法后，他的心神全集中到武道的修练上去。那并非为了名或利，而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要不断突破以前的自己。

每晚躺在床上，他便进入凝神练气那物我两忘的迷人天地里。

醒来时虽偶有想起单琬晶、云玉真、沉落雁等美女，但心中只有烦厌而没有思念之情。

仅是武道的修行，已带来他最大的满足感，一切自具自足，不假他求。

但寇仲的野心显然比他大得多，这使他感觉与寇仲的分歧日渐扩大，当然感情上他们仍是最好的兄弟和朋友。

就在此时，前方左侧远处有蹄音传来。

那是马蹄踢践积雪的声音。

徐子陵既吃一惊，又是奇怪。

马蹄声响来得如此突然，唯一的解释就是来人早潜伏该处，到这刻才现身出来。听蹄音对方人数该不少于三十骑，但事前他却不闻半点马嘶声，可知对方骑的应是训练有素的战马。

他迅速把对方会是瓦岗军这可能性排除。因为徐世绩根本没有时间作这样的安排。

那会否是与独孤霸有关的人呢？

蹄音倏止，就像出现时那么突然。

徐子陵涌起对这神秘马队高深莫测的感觉。把真气提至极限，朝密林投去。

寇仲的声音响起道：“快点！有人来呢！”徐子陵知寇仲和素素仍然安然无恙，放下心事，循声扑去。

寇仲背着素素由一棵大树上跃下来，和他并肩往密林深处掠去，叫道：“我们来和他们比比谁更长气一点。”

徐子陵整个人轻松起来。

要知在这连绵百里的密林里，纵有健马亦无法以之代步。

说到比拚脚力，能在短距离里追上他们，江湖上大不乏人，但除非是杜伏威那类级数，谁能像他们来自《长生诀》的内息般往还不休、无有衰竭？

说完这句话后，两人再不打话，由外呼吸转为内呼吸，把精神全集中在逃跑上，迅如流星般在密林里左穿右插，窜高掠低，只知有那么远就跑那么远。

伏在寇仲背上的素素泛起安全温馨的动人感觉。只不过是萍水相逢的

两个人，忽然就成了与自己比血还浓的亲密兄弟。

他们什么事都把她放在第一位。无论在怎样恶劣的情况中，亦永不犹豫，更绝不会退缩。现在更是患难与共，她心中的感动，可想而知。他们由晚上奔至天明，才穿出密林，这时雨雪停了，天地一片纯白，雪光闪耀。

在这白皑皑的静寂原野上，三人都泛起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

两人的内息虽仍是旺盛，但血肉造成的四条腿却累得要命，乘机在一处长满了参天云杉的小山丘上休息。寇仲哈哈笑道：“终逃出来！”素素道：“昨晚那些不知是什么人呢？”

徐子陵道：“管他是何方神圣，总不会是什么好路数，很可能是独孤霸的手下呢。”

寇仲和素素齐感愕然，听徐子陵说出了昨晚的事后，寇仲皱眉道：“若非这家伙好色，我们说不定会遭殃。想不到独孤阙有这么厉害的人，我还以为不外都是独孤策那种窝囊角色。”

徐子陵道：“若没有两下子，独孤阙怎能和其它三阙齐名江湖，好了！说吧！究竟我们是到洛阳去？还是返回老家扬州？”

素素垂首坚定地道：“回扬州吧！”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低声对素素道：“我们到东都去，目的只是碰和氏璧的运气。嘿！不一定要去找李大哥的。”

素素摇头决然道：“要去你们就自己去吧！”徐子陵支持素素道：“我们当然听素姐的话。”

向寇仲责道：“有什么事比害倒宇文文化骨更重要，夜长梦多，延误了时机，你担当得起吗？”

寇仲投降道：“是我不对！嘿！扬州究竟在哪个方向？”

徐子陵愕然道：“你不是早计算好方向才走吗？怎能这么胡涂，还说什么精通山川地理。”

素素道：“不要吵了！从这里朝东北走，早晚会抵通济渠，那时只要坐船南下，经过浚义、陈留、雍丘、襄邑、宋城、永城、夏丘，就可抵达于台，再东行便可进入刊沟，南下江都，多么简单。”

寇仲老脸一红道：“原来最厉害的都是素姐。”素素“哧”笑道：“姐姐不是厉害，而是当年就是这么随小姐南行的。”

徐子陵奇道：“为何素姐忽然间像变得心花怒放的样子？”

素素霞生玉颊道：“不要胡说，我那有特别开心呢。”

两人均感大惑不解。

寇仲摸着肚子站起来道：“得先找个乡镇医治肚饿这不治之症，才是上策。”

徐子陵扶起素素，欣然道：“今趟让小弟作素素的坐骑。”

寇仲抗议道：“你倒懂得来和我争享受。”

素素俏脸通红道：“原来两个弟弟都是坏蛋。”

寇仲和徐子陵笑得你挤我推，得意之极，充满真挚的感情。

到了这刻，三人才感受到自由自在的欣悦。

素素正要说话，两人突然停止了所有动作，朝西望去。

只见雪地上有三个人，箭矢般朝他们处赶过来，离他们不足两里。

素素吓了一跳道：“还不快走！”寇仲深吸了一口气道：“来不及呢！”那三个不知是何方神圣的人，眨眼奔上小丘，在三人面前倏然止步，同时抱

拳为礼，态度客气。

中间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灰衣汉，背插单拐，形相威武中却又不失文秀的气质，虎背熊腰，只是外型已教人心折。

其它两人一个是四十来岁的矮壮汉子，另一则是儒生打扮的中年人，各具不凡形相，只看他们这般全力飞驰后，仍能气定神闲，便知都是一流的高手。

灰衣汉哈哈笑道：“终能追上两位兄弟，实教我们欣慰，本人刘黑闼，乃夏王旗下骁骑将军。”

接着介绍左边的儒生道：“这是江湖人称‘铁扇子’的诸葛德威，乃刘某的拜把兄弟。”

诸葛德威左手一扬，变魔法似的乍多出了一把扇子，“嚓”的一声打了开来，轻摇两下，神态潇洒之极。

刘黑闼又指着那矮壮汉子道：“冬叔人称门神。手中双与新近归降李密的秦叔宝齐名，悍勇无敌。”

这“门神”却出奇地谦让道：“公子莫往我脸上贴金，本人崔冬，只是公子下面一个小跑腿吧！”寇仲一头雾水道：“谁是夏王？”

刘黑闼道：“难怪三位不知，敝主窦建德建国称夏之事，尚未公告天下。”

三人对望一眼，才知原来是窦建德方面的人。

刘黑闼忽然道：“这位小姐可否背转身去，因刘某有份见面礼要送给两位兄台，怕惊吓了小姐。”

徐子陵愕然道：“什么见面礼？”

素素心惊胆跳的背转了娇躯。

刘黑闼从容一笑，打出手势，“门神”崔冬解下挂在腰间一个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的布囊，随手往寇仲抛来。

寇仲一脸茫然的接着，旋即脸色大变，立把布囊往刘黑闼抛回去，骇然道：“我的娘！这是谁的人头？”

在素素的尖叫声中，刘黑闼一把接过，神态从容地探手囊里，抓着头发将人头取出，举在两人眼前道：“让刘某介绍，此人姓郑名踪，外号‘飞羽’，若非没有了头颅而不会走路，恐怕三位已陷身在瓦岗军手上。”

寇仲和徐子陵都暗地心惊肉跳，但见对方人人神色如常，强压下对这死人头的恐惧，前者干咳一声道：“嘿！刘兄可否先收起这东西，免致吓坏我们的姐姐。”

刘黑闼虽然没什么，但诸葛德威和崔冬脸上都闪过嘲弄的神色，显是看不起他们给这么一颗人头骇成这样子。

刘黑闼把人头交给崔冬道：“将这头颅挂在显眼的地方，好和徐世绩打个招呼。”

崔冬领命去了。

刘黑闼神色如常，拱手道：“现在两位兄台已成了天下人人欲得的人物，不知你们对将来有何打算？”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干咳一声道：“我们不知走了什么运道，弄得人人都以为我们知道杨公宝藏的下落，其实……”

刘黑闼不悦的打断他道：“寇兄难道以为我刘某亦是为宝藏来找你们吗？这就大错特错了！”顿了顿续道：“今趟之行，乃奉了夏王之命，前来找

大龙头商议，劝他先发制人，除去李密。岂知来迟一步，翟府已成灰烬，我们查探多日，才知只有你们三位逃过大难，还闹得荥阳天翻地覆，刘某佩服之极。”

素素仍是背着身问道：“人头拿走了没有？”

刘黑闼歉然道：“素素姑娘放心，人头不在了！”素素犹有余悸的转过身来，刘黑闼看到她惊魂未定，似求人怜的动人表情，怔了一怔。

寇仲和徐子陵都没在意，素素道：“小姐早一日被老爷送走，由屠管家护行，不知刘将军有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刘黑闼道：“既有屠叔方这种高手保护娇小姐，该没有问题，我会遣人探听他们的行踪。”

素素欣然笑道：“有公子这句话，素素就放心了！”刘黑闼又被她鲜花盛放般的笑容引得呆瞪着她，这回寇仲和徐子陵觉察到他的异样，都拿眼睛瞧他。

诸葛德威干咳一声道：“二弟，这处危机四伏，我们最好先赶往阳武，那时把酒谈心舒服多了。”

刘黑闼如梦初醒，见寇徐两人目光奇怪，老脸一红地尴尬道：“冬叔弄好事情回来，我们立即起程。实不相瞒，我对两位确有惺惺相惜之意，际此天下群雄并起，能者称王的大时代，诚心邀请两位加盟我军，将来富贵与共，若有一字虚言，教我刘黑闼不得善终。”

对这充满英雄气概的年轻高手，寇仲和徐子陵都颇有好感，但加入了们一伙却是另一回事。

寇仲干咳一声道：“我也实不相瞒，现在我们身有要事，加入贵方一事，只可迟些再说。”

刘黑闼露出失望神色，谓然道：“希望两位确是身有要事，而非找借口来拒绝刘某就好了。”

寇仲和徐子陵想不到他如此坦白，都觉有点招架不来。

素素插入道：“他们真的没有骗刘公子，我可以作证人。”

刘黑闼哈哈笑道：“姑娘的话，我当然不会怀疑，只不知此事是否须刘某帮手呢？”

寇仲笑道：“刘兄似乎空闲得很，也十分错爱我们，这可得先行谢过。不过此事微妙之极，牵涉到宇文文化及和我们间的深仇，所以绝不能假手于人。”

刘黑闼晒道：“原来江湖上盛传你们手上握有李闳和宇文闳造反证据一事，果非空穴来风。”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脸脸相觑。

要知帐簿一事，知道的只是有限几人，究竟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呢？

香玉山来找他们，两人仍不在意；直到刘黑闼说出来，两人才知道害怕。

只是一个‘杨公宝藏’，已害得他们周身是蚁，现在加上帐簿一事，他们还有安乐日子过吗？单是宇文闳已可教他们头痛死了。

此时崔冬回来了，刘黑闼不再打话，催促众人上路。

寇仲等亦知不宜久留，兼且对刘黑闼又很有好感，遂与他们结伴同行，朝阳武启程去也。

第九章 握手言和

黄昏时分，大雪又开始由天上洒下来，寇仲等一行六人，赶了足有四十多里路，又怕素素抵不住风寒，恰好遇上一所因战乱荒弃了的庄园，众人遂占用其中一间破屋，燃起柴火，围坐取暖。

刘黑闼取出余粮清水，先殷勤侍候坐在寇徐两人间的素素，颇有点色不迷人自迷的陶醉神态，但素素却像没有什么感觉似的。

寇仲想起昨晚听得沓杂蹄声的事，问道：“刘兄昨夜是否一直追踪我们？”

刘黑闼道：“可以这么说，李密下面的人，做事都不择手段，没有人肯讲江湖规矩。

所以我们早预料他们不会放过三位。”

徐子陵凝望正闪跳不定的柴火，闻言道：“那批骑马追来的究竟是谁呢？看来不似是瓦岗军哩！”崔冬遣：“我们也弄不清楚，两位脚程真快，背了素素姑娘仍可一口气走这么远的路。”

寇仲笑道：“为了逃命，自然拚命跑快一点。”

诸葛德威道：“明天便可抵达阳武，三位准备到哪里去？”

素素轻声道：“我们想先回扬州，再作打算。”

刘黑闼皱眉道：“杨广和宇文文化及均在江都，你们若露出行藏，恐怕大祸立至。”

徐子陵淡淡道：“我们会小心的。”

刘黑闼见他神情坚决，只好闭口。

寇仲岔开话题道：“贵军占据乐寿，偏处北方，不知最近有什么新形势呢？”

诸葛德威道：“近期最轰动的三件事，就是吐谷浑的复兴、李阀据太原叛隋，和李密使祖君彦传檄天下数杨广的十大罪状。”

寇仲喜道：“李渊终肯作反了！”一副与有荣焉的样子。

崔冬不屑道：“李渊算什么东西，竟厚颜无耻得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答应将征伐所得的子女玉帛送给突厥人，教人齿冷。”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无言以对。

诸葛武德道：“据我们所得消息，李渊自立为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以大儿子建成、二儿子世民为三军正副统帅，准备进军关中。”

刘黑闼晒道：“李阀打的倒是如意算盘，却不知正中刘武周的下怀。只要太原空虚，刘武周不乘机攻下太原才怪。兼且往关中之路，有隋室猛将宋老生和屈突通两人分别率大军把关坚守，李阀未来的情况，谁都不敢乐观。”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没趣，原来真实的情况竟是如此令人泄气。

素素不解道：“难道李阀不知向突厥人称臣，等若引狼入室吗？”

刘黑闼微笑道：“他们自己都是狼，那有什么引狼入室的问题。李渊之妻就是鲜卑族的胡女，虽未若宇文阀本身就是胡人，但也好不了多少。且李阀熏染胡俗甚深，实与胡人无异。”

寇仲和徐子陵想起李秀宁当日以胡服会客，更无话可说。

好半晌寇仲才问起吐谷浑复兴一事。

刘黑闼适：“吐谷浑乃铁勒死敌，其王伏允一向野心甚大，不时派遣高手到中原来打探消息。杨广曾派王杨雄、宇文述两将追杀伏允，杀了千多人，俘虏无数，伏允凭着武功高强，率残兵杀出重围，逃往党项。这两年趁中原乱成一团，乘机重整军旅，收复失地，规正图谋大举，成为突厥、铁勒两族外我中土最大的祸患。”

诸葛德威接口道：“最使人忧心的是伏允之子伏骞乃不世之才，不但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还谋略过人，野心不下于乃父。”

崔冬笑道：“听说此人出生时脸上便长了虬髯，故从少便以虬髯示人，这么荒诞的事，只有胡狗才想得出来。”

素素“哧”娇笑，喃喃道：“长满虬髯的婴儿，模样可笑死人呢。”

刘黑闼见她神情娇柔，语气天真，忍不住又呆瞪着她。

诸葛德威谈得兴起，笑道：“你们想不想听李密数杨广的十大罪状？”

寇仲欣然道：“请快说！”诸葛德威如数家珍的一口气道：“就是一弑父；二乱伦；三荒淫酒色；四建宫殿楼台，奢侈浪费；五苛捐杂税，压榨百姓；六巡游天下，建造长城；七征伐高丽，穷兵黩武；八拒直谏，杀直士；九贿赂成风，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十言而无信。哈！”徐子陵摇头叹道：“真是怎么数都数不完这昏君的罪状，若论祸国之深，这家伙也算空前绝后。”

寇仲道：“自家人关起门来扛架，早晚可达一统之局。最怕是引来外族入侵，弄至国土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杨广就是最大的罪人。”

刘黑闼拍腿道：“说得好，当今之世，除建德公外，谁不勾结外族，相互引援。两位既有济世之志，舍加入我军外，尚有何选择？”

寇仲苦笑道：“刘兄似乎很看得起我两兄弟哩！”诸葛德威笑道：“江湖间从来都没像这一阵子般热闹，该是天运已至，故年青一辈中群雄并起，除黑闼外，近期风头最盛者，男的有杨虚彦、跋锋寒，两位兄弟和一个自称“多情公子”叫侯希白的人。但如论轰动，则无过于你们两位。”

素素欣然道：“原来我的两位弟弟竟成了名人哩！”寇仲苦笑道：“我们最厉害的本领就是逃命，想不到竟会因此而成名立业。”

刘黑闼哑然失笑道：“寇兄太谦了，没有真材实料，哪有逃命的资格，而两位不但能从宇文成都手上把帐簿抢了来，又打得不可一世、气焰冲天的宇文无敌落荒而逃，岂是浪得虚名之辈。”

徐子陵问道：“刚才听诸葛先生引述，男的算是这些人吧！但女的又有什么人呢？”

刘黑闼正要说话，寇仲色变道：“有人来了！”众人齐手夹脚把柴火弄熄时，刚出去窥察的崔冬掠回屋内，沉声道：“迟了！敌人已把我们重重围了起来。”

诸葛德威道：“有多少人，是什么人？”

崔冬低声道：“该有十来人，黑暗里看不清楚。”

此时一把阴阴柔柔，不男不女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道：“本人拓跋玉，奉家师毕玄之命，特来向寇公子、徐公子两位请安问好。”

众人同时色变，想不到来者竟是突厥高手，尚有毕玄的徒弟在其中主持。

刘黑闼低声道：“他似乎不知有我们混在这里，谁曾听过这人？”

诸葛武德和崔冬都茫然摇头。

寇仲为了拖延时间，好让徐子陵把素素缚回背上，大声应道：“我两兄弟仍是生龙活虎，拓兄！不！该是拓跋兄，多谢你关心了。这么夜还把我们围着，惟恐我们会逃走，究竟有何贵干呢？”

崔冬见寇仲没有武器，把双拐出一把，塞在他手里。

刘黑闼本身用的是单拐，但却另在大衣内摆藏了把长达尺半的锋利短剑，递了给徐子陵。

拓跋玉哈哈笑道：“贵国有句话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小弟今趟千里而来，是奉有师命，想向两位藉道家瑰宝《长生诀》一看，路途辛苦，两位兄台谅不会教小弟失望吧！”顿了顿又笑道：“未知另外三位仁兄是何方好汉，好让小弟一并认识。”

众人吃了一惊，只从这人耳朵之灵，便知对方乃一等的高手。

刘黑闼应道：“只是无名小卒，怎配入拓跋兄之耳。”

拓跋玉笑了三声。

第一声尚在屋外远处，第二声已到了门外，第三声响起时，拓跋玉举步跨入门来，就像来探朋友的悠然自若，左手还提着个灯笼。

此人年在二十五、六间，头扎英雄髻，身穿武服，外加一件皮背心，样貌俊俏，肩头挂着一对飞挝，颇有点公子哥儿的味儿，乍看又似弱不禁风。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肩上挂着的飞挝处，这种奇门兵器江湖上罕有人使用，两挝形如鹰爪，中间系以丈许长的细索，一看便知极难操控。

拓跋玉目光扫过众人时，寇仲等无不生出奇异的感觉，似是对方目光中带有某种无形而有质的异力。

刘黑闼踏前一步，哈哈笑道：“让我先和拓跋兄亲近亲近。”

右手往后一抽，铁拐离背而起，登时寒光四射，森冷侵人，当胸向拓跋玉搠去，气势凌厉威猛，极有大将之风。

寇仲等哪想到刘黑闼甫见对方立即出手，均大感痛快。

素素则吓得惊呼一声，闭上美目。

拓跋玉哈哈一笑，闪电横移，同时右掌切出。

“霍！”的一声，拓跋玉的掌缘切在拐头处，刘黑闼惊天动地的一招，立时威势全消，还似吃了暗亏，闪电般改招换式，往后退开。

拓跋玉俊脸一寒，冷笑道：“我们尚未真正亲近哩！”说话间快若飘风地倏忽欺到刘黑闼左方死角位，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手法，肩上飞挝其中一端的鹰爪，脱肩飞出，发出劲厉的破空声，疾电般绕了个圈，朝刘黑闼下阴抓去，手法阴毒之极。

这两下交手双方都快若电闪，教人看得眼花缭乱。

刘黑闼也是了得，临危不乱，知对方是不让自己有调息机会，一个旋身来到门口处，这才挥拐击中如影附形追来的飞挝上。

“当！”的一声清响，刘黑闼闷哼一声，硬被迫退半步，撞在门旁的破壁处。

拓跋玉不屑的冷哼一声，右手移到飞挝系索正中处，微抖一下，两端的鹰爪立时化成百千点光影，水银泻地的往靠贴墙壁的刘黑闼洒去。左手同时抛起灯笼，一分不差的安然落在梁珩上。

寇仲和徐子陵都看呆了眼。

刘黑闼的拐法已是高明之术，无论法度气势火候均达到一流境界，最

难得是他有种豪迈勇悍、不顾生死的气魄，使他拐一出便形成横扫千军的威势。岂知这毕玄之徒，竟能以攻破攻，几下手法便把他迫在下风，确是骇人之极。由此推之，可见毕玄之能负盛名，跻身域内外三大顶尖高手之列，实是盛名之下无虚士。

刘黑闼暴喝一声，单拐掣起一团光芒，护着上下要害，贴墙横移，人随拐走，正待展开攻势。

蓦地拐光敛去，原来铁拐竟被拓跋玉其中一端的鹰爪“五指箕张”，抓个正着。另一鹰爪则望刘黑闼抓去。

众人均想不到对方的鹰爪还可活动自如，诡异至极。素素尖叫时，诸葛武德和崔冬一扇一，已狂风暴雨的朝拓跋玉攻去。

他们见形势危急，顾不了江湖规矩，加入战阵。

拓跋玉冷笑一声，左手微扬，系索另一端的鹰爪立时化成点点芒光，潮水般洒往两人，下面却飞起一脚，踢向刘黑闼的下盘，变招时从容不迫，教人叹为观止。

刘黑闼施出压箱底的本领，下面以脚御脚，上面则借爪拐交缠与拓跋玉硬拚内劲，务求牵扯对手，使诸葛武德与崔冬有机可乘。

气劲交击和兵器相接之音连串响起，拓跋玉毫不犹豫放开了刘黑闼的铁拐，把飞挝威力展至极限，将三大高手全卷进点点光彩里，招招皆是精妙绝伦的绝技。

屋内虽斗得厉害，但屋外的敌人却是全无半点声息。教人莫明所以。

寇仲右手持，来到战圈外缘处，全神贯注在拓跋玉的挝法上。

徐子陵亦是凝神看着正在激斗的四人，心中的震撼却是难以形容。

若论武功，刘黑闼肯定是在沉落雁那级数的高手之上。就算碰上杜伏威，亦有一拚之力。而诸葛武德和崔冬亦是一流好手的级数。但现在合三人之力，只能勉强抵着拓跋玉，可见毕玄随便派出来的一个徒弟，已是杜伏威那层次的高手，教他怎能不大吃一惊。

就在此时，拓跋玉发出一阵长笑，爪势回收，似是守式，但参战三人无不感到其中暗藏厉害的杀着，竟不约而同往四外散开。

只凭这下可令三个对手同时感到飞挝的威胁，可知他确达到了“以招传意”、纯凭气势制敌心神的境界。

拓跋玉双目寒光大盛，飞挝交叉点出，汇成一柱芒流，集中全力往疾退的刘黑闼激射过去，竟比对手仍要快上一线。

诸葛武德和崔冬失声惊呼，但因拉远了距离，又处在退势，救之已是不及。

拓跋玉战法之高明，招式的狠辣，手法的奇奥，均使人膛目叫绝。

眼看刘黑闼要被他这全力一击所伤时，寇仲暴喝一声，人随去，由左侧硬撞往拓跋玉去。

拓跋玉首次露出讶色，放过刘黑闼，飞挝一收一放，改往寇仲迎去。

寇仲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像鱼儿般倏地斜闪三尺，来到了拓跋玉的正前方，拦在拓跋玉和刘黑闼两人之间，铁化繁为简，老老实实的一照头向拓跋玉击下去。

拓跋玉首次露出凝重之色，幻出千重挝影，封格了寇仲平平无奇的一着。

“啪！”的一声，挝影激散，寇仲则闷哼一声，往后退了三步。

拓跋玉却是全身一震，亦往后移了半步，眼中射出森厉神色，与俯腰弓背，状若猛虎的寇仲互不相让的对视着。

众人都停了下来，不发出任何声息，唯一可闻就是素素紧张的呼吸声。

他们中只有徐子陵明白寇仲是被拓跋玉激起轩昂的斗志，忘记了生死，步进井中月的境界，使出远超平时水准的招数，把从游鱼学来的身法，配合《长生诀》的奇异内功，一举制着了拓跋玉的凶焰。

拓跋玉沉声道：“这就是从《长生诀》来的武功，对吗？”

寇仲微微一笑道：“滋味还不错吧？”

徐子陵喝道：“《长生诀》并不在我们身上，拓跋兄若要强来，我们将宁死不屈，那时拓跋兄既得不到《长生诀》，说不定还有人要带上损伤，请拓跋兄三思。”

徐子陵这番话厉害之极，摆明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决心，配合寇仲一出手便迫退拓跋玉之威，确有一番慑人之势。

刘黑闼等则全力调息运气，准备再出手时便全力反击。

一阵娇笑自屋外传来，倏忽间后左方大窗处多了一位头戴垂以珠翠的帷帽，身穿宽大罩袍罗，裙下却露出一对赤足的少女。

她悠闲地倚坐破窗，一足踏在窗台上，另一足垂了下来，摇摇晃晃的，好不写意。

此女长得非常娇俏，瓜子口脸，两颧各有一堆像星星般的小斑点，予人俏皮野泼的感觉。秀目长而媚，乌灵灵的眼睛充满不驯的野性，正饶有兴趣的打量着寇仲，似乎其它人都并不存在般。

众人的眼光却落在她正在手上把玩、造型奇特的腰刀去。

这种在突厥人中非常流行的刀子，最利马戏，刀型微弯，前锐后斜，没有护手，刀柄处扎着布条，自刀起平铲平削，刀刃平磨无坑，由于刃身只有寸许阔，故极为尖利。

而此女手上的腰刀显是极品，在梁衍上的灯笼光掩映下，熠熠生辉，寒光浸浸。只从她出现的突然，便知她的武功绝不逊于拓跋玉。

这娇娇女小嘴一撇，目光移往徐子陵，不屑地道：“原来中土尽只是些夜郎自大之徒，难怪杨广会不自量力远征高丽，我淳于薇倒要看看什么叫宁死不屈。”

拓跋玉哈哈笑道：“我这师妹一向被师尊宠纵惯了，各位请勿介意。今趟小弟奉命来求《长生诀》，并非强取硬夺。师尊有言，把《长生诀》翻看一趟后，立即归还，兼且可传寇徐两兄每人一手绝艺，请两位兄台勿误以为家师只想占人便宜。”

众人交换了个眼色，均感到毕玄不失一代宗师的风度。

淳于薇向寇仲甜甜一笑道：“你的功夫还不错哩！不过我们今趟来的除我们师姐妹外，还有师尊一手训练出来的“多北塞十八骠骑”，人人悍不畏死，动起手来，怕你们没多少人能活得了。”

顿了顿又悠然道：“人家还忘了告诉你只要你们尚有一口气，我们就有方法为你们续命，那时《长生诀》还不是手到拿来。”她的声音既娇且甜，又带点外地口音，形成一种奇异的味道。

拓跋玉皱眉道：“师妹客气点好吗？能不动手，自是不动手最好。”

两师兄妹一硬一软，尤其拓跋玉曾展示力压群雄的身手，确对众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何况外面仍有至少十八个由毕玄训练出来的硬手，强弱之

势，显而易见。

众人这时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保护着背起素素的徐子陵，成了壁垒分明的对峙之局。

刘黑闼哈哈一笑道：“兵将难免阵上亡，若上天注定我刘黑闼要战死于此，老子绝不会皱半下眉头，多言无益，再手底下见个真章好了。”

此人天生豪勇，登时激起了众人的斗志。拓跋玉踏前一步，讶道：“原来阁下竟是窦建德手下头号猛将刘黑闼，难怪手底这么硬朗。但小弟却有一事不解，明明大家可化干戈为玉帛，刘兄却为何一力主战呢？”

刘黑闼知他是意在分化己方，暗呼厉害，却毫不犹豫道：“假若拓跋兄此来只是商量借书，哪用出动这么多人手，故显然摆明是恃强索书，却因多了我们三人，寇兄弟的身手又出乎你们意料之外的高明，才改变口风，改索为借。本人有说错吗？”

淳于薇笑道：“当然错了，我们今趟南来，借《长生诀》只是其中一项任务，另一要事就是追杀恶徒跋锋寒，割下他的臭头回去见师尊，你这小子明白了吗？”

一直没说话的素素开腔道：“若把书给了你们，你们能否保证不再来烦扰我们哩？”

徐子陵和寇仲均欲发言，跟着却把话吞回肚内去，因同时想到就算把书交给毕玄，亦包他看不懂。既是如此，实没理由为此书送掉各人的性命。

拓跋玉喜道：“小姐如此明理就最好了，家师说出来的话从来没有不算数的。事实上在下对刘兄、寇兄和徐兄均有结交之心，若能大家和和气气，就最是理想不过哩！”寇仲道：“说真的，我现在手痒得很，很想大打一场，输多赢少也没什么相干，但不打又有不打的好处。只是我们将《长生诀》埋在秘处，要费一番工夫才可去把书起出来交给你们。且问题是必须待我们解决了一些事情才可去办此事，拓跋兄对此又有什么意见呢？”

淳于薇插入道：“你这人真有趣，逗得人家很喜欢你啊！众人听得目定口呆，想不到这娇俏可人的少女会公然向一个陌生男子表示欢喜对方。拓跋玉笑道：“敝师妹一向是这么坦白，不过她欢喜的人实多不胜数，寇兄莫要认真。”

淳于薇大嚷道：“师兄怎可如此数说人家，今趟是不同的哩！”寇仲俏皮地问道：“是否每次都是不同的呢？”

刘黑闼等不禁亦觉好笑，想不到原本剑拔弩张的三方人马，忽然会在这种问题上纠缠起来。

淳于薇还想说话，拓跋玉截着她道：“横竖我们尚须费一段时间去追杀跋锋寒，假若我给两位半年时间，不知可否把《长生诀》取回来呢？”

众人首次对这手底狠辣无伦，阴阳怪气的拓跋玉生出好感，皆因他有种重诺守信的气度。只有重信诺的人，才会相信别人的信诺。

寇仲道：“应该足够了。半年后我们就在洛阳会合，就算我们仍没有《长生诀》在手，亦会带领拓跋兄去取书。”

拓跋玉一揖到地，朗声道：“就此一言为定，小弟告退了。”

闪了闪，已退出门外。

众人再朝淳于薇望去，此女同时消失不见。

隔了好一会后，刘黑闼才吁出一口凉气道：“今趟跋锋寒的小命要危危乎了！”各人无不心有同感，只是毕玄的两个徒弟，已是厉害至此，那毕玄

的武功岂非更高得难以令人想象吗！

第十章 宇文成都

愈往北行，天气愈冷，地上积雪齐膝，六人在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全速前进，素素则由寇仲和徐子陵轮番背着走。

经过与拓跋玉一战后，他们都小心起来，不敢再像前此般粗心大意。

大雪停了下来，天地一片孤寂，偶尔传来狼嚎兽嘶，听得人毛骨悚然。

赶了两天路后，这天黄昏来到通济渠南岸的密林区，深褐色的林木如墙似壁，层层叠叠，比比皆是，置身其中，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方向。

纵是铁打的身体，这么逃命似的赶路谁都要累了。不知是谁先放缓脚步，转眼各人都变得蚁走龟行的缓缓踱步，找寻能避风雪的宿处。

山林间万籁俱寂，只有脚下松软的白雪在沙沙作响。

偶尔微风吹拂，枝头积雪纷纷散落，飘舞头上。

最后众人在一片林木间的旷地停了下来，刘黑闼道：“今晚看来都找不到荒屋山洞一类的栖身之所，不若将就点在这里生个火堆，坐到天明才赶路好了，照我估计明天午后就可抵阳武。”

素素这时由徐子陵背上落足雪地，虽穿著绵袍，仍冷得她直打抖索。

刘黑闼毫不犹豫脱下羊皮袄，爱怜地盖在她身上，柔声道：“生起火就不冷了。”

这铁汉做出这么细心体贴的动作，分外使人感动。

素素感激道：“刘大哥不怕冷吗？”

刘黑闼笑道：“打仗多年，什么苦未挨过，素姐放心吧！”徐子陵脱下外袍，铺在雪地上，笑道：“我是真的不怕冷，不似刘大哥的伟大，素姐请坐。”

素素知他《长生诀》的内气不惧寒暑，欣然坐下。

寇仲伸手搂着刘黑闼肩头，笑嘻嘻道：“让我给刘兄一点温暖吧！嘿！你这小子没上没下的，学我们般唤素姐，你该是叫素妹才对。”

经过多天相处，众人已混得捻熟。对刘黑闼这有勇有谋的年轻猛将，他们是打心底的欢喜。崔冬不爱说话，却是血性汉子。反而刘黑闼的拜把兄弟诸葛德威表面做人圆滑，其实性格阴沉，不大为两人所喜。

徐子陵见刘黑闼对素素颇有意思，有心撮合两人，好使素素忘记李靖，对素素道：“素姐的腿整天都要曲起来，现在定是又酸又麻了，我们去取柴枝，由刘兄给你搓搓好吗？”

素素吓了一跳，惊叫道：“我没有事，不用搓哩！”刘黑闼黑脸一红，道：“我去取柴枝好了。”与崔冬和诸葛德威径自去了。

素素道：“你们也去帮手啊！”徐子陵在她旁坐下，摇头道：“我们去了，若有饿狼走来，谁保护姐姐？”

素素打了个寒颤，那还敢坚持。

寇仲在她另一边坐下，沉吟道：“不知小陵有没有同感，自昨天下午开

始，我便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这感觉忽强忽弱，好象有人吊着我们尾巴似的。”

素素骇然道：“那怎么办才好？”

徐子陵露出震惊神色，吁出一团雾气道：“我还以为自己在疑神疑鬼，原来你也有这感应，那定是有高手在追蹑我们，见我们人多势众，只好伺机下手呢。”

寇仲道：“若他的目标是我们手上的帐簿，他想协持的必是素姐，用以来威胁我们，故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须有一人在素姐身旁。”

徐子陵道：“敌暗我明，吃亏的只会是我们，不知由我们反布疑阵，把他引出来吧！”寇仲喜道：“你想到什么法子？”

徐子陵道：“独孤霸当日暗算沉落雁，就是把自己埋在雪地之下，待她经过时施袭，我们大可仿效此法。”

此时远方传来野兽的叫声，素素听得毛骨耸然，伏到寇仲背上去。

寇仲道：“此人可跟踪我们一天一夜仍未被发觉，可见身手高明之极。而且他总不会那么巧正在你上面走过，故要对付他还须我们联手才行。”

旋又苦恼道：“怎样才可把自己埋在雪底下呢？”

徐子陵得意道：“我早想过这问题，看！”言罢移开少许，躺在雪地上，闭目运功，不一会卧处的雪溶解，整个人沉了进去，不片晌徐子陵消失在雪层下。

寇仲知他以内力迫出热气，心中叫妙时，刘黑闼和诸葛德威捧着大堆干枯的树枝回来了，后者奇道：“小陵到哪里去了？”

寇仲和素素得意洋洋的笑起来，寇仲还道：“给狼叼了去哩！”刘黑闼没好气地将树枝一股脑儿卸在两人跟前，笑道：“快唤他回来刮去柴枝上的雪，素……嘿……素妹快被冷坏了。”

素素问道：“冬叔哪里去了？”

诸葛德威道：“他怕素姑娘吃干粮不能御寒，又听野兽嘶声，所以狩猎去也！”刘黑闼一屁股坐在徐子陵没身处的雪地上，毫无所觉道：“我最擅长烧烤，保证素妹吃了就不冷哩！”寇仲想起一事，跳了起来道：“不好！快唤冬叔回来，不能教他落单。”

话犹未已，一声狂嘶，响自东南方远处。

诸葛德威手中的树枝全抖到了地上，色变道：“是冬叔！”刘黑闼已跳起来，拉着欲去的寇仲道：“你保护素妹，小陵呢？”

寇仲无暇解释，叫道：“他没事！你们快去！”刘黑闼两人心焦如焚，不暇细想，箭矢般去了。

寇仲心中一动，对雪下的徐子陵道：“千万不要出来，这定是调虎离山之计。”这句话才说完，一团黑影自天而降，惊人的掌风气劲，压顶而至。

寇仲想要搂着素素滚往一旁时，劲风来到头顶处，他无奈下双拳冲天而起，迎向敌掌。

“蓬！”的一声劲响，寇仲双臂欲折，脑际如遭雷击，竟被对方震得横飞开去。他战斗经验已非常丰富，尚在横跌的当儿，体内真气运转了数个周天，把敌人能摧心裂肺的劲气化去。

勉强站定时，素素娇呼失声，已落进来人手上。

如此武功，确是惊人之极。

此人一手环抱素素，另一手覆在她天灵盖上，大笑道：“小子给我站定，动半个指头你姐姐就不用活了。”

寇仲这时才看清楚对方是个长相颇为潇洒英伟的中年男子，但鼻子特大，使他的眼睛看来细长多了，内中的眼珠闪着阴狠沉冷的目光，令人见而寒心。

寇仲拔出崔冬给他防身的铁，怒喝道：“你敢伤她？”心中却祈祷在他身后雪下的徐子陵勿要在这时刻钻出来，否则只会害了素素性命。心生一计又叫道：“小子你也不要动，没有我批准你绝不可动。”

那人怎想得到他是吩咐雪下的徐子陵，冷笑道：“你敢情是吓得疯了，那到你来说话，立即把东溟派的帐簿交出来，否则这女娃子就要没命。”

寇仲向素素打个眼色，教她不用惊惶，正要说话时，刘黑闼和诸葛德威赶了回来，见到素素落在敌人手上，都一声怒喝，与寇仲形成一个三角形把来人圈在中间。

寇仲叫道：“冬叔呢？”

刘黑闼双目厉芒闪动，神情却出奇的沉冷，缓缓道：“已遭了这贼子的毒手。”寇仲悲愤道：“你是谁？我们和你有何仇怨？”

那人从容道：“我就是宇文成都，怎会和你们无仇无怨呢？闲话休提，我由一数到十，假设不把帐簿交出，就要你姐姐头顶开花。”

顿了顿，“咦”一声道：“徐小子哪里去了？”

众人心中凛然，要知宇文闼的四大高手，宇文成都排名仅在宇文化及之下，虽未必可胜过众人联手，但却休想可把他拦住。

寇仲怕他对徐子陵的去向起疑，掏出帐簿高举头上道：“你放开素姐，我就把帐簿掷过来给你。”

宇文成都见到帐簿，立时双目放光，眼珠一轮转动，冷哼道：“若我把她放走，你却不把帐簿交我，我岂非要吃大亏？”

寇仲嘲弄道：“你的脑袋是否是草来塞满的，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通，现在我往后退开两丈，帐簿则留在地上，你再教我姐姐前去拾起来抛给你，但记着在我姐姐拿到帐簿前你不可移动半步，否则我的两个伙伴便立即出手。”

宇文成都暗忖若是如此，自己随时可先一步向素素下毒手，点头道：“就这么办，你千万不要弄鬼，否则我隔空一掌就可要了你姐姐的命。”心中却打定主意，待素素把帐簿掷给他，就顺手杀了素素，好教寇仲伤心惶乱。

寇仲大叫道：“你要听我指令行事！”这句话自然是对徐子陵说的。

宇文成都这时哪会和他计较语气的问题，见寇仲真的放下帐簿往后退去，便急不可待地一推素素，命令道：“去拾起抛来！”素素当然知道寇仲的大计，双足发软的踉跄向帐簿走去。

寇仲退了丈半便停下来，蓄势以待。

素素来到帐簿前，双膝一软，坐倒雪地上。

宇文成都急喝道：“要命的就把帐簿抛来！”素素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瞧着身前的帐簿，寇仲大喝道：“动手！”宇文成都还以为寇仲叫素素动手拾帐簿，忽地一股雪浪冲背而来，狂猛的热猛印背上，才知遭了暗算，喷血冲前，反手一掌向后拍去，竟拍了个空，心知不妙，忙拔身而起。

寇仲这时已冲到素素处，刘黑闼和诸葛德威亦冲天而起，一拐一扇朝半空的宇文成都攻去。

徐子陵第一招得手，第二招却击在空处，这宇文成都确是一等的高手，虽淬不及防地被徐子陵在背心打了一掌，伤得口喷鲜血，但其护体真气亦反

震得徐子陵血气翻腾，难以乘势追去。

虚空中三人交换了一招，宇文成都惨叫一声，虽挡过诸葛德威的铁扇，却给恨极出手的刘黑闼在左肩处打了一拐，骨折肉裂，横飞开去。

但此人极是了得，仍能提气落在一棵大树的横枝上，借力一弹，飞鸟般投往密林深处，转瞬消没不见。

崔冬胸口中了一掌，胸骨碎裂而亡。众人无不悲痛欲绝，誓要为崔冬报此大仇。当夜刘黑闼找了处较高亢的隐僻之地，挖深坑，铺大石，就地将崔冬安葬，免得给野狼闻得气味，将尸体挖出来吃掉。

素素想起崔冬是因要为她找野味来烧烤御寒，致落单为宇文成都所杀，更是哭得梨花带雨；寇仲和徐子陵则想到崔冬是因帐簿而死，心下难安，亦是郁郁不解。

反是刘黑闼生性豁达，跪拜后对坟头朗声道：“冬叔你先行一步，待小黑趁此天下纷乱的时刻，再玩他娘的一会，迟些才到泉下来寻你猜拳吃酒。”

接着来到被寇徐两人扶着的素素身前，微笑道：“素妹勿要悲伤，夏去冬来，生老病死，人生不外如此。”

言罢洒然领先去了。

诸葛德威神情木然道：“上路吧！不是人杀我，就是我杀人，打几场仗就什么都看透哩！”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心中舒服了些。扶起素素随两人继续朝阳武进发。

到了正午时分，他们由山野切入往阳武的官道上，只见路上满是逃难离开阳武的人群，人车争道，哭声震天，教人既凄酸又心慌意乱。

刘黑闼和诸葛德威一副见怪不怪，无动于衷的表情，找人问故。才知李密再攻陷黎阳仓，王世充率大军往救，为李密所败。李密招降了大批隋室兵将，声势大盛，正要进军阳武，故附近居民纷纷弃家逃亡。

素素听后骇然道：“李密来了，我们快逃吧！”对李密她是闻虎色变。

刘黑闼领他们避进道旁的树林里，笑道：“你们若以为这些人是要避开李密，就大错特错。这些都是阳武附近几个乡县的农民，他们怕的是战败后的官兵四散抢掠，阳武又关起城门不准人进去，他们只好先自逃了。”

诸葛德威道：“李密最懂收买人心，只会派粮济人，老百姓哪会怕他呢？”

寇仲皱眉道：“若是如此，我们岂非亦进不了城。”

刘黑闼胸有成竹道：“这个包在我身上，阳武一些官儿和我们暗中有来往，兼且我又有正式的通行证，只要花几个子儿，要多带两三个人入城绝无问题。”

诸葛德威道：“我们与那里的帮会颇有些交情，若三位仍坚持到江都去，我们可作安排，让你们坐船，怎都好过走路吧！”徐子陵道：“我真怕宇文成都正在那里等我们，说到底那里终是在他宇文闼的势力下。”

刘黑闼道：“入城前我先给三位装扮一下，扮成公公婆婆的模样，我们亦要易容改装，才不会惹人注目。”

诸葛德威提议道：“最好是分两批进城，那就更没有破绽。”

寇仲拍腿叫好，道：“早听过江湖上有易容之术，原来两位是大行家，可否传我们姐弟两招，那逃命时也可多项绝艺防身。”

刘黑闼欣然道：“我是只懂皮毛，大哥才是真正的能手，在我军中稳坐第一把交椅，要学就只有求他。”

诸葛德威笑道：“这种小把戏何用求我那么大阵仗，大家是患难之交，能获你们欣赏，我不知多么荣幸哩。”

三人对诸葛德威好感大增，谈谈笑笑的逆着人流往阳武走去。

因崔冬惨死的哀戚，暂时亦给置诸脑后，回复了生机。

第十一章 末路皇朝

寇仲洗掉脸上头发的伪装，松了一口气道：“原来易容会令人这么难受的，看！我的皮肤都红了。”

徐子陵则蹲在灶房另一边拿刚煮沸了的开水渗和冷水洗涮，深有同感道：“威哥调出这种敷脸色浆是一流骗人的玩意，但也是一流的恶刑。”

这是阳武城内一间普通的四合院民居，刘黑闼的保证果然应验，五人分批顺利进城，来到窦军这秘密巢穴落脚，刘黑闼安顿好他们后，就和诸葛德威到了外面活动和打探消息。

寇仲来到徐子陵身侧，低声道：“你看老刘是否对素姐颇有意思呢？”

徐子陵擦掉额上最后的浆块，开始洗头，闻言道：“不是颇有意思，而是非常有意思，他看素姐时，两眼便似放光。”

又叹道：“但看来素姐却像在回避他呢！”寇仲摆出专家款儿，煞有介事的摇头晃脑道：“女孩子都是那样子的，愈对你有意，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好把你耍个半死。

更引得你心痒难熬。老刘条件一点不比李大哥差，又懂献殷勤卖乖巧，我才不信素姐不动心。”顺手把毛巾递给徐子陵。

徐子陵接过拭抹湿发，低声道：“你想撮合他们吗？不过老刘一年有三百天都去打仗，素姐若嫁了他，岂不是要独守空帏，还得时常担心他回不来呢。”

寇仲苦笑道：“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若嫁的是李大哥，不都是一样吗？最重要是看素姐的心意，让我出去试探她两句。”

不理徐子陵的劝止，径自走到东厢素素的卧室外，敲门道：“素姐！”素素应道：“进来吧！”寇仲推门而入，素素正凭窗外望，似在欣赏院落中间小园的雪景。

他来到她身后，低声道：“姐姐是否有什么心事？”

素素轻颤道：“不！没有什么。”

寇仲笑道：“是否在想着刘黑闼那个小子？”

素素转过身来，杏眼圆瞪，不悦道：“你在说什么，唉！你想到哪里去了。”

寇仲道：“你不觉得他对你特别好吗？”

素素白了他一眼道：“不准你多事。你这人最爱胡思乱想，是否厌了姐姐跟着你们呢！”寇仲呼冤道：“素姐怎会有这想法，我们只是关心你罢了！”素素瞧了他好一会后，叹了一口气，半倚在窗台处，幽幽道：“刘大哥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好汉，可是……唉！姐姐不知怎么说了！”寇仲喜道：“那即

是说素姐对他印象良好，那有什么不知怎么说的。”

素素凄然摇了摇头，伸手抚上寇仲面颊，抑首轻轻道：“你是不会明白姐姐心事的。”

寇仲苦恼道：“素姐有事藏在心里不说出来，我又怎能明白呢；看素姐的样子，就教人心痛。”

素素沉吟片晌，苦笑道：“每趟我看刘黑闼时，就像见到了李大哥，他们都是同一类人，姐姐心中很害怕，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寇仲想不到她竟有这感触和想法，大感愕然，好一会都说不出话来。

素素勉强振起精神道：“姐姐决定了以后好好服侍和照顾你们这两个野小子，终身不嫁，以后你们再不要为姐姐的事伤神。”

寇仲欲语无言，只好道：“姐姐不要为自己立下规条，否则将来遇到合心意的人时，亦会因这番说话而错过了。”

素素微嗔道：“姐姐有分数的，不用你来教训我。”

这时刘黑闼的声音由正厅处传来，两人忙走出去。见到刘黑闼买了丰美的酒菜回来，徐子陵已毫不客气的坐在台前大嚼，两人连忙加入。

素素看着三人忙着把饭菜送到自己的碗里和口里，问道：“威大哥到哪里去了？”

刘黑闼道：“现在阳武的水路交通非常紧张，光是有钱也没用，还须有势力才行，大哥现在去了找巴陵帮的人商量，只有他们可吃尽黑白两道，其它帮会都不行。”寇仲等脸脸相觑，想不到最后仍要和巴陵帮搭上关系。

刘黑闼见到他们神色有异，奇道：“你们不是和他们有过节吧？”

寇仲道：“不是有过节，而是有些关系，刘兄听过香玉山这个小子的名字吗？”刘黑闼道：“不但听过，还有一面之缘，这人是巴陵帮新一辈的著名人物，很懂做生意，在黑白道里颇吃得开，人缘也非常好。”

寇仲听得呆了起来，想不到二世祖般的香玉山也这么有江湖地位。

刘黑闼又压低声音道：“这人武功虽稀松平常，却极有谋略，现时杨广最宠幸的两个妃子，一个是萧夫人，一名朱贵儿，据闻朱贵儿便是由香玉山亲自献给那昏君的。”

徐子陵道：“既是如此，为何杨广又派人刺杀巴陵帮的老大呢？”

刘黑闼道：“这些事，是我们这些局外人难以明白的了。”

素素道：“刘大哥有打听到什么消息回来呢？”

美人垂询，刘黑闼分外有神气，兴奋地道：“自然是形势大好，上月李渊于太原起兵作反，李密又连场大胜，杜伏威、辅公佑两人则逞威江淮，我军亦称雄燕赵，隋室现在能保得住的只有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杨广龟缩去了的江都扬州。其它地方像我们刻下置身的阳武城，根本没有防御能力，守城将领只是看看该向哪一方投降罢了！”徐子陵兴奋道：“李闼的情况如何呢？”

刘黑闼晒道：“投靠突厥的走狗，有什么好说的。”

徐子陵大感没趣，亦无话可说。

刘黑闼道：“有一件事真令人费解，江湖上盛传你们两人知道杨公宝藏的秘密。究竟这是否只是谣传，因为我和夏王曾反复研究，最后的结论仍是这宝藏只属子虚乌有的传说。寇仲奇道：“为何会认为宝藏不存在呢？”

刘黑闼道：“当年杨广弑父自立，害死亲兄杨勇，杨素为他出了很多力。那时杨广还披着明君的外衣，对杨素宠幸有加，虽屡次想害死杨素，但表面

却毫无痕迹，这是杨素临死前一年的事。故照理杨素不该有谋反之心而暗置宝藏。”

徐子陵插入道：“宝藏也可以是在文帝杨坚时预备好的，以杨素的老谋深算，该知道功高震主不会有好下场的。”

刘黑闼道：“此说或可成立，可是后来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作反，手下连象样点的兵器都没有一把，又常缺乏饷银，则是没有道理。杨素怎会不把宝藏的事告知儿子呢？”

寇仲忍不住道：“杨玄感作反的地方是黎阳，西京山长水远，说不定来不及把宝藏起出来呢！”刘黑闼拍台笑道：“两位兄弟确是江湖经验浅薄，几句话就给我套出杨公宝藏位处西京。”

徐子陵愤然道：“谁想得到刘兄竟会诳我们。”

寇仲嘻嘻笑道：“刘兄只是来锻练我们。不过我们只知宝藏在中，娘不及说出来就过世了，否则说不定会把宝藏送给刘兄。”

刘黑闼欣然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说真的，我才不信一个宝藏可有多大作为。”

这时诸葛德威回来了，坐下道：“今晚巴陵帮会有一条大船到江都去，为昏君送上各色缕罗绸缎，好让昏君命人剪为花叶，缀于枝头，布于塘上，使他能在冬天看到春夏的美景。我已说好了你们可搭顺风船，巴陵帮今趟真的很给我们面子。”

刘黑闼叹道：“这昏君确死到临头仍不知悔改。”

旋又依依不舍道：“我们要分手了！”素素垂下俏脸，不敢接触他的目光。

寇仲热血上勇，长身而起道：“刘兄，我有几句话要向你私下请教。”

刘黑闼有点错愕，随他走到屋外园里，低声问道：“有什么事，是否手头拮据？”

寇仲一拍腰囊装出阔气道：“我的钱够我们去花天酒地，刘兄放心。”

接着压低声音道：“我看刘兄对我们素姐有点意思，对吗？”

刘黑闼老脸一红道：“这种事当然瞒不了你们。真奇怪，我遇过的妞儿不少，但一见到你姐姐便难以自制，唉！”寇仲奇道：“这是好事，刘兄为何要叹气。”

刘黑闼颓然道：“五年前有人给我看相，说我山根长得太低，两眉煞气又盛，恐怕过不了四十一岁这个关，所以我已打定主意，痛痛快快地渡这四十年光景就算了，其它事都不敢想。”

寇仲晒道：“江湖术士之言，怎可尽信。”

刘黑闼苦笑道：“问题是这个人并非一般江湖术士，而是中原第一高人宁道奇，且是我表明不怕真情，一再央求他才肯说出来的。”

寇仲剧震道：“你见过他吗？”

刘黑闼露出羡慕之色，点头道：“只是匆匆一会，但他那淡泊从容的神态气度，我却到死都不会忘记。”

伸手口拍寇仲肩头道：“我对令姐的感情，只能深深藏在心底下，不敢负累了她。

况且今趟回去，又要转战天下，生死未卜，以后尚不知是否和三位有再见之日，寇兄弟的美意，兄弟心中感激了。”

寇仲还有什么话可说。

大雪又开始从天而降。

黄昏时分，巴陵帮派来一辆马车，接载三人。

刘黑闼等与三人依依话别，想起后会也许无期，众人心中都充满惆怅之情。

坐上马车后，素素心有所感，暗垂情泪，吓得寇仲和徐子陵不敢扰她，默默透过车帘，观看雪花飘舞的街头。

驾车的巴陵帮待客气有礼，驱车直出城门，来到城外通济渠旁的大码头处，领三人坐上小艇，不片晌来到泊在河心一艘五帆巨舟旁。

三人才登上甲板，一人笑容可掬的迎上来道：“寇兄、徐兄、素素姑娘，你们好！”素素又惊又喜的“啊”一声叫道：“原来是香公子！”来人竟是香玉山，见寇徐两人神色不善的瞅着他，忙打躬作揖道：“两位大哥切勿怪小弟，我已尽了一切人事打听三位下落，都劳而无功，幸好猜到阳武乃往江都必经之地，故来此等候消息，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终能与三位再次相会！”寇仲冷嘲热讽道：“我们也幸好没去找你那个什么佩佩，否则早落到瓦岗军手上。”

徐子陵则冷笑道：“香兄真个好介绍。”

香玉山愕然道：“竟有此事，哼！若查证属实，兄弟必会以帮规处置叛徒。”

寇仲道：“日后遇上事时，我们怎知你不会学佩佩般出卖我们？”

香玉山一副逆来顺受的佯子，叫屈道：“寇兄怎可这么瞧我香玉山，若我有此心，教我不得善终。”

素素不忍道：“香公子也想不到有这种事的，你们不要再责怪他了。”

徐子陵环目一扫，见水手们正解缆升帆，准备开航，对香玉山道：“好吧！但若给我们发觉你在玩手段，我会立即拆伙。”

香玉山气愤填膺的道：“三位绝对放心，我香玉山绝非卑鄙之徒。”

顿了顿恭敬地道：“小弟在舱内预备了一席酒菜，特为三位洗尘，素素姑娘请！”素素瞧了香玉山两眼，欣然举步，香玉山大喜领路。

寇仲和徐子陵见素素应邀入舱，只好随在她身后。

舱内灯火通明，还燃着了火炉，温暖如春，舱中摆开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席旁有位白衣丽人，领着四名俏婢，躬身迎迓。

香玉山介绍道：“萧大姐是敝帮副帮主萧铄的妹子，一向打点皇宫众妃的日用所需，对宫中形势了若指掌，有她筹谋，今趟宇文阀危矣。”

这萧大姐二十许人，论美貌及不上沉落雁、单琬晶诸女，但身长玉立，体态撩人，极有风情，自有一股引人的妖娆味道。

萧大姐发出银铃般笑声，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寇徐两人，未语先笑的道：“果然长得一表人材，难怪玉山一眼便看上两位呢！”香玉山尴尬地干咳一声道：“三位请坐。”

众人坐好后，俏婢为他们递中斟酒，然后退出舱厅。

素素不懂喝酒，改喝香茗，坐在她旁的香玉山殷勤侍候。

萧大姐一副放浪形骸的样子，频频向寇徐两人劝酒，气氛热烈。

酒过三巡后，香玉山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两位大哥知否有关宇文阀的事呢？”

寇仲对香玉山特别不客气，皱眉道：“你不告诉我，我怎会知道。”

萧大姐娇笑道：“都是玉山不好，打开始就给了两位公子不良印象。这

杯算是我代玉山向两位陪罪好了。”

寇仲和徐子陵的心事给她这么坦白说出。反为不好意思，连忙喝了这杯酒。

萧大姐笑脸如花的对素素道：“若我能象素素姑娘般有两位这么好弟弟，定会开心死啦。”

素素本对这年纪轻轻，但却像饱经风尘历练的女子不断对寇徐两人抛媚眼、灌迷汤看不过眼，但给她这么一捧，登时恶感大减，开心的绽笑起来。

香玉山有点痴迷的瞧着她有如鲜花盛放般的笑容，叹道：“若我能像寇兄和徐兄般有素素姑娘这么一位姐姐才真好呢！”素素白了他一眼，俏脸微红的垂下头去，低声道：“素素怎敢当，我只是个婢子罢了。”

香玉山正容道：“无论素素姑娘作过什么身份，在我香玉山心中都是天上的仙女。”

素素俏脸更红了，却是神情欢喜。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均大感不妥。素素第一趟见香玉山时，便帮他说话，若香玉山这惯在脂粉丛中打混的老手向她展开爱情手段，夺得她的芳心，岂非糟糕之极。

两人各自盘算对策时，萧大姐道：“宇文阔的事，不若由我来说吧！宇文家最厉害两个人，就是宇文伤和宇文述，前者潜心武道，与宋阔的天刀宋缺隐为中土宁道奇下的两大高手，武功盖世，却从不涉足官场，生有两子，就是宇文成都和宇文无敌。”

寇仲一呆道：“我还以为宇文化骨是他的儿子，原来不是。”

萧大姐花枝乱颤般笑道：“宇文化骨？真亏你想出来。”

寇徐的目光不由落到她颤颤巍巍随笑声抖动的酥胸处，大感刺激诱人。

香玉山接入道：“宇文述则历任朝廷高位，爵至许国公，位极人臣，生有三子，宇文化及居长，接着是宇文士及、宇文智及。宇文智及虽不入宇文阔四大高手之林，但却数他最高深莫测，我们绝不可轻视了他。”

萧大姐道：“宇文伤一系向不任官职，专责江湖中事，而宇文述这三个儿子，宇文化及承袭乃父许国公的爵位，官拜右屯卫将军兼京城总管。次子士及则娶了杨广之女南阳公主为妻，是隋室的驸马爷。”

香玉山插入道：“宇文智及精于木土营造，故作了杨广的少监，江东北的归雁宫、回流宫、松林宫等”蜀岗十宫”，都是他监督建造的。”

徐子陵吁出一口凉气道：“宇文阔和皇室的关系这么密切，一本帐簿能起什么作用？”

香玉山道：“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策划，否则害他们不成，就轮到我們吃大亏。”至此两人才知道此行凶险，绝非他们想象中那么轻松容易。

不过他们已骑上了虎背，想退缩都不行了。

第十二章 两阔相争

香玉山安排三人住在第二层的上舱，对面另三间舱房则是萧大姐、香

玉山的寝室。

尚有一个舱房，香玉山则没有透露住的是何方神圣。

素素经过这些日来的折腾，早挨不住劳累，宴后饭气上涌，立即回房睡觉。

寇仲则到了徐子陵房中说话，道：“今次糟了，看来素姐对香小子颇有意思，真不明白她连刘黑闼都看不上眼，却会对这个终年脸青唇白像没有一餐吃得饱的小子生出好感。”

徐子陵肯定地道：“素姐真正的心上人仍是李大哥无疑。只不知他两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素姐对李大哥心如死灰。不行！我们绝不可让素姐爱上这个身世不干净的小子。”

寇仲道：“除非我们立即离开，否则这种事我们很难插手，不过这么一走了之，先不说素姐肯不肯，亦是既不合情理，更失去了报仇的机会。难道我们自己可拿帐簿去拦舆喊冤吗？一刀就给宇文化骨宰了我们了。”

徐子陵道：“你信得过香小子吗？若肯信他的话，干脆就把账簿交他，由他去处理好了。那我们就可抽身去洛阳找李大哥，总好过终日看素姐愁眉不展。”

寇仲晒道：“什么愁眉不展，你不见香小子刚才哄得她多么开心。不过你的提议倒可考虑，若在江都撞着宇文化骨，我们就小命难保哩！”徐子陵摇头道：“还是不行。”

娘的深仇自该由我们亲手去报，若因一点困难就假手于人，怎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寇仲气道：“横是你说的，直也是你说的。我顺着你的话语和议，反过来却似在怪我。”

徐子陵赔笑道：“算是我理亏哩！嗨！那风骚大姐似乎对你很有意思，说不定今晚会上你的床呢！”寇仲吓了一跳道：“不要乱说，若给她发现我是青头小子，事后给我一封开光的红封包，我还有脸做人吗？哈！我们衣锦回乡后，定要去逛最大的那间天仙楼，找那里最红的玉玲小姐陪酒，凭我们的人品，说不定可一亲芳泽。”

徐子陵丝毫不感兴趣道：“要去就你自己去吧！千万不要撞上宇文化骨就行了。”

寇仲讶道：“你何时转了性，以前不是比我还想到青楼胡混吗？”

徐子陵犹有余悸般道：“我们到青楼有哪趟是好收场的，你没胆要找人陪就请找香小子，天仙楼说不定又是他家开的。”

寇仲睁眉弄眼道：“哈！我明白了，你是在打那卖包子贞嫂的主意，小子你坏透哩！”徐子陵气得差点要动手教训寇仲，怒道：“我是那种人吗？贞嫂是老冯的妾侍，你再胡说我就不再和你说话。”

寇仲笑道：“大爷息怒，我只不过见你太不够朋友，才故意气气你。明知到青楼是那么危险，仍任由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去冒险，你算是我的兄弟吗？”

徐子陵扭他不过，无奈道：“你要怎样就怎样吧！但千万莫要让素姐知道。”

寇仲大喜，道：“我们横竖学了点易容术，到时扮得样子老一些，宇文化骨又多年没有见过我们，就算当面遇上，包保他不会为意。”

此时敲门声响，香玉山的声音道：“两位大哥仍未睡觉吗？小弟可否进

来聊两句。”

两人眉头大皱，却又找不到拒绝的说话，只好让他进来。

香玉山舒适地坐在他们对面，笑道：“我习惯了夜睡，不到三更绝睡不着，真羡慕像素素姑娘那么有睡福的人。”

寇仲离开卧榻，在靠窗两张椅子其中之一坐下，斜眼兜着香玉山道：“难怪你整天脸青唇白，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香玉山苦笑道：“我脸色不好看，却非因睡眠不足，而是两年前练功岔了气，寇兄误会了！”徐子陵讶道：“原来如此，究竟是练什么功夫出了问题呢？”

香玉山正容道：“你们听过人称‘阴后’祝玉妍这个人没有？”

两人茫然摇头。

香玉山道：“难怪你们没听过，‘阴后’祝玉妍乃阴癸派的派主，此派可说是江湖上最神秘的帮派，非常邪门，与同是秘不可测的慈航静斋乃是死敌。每隔一段时间，两派便会派出门下杰出弟子，作生死决战。据说若那一方败了，以后的二十年就不可有人踏入江湖半步。幸好连续百年慈航静斋均为胜方，否则若让阴癸派出世作恶，真不知江湖会发生什么惨事。”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你眼望我眼，心想江湖之事，确无奇不有。

徐子陵道：“这祝玉妍定是很厉害了？”

香玉山吁出一口凉气道：“这还用说吗？老一辈的人更推她为邪门第一高手。根据我们的情报，阴癸派出了个近百年的最杰出高手，极有把握在下一仗击败慈航静斋的代表，假若真的如此，已是风风雨雨的江湖将多了很多难以预估的变量。”

寇仲好奇问道：“这人是男是女，年纪有多大？”

香玉山道：“这个就不知道了！家父和阴癸派其中一个长老有点渊源，消息便是由那长老处听来的，但只限于这么多。凡是阴癸派的人，入派时均须立下毒誓，不得泄漏任何派内之事。那长老酒后一时失言，事后非常后悔，嘱家父绝不可告诉别人他说过的话。”

寇仲奇道：“既是了此，为何你现在却毫无顾忌他说出来？”

香玉山愤然道：“因为就是他害到我练坏了身体，他临走前写了一篇练功秘诀给家父，着他练习，家父自问不是练上乘武功的料子，遂将功诀交我练习，怎知那竟是害人的东西，若练功者不禁色欲，必会经脉气岔而亡。而且一旦开了头，便会上瘾般勤练不休，直至走火入魔。幸好我这人一向懒惰，又不爱沾惹女色，走火入魔后经先帮主耗元施救，才不致成为废人，你说我该否为这种人守秘密呢？”

寇仲和徐子陵呆了起来，才知世上竟有这么狠毒卑鄙之徒。不由对香玉山同情起来。

寇仲干咳一声道：“原来你不爱女色，真想不到。”

香玉山尴尬道：“不是不爱女色，而是不爱拈花惹草，除非是我真正喜欢的人。练岔了气后，我的功力大幅减退，否则成就怎止于此？”

徐子陵道：“你现在是否完全复原了呢？”

香玉山颓然道：“若复元了，我的脸色就不用这么难看了。每逢刮风落雨，大寒大热，我便浑身疼痛，难受得想自尽，那老贼真个害人不浅。”

寇仲道：“治不好的吗？”

香玉山叹道：“我也不知给多少人看过，最后的结论是除非有人同时具

有至寒至热的先天真气，为我打通奇经八脉，否则就难以复原。”

寇仲心中一动道：“两个人不可以吗？”

香玉山道：“并非不可以，但寒热必须同源才成，唉！凡人练功，一是偏寒，一是偏热。而最要命是这两者又必须是先天真气。这佯的高手，要找一个都困难，何况是一个人要同时拥有寒热二气呢？我早就绝望！”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齐声笑道：“小子！你有救哩！”翌晨大船驶过陈留，寇仲、徐子陵、素素和香玉山四人在舱厅共膳时，素素奇道：“香公子昨晚定是睡得很好，看来精神了许多哩！”香玉山神情兴奋道：“不关是否睡得好，而是纠缠了我两年的宿疾，给两位大哥昨晚治好了一半，再有一晚工夫定可痊愈，寇兄和徐兄等若是我的再生父母。”

寇仲有神没气道：“我不但不是你的父母，更不是你这老小子的大哥。你打的倒是如意算盘，一晚我已累得差点没命，今晚还要再来吗？”

徐子陵亦犹有余悸地道：“原来香兄的内伤这么严重，我最少都要休息两天才行。”

素素问清楚了是什么一回事后，道：“救人须救到底嘛！你们今天好好打坐练功，若回复了精神，自应一鼓作气的为香公子治好伤势。”

香玉山又感激又过意不去地道：“休息两天是应该的。”

寇仲没好气的道：“到时再看看吧！是了！我昨晚忘了问你独孤阀为何和宇文阀斗得这么厉害，照理独孤阀乃杨广生母独孤氏的系统，跟帝室关系比宇文阀亲近多了，为何却让宇文阀占尽上风呢？”

香玉山恭敬答道：“这事说来会像一匹布那么长。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皇后独孤氏一人所生。当时杨坚还沾沾自喜，以为五子同母，嫡亲兄弟，不会有争权夺位之虞。

岂知老二杨广杀兄弑父，又奸污了杨坚的宠妃陈夫人，淫乱宫帟，此事独孤阀的人知之最详，故深为杨广所忌。遂转而培育宇文阀以制独孤阀一族，其中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节，那些我就不大清楚哩！”徐子陵道：“现在独孤阀有什么人在朝里当官？”

香玉山道：“最受杨广信任的就是独孤阀的第二号人物独孤盛，他是杨广的护驾高手，有杨广在的地方，就可见到他。”

寇仲乘机问道：“这人的武功比之独孤霸又如何？”

香玉山道：“若以武功论，当然以尤楚红称第一，较之她的阀主儿子独孤峰还要高明，接着就轮到独孤盛和独孤霸两人。照我看怎都该是独孤盛比独孤霸更老到些。”

徐子陵道：“现在杨广身旁究竟还做些什么人呢？”

香玉山道：“现时杨广身边最红的两个人，就是内史侍郎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奸佞两个小人，他们最令杨广欢喜的地方就是报喜不报忧，将所有告急文书全部卡着。”

叹了一口气续道：“今趟杨广避往江都，手下随行兵将达十五万之众，若能下诏罪己，激励士气，也非是没有作为。可惜他仍是荒淫如故，做其缩头乌龟，真令人难解。”

寇仲道：“虞世基和裴蕴该是文官，不知武功厉害的又有什么人？”

香玉山答道：“独孤阀有我刚才说的独孤盛，宇文阀则有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两兄弟，然后就轮到与刻下在洛阳的王世充齐名的高手禁军统领司马德勘，若非有这四个人护着那昏君，杨广早给人刺杀了。”

徐子陵道：“我们有一事不明，表面看来，他们和巴陵帮仍保持良好关系，为何身为皇族“影子刺客”的杨虚彦竟会听宇文阀的话来刺杀贵帮主呢？”香玉山叹了一口气道：“实不相瞒，在独孤和宇文两阀的斗争中，先帮主是偏帮独孤阀的，故为宇文阀所痛恨，并要去之而后快。”

寇仲更是胡涂，皱眉道：“但杨虚彦怎会介入这斗争里？”

香玉山道：“杨虚彦为何会与宇文阀勾结，至今仍是一个谜。而据我们的秘密情报，杨广对杨虚彦行刺先帮主一事是并不知情，确是耐人寻味。”

素素道：“到了杨州后，小仲和小陵究竟可怎样帮你们对付宇文阀呢？”

香玉山精神一振道：“问得好 - ，我准备安排寇兄和徐兄去见那个昏君。”

三人大吃一惊，失声齐道：“什么？”

萧大姐的笑声在舱门处响起道：“这正是最精彩的部署。”

这烟视媚行、风骚入骨的美女带着一股香风，婀娜多姿的举步走入舱厅，来到寇仲和徐子陵身后，探手亲热地按着两人肩头，俯身在两人耳旁笑道：“现在宇文化及把《长生诀》一事全推在两位身上，我们索性将计就计，由两位亲自向那昏君奏称，《长生诀》实是宇文化及私自藏了起来，再加上账簿一事，那昏君不对宇文阀起疑才怪哩！”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杨广出名杀人不眨眼，一个不好，干掉我们两人怎办哩！”徐子陵则道：“千万不要让昏君见到素姐，否则后果难以逆料。”

香玉山忙道：“两位放心，我们已有周详计划，杨广最宠爱的两名妃子中，朱妃是我们的人，早向杨广大灌迷汤，指出《长生诀》一事另有内情，所以现在是昏君下旨要见你们，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这个险是值得的。”

萧大姐放开两人，坐到寇仲左侧，欣然道：“有独孤盛在旁说话，怎到杨广不信，我可包保两位公子无惊无险。”

寇仲嘬嘬道：“但我们和独孤阀的关系不太好呢，前几天小陵才因遇袭伤了独孤霸。”

香玉山和萧大姐难以相信的瞪着徐子陵。

徐子陵遂把事情说了出来，萧大姐道：“这该没有什么问题，何况独孤霸刻下并不在扬州，就算在那里，大敌当前，谁会笨得去计较私人恩怨。”

徐子陵头皮发麻道：“我们进了宫后，岂非失去了自由？”

香玉山道：“两位亦不宜到处走动吧？”

萧大姐道：“这要看形势的发展，我们曾与独孤盛商量过，到时他会作爱才，在杨广面前收你们两人作徒弟，两位公子有了身分后，局面便迥然不同哩！”寇仲点头道：“看来此举都颇为有趣，今趟定要教宇文化及吃不完兜着走。”

素素担心道：“但那昏君喜怒无常，会有事吧？”

香玉山道：“没有人比朱贵妃更清楚昏君的性格，所以她准备了一堆说辞，通过寇兄和徐兄之口向昏君说出来，只要哄得他高高兴兴，说不定还可得一官半职，素素姑娘放心好了。”

寇仲狠狠瞪了他一眼道：“难怪你这小子这么诚心和我们合作，原来是有此一着。”

香玉山叫屈道：“两位是我的大恩人再生父母，我怎会害你们呢？如果

你们有什么事我香玉山就自尽谢罪。此事有天为证，若有违诺教我不得善终。”

萧大姐此时亦看出香玉山的脸色好看多了，追问下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讶道：“《长生诀》竟是武功秘籍，此事真教人难以相信。”

寇仲提防的道：“大姐不是对《长生诀》意动吧！”萧大姐没好气道：“除非我肯散去以前练下的武功，否则得到《长生诀》又如何，胡乱去练只会走火入魔，你这样看人家，快些赔罪。”

寇仲笑嘻嘻道：“只是顺口说说而已，大姐何必认真，赔罪就赔罪吧。”

萧大姐横了他风情万种的一眼，低骂道：“没有半丝真心，将来都不会有多少可怜女子给你骗苦了。”

徐子陵饮饱食醉，站起来告罪道：“你们聊聊吧！昨晚一夜未睡，我要回去睡觉了。”

寇仲亦乘机离席，告罪后与徐子陵一起回房去。

途中寇仲道：“若说得不好听，我们就是变作了巴陵帮和独孤阙陷害宇文阔的棋子，纵使我们甘被利用，是福是祸，仍是难以逆料。”

徐子陵道：“我们怎都要把素姐带在身旁，尤其是不能给昏君看到她，否则有起事来时，连溜走都不成。这事必须巴陵帮的人先予答应。”

寇仲道：“现在是他们来求我们，怎到他们不答应。香小子脸色好转了后，看来正气多了。阴癸派的功夫真邪，竟可使人看来邪气十足似的。”

这时两人步入卧舱所在的长廊，只闻“咿呀”一声，那不知是谁住在里面的舱房门一开一合，似有人闪进房内去。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心感有异。

寇仲低声道：“看看是谁？”

徐子陵加快脚步，来到那扇门前，举手敲门道：“我们看到你了！可快开门！”事实上他根本看不到是谁，但对方这么躲起来，自是怕被他们见到的熟人，故出诈语诓骗对方。

室内一片沉默，过了好半晌，才“咿呀”一声，舱门打了开来。

两人与对方打个照脸，齐声惊呼。

房内赫然是传他们鸟渡术的美人儿师傅云玉真。

这美女消瘦了点，但巧笑倩兮，风情则更胜往昔。

这时她笑脸如花的上下打量着两人，秀眸闪亮的道：“我的两位好徒弟终于长大成人了，看到你们轩昂威武的样子，为师就心中欣慰。”

事起突然，两人都不知所措。

寇仲最快回复过来，笑嘻嘻道：“天下间那有怕见徒弟的师傅？更没有害徒弟的师傅。”

接着探头望进房内，故作惊奇道：“为何不见美人儿师傅的情郎独孤策呢？”

云玉真叹了一口气道：“算师傅错了哩！事后人家曾后悔得想自尽，还因以为你们葬身崖底哭了几场，不要再算旧帐好吗？”

徐子陵道：“那为何现在又要闪闪缩缩？”

云玉真伸手抓起两人的手，把他们拖进房内去，关上门后倚门闭上美目，柔声道：“心中有愧，自然不敢面对你们，现在好哩！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两人拿她没法，寇仲道：“以前的事算了，现在你又要弄什么把戏呢？”

徐子陵怒道：“香小子竟敢瞒我们，得立即和他拆伙。”

云玉真张开美眸，苦笑道：“不要怪香公子，是我要他隐瞒这事的，刚才我已打算出去和你们见面，不知如何听到你们的足音，又溜回房里来。”

寇仲舒展手臂道：“好啦！说到底你都是我们的美人儿师傅，前事不计，就一人亲一个嘴算了。”

云玉真杏目圆瞪，大嗔道：“你说什么？徒弟怎能亲师傅？”

寇仲装模作样的搭高衣袖，朝她走过去道：“你以为你真是师傅吗？那只是我们两兄弟赐给你的绰号。”

云玉真回复常态，娇笑道：“亲便亲吧！好徒弟！难道为师会怕了你吗？”

张开玉臂，便要把寇仲搂入香怀。

寇仲吓得连退数步时，云玉真再一阵娇笑，启门溜了出去。

两人对望一眼，齐声捧腹笑了起来。

生命竟会是如此有趣。

第一章 蒲山公令

敲门声响，正在床上闭目打坐的徐子陵张眼道：“谁？”

寇仲摄手摄足推门闪身而入，关门后还要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好一会，才吁口气，来到床沿坐下，得意地道：“我刚探听过敌情。”

徐子陵讶道：“那里来了敌人？”

寇仲兴奋道：“对我们来说，这世上只有两种人，就是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而认识的又可细分作两类，就是朋友和敌人，凡不是朋友，可一概视作敌人。你说义气山是否我们的朋友？美人儿师傅是朋友吗？当然不会。所以在未澄清前他们都要暂被视作敌人，那探听他们的事，是否即探听敌情呢？”

徐子陵差点狂笑，苦忍着道：“你若不是吃错了药，就是患了失心疯。只不过偷听了别人说话，都可兴奋到语无伦次。”

又轻拍他肩膀，低喝道：“听到什么？有屁快放！看是否值得斟酌。”

寇仲神秘兮兮的道：“我偷听到一个女敌人的喘息声。”

徐子陵一头雾水道：“女敌人的喘息声？是云玉真还是萧大姐？她两个都似爱喘息的那种女人。”

寇仲拍腿叫绝，不过却是徐子陵的大腿。捧腹笑得前仰后合道：“爱喘息的女人，亏你这假扮正人君子的色鬼才想得出来，令闻者不由生起行云布雨的遐想。”徐子陵剑眉紧蹙的搓揉着被拍痛处，咕哝道：“你这小子今趟是真的疯了。”

寇仲移到他旁，搂着他肩头道：“我刚才摸了美人儿师傅。”

徐子陵一震道：“摸哪里？”

寇仲昂然道：“她的纤纤玉手。”

徐子陵嗤之以鼻道：“枉我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位置。她教我们鸟渡术时不也摸过我的手吗？早先她说任你亲嘴，你为何又落荒而逃？”

寇仲哈哈笑道：“这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今次是本少爷主动，自不可一概而论。”

给我摸了后，她却装作若无其事的躲入房中，给我功聚双耳，立时追听到这女敌人竟倚门喘息，可知我对她的吸引力是多么厉害。”

徐子陵怒道：“去你奶奶的吸引力，这女人会是好人吗？李秀宁给你的教训还不够？现在我们是去为娘报仇……”

寇仲嬉皮笑脸地拍他背心道：“且莫动气。你见识浅本少爷不怪你。因你不知道有谈笑用兵这着兵家最高境界。坏女人有什么不好？最少是对那些事经验丰富，可负起对初哥的指导大任。所以当日我改她的绰号作美人儿师傅，可算是有先见之明。”

接着叹道：“其实我并非因她的反应而开心，而是为我们两兄弟而开心。想想当日我们遇到她时仍是多么潦倒和自卑，但现在不但可以摸她而不被责骂，还能使她觉得我是个有资格可以摸她的男人，可见我们已挣得点江湖地位。”

徐子陵沉吟道：“你令我想起沾沾自喜的暴发户，又或不择手段去求官求财的势利小人。”

寇仲大力一拍他肩膀，唱双簧般道：“说得最对就是‘不择手段’这四字真言。若不是不择手段，就是绑手绑脚，就不够人斗。李密因懂不择手段，所以坐了瓦岗军的龙头位。当然！我的不择手段只针对敌人。”

徐子陵晒道：“对不起！我对这四字真言的理解却和仲少有点出入。若要顾及朋友，就非不择手段！翟让不但是李密的上司，更是战友和恩人，那才叫不择手段。”

寇仲苦笑道：“你发脾气主要是不满我去勾结美丽的女敌人，唉！一世人两兄弟，怎说怎好！至多是小弟改找香闺设在天香楼的另一位美人儿师傅玉玲姑娘好了。希望我今趟的先见之明比较灵验点。”

徐子陵一拳打在他大腿上，笑道：“你在故意逗我笑。”

寇仲叹了一口气道：“这世上我寇仲什么都不怕，最怕就是见到陵少爷发脾气不高兴。嘿！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李大哥究竟算不算我们的兄弟？”

徐子陵愕然道：“我倒没想过这问题，你为何会这样问呢？”

寇仲沉声道：“我们认识素姐，至少比认识李大哥早了个把时辰，所以该是与素姐亲近点。放着素姐这么好的女子，李靖都不懂爱护和照顾，我心里很不舒服。”

徐子陵欲言无言时，风骚入骨的萧大姐来唤道：“快到厅子来，有要事告诉你们呢！”

舱底里，众人围坐一桌，除萧大姐、香玉山和素素外，云玉真也首次参加。

香玉山和素素坐到一起，不时四目交投，神态亲昵。

萧大姐肃容道：“刚收到最新消息，李密声称你们杀了他爱将‘飞羽’郑踪，所以颁下了‘蒲山公令’，誓要把你两人的头颅割下来。凡能用计将你们生擒活捉者，除赏千两黄金外，李密会用之为军师；拿头颅去领赏者，则可封作他的大将。”

徐子陵和寇仲面面相觑。郑踪乃刘黑闼所杀，却把账硬算到他们头上

来，说到底只是借口要杀他们。

素素最怕李密，色变道：“怎么办才好？”

寇仲冷笑道：“我才不怕他呢！我不和他算账，他已是不知多么走运，还欺到我们两兄弟头上来。”

香玉山忙道：“寇兄勿动气，李密现在声势雄盖天下，万众归心。这么公然颁下追杀令，显有不惜一切对付你们的决心。扬州事了后，小弟会安排两位大哥避避风头，切不要意气用事。”

萧大姐也道：“李密现在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人，又懂收买人心，故天下豪杰，莫不以他马首是瞻。他这么重赏之下，定有很多盲从之辈来找你们麻烦，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躲上一躲，绝没有人敢说你们是胆小怕事。”

看到两人愤怒难平的样子，比较熟悉他们性格的云玉真道：“李密颁下‘蒲山公令’实属不智，因为一天你们仍活得好好的，他就下不了台。时间愈久，对他的声誉损害愈大。最好你们能不时在这里那里亮相，那他就更骑虎难下。”

这番话管用多了，寇仲点头道：“好！他想赶绝我们，我们就誓与他拚争到底，教他睡难安寝，食不知味。”

香玉山笑道：“而这件事却使两位大哥声名更盛，现在已有人将你们与跋锋寒、杨虚彦、‘多情公子’候希白这几个人相提并论，认为你们是四阀的世家子弟外，最杰出的后起之秀。”

寇仲大乐道：“香小哥是听谁说的？你曾上岸四处去偷听别人说话吗？”

素素嗔道：“小仲！说话检点些好吗？”

徐子陵叹道：“这小子今天太兴奋了。”

寇仲斜瞥了云玉真一眼，笑吟吟道：“美人儿师傅对我们那么好，做徒弟的自然特别开心。”

云玉真俏脸微红，狠狠回瞪他一眼。

萧大姐道：“趁尚有点时间才吃晚饭，不若我们商量一下怎样应付那昏君的事吧！”

寇仲却岔开问道：“候希白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会有个这么古怪的外号？”

香玉山笑道：“问云帮主就最清楚了！她与候希白曾有一面之缘。”

云玉真秀目掠过复杂的神色，轻轻道：“我不想提起这个人。”

萧大姐冷哼道：“什么多情？只是处处留情罢了！奇怪是他欢喜勾三搭四，事实上却从没有人听过他曾和女子欢好。这人的来历，比之杨虚彦和跋锋寒更神秘。”

话锋一转，向寇仲微嗔道：“可以谈正事了吗？”

徐子陵代答道：“萧大姐请说。”

萧大姐横了嬉皮笑脸的寇仲一眼，才道：“要令杨广相信你们，首先要投其所好，报喜不报忧。”

香玉山接口道：“杨广的情绪极不稳定，不时会从睡梦中惊醒，口呼冤鬼索命。就算言笑甚欢时，也不能受半点刺激，下面的人一句话听不入他的耳，轻则杖责，重则斩首。所以人人都顺着他的语气与喜恶说话。”

素素问道：“他的武功厉害吗？”

云玉真笑道：“他的武功乃杨坚亲传，当然有两下子。不过这么多年被

酒色蚕食身心，现在能剩下多少斤两就很难说了。”

萧大姐又细心指导两人宫廷的礼仪，讨好杨广的方法，到侍婢捧上肴馔，才告一段落。

寇仲咋舌道：“这昏君真难侍候。”

素素提醒道：“助人助到底，待会你们记紧为香公仔疗治旧患。”

寇仲一面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

徐子陵则爽快的答应了。

香玉山自是千恩万谢。

后两人到了舱板上散步，寇仲怨道：“你怎可答应得这么爽快呢？我本想以此事拖着香小子，教他不敢胡作妄为的。”

徐子陵叹道：“我只是为了素姐。”

寇仲不满道：“难道看不出那小子是为了想我们为他治伤，才故意讨好素姐吗？”

徐子陵来到船头处，手握围栏的横杆，深吸了一口沿河吹来的冰凉河风，沉声道：“若香玉山将来敢负素姐，我徐子陵头一个不会饶他。”

寇仲见徐子陵说得斩钉截铁，知道此事再无讨论余地。改变话题道：“我们该怎样对付李密这狗贼呢？”

徐子陵道：“除非你手上有千军万马，否则能拿他怎样？只是王伯当这个贱种我们已奈何不了他，何况李密？”

寇仲笑道：“此言深合我意，现在他是迫到我们头上来，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再极力招兵买马，万事无财不行，我打算在起出‘杨公宝库’前，先向香小子要一笔钱，有了钱自然好办事。”

徐子陵愕然道：“我们是为了娘才做这件事，怎可要人家的钱？”

寇仲大感没趣，苦笑道：“唉！为什么近来我提出的主意，你都不同意呢？”徐子陵伸手搂着他肩头道：“要赚钱就凭我们的一对手去赚回来。横竖有段日子我们要潜踪匿迹，索性去把我们藏在‘学艺滩’那批私盐起出来，运往西北发大财，有了钱后买间大屋作为基地，那时你要闭起门称王称霸或是怎样都可以。”

寇仲立时双目放光，兴奋道：“此事宜早不宜迟，趁老爹截断了宋阔的财路，盐价大起时，我们狠狠的赚他一笔，哈！今趟发达了！”

足音从后而至，来的是素素。

她挤到两人中间，探手环抱着他们的腰，低声道：“是否恼了姐姐呢？”

寇仲奇道：“恼姐姐什么事？”

素素垂首道：“恼姐姐迫你们去为香公子治病。唉！他的人品并不是你们想象那么差的。他还告诉人家少年时斗蟋蟀的事，原来蟋蟀是有灵性的呢！”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了个眼色，前者趁机问道：“姐姐是否喜欢上他呢？”

素素羞得耳根都红了，大嗔道：“只是谈得来吧！姐姐都说过不嫁人嘛！”

寇仲忽地剧震道：“有祸了！”

两人循他目光望去，只见月照下的前方河道处，两艘大船由支流驶了进来，拦在前方，来势汹汹。

船上警报骤鸣。

香玉山、云玉真、萧大姐和十多名巴陵帮的好手都奔了出来，到了三人身旁，一面疑惑看着逐渐靠近的两艘大船。

香玉山皱眉道：“是李子通的船，若今趟他亲自来，我们就有天大麻烦了。”寇仲晒道：“香公子不是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吗？”

素素责道：“小仲呀？这时候还要说这种话？”

香玉山苦笑道：“每逢牵涉到争天下，儿子与老子都没有人情讲，何况我们巴陵帮又与李子通一向没有来往。”

徐子陵道：“我们也听过这人，却知得不够详尽。”

云玉真道：“李子通是东海的黑道霸主，心狠手辣，先在长白山起义，渡淮后曾拥杜伏威为领袖，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与杜伏威反目，率众占据海陵，自称上将军，声势极盛。”

萧大姐接口道：“他的‘竹节铜鞭’形如长棒，名列‘奇功绝艺’之林，可软可硬，专破内家真气，非常厉害。”

又柔声道：“两位公子和素素姑娘不若到舱内避避，让我们来应付他们好了。”

寇仲环目一扫，见船上的巴陵帮徒，无不严阵以待，豪气顿起道：“那避得这么多，可否借把刀什么的给我，小陵负责照顾素姐。”

香玉山的一名手下恭敬问道：“徐爷要什么兵器？”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用兵器。”

那人愕了一愕，这才去了。

云玉真奇道：“小陵不用兵器吗？”

徐子陵对她没有半点好感，冷冷道：“我的手就是兵器。”

此时来船离他们只有十多丈的距离，对方打出灯号，要求他们降帆停船。

只见两艘船的甲板和看台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声势汹汹，教人心怯。

他们那搜船虽比对方大上一半，却是以运货为主，战斗时不但及不上对方战船的灵活，还会成为火箭矢石攻击的显著目标，因船愈大便愈难防守。形势虽是别人强，但这么轻易顺从对方，又似不智之极。

香玉山喃喃道：“想不到李子通的势力扩张到这里来。”

接着振臂喝道：“准备突围！”

巴陵帮徒轰然应诺。

蓦地一声冷哼，竟把百多人的应诺声盖过，只听一把刚劲十足的男声由敌船传过来道：“请问是否二当家萧铄兄在船上主持大局呢？”

萧大姐娇笑应道：“原来真是李龙头大驾亲临，萧环失敬！”

众人证实果然是李子通来了，都心中叫糟。

李子通哈哈一笑道：“原来是人称‘骚娘子’的萧大姐，那看在令兄分上，今趟李某人就按江湖规矩办事，大家留个情面。”

香玉山知他即会过来，忙吩咐手下不准动手。

话犹未已，一个白衣人由敌船甲板腾空而起，越过十多丈的空间，稳稳落在他们船头甲板之上。

众人定神一望，见这李子通年在三十五、六间，相貌颇为俊伟好看。偏是两鬓星霜花白，在河风吹拂下，白衣飘扬，颇有点潇洒出尘的味况。唯一可惜处是双目既细且长，予人不合比例的感觉，辜负了完美的脸貌轮廓。

他们想不到李子通如此斯文秀气，均感讶异。

李子通负手而立，精光闪闪的眼睛徐徐扫过各人，最后落在徐子陵和寇仲处，旁若无人的道：“你两人乖乖随李某去吧！保证你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这时两艘敌舰灵活掉头，一先一后，把他们的大船夹在中间。

云玉真施礼道：“巨鯤帮云玉真，向李将军问好，不知……”

李子通漫不经意的打断她道：“原来是云帮主，竟是长得这么标致，怪不得令江湖这么多好汉子迷恋不已。”

他表面说得好听，其实刻薄之极，暗指云玉真是淫妇，很不客气，亦表明不把巨鯤帮放在眼内，众人无不色变。

云玉真俏脸一寒，正要翻脸发难，香玉山先一步截住她道：“晚辈香玉山，家父香贵，请问李将军因何事要带走晚辈这两位兄弟呢？”

李子通不屑地瞅了香玉山一眼，语带嘲讽的道：“即管尔父亲来，李某都不须向他请示吧？”

寇仲和徐子陵打了个眼色，大喝道：“管你是李子通还是李不通，想要我们听命，就拿点真功夫出来，我两兄弟怕过什么人来。”

李子通见他拿自己的名字开玩笑，出奇地一点不以为忤，哈哈笑道：“英雄出少年，难怪老杜亦对你两人另眼相看。不若我们订个赌约，只要本人在百招之内，破你两人联手，你们以后就乖乖的跟着我，听李某的吩咐如何。”

寇仲接过递给他的钢刀，大步踏出，冷笑道：“破不了又如何？我可不要你跟在身旁做狗呢！”

李子通终于受不住，双目杀机大盛，倏地移前。

寇仲夷然不惧，运刀疾劈。

第二章 老猫烧须

众人除素素和徐子陵外，那想得到寇仲对着李子通这样一方霸主，仍如此勇悍，待要阻止，已来不及。

李子通心中暗喜，要知寇徐两人曾联手打败宇文无敌，此事不知是谁泄漏出来，弄得天下皆知。李子通虽自问武功高于宇文无敌，但岂无顾忌。现见寇仲孤身来犯，暗忖只要先把他制住，另一个小子还不是乖乖就擒。

就在此时，一股砭肤刺骨的刀气，迎面冲至。

寇仲丝毫不理李子通已扬起分别拂向他两边耳鼓穴的长袖，认准对方面门，运刀闪电劈去，既简单直接，又是凌厉无匹。

船上默默围观的人，竟因寇仲这一刀而生出惨烈惊悚的奇异感觉。

李子通的地盘名副其实是打出来的，一生大小千百战，什么凌厉的刀法未见过，偏是寇仲这一刀，似能紧锁他心神，使他有种凶不起来的感觉。

他乃武学大师，心中一动，已明其故。

同时心中大为凛然，因知道寇仲竟能把精气神合为一体，融入刀法里，臻至先天刀气的境界，才能生出这种惊人的威力。

当下冷哼一声，再不敢大意，收回双袖，猛提一口真气，往后仰身急旋。

寇仲明明一刀要劈中对力，可是李子通竟已旋到他左侧，并探出右手，往他手腕疾扣。招式精妙绝伦。

众人见寇仲迫得李子通变招迎敌，都忍不住齐声喝采。

素素则推了徐子陵一把，颤声道：“还不去帮小仲。”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笑意，踏前三步，守在战圈的外围处。

寇仲夷然不惧，左手使出屠叔方教的截脉手法，撮指成刀，反往李子通的鹰爪拂去。

“砰！”

两人无花无假的交换了一招。

寇仲闷哼一声，踉跄侧跌。

李子通亦由反方向飘走，到了船缘处才借力一点栏杆，腾空而起，老鹰攫小鸡般飞临差点掉进河中的寇仲头上，两手由袖内探了出来，十指箕张，往寇仲天灵盖抓下去。

香玉山等正要扑出援手，给前面的徐子陵张臂阻止，冷静地道：“不用怕！”只有他才看出寇仲借着自己阴中含阳的真气，彻底化去了李子通雄浑的内劲。

李子通功走刚阳，恰好被寇仲的阴柔克制，故虽功力比寇仲深厚，仍不能伤他经脉。

徐子陵再踏前三步，保持和两人的距离，却仍没有出手。

只有身在局中的李子通，才感受到徐子陵对他强大的威胁，使他处处保留，不敢对寇仲用上全力。

那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似若他的一举一动，半点都瞒不过这虎视眈眈的观战者，只要自己一个疏神，对方就可以雷霆万钧之势，命中自己的弱点破绽。

偏是他不能出声抗议徐子陵站得太近，因为早先曾说不怕他们两人联手应战的。

眼看要抓中寇仲，岂知这小子像脚下一滑的，游鱼般灵活无比退移三尺，不但避过他这一击，还弹起来凌空一个筋斗，比正往下落的李子通还要高出尺许，迴刀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扫往他胁侧处。

徐子陵心中欣慰，知道寇仲从游鱼领悟到的本领，终能融合在战斗里。

香玉山等见寇仲不但能避过李子通的攻击，还有反攻之力，兼且刀法既不按成规，有若随手拈来，身法姿态更怪异无伦，都看得瞠目结舌，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子通亦心中暗叹，无奈下猛地抽出长三尺二寸的“九节铜鞭”，运功一抖，九节鞭一缩一弹，“锵！”的一声，登时把寇仲连人带刀，弹得风车般飞转开去。但他自己亦被那反震之力，差点似刚才寇仲般跌出船栏外，幸好左足一点栏杆，又再往寇仲扑去。

徐子陵大喝一声，冲天而起，一拳朝他小腹轰去，灼热的劲风，与拳齐发，声势迫人。

李子通见他空手来对付自己横行江湖多年的九节铜鞭，暗自冷笑，运功护着小腹，居高临下，一鞭往他后脑抽去。

素素的尖叫立时响起。

“蓬！”

“啪！”

徐子陵一拳击中李子通小腹后，竟像能飞翔的鹰鹞般旋了开去，左掌则扫在鞭梢锋端处，把名列奇功绝艺的竹节鞭卸开。

此时寇仲才由空中落下来，提刀又窜过来。

李子通闷哼一声，惊觉自己只能化去徐子陵一半的灼热奇劲，至少仍有四分一侵入体内，骇然下立即运功抗御，但已受了微伤。

此时寇仲来了，凌空跃起，洒出一片刀光，朝他卷来。

李子通做梦都想不到寇仲这么快反扑过来。

刚才他为了面子问题，全力出手，希望至少可使寇仲吐上两口血，才给徐子陵把握到可乘之机，迫着硬捱了他一拳，吃上暗亏。现在寇仲却像个没事人般生龙活虎的杀到，心中不由暗地生出惧意。

他首次不敢再存轻视之心。暗忖假以时日，这两个小子说不定比宁道奇更厉害；至少照他所知，宁道奇在二十岁前绝没有这两个小子般厉害。

他们的厉害处，在于没有成法。像这样子的联手战术，便从没见过或听人说过。

李子通本身是个武学狂，最爱和人谈论有关实战的战法，亦从没听到有人提过有类似眼前所遇的情况。

“当！”

李子通施出压箱底本领，一鞭抽在寇仲快速砍来的大刀锋尖处，就在此刹那，他连续送出了九道劲气，可知其势的急劲。

两人错身而过，互用手肘硬拚了一记。

“砰！”

寇仲足着地时，浑身一震，接着曲腿滚倒地下，竟朝船尾的方向直滚过去，所到处均见触目惊心的鲜血。

素素狂奔出来，不顾一切的向寇仲追去，谁都以为他受了重伤。

李子通这才足尖点地，背着寇仲，面对着狂奔过来的素素，却没有拦阻。

他身为一方霸主，这点风度仍是有的。

徐子陵从天而降，面容无忧无喜，静若止水，双掌同出，往李子通背上印去。李子通刚把差些儿夺喉而出的一口鲜血吞回肚内，免致当场出丑，同时首次对自己孤身犯险的托大，生出后悔之意。

假若自己有手下陪同出手，就不用陷进眼前这劣境里。

适才他第二次全力出击，希冀以独门气功的看家本领“九节荡”重创寇仲，但亦再次予徐子陵可乘之机。

他已大致摸到两人既截然不同，但又有某种微妙契合的内功路子。心知肚明刚以阳劲勉强去寇仲的阴劲，此刻势难立即再化阳为阴，以应付徐子陵偏阳的真气。

心欲闪避时，蓦地发现徐子陵的掌风暗含奇异的黏劲，假若闪避，对方便会受气机牵引，不但势道加强，还会锲而不舍，直至遇有宣泄的对象。

他的骇然震惊，实是说也不用说了。

当下强行喝道：“好胆！”

反手两鞭，先后点中徐子陵掌心处。

徐子陵惨叫一声，口喷鲜血，断线风筝般往后抛飞，越过了素素，往寇仲投去。李子通则踉跄往前踏出小半步，以袖掩脸，好使前方离他只十多步的香玉山等看不到他终压不下喷出来的一小口鲜血。

三人交手到这刻尚未过十招，但人人都生出厮杀得日月无光的感觉。

寇仲眼看要滚入旁观的巴陵帮众群内，竟又弹了起来，一把抱着徐子陵，这才同时坐在地上。

在这电光石火的时间中，两人的真气水乳交融地在两个身体间互为交换，内伤立时痊愈了七、八成。

李子通放下衣袖，晃了一下，勉强站定时，素素扑在两人身上，放声大哭。

香玉山、萧大姐和云玉真则一瞬不瞬盯着李子通，蓄势以待，任谁都看出李子通为了击倒两人，已付出惨痛的代价。

李子通正犹豫应否不顾颜面，发讯号召手下过来助阵时，寇仲和徐子陵已扶着素素傲然起立。

寇仲一振手上大刀，喝道：“李子通果然有点道行，让我们再战一百回合。”李子通听他中气十足，暗骇长生诀道功的厉害，倏地移往左舷，眼中射出锐利神色，扫过众人，哈哈笑道：“难怪老杜如此推许你们，果然有真材实料，令李某都不由生出爱才之心，此事到此作罢，祝各位顺风顺水。”

他在黑道打滚多年，提得起放得下，自知难以生擒两人，更知李密已下了对他们的追杀令，心想你们能活多久，此时卖个人情，日后也好见面。且可避过与势力庞大的巴陵帮结下梁子。

而他更有另一个想法，假若两人不死，不出数年，定是不可一世的顶级高手，这种敌人，一个也嫌多，何况是两个。于是打消了召手下再来再作强攻的念头。

香玉山等均感愕然，这似乎不像李子通一向的行事作风。

李子通再一抱拳，腾身而起，安返己船。

看着两船远去，众人才真的相信。

寇仲和徐子陵拥着素素，喜叫道：“打胜了！打胜了！”

云玉真和萧大姐入房看两人时，徐子陵和寇仲正卧在床上，素素则坐在床沿和他们闲聊，洋溢着无限的温馨。

两女坐到一边的椅上，萧大姐娇笑道：“原来你们真是这样厉害，连李子通都给打跑了。”

寇仲扮作谦虚道：“他只是知难而退吧！”

徐子陵不解道：“李子通怎会知道我们在船上呢？”

云玉真答道：“玉山正在为此事盘问手下，看会是谁作内鬼。”

萧大姐道：“事情不会这么容易解决，以李子通的为人，尽管表面说得漂亮，说不定会暗中通知李密，好借刀杀人。”

素素犹有余悸道：“吓死人哩！小仲喷了这么多血出来。”

又瞪着脸色仍带苍白的寇仲道：“你真的没事吗？”

寇仲坐直背脊，笑道：“真的没事。不过今晚却难替山小哥疗伤了。”

素素道：“到你完全复元再说吧！”

萧大姐道：“明早就可抵江都，希望今晚不会再出事吧！”

寇仲笑嘻嘻瞧着云玉真道：“我要回房睡觉了。”

云玉真俏脸微红，大嗔道：“你睡觉关人家什么事？”芳心内却浮起刚才他对看李子通时那悍勇不可一世的雄姿和高明的战术。比对起独孤策应付杜伏威的窝囊，不由作出此高彼低的比较。

寇仲跳下床来，向素素道：“让弟弟送素姐回房休息。”

萧大姐横了寇仲充满暗示和狐媚的一眼，旷道：“人家刚来，你就要去睡觉吗？”

寇仲心中大乐，知道由于刚才的表现，已令这骚女人对自己刮目相看，连神态都不同了。嘻嘻笑道：“待我服侍素姐后，大姐到小弟的卧房来谈心吧！”

云玉真生出妒意，却苦于适才说得太僵，难以转弯改口。

萧大姐笑起来似花枝乱颤般道：“待本姑娘训导你这不知死活的小子，内伤最忌酒和色，我还要你去对付宇文文化及，不想害你呢。”

素素立时俏脸飞红，责怪的瞪了眼寇仲。

寇仲也大感尴尬，苦笑道：“大姐真坦白！”

素素一把扯着寇仲，出房去了。

剩下徐子陵、萧大姐和云玉真，一时静了下来。

萧大姐看着徐子陵俊伟的仪容，忽生奇想：暗忖这年青高手若再成熟一点，配着他那种孤傲潇洒的气质、笔挺的身型，必是能教任何女人倾心的超卓人物。只是他对女人远不像寇仲的兴致勃勃，不过这反是他特别引人的地方。

忍不住逗他道：“徐公子和仲少性格很不相同呢？为何竟能相处这么融洽。”徐子陵正躺在床上用功，原恨不得两女离开，没好气的答道：“或者因自幼都在一起吧！早惯了互相迁就。”

云玉真好奇问道：“你们从来不吵架吗？”

徐子陵更不耐烦地随口答道：“当然有吵架，不过气消了就没有事了。”

两女听出他口气，知机告退。

徐子陵松了一口气，想到近日与寇仲在思想和行事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又叹了一口气。

假若寇仲真要招兵买马，争天下做皇帝，自己究竟帮他还是不帮他呢？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寇仲的惊人实力，不但智计过人，谋略出众，而且口气了得，手段圆滑。无论自己如何冷嘲热讽，责他怪他，这小子仍能毫不动气，雄辩滔滔，更懂见风转舵，教人难以真的生他的气。

寇仲就是那种天生领袖魅力和气量的人，假以时日，说不定李密、杜伏威等都会给他比下去。

可是愈练长生诀，自己的名利之心，甚至对女子的爱慕之心，都愈趋淡泊。

只希望能找个人迹不至的胜地，全心全意钻研武道，看看最后能攀上什么境界。

此时有人敲门，云玉真的声音道：“可以再谈两句吗？”

徐子陵虽不情愿，却很难对人这么无礼，只好答应。

云玉真关上门后，坐到床沿，低头细审他愈来愈有男子气概的脸庞，柔声道：“你是否很讨厌我这美人儿师傅呢？”

徐子陵与她相望好半晌，苦笑道：“若你曾给人骗过，会有什么感受呢？那晚云帮主与独孤策鬼混和说话时，我两个正躲在一角，才决定要逃跑的。”

云玉真“啊！”的一声，连耳根都红透了，手足无措道：“原来是这样，难怪寇仲会对我不规矩，而你却心生鄙视。不过人家也有苦衷，偌大一个帮，若没有强硬的靠山，早给人兼并了。”

接着一脸渴望的道：“江都事了后，我可安排你们藏身处，包保稳当。”

徐子陵感到她有招纳他两人，以壮大巨鯤帮之意。心中一动，忖到寇仲之所以不计前嫌去逗云玉真，很可能是要把巨鯤帮收归旗下，成为他所谓的“班底”部分，否则早前不会在说起云玉真时，牵扯到不择手段这方面去。

寇仲变得愈来愈厉害了。

云玉真探出玉手，抚上他的脸颊，柔声道：“好好的想想吧！”

徐子陵待她手触门扣，忽道：“寇仲怎样对你不规矩呢？”

云玉真俏脸飞红，还以为徐子陵生出妒意，嗔道：“他那么坏，教人家怎么说呢？”匆匆逃走了出去。

徐子陵闭上眼睛，心中一阵不舒服。

寇仲在说谎。

他所说只摸了云玉真的手，是试探自己对这事的反应。

若他估计不错，寇仲将会施展手段，使云玉真向他臣服。

寇仲爱的是李秀宁，绝非云玉真。

这就是他所谓针对敌人的不择手段。

忽然间，他感到与寇仲的距离更扯远了。

第三章 隋帝杨广

寇仲和徐子陵登上马车，由萧大姐、香玉山陪他们进城，素素则和云玉真坐在另一马车上，别有安排。

独孤盛怕宇文阀预知风声，阻挠两人入宫，亲来迎接。

这独孤阀仅次于独孤峰的高手外貌毫不起眼，只是个五十来岁，矮瘦若猴的小老头，但那对似开似闭的眼睛深而亮，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使人知他非是等闲之辈。

他对寇徐两人客气而保持距离，反是对萧环和香玉山相当亲切，显然不大把寇徐放在眼里。

在独孤盛和百多名禁卫簇拥下，队伍进入扬州城。

寇仲和徐子陵重回旧地，登时有心痒难搔之感，恨不得立即溜出车外，找儿时的敌敌友友打个招呼，又或看看言老大是否仍然健在。

香玉山在两人耳旁道：“我们真够运，杨广今天刚好在宫里，你们不知道吧！自从称帝后，他没有一天停息过，不是出游，就远征，搅得天怒人怨，神恼鬼愁，否则不会人人都造反了。”

萧大姐叹道：“现在他将西京长安交给孙子代王杨侑，东都洛阳则由另一孙子越王杨侗管治，自己却躲到这里来，怕得连洛阳的十六院夫人都弃而不顾。那知杜伏威打到历阳来，李子通又直迫江都，天下再无他的乐土。”

香玉山没好气的接着道：“代王越王，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一岁，竟要分别掌管西东两京，权柄还不是落在权臣如杨世充等人手上吗？若杨广有什么三长两短，天下会比现在乱上十倍。”

寇仲听得双目发光，给徐子陵看在眼里。马车忽然停下。

独孤峰在窗外道：“圣上刚去了临江宫，我们要改变行程了。”

自杨广登基后，下旨修筑他曾任总管的扬州城，改官名为江都。不但扩城廓，广兴宫殿，修植园林，又在城北依山傍水处，建有归雁、回流、松林等“蜀冈十宫”。

不过最宏伟的是另行在长江岸边建设的临江宫，只要杨广心血来潮，不管早晚，都会到那里观赏长江的美景。

寇仲和徐子陵进谒这历史上把家当败得最急最快的昏君时，他正偕同宠爱的妃子萧玉和朱贵儿在可俯览长江的殿台处饮酒作乐，浑忘了外边兵连祸结闹得的风风雨雨。

寇仲等在广场下车，只见守卫森严之极，独孤盛亲自搜查过他们没带兵器后，才领他们进宫，香玉山和萧大姐却要留在宫门处。

独孤盛领他们穿廊过道，长江水流澎湃的声音，隐隐夹着乐曲悠扬之声从前方宫阙连绵处传来。

两人还是初到这么雕梁画栋、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的地方，一时目不暇给，又是进退失据。

寇仲低声道：“这就叫荣华富贵了。”

前面的独孤盛冷喝道：“不要说话！”

寇仲吓了一跳，连忙噤声。

徐子陵心中却想，鬼才要住在这喧声吵耳，俗气烦人的地方，我只要在深山穷谷中有茅屋作栖身之所，有风月鸟兽相伴，于愿已足。

宫内守卫处处，哨楼均有人站岗，若非有独孤盛带路，确是寸步难行。

望江台在望时，前面迎来一名官员，截着他们。

此人长得斯文俊秀，年在三十五、六间，经独孤盛介绍，原来是现时最得杨广宠信的侍臣之一的内侍郎虞世基。

寇仲和徐子陵见他脚步浮浮，知他不但不懂武功，还因酒色掏空了身子，故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照理内侍郎该是太监头子，但这人的外貌却没有真正太监的阴阳怪气，教人难解。

虞世基打量了两人后，向独孤盛道：“果就是他们了。”

独孤盛点头应是。

寇徐两人这才知道有虞世基参与此事；看来杨广的另一个宠臣御史大夫裴蕴亦该是参与这针对宇文阀行动中的中坚分子。

虞世基再仔细端详两人后，道：“先把账簿给我，你们两人到偏殿等候，时机到了，本官自会来带你们去朝见圣上。”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后，不情愿地把账簿掏了出来，送入虞世基手中。虞世基立即翻看，揭到中间时，哈哈笑道：“盛将军我们今趟真是得宝了，倒要看看宇文阀还能风光多久。”

独孤盛听得拈须微笑。

在望江台旁的一座殿堂里待了足有两个时辰，等得太阳快将下山，仍不见虞世基或独孤盛来领他们去见杨广。

殿院四周都有禁卫把守，他们就像囚犯般被押管在殿堂里。

徐子陵静坐一角，看着寇仲不安的来回踱步，皱眉道：“多点耐性好吗？”

寇仲停在他身前，叹道：“可能我们是来错了，现在连账簿都给了人，还不知怎样才可离开。”

徐子陵道：“放心吧！只要我们尚有利用价值，他们就要倚靠我们。这些人确是本末倒置，外边闹得天翻地覆不去管，一心只想斗倒身边的其它人，难怪义军声势日盛了。”

顿了顿道：“我最担心的就是素姐，待会见过那昏君后，我们便设法离开这里与素姐会合，立即有那么远走那么远。无论宇文阀是否被扳倒，此地都不宜久留。”

寇仲在他旁坐下道：“你说得对。宇文阀若被下旨抄家灭族，必会惹起轩然大波，宇文文化及等必会全力反扑，那时江都不乱成一团才怪。”

徐子陵道：“别忘记老爹和那李不通都在对江都虎视眈眈，只要知道江都大乱，必会挥军攻来，唉！想想都令人害怕。”

寇仲不知想到什么，默然无语时，虞世基来了。与他同来还有个胖子官儿，眼细脸宽，又长了个酒糟鼻，一副奸人脸孔的模样。

虞世基兴奋道：“两位小兄弟来见过御史大人。”

寇仲和徐子陵听他称自己小兄弟，颇有点受宠若惊，想到这就是虞世基的拍档裴蕴，忙依萧大姐教过的方法行礼。

裴蕴摆出慈和的样子，呵呵笑道：“两位小兄弟立下大功，异日本官必会奏请圣上，重重有赏。”

虞世基道：“打铁趁热，圣上该已看过账簿，现在就带两位小兄弟去晋见圣上，但千万不要提及账簿的事，就算圣上问起，你们也要装作不知有这回事。”

寇仲与徐子陵面面相觑，同时明白过来，账簿这大功已给这两个奸佞小人冒领了去。

裴蕴笑道：“两位小兄弟该是明理的人，以后好好跟随我们，包保你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来吧！”

两人对视苦笑，无奈的跟在他们身后。

领路而行的裴蕴忽压低声音说话，两人忙功聚双耳，立时听得一字不漏。只闻他道：“洛阳一天就来了三封告急文书，王世充真个混账，是否想我们给斩首呢？我把文书通通烧了。”

虞世基道：“还有头痛的事呢，刚才禁军统领司马德戡不理我阻止，硬闯到望江台见圣上，说什么禁卫军粮饷被人从中剥削，士卒餐饱餐饿，兼之他们多是来自关中，知李阀起兵作反，担心家乡有事，成股成股的逃离江都，要圣上下旨安定军心呢。”

裴蕴笑道：“幸好剥削军粮的人是圣上自己，我们只是代为执行，不会上身。嘻！”

圣上是否命人用棍将司马德戡那不识时务的家伙打出去呢？”

虞世基道：“不知圣上是否转了死性？又或知道禁卫军中郎将窦贤亦率部下逃了，故清楚事态严重，只责成司马德戡立即把窦贤追回来，否则就要他以自己的人头作抵，真希望窦贤能走快点！”

这时已步上望江台的台阶，虞斐两人终止谈话。

后面的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心中骇然，杨广确是昏君，否则怎会有虞世基和裴蕴这种奸臣出现。

“小民寇仲、徐子陵带到！”

门官唱喏声中，两人跟虞世基和裴蕴来到杨广龙座所在的石阶下，三跪九叩，礼毕时门官又唱：“平身！”

两人随虞世基和裴蕴站起来，定神一看，立时呆了眼睛。

只见宽达二十丈的龙台上，坐满了美丽的妃嫔姬娥，少说也有五六十人，众星拱月般围在高踞龙座，正忙于吃妃子手上水果的大隋皇帝杨广。

独孤盛昂然立在台阶下，接着就是团团围守高台的禁卫军，把杨广与寇仲、徐子陵分隔开来。

杨广摸了身旁妃子的胸脯一把后，往阶下瞧来，对寇仲和徐子陵似视若无睹的，瞪着裴蕴笑道：“裴卿家来了，快助朕解决眼前这问题。”

虞世基恭身谄笑道：“圣上，这两位……”

杨广不耐烦地打断他道：“朕知道了，其它事待会再说。”

在宫灯照耀下，杨广的脸色比疗伤前的香玉山更难看，苍白得像个死人。年纪看来只有五十上下，膊头高耸，虽穿起鲜艳的九龙袍，头顶高冠，却给人似穿了寿衣的颓废感觉。

任谁都可看出他气数已尽，时日无多。

裴蕴忙道：“圣上赐示！”

杨广叹道：“朕真不明白，江都有什么不好？南临大江，岗峦起伏，风光怡人，自古便是江淮第一胜地。偏是军士逃者日众，连窦贤都私自逃了，卿家评评是何道理？”

今回连裴蕴和虞世基都无言以对，其它人更是噤若寒蝉，怕招来横祸。

裴蕴不能不说话，干咳一声道：“此事必是有人散播谣言，煽动军心。微臣定会查个一清二楚，报上圣上。”

杨广冷笑道：“谁能煽动朕的军队，想朕南征北讨，平定天下，且三次出征高丽，军功盖世，将士敬服。朕才不信他们会听信闲言。快给朕彻查此事。”

寇仲忍不住用肘轻撞了徐子陵一下，装了个吾不欲听之矣的表情。

杨广似是没有焦点的眼睛竟然看到了，怒喝道：“那小儿为何表情古怪，竟对朕侮慢不敬。”

杨广和虞世基陪两人一齐魂飞魄散，怕的当然是这两个证人未及作供，已给杨广命人推出去斩了。

寇仲暗中向徐子陵打出手势，表示准备随时突围逃生，豁了出去。当下连头都没磕一个，笑嘻嘻道：“可能是圣上本身太高深了，所以只会往深处想。我们这些简单的蚁民，想的事自然简单得多。刚刚小民就是想不透圣上高深莫测之处，所以才会皱起自己那块小脸儿。”

众人暗里齐声叫糟，杨广最忌人语带讽刺，今趟寇仲真是想找死。

杨广旁正侍候他吃水果的朱贵儿在这等情况下，亦不敢插嘴帮寇仲。

独孤盛却是心中暗叹，要由自己亲自处斩两人，真不知该如何向巴陵帮交待。一众期待下，杨广果然沉下脸来，冷冷道：“什么高深与简单，小子究竟意何所指？”

寇仲表面从容不迫，暗中则在提聚玄功，淡淡道：“小子想到的是若人人都能像圣上般在这里左拥右抱，仍要作逃兵的定非真正的男儿汉。”

这时无人不以看死犯的目光来瞧寇仲，因为他做了在杨广前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说了“真话”。

杨广愕了一愕，接着大力一拍龙座的扶手，笑得前仰后合，像个小孩子般道：“果然简单！果然简单！”

众人的心都随他的笑声急上急下，因知他杀人前最爱狂笑。

徐子陵向寇仲微一点头，提醒他随时要溜。

笑声倏止。

杨广还多咳两声，任由朱贵儿和萧夫人拭去他眼角笑出来的泪水。

这才对寇仲瞧下来道：“朕等这些做皇帝的，个个都要日理万机，所以脑筋慢点都会祸国殃民。为今小子你说出原因，朕立即想到对策。人来！”

众妃均奉承地咕咕娇笑。

独孤盛还以为自己恐惧的事终于发生了，恭身应道：“独孤盛在！”

杨广愕然道：“这件事卿家做不来的。人来！”

众人你眼望我眼，都不明白无论在朝廷还是江湖均有威名的独孤盛，为何连处死两个人这么简单的事都会做不来。

裴蕴和虞世基硬着头皮同声应道：“圣上赐示！”

杨广欣然道：“立即派人在此处及周围征集所有已寡之妇，待字面未嫁之女，又或尼姑女道士，适数配与朕的军士，以安定军心。”

寇仲和徐子陵登时色变，这回岂非会害死很多人？

岂知裴蕴和虞世基立即叫绝叫好，大赞圣智高明。哄得杨广拈须微笑，圣怀大慰。

徐子陵忍不住叫道：“圣上！”

杨广冷哼道：“够了！今天朕已花了太多时间处理国事，给朕全退下去。”

门官大叫道：“退廷！”

虞世基叫了声谢天谢地，和裴蕴一人一个硬扯着寇徐两人溜出宫来。

离开望江台，寇仲挣开虞世基道：“我们的事还未说，怎可以走呢？”

裴蕴抹了额头的冷汗，怒道：“差点给你这胡乱说话的奴才害死，哼！”

寇仲双目一寒道：“你唤我作什么？”

裴蕴勃然大怒，却给虞世基截着道：“大家是自己人，何必为已过去的事争执？”

转向寇仲道：“你的头仍在颈上，好应酬神作福，还要再多嘴逞强吗？现在本官先安排你们用休息，拣几个既标致又善解人意的宫娥来侍候你们。一有机会，我们再安排你两位去见圣上。”

徐子陵对这两名大奸臣实是深痛恶绝，沉声道：“只凭那本账簿和两位三寸不烂之舌，已足可害死宇文文化及，我们两个留此尚有何作用，我们决定要走了。”

裴蕴仍怒视寇仲，一副想吃人的样子，只要看着他的大肚脯，确有可吃下小半个寇仲的能耐。

虞世基隔在裴蕴和寇徐两人之间，做好做歹道：“只是一点小误会，两位小兄弟千万别意气用事。”

寇仲冷冷望了裴蕴一眼，平静地道：“小陵说得对，我们要走了！若硬要我两兄弟留下，那就连我都不知道下趟见圣上时会说些什么话。”

裴蕴冷笑道：“竟来威胁我们。”

虞世基狠狠瞪了裴蕴一眼，同时打个眼色，表示要他稍安毋躁，迟点再对付这两人。

并且换上笑脸，道：“两位小兄弟有所不知了，账簿虽给了圣上，但他何时才会翻阅，却是连圣上自己都不知道的事。”

徐子陵愕然道：“虞大人没告诉圣上吗？”

虞世基道：“当然说了，但圣上却像是没听到，忙着与萧妃亲嘴狎玩，只命我们放下来，让他有闲时再看，所以我们仍要仰仗两位。嘿！听玉山说，宇文文化及是你们的大仇人，大家都是同仇敌忾，不要再为这等小事介怀嘛！”

寇仲询问徐子陵道：“你怎说就怎办吧！”

徐子陵心知肚明除非反脸动手，否则绝离不开这可怕的地方。若只是他两个人，还可来个强闯碰碰运气。但因要顾虑素素的安全，惟有忍下这口气。勉强道：“好吧！不过我们只想好好休息，不用宫女来侍候。”

虞世基吁出一口气道：“完全没有问题，一切如你们所求。”

寇仲躺在靠窗的长卧椅上，细听长江传来的水流声，悠然神往道：“做皇帝的真懂享受。”

坐在一旁的徐子陵正凭窗观看残冬的星空，失声道：“见到杨广这样子，你还有兴趣当皇帝吗？”

寇仲跳了起来，来到徐子陵旁，半跪地上，与他同赏宅外的夜空，道：“趁此宫内长夜，可否让我寇仲表露点心声。”

徐子陵戒备地道：“不准说谎！”

寇仲愕道：“我以前说过谎吗？”

徐子陵叹道：“这至少是第二句谎话。第一句是我仲少只摸了美人儿师傅的纤纤玉手。”

寇仲老脸一红道：“你不是去问过那婆娘，老子摸了她什么地方这种尴尬的问题吧？”

徐子陵一步不让地冷笑道：“终承认曾撒谎了？”

寇仲没好气道：“这些男欢女爱的事，我自然不能把细节钜细无遗的全告诉你。”

徐子陵淡淡道：“好象从没听过仲少说过喜欢她呢？”

寇仲苦笑道：“算我怕了你！好！我是有点不老实，嘻！我从来就不是老实人，你陵少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徐子陵明白寇仲知自己看穿了他的用心，暗忖这已足够。回到原先的话题道：“你有什么心声须向我发表。”

寇仲捧腹笑着站起来，坐到椅子扶手处，手按徐子陵肩头，虎目神光闪烁，凝窗口外园林上的星空，正容道：“话虽是那么说，但我却不是真的想做皇帝，而是想加入争霸天下这难得的游戏里。这是没有规则的游戏，在这年头仁义道德只是用口来说的，而不是用于实际的行动上。谁的势力够强，谁的拳头够硬，谁就可称王。”

徐子陵默然片晌，缓缓道：“我明白你的意思，自少你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你需要的是刺激和挑战；你需要别人尊重你，讨好你。你从不怕任何人……”

寇仲截断他道：“错了！我天不怕地不怕，但就是怕你。若你变成我的敌人，我会睡不安寝。”

徐子陵淡然道：“那时你会否不择手段把我除去呢？”

寇仲笑得差点喷饭，喘着气道：“首先是你绝不会变成我的敌人，最多是不理睬我吧！我寇仲就算能对任何人无情，但却难对你狠心。好兄弟，不要胡思乱想了，想想怎样脱身去找素姐吧！看那死胖子的神情，我们见完杨广后，步出殿门时保证每边各杀出几百名刀斧手，将我两个胡涂虫捣成肉酱。”

徐子陵向他打个眼色，伸伸懒腰打个呵欠道：“我倦死了，睡觉吧！”

第四章 事机不密

寇仲穿窗而回，颓然道：“那两个狗杂种也算毒辣，守卫严密得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他们寄居处是位于临江宫西南隅的花园内，西南两边是毫无遮掩的旷地、高墙和哨楼。东面是个大花园，北面则是十多丛无路可通的大竹树林，所以唯一逃路就是那个花园。

徐子陵比他早一步回来，亦摸清楚了形势，叹道：“唯一方法是硬闯高墙，杀将出去，不过由这小院到高墙处足有三十丈的距离，恐怕未抵墙脚已给哨楼上放的乱箭射死，又或给对方的好手截着脱不得身，花园的情况怎样呢？”

寇仲苦笑道：“看看我的神情就该不用问都知道是什么情况；花园内布的是暗哨，共有四起，兼之灯火通明，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走，只是痴人说梦，这定是独孤盛亲手布置，防我们逃走。”

又狠狠道：“假若这样都走不了，实大损我们扬州双龙的威名。更被那两个狗杂种小觑了。”

徐子陵沉吟道：“你有没有想过，即管逃了出去，我们还要闯过城防那一关，且在城内，还不知能否找到素姐呢。”

寇仲轻笑道：“放心吧！美人儿师傅是不敢骗我的，早和我约好了在城中遍布暗记，使我们可轻易找到她们所在处。这就叫不择手段的好处。”

徐子陵为之哑口无言。

寇仲分析道：“这里的守卫看似森严无比，但我们却清楚那些禁卫军心散漫，人人都想偷安或逃走。嘿！试想假若我们忽然失踪了，看守我们的禁卫会怎么做呢？”

徐子陵双目立时亮起来道：“他们会以为是杨广命独孤盛看守我们，如此失职，不全部给杨广杀头才怪？自然是集体开小差加入逃兵的行列。”

寇仲道：“我这计策在平时可能派不上用场，但此刻人心惶惶，只因互相顾忌，才不敢轻举妄动！横竖尚有几个时辰才天亮，我们索性待他娘的两个时辰，待那些守卫又冷又倦时，才进行我们的大计吧。”

寅时末，卯时初。

“呼呼！”两声，两道黑影先后由寇徐所住的宅院掠出，往竹林投去，附近的几盏风灯同时熄灭。

接着是竹枝断折的混乱声响，惊动了所有守卫。

独孤盛今趟派驻于此看管两人的禁卫中，不乏好手，立时有十多人掠往竹材前后追捕两人，却连鬼影都找不到。

禁卫里无人不熟知杨广脾性，不敢鸣钟示惊，只纷纷在四周搜索，亦有人进入两人居处，匆匆察看，肯定无人后再加入外边的搜捕行动。

半个时辰后，几个头子聚在一起商议，有人道：“今次糟透了，各位有什么打算？”

另一人道：“留在这里必死无疑，逃走尚有一线生机，恕小弟不奉陪了。”

事实上人人均有此心，这刻给他说出来后，百多禁卫一哄而散，攀墙走个干净。

这时寇仲和徐子陵才从床底钻出来，前者笑道：“该还赶得及去吃贞嫂弄的包子呢！”

徐子陵和寇仲由那秘密的去水道钻入城内时，天才微亮。

两人重回旧地，一切既熟悉但又似非常陌生，均感莫名的振奋。

寇仲奇道：“当日宇文文化及靠猎犬追踪我们，该找到这个秘密出口，为何不使人堵塞了这出口呢？”

徐子陵正运功把湿透的衣服迫干，随口道：“或者他想留下这秘道供自己不时之需吧！”

寇仲推了他一把，笑道：“运什么功呢？我们到故衣陈那处偷两套衣服吧！让这些吝啬鬼心痛一下也是好的。”

两人得意大笑，趁天尚未全亮，掠上一所民房屋脊，识途老马的窜房过屋，迎着冷风，朝故衣陈在城东的老店子奔去。

他们的如意算盘，竟然落空。

到R时才知故衣陈和附近的十多间铺子全给征用了作隋兵的宿处。

寇仲叹了一口气道：“这些贼兵就像蝗虫般把扬州蛀蚀得百孔千疮，体无完肤。唉！”

贞嫂长得那么标致，希望没给那些贼兵看上就好了。”

徐子陵一言不发，掠出横巷，往市集赶去。

贞嫂的档口果然没有了，变了个蔬果档，市集仍是那么热闹，但碰上的都是陌生脸孔和操外地口音的人。

徐子陵抓着那蔬果档的老板问道：“以前那卖包子馒头的婶娘到了哪里去？”老板苦叹道：“当然是走了！只有我这无路可走的人才要留在这里捱命，不过若再把我这批货抢光，明天我也要试试冲城门了。”

旁边另一摊档的老头道：“客官问的是否老冯呢？你是他们的亲戚吗？”

寇仲忙道：“是他的侄子。”

老头摇头叹道：“他们坏在弄的包子太有名了。圣上刚到江都，他们就给征了到宫内作厨子，以后就没听过他们的消息。”

徐子陵双拳紧握，掉头就走。

寇仲追在他身旁，陪他在市集的人潮里左转右钻，叫道：“你要到哪里去？”徐子陵愤然道：“我要把贞嫂救出来。”

寇仲一把抓紧他臂膀道：“冷静点！你忘了井中的明月吗？”

徐子陵一震停下步来，立即有人在后面推看两人道：“不要挡路。”

两人忙挤出市集，离开那拥挤嚣嚷的地方，他们都感觉脑筋清醒了点。

寇仲提议先医治肚子。

到了附近一间酒楼坐下，胡乱塞了几样包点后，寇仲道：“无论你做什么事，我都会支持你，但切不能鲁莽，首先要解决素姐的问题，我们才能放手大干。”

又叹道：“大隋真的完了，天下将变成个烂摊子，若没有人出头一统天下，老百姓还不知要受多么大的苦楚。一个不好突厥人杀入中原来，我们汉人就要落人外族的残酷统治下，只要你肯助我，我们便出来打江山，为无辜的老百姓尽量做些好事。”

徐子陵道：“你似乎想得太美太远了，现在更不是讨论这事的时候，我们这么溜出来，你以为独孤盛肯放过我们吗？跟前是快点我素姐才是正理。”

寇仲抓起两个肉包子，站起来道：“你负责去买两套干净的衣服，我去找暗记，待会在麻公巷东端的出口集合。”

徐子陵看着他道：“为何不一起去，有起事来好有个照应。”

寇仲道：“两个人一起太碍眼，又易被旧相识认出来，还是分头活动稳妥些。”

徐子陵只好任他去了。

寇仲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不时遇上一队又一队的隋兵，妇女差点绝迹街上，有的只是上了年纪的。只此就可知为甚那么多人要离开扬州。

在老百姓心中，隋兵要比任何义军更可怕。

忽然有人叫道：“仲少！”

寇仲吓了一跳，循声瞧去，只见有人躲在横巷向他招手。

寇仲犹豫片晌，才走过去，一名年纪比他大上一点，黝黑扎实，看来颇有两下子武功的年青壮汉抓着他双肩道：“原来真是你，初时我都不敢肯定。嘿！看来你是好食好住呢！”

这人名叫桂锡良，和寇仲、徐子陵是同辈分的混混，少时曾一起和另一帮混混火并过好几趟，不过都是以败北收场。但他们几个人的关系颇不错。

寇仲见他穿上竹花帮的服饰，襟头还绣了三块竹叶，讶道：“你何时升

了作香主？岂非爬了很多人的头。”

桂锡良答道：“全赖帮主看得起，收了作我徒弟，唉！”

寇仲拉他往巷子另一端走去，不解道：“这该是好事，为何要唉声叹气？”

桂锡良道：“这么大件事你都不知道吗？这两年你究竟躲到哪里去？小陵呢？”

寇仲道：“你先答我的问题。”

桂锡良闷哼道：“我说什么都是个香主，该是谁先答对方呢？”

寇仲笑道：“要充老大吗？就让你充个够吧！这两年我和小陵到了江湖去混，杜伏威、翟让都和我们握过手喝过酒。哈！轮到你说了。”

桂锡良显然当他吹牛皮，啧啧连声道：“你这小鬼长得比我还粗壮，可惜仍像以前般不长进。唉！你知否帮主两个月前给那昏君派人活活打死，只因不肯将天仙楼的玉玲交出来，还把她送走哩。”

寇仲竖起拇指赞道：“好汉子！”

桂锡良苦笑道：“死了的好汉有他娘的屁用。现在我帮的人大多逃散，只剩下百来人，希望杜伏威或李子通攻来时，可作为内应替帮主他老人家报仇。”

寇仲双目亮了起来，压低声音问道：“已选出新帮主了吗？”

桂锡良叹道：“选什么鬼帮主呢？现在我们是一盘散沙，不过我们约定了等昏君死后，会在丹阳集会，看看可否选出新帮主来。”

这时到了巷尾，外面就是另一条大街，桂锡良停步道：“我是见不得光的。记得幸容那家伙的家吗？我就躲在那里。”

寇仲顺口问道：“言老大呢？”

桂锡良道：“还好意思问？你两个不知偷了官家什么东西，牵连了百多人，自那事后，就从没有人见过他们了。听说是与宇文化及有关的，是吗？”

寇仲叹了一口气道：“放心吧！我保证宇文化及没多少天好活了。那昏君就快要拿他来开刀呢。”

桂锡良嗤之以鼻道：“你真是死性不改。宇文化及根本不把昏君看在眼里，帮主死前和他关系很好，便说过他连昏君的女人都敢偷。”

寇仲色变道：“知不知他偷的是哪个女人。”

桂锡良道：“当然是最美的，否则为何要冒险去偷，嫌命长吗？”

寇仲心叫糟糕，杨广身边最美的是萧妃和朱妃，朱妃乃巴陵帮的人，该没有问题。

但若是萧妃，那宇文化及就该知道他和徐子陵已专程到江都来媾害他。

愈想愈惊下，那还有心情和这小子胡扯，慌忙走了。

徐子陵两手空空的在等候寇仲，后者奇道：“衣服呢？”

徐子陵愤然道：“什么绸缎成衣和故衣铺都给抢掠一空，关门大吉。人人都说昏君去到那里，那里就没有法纪，失民心如此，真想一拳打死他。咦！你的脸色为何如此难看。”

寇仲探头外望，一批隋兵刚经过。压低声音道：“你看这些隋兵有没有异样？”

徐子陵还以为他指的是独孤盛等派人来拿他们，应道：“看来没什么，照我看现在军心散乱，就算有命令下来，亦不会有人肯用心执行。”

寇仲叹道：“我不是担心这问题，而是宇文化及可能收到风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快！我们去找素姐，路上再说吧！”

香玉山不愧才智之士，藏身处是城外南郊，离长江不远，有起事来，无论从水路或陆路离开，都非常方便。

表面看，那只是一所普通人家的宅第，但却是巴陵帮在此的秘巢。

两人跨进院内时，立感气氛有异，其中一个巴陵帮头目低声道：“独孤盛、斐蕴来了。”

寇仲早猜到有这情况，哈哈一笑，夷然不惧地举步走入厅堂。

跟在后面的徐子陵生出奇怪感觉，自己这好兄弟再非以前那个小子，而是可面对任何强横敌人的硬点子了。

独孤盛大马金刀的坐在厅堂正中处，一边是香玉山、素素和萧大姐，另一边则是脸色不善的斐蕴。却不见云玉真。

两旁各立着五、六名锦服长袍的大汉，一看便知是禁卫中的高手。

独孤盛双目厉芒闪闪，沉声喝道：“你们两个这是什么意思？”

寇仲悠然止步，环目一扫，笑嘻嘻道：“我两兄弟也想知道是什么意思，欢喜就骂我们作奴才，又看监犯般管我们，嘿！大家来评评理吧。”

香玉山关切地瞧了吓得脸无人色的素素一眼，站起来道：“寇兄和徐兄回来就好了，这只是一场小误会，来！坐下再说。”

斐蕴大发官威，一掌拍在扶手处，喝道：“什么误会？玉山你给本官坐下，先把事情弄清楚。”

徐子陵见素素受惊，感同身受，冷笑道：“我不明白为何此刻仍要纠缠不休，聪明的现在立即各自溜走，迟则恐怕不及。”

独孤盛听他话中有话，伸手截着要发作的斐蕴，沉声道：“徐兄弟可否说得明白点！”

寇仲插入道：“我刚听到消息，圣上的宠妃中，有人暗与宇文化及私通。所以我们的计划，再非秘密。若你是宇文化及，会怎么办呢？”

各人同时色变。

斐蕴亦压下怒火，问道：“这消息从何而来？知否是那个妃子？”

寇仲道：“是竹花帮的人说的，听说去世的前帮主是宇文化及的人，故得知此事。”

斐蕴咒骂道：“原来是这个不识抬举的贼种。”

听他口气，便知前竹花帮主的死若不是和他直接有关，也脱不开关系。

独孤盛向其中一名手下道：“诸明，宇文家的兵将今天有没有什么异举。”

高瘦的诸明摇头道：“我们已严密监视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尉迟胜的人，都跟平常绝无两样。”

独孤盛松了一口气道：“空穴来风，非是无因。且宇文化及一向可自由出入宫禁，此事确有可能。幸好老夫早有准备，这两天严禁任何人离宫……”

徐子陵截断他道：“现在再非自我安慰的时候，昨晚看管我们的人不是全溜了？若其中有人投向宇文化及，又曾与那身为内奸的妃子暗通消息，宇文化及该清楚知道自己的处境。”

萧大姐插入道：“现在军权究竟是在何人手上？”

独孤盛答道：“圣上的亲卫都是跟随老夫多年的人，大致该不会有何问题，至于是否有部分生出异心，又或被人收买，则连老夫都不敢担保。”

裴蕴接入道：“亲卫以外，就是江都本身的驻军和随圣上前来的禁卫军，前者由尉迟胜掌管，后者由司马德戡指挥。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没权直接过问军队的事。”

但语气却软化下来，道：“本官确有点不对，在这里向两位小兄弟诚心致歉。事不宜迟，我们必须趁宇文化及知道此事之前，先下手为强，把宇文家在江都的人连根拔除，否则后患无穷。请两位立即和本官晋谒圣上。圣上圣驾已返王城。”

香玉山也劝道：“两位大哥此行亦为了报恩师的大仇，趁宇文化及仍未知悉此事，赶快行动，否则时机错过了就永不回头。”

寇仲淡淡道：“真的没有军队调动或造反的迹象吗？”

众人听他语气，均感错愕。

素素忍不住道：“小仲想到什么呢？快说出来吧！”

徐子陵才智与寇仲相若，明白过来，问道：“司马德戡带了多少人去追窦贤，什么时候出发的？”

独孤盛剧震道：“你说他想作反？”

寇仲道：“军士的逃亡，责任全在他身上，他和宇文化及关系好吗？”

诸明色变道：“统领今早出发前，确曾到过总管府找宇文化及和尉迟胜。”

裴蕴霍地起立，颤声道：“不妥！他没理由要带二万人那么多去追窦贤的数百人。”

徐子陵道：“他追捕窦贤只是虚张声势。照我看至迟今晚，他就会领军回来，在尉迟胜和宇文化及部署妥当下，杀入皇宫。”

裴蕴的脸色变得难看之极，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们立即入宫，面禀圣上。”

寇仲喝道：“且慢！我们可陪你去冒这个险，可是须让我们的姐姐先离开江都，使我们再无后顾之忧。”

独孤盛和裴蕴交换了个眼色，均犹豫难决。没有了素素，这两个小子再使手段溜掉，就不知怎样才可寻回来，而时间更不许可他们如此做。

素素凄然道：“不！我等你们回来才走。”

寇仲苦笑道：“那有起事时，就谁都走不了。这房子在宇文化及来说恐非再是秘密。”

香玉山拍胸向独孤盛和裴蕴两人保证道：“我这两位大哥都是敢做敢为的人，与宇文化及又有深仇，两位大人尽可放心。”

独孤盛无奈点头答应。

寇仲和徐子陵与素素话别，又与香玉山交待好后，才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随独孤盛和裴蕴返城去了。

第五章 昏君末路

虞世基在杨广的寝宫养生殿外截住众人，苦起白脸道：“要现在晋谒可不行，圣上睡觉了。”

裴蕴急道：“救急如救火，可否请贵儿夫人想个办法把他弄醒。”

虞世基叹道：“早和贵儿夫人说过，她说圣上昨晚整夜没睡，刚才始上龙床休息，试问谁敢骚扰他呢？”

独孤盛亦慌了手脚，道：“那怎办才好？”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后，冷静地道：“虞大人设法问问贵儿夫人，为何他会整夜不睡的？”

虞世基会意，又进殿去了。

独孤盛无奈道：“看来又要两位小兄弟耐心点等候了！”

徐子陵道：“不要又把我们像囚犯般看守着。”

裴蕴有求于他们，忙道：“当然不会，只要两位不离开宫门，爱作怎么都可以。”

独孤盛仍不放心，召了其中一个年青手下来，介绍道：“这是老夫的堂侄独孤雄，就由他陪两位四处逛逛吧！”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我们有位朋友给召进宫来当厨子，我们想讨个人情，让他可回乡与家人团聚。”

裴蕴的心早飞到别处去，有点不耐烦道：“此乃小事，小雄可给你们办妥。”言罢与独孤盛分头匆匆走了。

这独孤雄只比他们大上两三年，长相不俗，眉眼精明，试探地道：“是否先到 房呢？有虞大人照应，没有事是不成的。”

寇仲道：“那就请独孤兄引路。”

独孤雄带路前行，遇上宫娥美婢时，无不死盯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独孤雄似带羡慕的笑道：“看来寇大哥和徐大哥都极受娘儿们欢迎呢。”

寇仲心中得意，笑道：“独孤兄当了圣上的亲卫有多久？”

独孤雄答道：“不足两个月。”

徐寇两人心中一凛，想到独孤阀为了打倒宇文阀，把阀内的好手倾巢而出，调到江都来。说不定铲除掉宇文阀的势力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杨广。

独孤雄和一群巡逻兵打过招呼后，低声道：“听说两位曾大败宇文无敌，是否真有这回事呢？”

寇仲心道不但宇文无敌被打得落荒而逃，连你们家的独孤霸都给小陵伤了，你这小子仍敢怀疑。口上却应道：“只是传闻夸大！事实上是我们只能侥幸脱身。”独孤雄道：“这已相当了不起呢。”

徐子陵少有见寇仲这么谦虚，暗赞他比以前成熟了。

穿过后宫东南角的御园，烧菜造饭的气味传入三人鼻里，独孤雄道：“两位请稍候片刻，待小弟唤管 房的卢公公来，让两位亲自问他，只要他知道两位是虞大人的人，保证会尽力帮忙。”

独孤雄去后，寇仲道：“陈老谋说过：凡皇宫必有地下秘道，我们最好设法找出来，事急时，便可以溜得快些。”

徐子陵想起当日李密攻打大龙头府的可怕情况，犹有余悸道：“怎样找？”

寇仲思索道：“记得吗？陈老谋说过地道均有通气口，在建筑物内通气口容易掩饰，在旷地或园材则易察觉。哈！地道当然是供杨广自己用的。所以只要在刚才我们到过那座御园的附近找找，定可寻到点蛛丝马迹，有起事来，我们就来个遁地好哩！”

徐子陵苦笑道：“你的推测我十万个同意。不过既然萧妃可能是内奸，说不定宇文化骨早知道地道的秘密，若我们闯进去，只要宇文化骨守在地道口大吸烟管，已可把我们呛死。”

寇仲一拍额头，苦恼地环视四周殿宇重重的壮观景象，压低声音道：“说得对，飞天我们自认没本事，遁地又可能是死路一条，那惟有学上趟般，找个地方躲他娘的几天，这里比大龙头府至少大上十倍，躲起来该更容易，不过要小心宇文化骨会放火烧宫来泄忿。”

徐子陵笑道：“天掉下来我们就当作被铺盖，真到了那兵荒马乱时刻，宇文化骨定先去找杨广晦气，我们便趁机杀出重围，别忘了我们已是高手。”

寇仲捧腹笑道：“我差点忘了！”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往日孩童时代的光景，仿佛又在这刻重现。那时大家都是胸无城府，可以为很小的事争辩多天，也可以无端端笑上一大场。

寇仲低声道：“来了。”

徐子陵早听到足音。

独孤雄的步伐沉稳均匀，不但功底扎实，武功走的还该是沉雄刚劲的路子。

那卢公公则是脚步飘浮，且左腿比右腿长了一点点，故一重一轻，重心不稳。想到这里，连徐子陵都奇怪自己为何可纯凭足音推测出这么多事来，若功力再进步些，说不定可把握到更多的事况。

人可以装模作样，但脚步声往往会透露出虚实真相。

寇仲隔远施礼道：“卢公公如意吉祥，小子寇仲、徐子陵特来向卢公公请安。”

生来蛇头鼠目的卢公公阴阴笑道：“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有什么话吩咐好了。”

徐子陵见到他就倒胃口，表面却要摆出亲切状，恭敬无比地道：“怎敢吩咐公公，只是想问公公一个叫冯强的人。”

寇仲见卢公公一副想不起此君的模样，插嘴道：“是个矮胖的汉子，四十多岁，以前在城东开档卖包子，很有名的。”

卢公公叹道：“记起来了，他尚有个很标致的小妾嘛！唉！可惜死了。”

两人失声叫道：“什么？”

卢公公装出难过的样子，道：“这家伙是头蛮牛，时常和 房的其它人争执，给人陷害，在他弄给圣上吃的包子塞了根两分长的鱼刺骨进去，累得连我也差点要吃了几记棒子。和他一起被斩的有三百多人，可能连陷害他那个家伙都在其中，哈！真是荒谬绝伦。”

徐子陵俊脸转白，寇仲忙：“他的小妾呢？”

卢公公以看破世情的口气叹道：“圣上杀人有那一趟不是全家抄斩的。噢！不！好象听说冯强那个标致媳妇是给人看中了，逃过大难。但详情就不

知道了！”

独孤雄道：“谁会清楚此事呢？”

卢公公阴笑道：“当然是负责处斩的窦贤。”

三人面面相觑。

窦贤已作逃将，怎找他来问话呢？

那天直等到午后，虞世基才派人来通知他们去见杨广。

寇仲扯得徐子陵堕后两步道：“这昏君一个不快或高兴都会传谕杀人，待会若有事，我们先分头逃走，然后在东南角那座佛塔会合，必要时由塔顶跳下，可落在城墙外的护城河里，再由水底逃命。”

徐子陵动容道：“这确是上上之策，你这小子比以前长进了不少。”

寇仲得意道：“我们也有点运道，给李不通那混蛋一搞，不用替香小子疗伤患，所以现在才多出些控制香小子的筹码，否则怎放心让他带素姐走。”

徐子陵顺口问道：“你有没有问云玉真到了哪里去？”

寇仲压低声音道：“照我猜是因独孤策也在这里，所以她去了和他幽会，今早赶不及回来。当然！她绝没想过我们可以离开临江宫的。”

徐子陵愕然道：“那你还可以这么开心？”

寇仲瞅他一眼没好气道：“我又不是要娶她，有什么不开心的。我甚至可以毫不关心。哈！”

独孤雄干咳一声，回过头来道：“圣上不喜欢人吵吵嚷嚷的。两位……嘿！”寇仲故作恍然道：“当然啦！除了圣上自己的龙声外，哈！”

徐子陵低声道：“正事要紧！”

寝宫在望，斐蕴在殿门前等候，招手示意他们跑快点。

三人提气轻身，掠了过去。

斐蕴神色凝重道：“你们所料不差，贵儿夫人说，昨晚圣上是因被萧妃缠着玩游戏，所以兴奋得整夜没睡。现在回想起来，昨天我向圣上报告时，亦是这贱人故意撩逗圣上亲嘴，令圣上听不到我在说什么。”

寇仲道：“那么看来宇文化骨今晚必会发动。”

徐子陵道：“寻到司马德戡的军队吗？是否在附近？”

斐蕴摇头道：“他的军队出城后就不知所终，确教人心寒。唉！我又要忙于去找女人，那还有其它时间？”

徐子陵色变道：“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怎可以做？”

斐蕴本要发作，强把脾气压下去，苦笑道：“我只是到大牢找了批女犯人，准备圣上一时兴起想要看时有个交待，这就叫仰窥上情，否则本宫的头颅早和身体分家。”

寇仲悔恨地道：“圣上的记性该不大灵光，说不定早忘了。”

斐蕴同意道：“他确常忘记事情，但我却怕圣上见到你们，会勾起这事，问将起来就糟呢！”

徐子陵道：“还不进去干吗？时间要紧啊！”

斐蕴苦着脸道：“圣上和贵妃们到了长生池沐浴，既洗且玩又吃东西，没有个把时辰都不成，进去都是等。好吧！请随本官来。”

寇徐两人见斐蕴态度亲切多了，虽明知他是装出来的，心中也舒服点，

随他步进寝宫的大堂去。

这么富丽堂皇的厅堂，两人尚是首次得见，地上铺了厚软的地毡，家俬讲究不在话下，墙上挂的画和装饰摆设，全是价值连城的珍品，看得人眼花缭乱。

寇仲指点着低声在徐子陵耳旁道：“定是从关中洛阳带来的。”

独孤雄听到他的话，点头道：“寇大哥猜中了！”

大厅内空无一人，阳光从西面的窗隔斜透进来，一片宁和。

厅子南端有张雕龙嵌金银的卧椅，自然是杨广的龙座。

独孤雄告罪后退出厅外，剩下三人苦候。

裴蕴坐立不安，捱了足有个把时辰，太阳开始下山，才见虞世基匆匆赶来，报喜道：“成了！皇上正在穿衣，贵儿夫人已说动皇上肯接见我们。”

站起来的三人又颓然坐倒。

宫娥这时进来点燃挂在四周的数十盏宫灯，又关上门窗，燃起四角的炉火，此时杨广的队伍方才抵达。

数十名太监宫娥进来分班排列，忙了一番后，肃立伫候。

接着独孤盛率领大批近卫来了，把守着各处出入口，一切停当后，他才轻声向四人道：“萧夫人肯定有点问题，刚才还缠着皇上要到临江宫去看日落，哼！”

裴蕴低叫道：“圣上来了！”

鼓乐声远远传来，在宫监开路下，杨广偕同过百妃嫔，姗姗而至，他和萧妃、朱妃都坐上软轿，由力士扛着，连脚力都省了。

众人跪伏地上，恭迎这昏君的圣驾。

到杨广侧身半躺卧椅时，众妃嫔亦团团围着他坐好，众人才高呼万岁。

杨广看都不看寇徐两人，叹了一口气道：“朕知外面有很多人想争夺朕的皇位，唉！”

大不了就像陈后主，破了国仍可做长乐公，继续饮酒作乐。”

众人无不愕然，为何他竟作此不祥说话。

杨广右边的萧妃娇笑道：“皇上真爱说话，有些人总爱把那些乌合之众夸大，皇上勿要相信。”

独孤盛低声道：“刚才元善奉越王侗之命来告急，说李密率众百万，进逼东都，已占了洛口仓，求皇上速还，否则东都将会失陷。”

寇仲和徐子陵这才恍然。

岂知虞世基却得意地道：“幸好本官反应敏捷，说若贼势真的那么庞大，元善早在路上给人杀了，怎能到得江都来。故已替皇上把这家伙赶走。”

寇徐听得摇头叹息，真个有这样的皇帝，就有这种奸臣，若非杨广不肯面对现实，怎会信虞世基这种睁眼谎言。

杨广的声音传过来道：“外面盗贼情况如何，裴大夫给朕如实报告。”

裴蕴不慌不忙，躬身道：“皇上明鉴，盗贼正日渐减少。”

杨广坐直龙躯，皱眉道：“少了多少？”

裴蕴胡诌道：“只有以前的十分一。”

杨广舒了一口气，又像想起什么的道：“元善说唐国公李渊在太原作反，可有此事？”

裴蕴吓了一跳，跪倒地上道：“现在外面常有人故意造谣生事，待微臣调查清楚，再禀告皇上。”

一声冷哼，来自殿门处，接着有人喝道：“满口谎言！”

众人吓了一跳，往声音来处望去，赫然惊见宇文化及一身武服大步走进来，旁边还有另一位高昂英俊的中年男子。

寇仲和徐子陵眼中立即射出深刻的仇恨，同时心叫不妙。

独孤盛、裴蕴和虞世基三人则立时脸无人色，他们早有布置，若宇文化及等任何人入宫，必须先得他们许可，现在他来到跟前他们才知道，形势不妙，可以想见。

门官这时才懂得高唱道：“右屯卫将军偕少监进谒圣上。”

两人看都不看裴蕴、寇仲等人，径自来到殿心，行完叩见之礼后，长身而起，站到与他们相对的另一边。

独孤盛移往杨广座前，而护守在龙座两侧和后面的近卫都紧张起来。

杨广似仍不觉察双方剑拔弩张之局，讶道：“宇文将军为何指裴卿家满口谎言呢？”

裴蕴跪地哭道：“圣上请为微臣作主，微臣对圣上忠心耿耿，若有一字谎言，教微臣横尸荒野。”

宇文化及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目光首次落在寇仲和徐子陵处，闪过森寒的杀机，淡淡道：“从前杜伏威在山东长白，现在他已到了历阳；李密以前仅有瓦岗一地，现在先取荥阳，继取洛口。李子通从前算得什么，现在却聚众江都之北，随时南下。圣上之所以全无所闻，皆因被奸臣环绕，四方告变，却不代为奏闻，贼数实多，却被肆意诋毁。圣上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贼党其势日盛，甚而唐国公李渊作反之事，天下皆闻，唯独圣上给蒙在鼓里。”

虞世基亦扑倒地上，哭道：“圣上勿听信馋言，想造反的人就是他。”

杨广显是乱了方寸，忙道：“两位卿家先起来，朕绝不会让尔等含冤受屈的。”

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不屑的冷笑。看得寇仲和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知他们已控制了大局。

裴蕴两人仍不肯爬起来，哭告道：“昨天微臣曾向圣上献上账簿，正是……”宇文化及哈哈笑道：“什么账簿，是否这本鬼东西呢？”

从怀中掏出一物，赫然正是那本账簿。

这时连杨广都知两人来意不善，怒喝道：“人来！给朕把他们拿下。”

惨叫声起，只见守门的近卫东仆西倒，鲜血四溅，一群人冲了进来，带头的是几名身穿将军衣甲的大汉，与宇文化及兄弟会合一处，占了大殿近门处一半空间。群妃登时花容失色，纷纷往后面躲去。

独孤盛则和数十近卫拥出来，挡在杨广身前。

裴蕴和虞世基吓得泪水都干了，连爬带滚躲到独孤盛身后。

只剩下寇仲和徐子陵立在双方人马中间的两旁，幸好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到杨广身上，没有人理睬他们。

独孤盛大喝道：“司马德戡，你想作反吗？还不放下兵器？”

带头进来的司马德戡竟笑起来道：“将士思归，末将只是想奉请圣上回京师罢了，独孤将军言重了。”

杨广站起来戟指喝道：“朕待你们一向不薄，为何今天竟来逼朕做不情愿的事。”

宇文化及冷哼道：“圣上遗弃宗庙，巡幸不息，外勤征伐，内极奢淫，

使丁壮尽于矢刃，老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更复专任奸谀，饰非拒谏，若肯悉数处死身边奸臣，回师京城，臣等仍会效忠，为朝廷尽力。”

杨广色变道：“真的反了，谁是指使者？”

宇文智及“锵！”的拔出佩剑，大喝道：“普天同怨，何须人指使。”

杨广大嚷道：“给朕将他们全杀了。”

寇仲一拉徐子陵，运功飞退，“砰！”的一声破开窗“楠”到了外面。

此时殿内杀声震天，夹杂妃嫔宫娥太监的呼叫号泣，混乱得像天塌下来的样子。

寇徐两人亦同时陷进了重围内。

第六章 杀出皇城

寇仲和徐子陵脚未沾地，漫空箭雨已朝他们射来，显然除了寝宫外，整座皇城都在悄无声息中落进宇文文化及和他率领的叛党控制中。

这百来枝射来的劲箭，都是蓄势以待下发出来的，又狠又准，恐怕宁道奇亲来，亦要格挡得很吃力。

寇仲和徐子陵大骇下，就在落下的势子将尽时，猛提真气，四掌虚按地面，竟在触地前再腾空而起，不但躲过了箭雨，还成功投往殿旁御园的林木中。

一阵喊叫，无数头扎白带的叛兵由林里杀出，截击两人。

刹那间两人已陷身敌阵，给冲得分了开来。

林外全是火把，喊杀连天。

徐子陵挥拳击倒两人后，抢了一把长刀到手，健腕一沉，长刀到处，一股强大刀气透锋而去，登时有三人往后栽跌，倒毙当场。

趁此良机，徐子陵窜上一棵树上。

只见林外四处都是互相追逐厮杀的人，有几处殿宇冒出火头浓烟，遮得日月无光。

在火光的照耀下，皇城变成人间的杀戮地狱。

两个叛兵中的好手追上树来，给徐子陵连环刀发，溅血掉下。

劲箭声响，徐子陵无暇找寻寇仲的所在，腾空而起，竟一下子破纪录的横过七、八丈的距离，落到榆林的边缘处。

十多名叛兵扑了过来，徐子陵闪电掠前，避免陷身苦战，手中长刀精芒电闪，迅疾无伦的劈出三刀，登时又有三敌仰跌毙命。连他自己亦想不到手底下如此厉害。

两支长矛从后攻至，徐子陵不用回头观看，只凭感觉向左右摇晃，便间不容发的避过敌矛。

接着一个闪身，突围而出。

一声厉叫，从左方三十丈许远处传来。

徐子陵认得是寇仲的叫声，知他遇险，心中剧震时，再不能保持井中水月的境界，登时给一个从暗里窜出的叛兵长矛刺在协下要害。

就在矛尖触衣的刹那，徐子陵回过神来，虎躯猛扭，运功发劲，原本致命的一矛滑了开去，只能挑破衣衫，画出一道至背而止的血痕。

徐子陵一抖长刀，劈中叛兵脸门，一声暴喝，再越过了十多名敌人，点地即起，望寇仲叫声来处扑去。

火光掩映下，一群三十多人的叛兵正围着寇仲厮杀，其中一人赫然是宇文智及，只见他每出一剑，都使得寇仲运矛吃力应付，予其它人可乘之机。

徐子陵见寇仲浑身鲜血，脚步不稳，知他再撑不住多久，一声狂喝，人刀合一，刀法决荡，舞出一片刀光，如怒涛骇浪般往宇文智及射去。

宇文智及本要在两三剑内取寇仲之命，再去找徐子陵，见到他自己送上门来，大喜放下了寇仲，腾身而起，迎向徐子陵。

徐子陵早把生死豁了出去，心中无惊无惧。

“当当当！”

两人在空中错身而过，交换了三招。

宇文智及宝剑点上徐子陵长刀时，已知不妥，只觉对方灼热无比的真气透刀而来，刹那间往他经脉攻去，自己的冰玄劲气竟似给对方奥妙无比的真气天性相克，抵挡他不住。

他的功力虽远及不上宇文文化及，但比徐子陵深厚，提一口真气，化去了对方最少一半入侵的劲气，右手宝剑施出精妙绝伦的手法，荡开长刀，侧砍徐子陵颈项，但气势再不若先前凌厉。

徐子陵夷然不惧，左掌平伸，准确无比的由下而上，竟分毫不爽地将他的宝剑托开。

宇文智及心中生出一股寒意，方明白为何宇文成都和宇文无敌都在两人手下吃了大亏，而兄长宇文文化及则三令五申，要他绝不能容两人生离此地。

风声骤响于背后。

由于两人是凌空交战，此时徐子陵已来到他背后。

宇文智及那想得到徐子陵的刀快得这么厉害，竟能及时反手回刀，疾劈后背。宇文智及不理体内仍在激荡不休的气劲，猛咬牙扭身，及时架挡徐子陵这一刀。

“锵！”

宇文智及一声惨叫，口喷鲜血，连人带剑给徐子陵劈得倒飞开去，背脊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处，伤上加伤，这才滑落地上。

徐子陵也不好受，被宇文智及反震之力冲激得差点经脉爆裂，五脏出血，幸好他多次受伤，早有经验，在落地前的刹那，勉力催动能把人起死回生，来自长生诀奇妙无比的先天真气，化去了宇文智及那霸道的冰玄劲气。

“蓬！”

徐子陵重重掉在寇仲脚下。

这般交锋双方都是全力出手，胜负立分。

寇仲领教过宇文智及的厉害，还以为徐子陵死了，急怒之下不知哪里来的神力，长矛左挑右拨，杀得敌人东歪西倒。

一人想从后偷袭，给寇仲旋身疾挑，登时带着一蓬血雨，飞跌丈外，其它人都为他威势所慑，又少了宇文智及押阵，骇然退开。

寇仲一阵天旋地转，知自己失血和耗力过多，已接近油尽灯枯的阶段，一声长叹，以为兄弟俩要命丧于此时，徐子陵弹了起来，大喝道：“上背！”

寇仲大喜叫了声“好小子！”抛掉长矛，扑在徐子陵背上，手足缠个结

实。

徐子陵运气喷出一蓬鲜血，胸口回复畅顺，斜冲而起，先点在一枝横伸出来的树枝处，借方弹起，投往十多丈外一所楼房的瓦背上。

他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叛军要追时，他早背负寇仲没于屋脊之后。长笑由远而近。

宇文化及凌空掠至，喝道：“哪里逃！”

徐子陵听到宇文化及的呼叫声，知道若给追上，必无幸免。忙往下跃，到了躺满宫娥太监的天井处，窜向房子里。

宇文化及哪想得到徐子陵够胆躲进屋内去，仍奋力在上方掠过，到别处搜寻两人踪影。

屋内哭声震天，十多个叛兵正把几名宫女按在地上干那禽兽恶行。

徐子陵忘了自身安危，使劲挥刀砍杀，赶散了叛兵，但那几名宫女亦已奄奄一息。

另一群叛兵拥了进来。

徐子陵暗提一口气，背着寇仲破窗而出。

寇仲在他耳边呻吟道：“佛塔！”

徐子陵会意，只朝阴暗处疾走。

这时皇宫大部分建筑物都陷进火海里，碰上的都是来回搜索的叛兵。

徐子陵施出逃生本领，窜高伏低，往东南角的佛塔驰去，遇上他们的叛兵霎眼已不知他们到了哪里，欲追无从。

寇仲此时气息渐趋微弱，手足乏力，徐子陵人急智生，忙借双方胸背交贴之便，把真气源源输进寇仲体内。

佛塔在望。

蓦地一声冷哼，自后传来。

两人认得是宇文化及的声音，都魂飞魄散。

寇仲想松开手脚，好让徐子陵独自逃生，却给徐子陵反手搂着，倏地横移，避过了宇文化及一记隔空掌，然后窜进了一座正在起火的宫殿内。

宇文化及已大获全胜，刚手毙了死敌独孤盛，那肯陪他们冒险，跃上殿顶，心中正想看你们何时走出来，就是你两个小子丧命的时刻，不料一团烈火却由殿后冲了上来。

宇文化及定睛一看，原来是寇仲拿着一截着火的木条，用力挥舞，乍看还以为是一团烈火，长啸一声，全力下扑。

寇仲得徐子陵输入能与他内功相辅相成的真气，回复了部分气力，回头见状大笑道：“宇文化骨你来得好！”

右手一扬，运劲迫出火屑，登时万点火焰热屑，像一蓬雨般朝宇文化及迎上去。

若只是火屑，宇文化及自问可受得起，但其中还含着寇仲发出的真劲，则是另一回事，若为此损毁了容貌，纵杀了他们都得不偿失，暗叹一声，横移开去。

就藉这一耽搁，两人窜入佛塔下的竹林里。

两人过处，火头四起。

宇文化及气得七窍生烟，知是寇仲随手放火，阻他追截。忙运起玄功，趁火势未盛前，冲入林内。岂知这几天风高物燥，兼之寇仲又故意挥动火棒，洒出火屑，火随风势，风助火威，刹那间大片竹林烧得“僻啪”作响，使宇

文化及要改采迂回路线，绕道入林。

最令他头痛是着火的竹林送出大量浓烟，使他一时完全把握不到两人的位置。蓦地大笑声由上方传下来，寇仲呱呱大叫道：“宇文化骨，你那臭头暂且交由你保管，小心点啊！不要未得我们动手就给别人拿了。”

破空之声随即响起，宇文化及心中叫糟时，皇城外的护城河“扑通”水响。宇文化及掠往墙头时，火光映照下的护城河平滑如镜，两人已消失无踪。

回首后望，整个皇城都陷在火海里，浓烟把星夜全遮盖了。

“昏君死了！”

整个江都沸腾起来。

皇城的大火，将这座大城市的半边天空染个血红。

街上不时有叛兵策马驰过，高叫“昏君死了！”

有人怕得找地方躲起来，有人却鸣放鞭炮大事庆祝，年青力壮者则拥往皇城去寻杨广的尸体，要把他烧戮泄愤，又或希望能在叛党的手上分得一点昏君遗下的财宝残余。

官家的粮仓都给撞破，抢掠一空。

更有叛军趁机进入民居奸淫掳掠，与居民发主冲突，整个扬州城乱成一团，宇文化及等都控制不了。

寇仲和徐子陵湿淋淋的竭尽全力，才从护城河爬上岸来，朝外城去水道的方向摸去。

街上一群群暴民正联群结队的拿着棍棒刀枪，一见落单的隋兵便冲上去动手，完全不理他们是否属杀了昏君的英雄，显示出他们对隋兵和官府的深恶痛绝。

徐子陵扶着寇仲勉力在街上走着，挤过一堆堆赶热闹的旁观者。

一阵掌声和喝采声震天响起，原来是一队二十多人的隋兵被人从马上拖了下来，打个半死。

寇仲呻吟道：“这段河道真难捱，什么真气都没有了，全身飘飘荡荡，虚不受力似的。噢！你这小子没什么伤，为何都是脚步浮浮的。”

徐子陵苦笑道：“还好意思说，你这小子这么重，背得我不知多么辛苦。”

寇仲知他是透支得太厉害，辛苦地咳笑离分的道：“你这小子真懂说笑，唉！今趟害不成宇文化骨，反差点赔上小命，确是倒霉透顶。”

徐子陵看了一眼周围的混乱情况，发现城郊西面某处民宅刚冒起火头，沉声道：“宇文化骨都沾不了多少便宜，要收冶这烂摊子，岂是容易，别忘了老爹和李子通都对这里虎视眈眈哩！”

寇仲双脚一软，差点倒在地上，全赖亦是身疲力竭的徐子陵死命扶着。

两人踉跄走了几步，终支持不住，移到一条横巷贴墙坐倒。

两人喘了一会气，寇仲道：“那去水道可能不大靠得住，说不定宇文化骨在那里正等我们自投罗网。”

这时一队过百人的叛兵杀至，一见到拿武器的人便动手，杀得哭喊震天，人人争相闪躲走避。不过看来并非是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叛兵自发性的

报复行为。

看着人们狼狈地在跟前奔跑，逃往巷子另一端，寇仲精神一振道：“我敢保证所有城门都给打开了，我才不信没有隋兵不乘机逃走。”

徐子陵勉力提聚真气，却没法成功，暗忖就算遇上普通的隋兵，都要遭殃，叹道：“开了门又怎样，我们有力走路吗？你的伤势怎样了。”

寇仲笑道：“出城后让我仲少脱光衣服给你数数看身上有多少伤口，保管可以把你吓坏。幸好老子功力深厚，伤口能自动愈合止血，否则只是倘血都淌死了。最厉害是宇文智及那狗杂种的一剑，把我的护体真气都刺破了，不过本少亦回敬了他一脚，否则你那能击倒他，快多谢我。”

徐子陵捧腹笑道：“你这家伙死都不肯认输，若非是我，你这小子早变成肉酱。”

寇仲陪他狂笑一会，拭着眼角呛出的泪水道：“为何我们一败涂地，现在又生死难卜，仍可以这么开心呢？”

徐子陵偷望往乌灯黑火的街上，刚才乱成一片的大街变得静如鬼域，只远处仍不断传来叫声啼声，吁了一口气道：“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仍然年青，大把好日子，只要死不去，迟些就可找宇文文化骨算清楚所有旧账。”

寇仲露出深思的神色，接着按墙摇摇晃晃的站起来，断然道：“就算要爬，现在都要爬到郊外去，现在不走，可能永远都走不了。”

第七章 父子重逢

踏上通往南郊的大道，两人立即放下心来，只见以千万计的人正匆匆往前方赶去，人车争道，哭喊震天，再分不清楚那个是兵是贼，人人都赶着往别处避难。

徐子陵扶着寇仲在人群中，摸黑前进，天空上全是皇城吹过来的浓烟尘屑，大好风光的扬州城变了修罗地狱的可怖情景。

快到一道巷口时，前方一阵混乱，只听有人大喝道：“奉新任统帅宇文文化及之命，尔等立即回头，否则立杀无赦。”

众人齐声发喊，毫不理会地加速往港口挤去，瞬息后人流回复畅顺，刚才发言的叛军兵头已不知到哪里去了。

寇仲在徐子陵耳边道：“这就是群众的力量，只要懂得利用，便可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

徐子陵苦笑道：“你留点精神走路好吗？扶得我那么辛苦。”

言犹未了，后方一群男女拥上来，硬把他们挤得跌跌撞撞的走前十多步，举目一看，原来已到了旷野。

两人随着人潮，千辛万苦的远离江郡，沿江朝丹阳走去，只要找到该地最大的青楼伴江小院，就可探到香玉山、素素等的行踪。

寇仲其实内伤颇重，幸好在道旁山林处休息了两天后，徐子陵的功力首先恢复过来，着手为寇仲疗伤。

过了十天，两人继续行程，快到丹阳时，迎头遇上一批逃难的人，才

知道杜伏威的拍档辅公佑攻占了丹阳，居民纷纷逃往乡间和附近的城镇避难。

当两人抵达丹阳东北面的小镇定石时，镇内已十室九空，一片大难临头的惨淡气氛。

寇仲找人问了一番后，回来道：“原来杨广被杀后第五天，李子通闻讯率大军攻打扬州，宇文化骨这胆小鬼不敢迎敌就坐船溜了，听说不是回洛阳就是去长安。”

又哈哈笑道：“这小子还不敢当皇帝，拥立了杨广的侄子秦王浩为帝。要到长安去苟安。”

坐在水井旁的徐子陵晒道：“路远兵疲，宇文化骨及又一向声誉不佳，人人都视他是皇帝的走狗，现在只是恶狗反噬主人，根本不得人心，我才不信他能有多大作为。哼！”

不要说去长安，就算想去洛阳，李密肯放过他吗？”

寇仲笑道：“他当然到了长安！听说李阀正进军长安，只不知胜败如何？李世民这小子是很不简单的。”

徐子陵叹道：“那管得这么多事，现在最担心素姐，丹阳不用说是乱成一团，都不知他们会否出意外。老爹又非善男信女，若给他发现我们在城里，便跟撞上宇文化骨没多大分别。”

寇仲苦笑道：“就算丹阳所有人都变成老虎，我们都是要去的，否则就会和素姐失去联系。”

打定主意，两人继续上路。

几个较接近丹阳的乡镇，都变成大火后的灾场，据闻是从丹阳败走的隋兵做的好事，只是这批败返北方的贼兵，便已造成老百姓极大的苦难。

两人均感心情沉重。

丹阳在望时，两人商议入城的方法，徐子陵道：“丹阳城墙虽比江都低矮一点，但也有好几丈高，若无勾索辅助，多练十年鸟渡术都跳不上去，如何是好呢？”两人这时都是衣衫槛褛，蓬头垢面，在这非常时期，有多少银两都没用处。

寇仲这二十多天吃的只是山林的野果，口都吃淡了，心切进城，道：“没有人想到我们会到丹阳来的，兼之现在连我们都认不出自己，索性大摇大摆入城好了。”

徐子陵皱眉道：“战时城防最严，为怕给奸细混进去，我们这么闯关，恐怕会出出问题。”

寇仲哈哈笑道：“忘了我们是武林高手吗？闯不了就逃，然后另想办法，先丢掉了你把鬼刀，来吧！”

出乎意料之外，两人入城时，只见人人均被杜伏威的江淮兵详细盘问，但对他两人，只问了两句，知他们是由江都来的难民，就放他们入城。

入城后寇仲兴奋道：“我们的倒运日子终于过去了，自从到过翟让的大龙头府后，不知是否给他的霉气影响，一直倒运，还差点命送江都。”

徐子陵笑道：“翟让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该掉过头来说，这么多场劫难我们都死不了，实是鸿福齐天。”

想起快见到素素，寇仲认错道：“对！对！我们是鸿福齐天。咦！但又有点不对！”

香小子不是说进城后直走三百多步，便可看到伴什么娘的小院吗？我们现在走了过千步，为何仍见不到那鬼招牌？”

徐子陵一震停下，颤声道：“糟了！你记否刚才有几座烧通了顶的房子，怕就是那里了。”

两人像小乞儿般呆坐街头，茫然看着街上稀疏的行人，间有江淮军驰过，也没注意两人，近年来到处皆是逃难的人，对这类情景早见怪不怪。

寇仲叹道：“真想见一个隋兵就杀一个，见两个就杀一双。走便尽管走好了！又没有人留你，为何却要放火烧屋才肯离开呢？抢东西不一定就要放火杀人吧？”徐子陵淡淡道：“怨天怨地亦于事无补，照理香小子是聪明绝顶，定有方法和我们联络的。”

寇仲苦恼道：“我们在这里坐了半天，但也没半个人来和我们联络，是否该继续等下去，还是去买一身光鲜点的衣服，先医好肚子，才找个地方过夜？”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早知你没耐性的了，去吧！”

徐子陵在卧几躺下练功，到寇仲返来，才惊醒过来。这并非什么旅馆或客栈，而是因主人举家逃亡留下来的空房子，给他们作了栖身之所。

徐子陵坐起来，问道：“探到什么消息？”

寇仲在他旁坐下道：“我在城内各处留下美人儿师傅的暗记。香小子若见到，该知是我们来了。”

徐子陵道：“外面情况如何？”

寇仲摇头道：“白天还可以，到晚上人人都不敢到街上去，店铺不是没有人就是关门不做生意，老爹的手下真不争气，不时有人闯入民居犯事，搞得天怒人怨，难怪听得江淮军来，人人都走为上着。”

徐子陵道：“照我看香小子该和素姐到了别处去，老爹这么多仇家，说不定巴陵帮亦是其中之一，香小子自然要避风头。”

寇仲沉吟间，敲门声起。

两人大为惶然，面面相觑。

寇仲忽跳起来道：“说不定是香小子，因为我在暗记中以暗号点出了我们在这地方。”

徐子陵大喜，扑往大门处，隔门问道：“谁？”

门外声息全无。

寇仲大感不妙，掠到徐子陵旁，低声道：“不妥当，立即走！”

一声叹息在厅心处响起。

两人头皮发麻，旋身望去，只见他们高瘦的老爹头顶高冠，负手卓立厅心，脸无表情的冷冷打量两人。

寇仲和徐子陵最怕遇上的人中，该就是杜伏威，连遇上李密或宇文化及，亦不至于如此不济。

想到杜伏威是有备而来，必先布下天罗地网才现身出来与他们父子相认，更是心中叫苦。

寇仲干咳一声道：“这是老爹的地头，唤你的手下出来吧！”

杜伏威哑然失笑道：“好小子！仍是那么狡猾，想试探老爹我有什么布置吗？坦白告诉你吧！自今早听到你们入城的消息后，爹一口气赶了四十多里路来见你两只小鬼，现在身旁半个随员都没有，想逃就即管逃吧！”

寇仲哈哈笑道：“爹乃天下第一高手，必会自重身分，现在孩儿们连趁手的兵器都没有一把，爹可否宽限三天，待我们准备妥当，再和爹在城外某处大战他娘的一场呢？”

杜伏威仰望上方的横梁，淡淡道：“我想单独和寇仲你说几句话。”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暗忖难道他要逐个击破，不过此乃多此一举，因为即管两人联手，要胜过这天下有数的高手，只是痴人说梦。

徐子陵隐隐感到事情有转机，暗忖横竖是死，不如博他娘的一铺，点头道：“那我到门外等吧！”语毕穿窗去了。

杜伏威神情肃穆，在南端的椅子坐下，柔声道：“小仲！坐下吧！”

寇仲有点受宠若惊的在他右旁的太师椅坐下来。

杜伏威默然半晌，平静地道：“宇文化及跟杨广太久了，很多坏习惯都改不掉，到了彭城，由于水路给李密封锁，改走陆路往长安，希望快李渊一步控制京师，竟下令掠夺民间牛车二千余辆，还蠢得只以之运载从杨广处抢来的宫女和珍宝，武器、装备、食粮却命兵士背负，惹得兵士生变，带头的正是曾和他联手杀杨广的司马德戡，虽给他平定了，但已元气大伤。唉！宇文化及一向以智计闻名，想不到有此失着。”

寇仲不明白为何穷凶极恶的杜伏威忽会和自己闲聊起来，只好耐着性子的聆听。

杜伏威续道：“他的愚蠢，便宜了李密，命徐世绩和沉落雁伏兵黎阳，大败宇文化及，降者无数，女子财货尽失，宇文化及靠着绝世武功，率二万残余北走魏县，风光难再了。”

寇仲失声道：“那李密的声势岂非更盛？”不由想起他颁下追杀他和徐子陵的“蒲山公令”，他们的处境将更不利。

又回心一想，眼前便过不了杜伏威这一关，除非有神仙救助，否则今趟必无幸免。

杜伏威别过脸来深深凝注他道：“你和小陵两人，我比较欢喜你这小子，想知道原因吗？”

寇仲以为他说的是反话，晒道：“对爹的错爱，孩儿真是没齿难忘。”

杜伏威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柔声道：“孩子想知道原因吗？”

寇仲无奈道：“说吧！孩儿想不听都不行。”

杜伏威对他的冷嘲热讽毫不在意，淡淡道：“因为你这小鬼比较似我。”

寇仲愕然往他望去，首次感受到杜伏威的诚意。

杜伏威避开他的目光，望往前方，缓缓道：“宇文化及也不照照镜子，他武功有余，声望却不足。那昏君被杀的消息传到洛阳，杨世充便拥立越王杨侗作傀儡皇帝，这时代兵权在谁手上，谁就可控制大局，否则纵有盖世武功，亦不外是一个超卓的武士或刺客而已。”

寇仲听他话中有话，首次用神猜测杜伏威要和自己单独一谈的目的。

杜伏威意犹未尽道：“李渊算什么东西，不过犬父却生了李世民这个虎子，先后用诈，骗得突厥和刘武周不攻太原，使李渊无后顾之忧，更以奇兵大败宋老生，攻克长安，捧了代王杨侗为帝，差点把李密气死。”

杜伏威的目光回到寇仲处，沉声道：“现在隋室名存实亡，其后人虽纷纷被奉为帝，只是回光反照，闹一阵子后就要完蛋了。有志以一统天下为己任者，此正千载一时之机，环顾天下，除李密外，谁人能与我杜伏威争锋。”

寇仲虎目亮了起来，射出无比炽热的神色，却没有答话。

杜伏威猛地一掌拍在椅旁的小几上，坚木造的小几立时碎裂地上。

寇仲吓了一跳，朝他瞧去。

杜伏威双目射出前所未有的神光，瞪视他道：“若你真肯诚心诚意认我杜伏威作父，改我杜姓，我杜伏威将视你如己出，并助你成新朝的皇帝。”

寇仲愕然道：“你自己不想当皇帝吗？”

杜伏威仰天长笑道：“李密想当皇帝，宇文文化及想当皇帝，窦建德想当皇帝，李渊虽无胆但亦想当皇帝。人人都想当皇帝，但我杜伏威嘛！只是怕负了一身武功，不甘寂寞吧了！”

寇仲难以置信的瞧着他，试探道：“你真肯把皇帝位让我？”

杜伏威沉声道：“鱼与熊掌，两者难以兼得，假若我只要你助我为帝，异日必被你杀死。你和徐子陵都是那种天生不肯屈居人下的人，第一趟和你们谈话时就知道了。”

寇仲虎躯剧震，尴尬道：“若我真认你为父，怎会害你呢？”

杜伏威叹道：“帝位之争中，什么人伦大统，仁义道德，都派不上用场。能成大事者，谁不是重实际，轻虚言，行事心狠手辣之辈。杜某之所以看得起你，因为你正是这种人，既有野心，亦有手段。所以当江湖上都说你们走运时，只是杜某才深悉你两人厉害处，试问谁不是给你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有谁可骗倒你们呢？”

顿了顿续道：“小陵和你是两类人，就算我杀了他，他都不会认我为父。”

又正容道：“现下只要你一个决定，天下就是你我的囊中之物了。”

寇仲苦思半晌，忽道：“假若我不答应，你是否会杀了我呢？”

杜伏威苦笑道：“本来我确有此意，但心想若非你心甘情愿，以后你防我，我防你，还有什么意思，你这么说，我真的大感意外，看来你是不会接受的了。”

寇仲双目异采连闪，像进入一个美丽的梦境般，充满憧憬地徐徐道：“若我的天下是靠老爹你得来的，实在太没意思了，是的，我确有争霸天下的志向，可是我向往的却是那得天下的过程，那由无到有，白手兴国的艰难和血汗，爹你明白吗？”

杜伏威长身而起，狂笑道：“你知否唤这两声爹，救回了你和徐小子两条命吗？刚才我已准备出手，罢了！你两人给我立即出城，决无人会拦阻，下趟遇上时，可莫怪本人无情。”

又转过来微笑道：“你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躲，避过风头火势，否则将会变成‘蒲山公令’下的冤魂。”

再哈哈一笑，闪身不见。

第八章 放手大干

两人匆匆离开丹阳城，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才在一个山冈停下来。

忽然一个响雷，接着雷电交加，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寇仲索性脱下上衣，赤膊仰天大叫道：“现在怎办好呢？老天爷教教我寇仲吧！”

徐子陵仰面张口，痛快地吞了几口雨水，道：“杜伏威这么看得起你，为何仲少却放过这大好机会。只要你叫一声爹，江淮军就是你的了。”

寇仲笑道：“这叫便宜莫贪，而且事情岂会如此简单，别忘了还有个辅公佑。”

徐子陵哈哈笑道：“别骗我了，一定还有其它原因。”

寇仲叹道：“想瞒你真困难，江淮军贼性太重，恶习难改，非是争天下的料子。但最重要是我寇仲不想让人说我是靠老杜起家的。”

接着双目放光道：“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本身更动人的事，而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动人的历程与经验。成功失败并不重要，但其中奋斗的过程才是最迷人之处。我的好兄弟，你明白吗？”

徐子陵点头道：“当然明白！不过杜伏威说得对，我和你是两类人，追求的目标更是截然不同。或者有一天，当你起而争霸天下时，就是我两兄弟分手的一刻了。”

寇仲沉默下来，忽又大笑道：“将来的遇合，管他奶奶的屁事。现在我们该怎办呢？回丹阳是没可能的事，难道就这么和素姐失散了吗？”

徐子陵沉吟道：“人生遇合，讲的是个缘字。虽说人人都劝我们做缩头乌龟，好避过李密的追杀令，但做人做到这地步尚有何乐趣？我们索性找些事来放手大干，弄得天下皆知，香小子知道后，自然要带素姐来找我们团聚。”

“轰隆！”

一道闪电裂破虚空，天地一片煞白。

两人感受着大自然的威力，一时都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寇仲才道：“我们找些什么事来干呢？”

徐子陵哈哈大笑道：“你真善忘，连我们那批待运的盐货都忘掉了，我们就去把货起出来，运往西北最缺盐的地方，只要我们能克服沿途险阻，干成此事，我们就真正成为高手。”

寇仲雄躯剧震道：“好主意，沿途我们故意张扬其事，谁想要财不要命，就来拿我们的人头或把性命送给我们好了。”

“轰隆！”

雷雨更趋暴烈。

雷雨稍歇，两人立即上路，动程往他们名为“学艺滩”那令他们毕生难忘的旧地去，除了傅君婳埋骨的小幽谷外，就数该处最能惹起他们的情怀。

由于今趟是由陆路去，沿途要靠推测和摸索，所以走得不快，但两人并不心急，一路上专心练武。

两人已有很丰富的实战经验，兼且在“蒲山公令”的可怕威胁下，又知这段运盐货的旅途凶险无比，故而份外用心专注。两人的说话都少了，尽量避免进入乡镇城市，只靠野果充饥，心无旁骛不分昼夜的修练，颇有苦行的味儿。

他们当然不知道，就是这段日子，使他们作出惊人的突破，奠定了日

后成为宇内无敌高手的地位。

这天由于衣服破烂得难以蔽体，两人不得不进入路经的一个小镇，买了两套衣服更换。

此南方小镇似乎完全不受战火影响，热闹升平，刚好遇上不知什么节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人穿上新衣，鞭炮烟花响个不停。

寇仲毕竟比徐子陵好奇心大，到外面打听一番，回到客栈对正在潜心默思的徐子陵道：“原来这是林士宏的势力范围，这家伙本是鄱阳会的二龙头，大龙头操师乞起义不过几个月就给人干掉，给他冷手执了个热煎堆，又凭斩杀了隋室猛将刘子翊而声名大着，远近来归者加上旧部竟达十余万之众。这家伙还封自己做皇帝，国号楚，以豫章为都城。

九江、临川等几个大郡都落到他手上。嘿！还有其它消息，不若到酒馆大碗酒大块肉吃着才说吧。”

徐子陵皱眉道：“这个多月吃的都是野果、木薯、黄精一类的东西，肠胃习惯了干净平和，吃肉喝酒恐怕会不舒服。”

寇仲一把将他扯起来道：“正是这原因，我们才要重投人世，你这小子有种出世的倾向，真怕你会去当和尚道士，对姐儿你更像完全失去兴趣似的。”

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两把匕首，塞了把到他手上去，道：“这是重金向一个摆摊的汉子买回来的，钢质绝佳，最难得是名字改得好，你那把叫‘断玉’，我的叫‘挥金’，挥金断玉，多么趣怪。”

徐子陵细看手上匕首，把手处果然铸有古篆“断玉”两字，便道：“我是不爱用兵器的，给我干什么？”

寇仲大力拍他背心，大笑道：“是给你用来刮胡子的，你去照照镜吧！看看认否得那是徐子陵。”

徐子陵不解道：“那有什么打紧？”

寇仲气道：“你为何变蠢了，若认不出我们是谁，便没有人来找我们算账，那怎能将事情搞大，让素姐知道我们尚在人间呢？”

徐子陵爽然如命以匕首刮去须髯，边刮边叹道：“果是宝刃！”

寇仲刚刮得一张脸干干净净，使英伟的颜容重见大日，惊讶地盯着徐子陵道：“你这小子的容貌像是变了，偏我又说不出来有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气质上的改变，像是多了一两分超尘脱俗之气吧？”

徐子陵不以为意的以目光回敬，淡淡道：“你现在也更像个武林高手，不打得也可以唬得人呢。”

寇仲笑骂道：“去你的大头鬼！”

扯着他到酒馆去。

酒馆的大堂差不多全满，三十多张台子只两张空出来，正用的不是商旅就是跑江湖闯天下的人。

两人步入堂内，立时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目光，其中有几个还露出惊疑

不定的神色。

寇仲大马金刀的在其中一张空桌坐下，喝道：“给寇某人先来两斤好酒，要最上等的。”

“寇某”两字出口，那几个人立即身体一颤，脸上透出喜色。

徐子陵看在眼里，道：“小心有人在酒菜下毒。”

寇仲笑道：“别忘了我们是百毒不侵的，沈婆娘的毒药就奈何不了我们。”

徐子陵不悦道：“就算我们真能驱毒，但既费工夫又麻烦，还是小心点好。”寇仲道：“这世上该没有无色无味的毒药，只要给老子灵眼一瞥，锐鼻一嗅，保证没有毒可漏过法鼻和法眼。”

说虽这么说，这小子却亲自到厨房监视伙记倒酒，又点了菜，主要是馒头和青菜，只有一碟卤肉。可见他口上虽那么说，事实上却很顾及到徐子陵的喜恶心意。

两人旁若无人的一大吃大喝，酒酣耳热时，寇仲压低声音道：“李渊听得昏君被杀，便逼代王侑将皇帝位让给他，对外当然说成是那小孩子心甘情愿禅让予他，哈！又多了个皇帝出来哩。”

徐子陵道：“定是李世民的主意。”

寇仲摇头道：“很难说，李世民的长兄李建成听说亦是厉害人物，另一个兄弟李元吉则神勇盖世，武功尤胜兄长。唉！李小子真惨，辛苦打来的天下，最后可能都是便宜了李建成。”

徐子陵道：“人家手足情深，共享富贵，怎会如此计较？”

寇仲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却没有说话。

徐子陵比他关心李世民，道：“关中的情况如何？”

寇仲道：“关中京师这块肥肉，谁不想吃掉。李密和杨世充本大有机会从李阀手上把长安横刀夺去，偏是互相牵制，动弹不得。你还记得那个薛举吗？”

徐子陵记性绝佳，点头道：“就是那个想学秦始皇，自称西秦霸王的傻瓜吗？他的地盘金城在长安之西，是否想和李阀争食呢？”

寇仲道：“小子你机伶得真叫人喜爱，一猜便中的，这傻瓜号称有十三万之众，又看不起李渊，竟连长安这种坚城也敢贸然强攻，被李小子大破于城外，吃不完兜着走的滚回老家，声望亦为此大跌。”

徐子陵奇道：“这里离关中那么远，为何你却有如若目睹般，说得活灵活现？”

寇仲得意道：“这小镇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从北方逃难来的，再加点想象力，自然可让你听得眉飞色舞。”

徐子陵道：“王世充和李密大战难免，只不知谁胜谁负。”

寇仲阴阴笑道：“原来你尚未忘记沈婆娘。”

徐子陵失笑道：“你恐是患了妄用想象力的绝症，我只是关心天下的形势，这么乱下去，百姓还不知要受多少苦楚。”

寇仲道：“自那昏君死后，形势更是错综复杂，号称隋室五人高手之一的沉法兴，乃四姓大阀外另一累世都为着姓的阀系，官至吴兴太守，乘机以讨宇文化及为名起兵，集隋兵六万，占了昆陵，声势骤盛，自称江南道大总管，直接威胁到李子通和老爹，这些本为隋将的义军，和出身草泽的义军大多仇怨甚深，水火难容。”徐子陵道：“这么说，李阀败退薛举一战，实是关

键所在。从此李阔再不惧西面的威胁，可坐观中原群雄互相残杀。”

寇仲微笑道：“我知道你很看得起李小子，不过他和乃兄李建成曾想进攻洛阳，到头还不是无功而还。现在的形势是谁都奈何不了对方。”

徐子陵按着他酒杯道：“不要喝那么多了！今晚可能有事呢。”

寇仲推开他的手，举杯一饮而尽，眼中射出异芒，道：“这是最后一杯。”

徐子陵知他勾起李秀宁的心事，暗中叹了口气，扯他回客舍去了。

那晚果然有班不知死活的江湖人物来找麻烦，给两人打得落花流水，断手断脚的落荒而逃，两人都知道这只是开始，索性不再隐蔽行藏，大摇大摆的穿城过镇，朝学艺滩进发。

他们当然非是徒逞勇力之辈，故意行踪飘忽，有时又在旷野练两三天长生诀的功法，累得追踪他们的人一筹莫展。

一方面潜心修炼，另一方面又有贪图李密封赏者前仆后继地送上门来给他们作练习靶子，使他们以前学来、瞧来或自行领悟得来的功法彻底融汇贯通，变得更全面，更能把体内真气控制自如，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天两人谈着抵达余杭，依足规矩纳税入城。寇仲笑道：“不知海沙帮那群混蛋仍在否？现在宇文阔自身难保，海沙帮再凶不起来，我们不若去拆了他们的余杭分舵，逼他们献上大船一艘，水手百人，私盐千包，美女万个，哈！想想也大感快慰。”

徐子陵纵目四顾，街上的情景和往日没多大分别，不过多了很多江湖人物，却没有人敢正眼看他们，显是知道他们是谁，有些人还绕道避开。哈哈笑道：“先发制人，实可免去很多麻烦。这该是沉法兴的地头，当过官的毕竟不同，把地方治得井井有条，不似老爹般胡来。”

寇仲停下步来，指着对街的一间店铺道：“记得吗？就是这里。看！门口那班人个个都目露凶光，神色不善。”

徐子陵望过去，记起海沙帮余杭分舵的副舵主谭勇，当晚正是由这里走出来的。

像那晚般，店铺内聚了十多名海沙帮徒，人人手按兵器，对他们怒目而视，一副随时要动手的样子。

寇仲道：“那条蠢龙韩盖地定是改投了沉法兴，否则不给扫出余杭才怪，沉法兴摆明要讨伐宇文阔，由此可知韩盖地驶惯了船，最懂看风转舵。”

徐子陵领先大步横过车道，朝那店铺走去，向寇仲招呼道：“攻其不备，乃上上之策啊！好兄弟。”

寇仲笑着跟上去，就像去玩一个有趣的游戏。

就在这刻，他们均感到自己长大成人，再非两个小混混了。

第九章 大显身手

那群海沙门徒一向横行霸道，十多人见状，早从铺内蜂拥出来，提刀持斧迎向两人。

徐子陵虎入羊群般冲入敌阵里，拳打脚踢，只见一个个公牛般的壮汉，

不断离地飞跌，片晌后就再没有人可以爬起来。

道上行人争相走避，一片混乱。

寇仲怨道：“留下两个给我玩玩都不行吗？”劈胸抓起其中一个，拖进铺内，不一会出来牵着徐子陵往码头方向走去，道：“真正的分舵在盐街处，就是与我们偷盐的货仓相邻，那处抢船都方便点。”

徐子陵道：“你抓的那人倒合作。”

寇仲冷哼道：“不合作行吗？”

徐子陵哈哈一笑，领先出城。走了一半路时，数百骑从城门旋风般追至，不用看都知是沉法兴的兵将。

寇仲吓了一跳道：“似乎人多了一点！”

徐子陵想起那趟在江都皇城的苦战，亦心怯起来，忙偕寇仲落荒而逃。

徐子陵躺在海边密林一棵大树的横枒处，欣赏大海落日的壮观美景，感到心胸开阔至无限，人世间一切你争我夺，都变成永恒中无足道的琐碎事儿。

自那天换上新衣，刮掉胡子后，寇仲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充满斗志。沉思默想时，不时眼露异芒，想的不知是否争雄天下的大事。

自己则愈来愈沉醉于武道的探索里，其它事都不摆在心头，唯一舍割不下的就是素素，寇仲则当然不用他去担心。

他也想起沉落雁、东溟公主，但都像浮光掠影，并不能使他动心。

对他而言，感情是生命里最难以承受的东西，每当想起傅君婳，他便涌起神伤魂断的感觉，对宇文化及的仇恨更深刻。

杀了宇文化及后，他会云游天下，甚至到塞外去，好好经验生命中更多姿采的一切。

一统天下这种大事，并非他这种毫无所求的人干得来，那该是寇仲、李世民这类人去承担。

他的目标在于探索这个奇异的人世，探索武道的最高境界，勘破生命的奥秘。但他从来没有强迫自己，一切都随遇而安，就像以前寇仲要他去偷听老儒讲学，要他去偷学武术，他便去听去学。

直至学晓长生诀秘不可测的功法，他才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上，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目标。

心中忽生惊兆。

徐子陵闭上眼睛，排除万念，立即感觉到有人从西南方悄悄往他处潜来，此人是自离开丹阳后他所遇到的人中武功最高明的，却绝不是寇仲。

若寇仲耍耍把戏，那至少要待他进入十丈的范围内，他才可生出警觉。

但此人在三十丈外他便发现了。

就在此时其它方向亦现出敌踪，都离他二十丈许，可见这几个敌人，又比先前那人胜上一筹。

刹那间他已决定了苦战到底，否则就要和去了探听敌情的寇仲失散。

徐子陵鬼魅般迅快地滑落树脚处，由于他对敌人的位置和逼近的路线掌握准确，故只一两个身法，便悄悄从敌人目光不及的死角位和间隙中闪进了一处茂密的草丛里。

天色暗黑下来，太阳的余晖在大海另一边逐渐消沉，林内更是难以见物。

衣袂破风声蓦地响起，然后有人“咦！”了一声，显因找不到他而大感错愕。徐子陵心中明白，对方早前定是从远方高处看到他躺在树上，走到近处时受林木所阻，反而见他不着。

徐子陵蹲伏草丛里，眯起眼睛，屏息静气往外瞧去。

除非对方搜到这里来，凭他奇异的真气，当年功力尚浅时，躲在屋梁上便连李密、翟让这种高手都不曾觉察。试问这世上有少多个李密和翟让，故此他一点都不担心会泄了行藏。

刚才他躺卧沉思冥想的大树下多了一高一矮两个黑衣人，因是背着，所以看不到样貌，不过只看他们都站得渊亭岳峙，气势雄强，便知非是一般庸手。

风声响起，树下又多了一个人，道：“搜过了，鬼影都没有半只。”

此时徐子陵嗅到一股奇异的幽香，接着是微不可闻的破空声，心中懊然，知是有人从后接近，而且是个女子，身体的芳香被海风先送进他灵敏无比的鼻子里。

徐子陵忙伏到地上去。

一把剑子刺进草中来，在他上方掠过，接着一连四剑，又快又狠，若他学刚才般蹲着，早已中剑。

幽香远去，女子显是移到别处搜索。

徐子陵心中暗笑，盘膝坐好，心想寇仲也该回来了。

不片晌三个敌人聚到一起，两男一女，低声商议。

另一人则可能去了附近搜索。

先是一把雄劲的声音道：“这或者是最好一个截着他们的机会，看情况他们是想逃往海外，以躲避李密的追杀令。”

另一人粗声粗气道：“那小子究竟到了哪里去呢？”

先前的那人道：“大总管和韩帮主早从他们的路线猜到他们要到这一带来。大总管对此事非常重视，否则怎会劳动到我们的谢仙子的大驾呢？”说话的是个年青男子，语带谄媚，蓄意讨好那女子。

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后，那被称为谢仙子的女子道：“照我看是他知机溜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布下陷阱，假若寇仲那小子能侥幸逃过韩帮主的天罗地网，就由我们来收拾他。只要能生擒其中一人，‘杨公宝库’就是我们江南军的囊中物！”

徐子陵心中一震，这才知道寇仲为何迟迟仍未回来，那还有心情听他们闲扯，悄悄退了开去。

徐子陵刚退出密林，眼前人影一闪，已陷进重围中，有人在后方大笑道：“小子果然嫩得可以，给我们一诈就诈了出来。”

另一人道：“也非全是骗他，另一个小子说不定早给擒下了。”

徐子陵夷然不惧，借点月色冷冷打量敌人，除原先的四个外，还多了两人，人人生相特异，可见均非平凡之辈。

截他去路的是个颇有几分潇洒之姿的文士，手提长剑，遥遥指向他。

左侧是个粗壮如牛的秃子，左右手各持一巨斧，教人不须推想就知他擅于外功，乃冲锋陷阵的勇将。

右侧远处是个白发萧萧的高大老者，他的剑仍挂背上，气度沉凝，若他估计不错，三人里数他武功最高。

身后风声骤响，刚才以言语诓他出来的两男一女，由林中扑出，封死了他所有退路。

其中一人笑道：“小子你错过最后的机会了！若你刚才反身逸回密材内，说不定可给你溜掉。”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是攻心之术，务要徐子陵感到自己的愚蠢，扰乱了心神。

白发老者抱拳道：“老夫沉法正，乃江南道大总管的亲兄，假若徐兄弟肯随我等回去，沉某保证以上宾之礼款待徐兄弟。”

徐子陵卓立重围中，虎目隐含一种深不可测的异芒，容色静若不波止水，修挺的躯体则如崇山般使人生出难以动摇的感觉。

文士双手握剑施礼道：“在下鄱阳派李昌恒，我们对徐兄都好生爱惜，若能化干戈为玉帛，就是最好不过。”

接着介绍秃头壮汉道：“屠力兄乃黄山派高手，乃大总管的左先锋，而在下则是右锋将。”

娇笑由后面传来，那被称为谢仙子的美女道：“奴家叫谢玉菁，可不要忘了！”

叫沉法正的微笑道：“剩下的两位是祈山派连氏昆仲凡兄和楚兄，都是江湖上著名用鞭的好手，他们的流云鞭依老夫看不须多久就可登上‘奇功绝艺’。”

徐子陵淡淡道：“说完了吗？若没话说就动手吧！”

六人大感愕然。

要知他们六人无不是江湖上响当当的好手，随便一人走出来，便很少人敢不给他面子，现在因沉法兴志在必得，所以把他们全派出来对付两人，当时他们觉得沉法兴是小题大做，岂知徐子陵竟敢说出这大言不惭的话来。

其实在徐子陵心中，由于惯见高手，除了杜伏威、东溟夫人、东溟公主、跋锋寒等级数的高手外，怎会随便把其它人放在心上。

屠力暴喝道：“不知好歹的家伙！”

话尚未完，肩手一扭，两把巨斧平胸往他斜斜劈出，两斧先后有致，迅若疾行的车轮，一出手就表现出他并非只凭勇力，而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同一时间，一点寒气从后直刺脊椎。

徐子陵见他们如此厉害，精神大振，更知两斧只是分自己心神，真正的妙着是后方暗算自己的指风。

对方如此费周章，说到底都是想将他生擒。

徐子陵倏地横移，来到屠力右侧，不但避过背后的暗袭，还纯凭移位逼得屠力要仓皇变招。

众人同时动容。

这就叫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屠力正扭腰坐马继续追击，沉法正大喝道：“暂且停手！”

徐子陵立时静止不动，对劈来的巨斧更不闪不避，泰然自若。

屠力骇然收斧后退，记得了沉法兴要生擒两人的命令。

其它人都看得抹了一额汗，心想天地间竟会有人对敌人这么有信心。

沉法正客气道：“老夫有一事相询。”

徐子陵不置可否的轻耸肩膀，无论动作神情，都满潇洒好看。

众人都心中一动，感受到这新近崛起武林、震惊了整个江湖的年青高手独特的秀气。

沉法正见他并没有说话，只好自己继续说下去道：“徐兄弟难道不想知道你另外那位兄弟的收场吗？”

沉法正外号“攻心刃”，顾名思义，可知此人最擅攻心之术。

来前他们早商量过，要杀徐子陵不难，但要生擒他却是不易，于是沉法正设计了种种攻心之法，配合施展，早先连凡、连楚和谢玉菁三人引他入彀，便是他的诡谋。沉法正能挣到今天的地位，这堂兄的助力实非常重要。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徐子陵不但没有露出丝毫骇色，嘴角还首次露出一个动人之极的笑容，其动人处是那种自然流露，令人绝不敢怀疑的真诚。看得面对他的三人都出奇异的感觉，仿佛可接触到这年青高手优雅隽逸的内在美。

徐子陵淡然道：“有劳关心，除非我见我那兄弟尸横地上，否则绝不会相信有人能奈得何他……”

连楚性情暴烈，又看不到那令人感动的笑容，怎忍耐得住，健腕一翻，手中长鞭毒蛇般冲怀而出，点往徐子陵耳后要害，若真点中的话，就算有护体神功，都包保足令中鞭者晕厥。

祈山派鞭法之所以能名传江湖，正因这种“鞭穴”的独门手法。要知运鞭妙者，可从任何角度进攻对手，更令人防不胜。

连凡与连楚兄弟同心，见乃弟出手，也便了个手法，一手擎着鞭子中段，变成一减半长度，但亦足有八尺长的鞭棍，从左后侧抢前，往徐子陵背脊猛抽下去。

沉法正的右锋将李昌恒亦配合发动，挽出十多朵剑花，令人眼花撩乱之际，其中一朵突然电疾激射向徐子陵的咽喉，凶毒无比，完全是没有保留的进手招式。

左锋将屠力从喉咙发出“呜呜”的低吼声，两把巨斧上下作势，虽没有出手，却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至少可使徐子陵不敢避往他那个方向。

沉法正虽毫无动静，但却令人生出高深莫测的感觉。

还有个威胁就是正后方的谢玉菁，谁都不知她会否出手？何时出手？

徐子陵尚是首趟同时对上这么多实力平均高手，不过对方凌厉的攻势和天衣无缝的配合，却有一个弱点，就是要将他生擒，所以真正的一着仍是连楚点向他耳后的鞭梢，其它人只是分他心神。

若非对方有此存心，确拥有杀死他的实力，但亦须付出沉重代价。

徐子陵心灵化成井内无波的水，清楚反映出周遭的发生，半点不漏的洞悉一切，精确的把握到对手的动静，进袭的手法和时间的先后。

他将眼、耳、鼻的灵觉提升至极限，至乎皮肤隔着衣服都可生出感应协助他达到“知敌”的高手层次。

一声低吟，徐子陵也不见如何作势，双脚猛蹬，箭矢般笔直冲空而起。

这一着大出各人料外，要知人在空中，一口真气尽时，就要往下落，而在空中变招或防守的灵活性都会大幅减弱，又成了最明显的攻击目标，若被围攻，更没多少人敢尝试，故此沉法正等无不大惑不解。

连楚的鞭梢像有眼睛般往上拔的徐子陵追去，由于连楚正处于前冲之势，一时难以上拔，只好追至徐子陵脚底下，凭长达丈半的鞭子追击这年青的对手。

李昌恒的剑和连凡的“鞭棍”同告落空。

在后方有“飞仙”之称的谢玉菁一阵娇笑，一溜烟的破空斜飞，往不住疾升的徐子陵追去，手上一对短剑上划下扎，攻向对方的颈腰，凶毒无比。

刚才徐子陵察敌时只发现五个人，独漏了她，可见她的轻身功夫何等高明。后来亦只是嗅到她体香送来的微风，始知有人从后潜来，故“飞仙”之号，实非侥幸得来。

连楚的长鞭眼看可点中徐子陵脚底的涌泉穴，他已准备透鞭送出劲力，哪知徐子陵使了下简单的脚法，不偏不倚的用足尖把迎上的鞭锋。

“啪！”的一声，两股劲力猛撞在一起。

连凡感到一股灼热无比的真气，沿鞭透手而入，化作丝丝气劲，自己的护身真气似乎没有半点用处，闷哼一声，差点震倒地上。

徐子陵却借连楚鞭梢传来的反震力，在空中换了另一口气接着凌空横移，投往重围外，谢玉菁著名的“飞仙短刃”完全落空。

连凡兄弟情深，忘了徐子陵，扑上去扶着连楚，问道：“怎样了！”

连楚整张瘦面生出不正常的血红色，急喘道：“快助我行功！”

众人见连楚只一招就吃了大亏，均感骇然，不过此时已无暇多想，沉法正、屠力、李昌恒三人急起追截。

徐子陵在空中再一倒翻腾，落在一道山丘斜坡时，谢玉菁已盘翔而至。

徐子陵露出一个充满男性魅力的微笑，两手探出，忽然变成千百指影掌影，迎上她那对飞仙短刃。

两人这才有机会打个照面，只见谢玉菁年在二十许间，头挽高髻，身穿彩绘宫装，打扮得就像杨广的妃嫔，玉脸如花，体态娉婷，极具风韵，姿色绝不逊于云玉真。谢玉菁亦看到徐子陵的容貌，俏目亮了起来，手底下却毫不容情，借凌空下扑之势，两柄剑互为掩护，忽先忽后，刹那间变招多次，连环往徐子陵攻去。

“叮叮当当！”

徐子陵的手像神蹟般或点或扫或拨，将谢玉菁的凌厉攻势完全封挡，最厉害是他每指每掌，都送出灼热无比的先天气劲，逼得这美人儿不断弹起，无法落到地面来，还要不断和他凌空硬拚。

这时沉法正的长剑首先杀到，徐子陵一声长啸，使出屠叔方教他的截脉手法，趁谢玉菁被他震得血气翻腾之际，画在她左腕脉处、左手中指，却点在另一短刃的锋尖。

谢玉菁娇呼失声，双手麻痹，左手短刃立时在徐子陵手上，然后另一股热劲透右刃而入，她当然可逞强硬拚，但那和自尽没多大分别，无奈下只好提气后翻，远远飞退，好化去对手凌厉的真劲。

故此当沉法正杀至时，屠力和李昌恒仍在七、八丈外，变成两人独对之局。

徐子陵双目寒芒闪闪，冷哼一声，硬撞入沉法正罩头而来的剑网去，竟施出埋身搏击的凶险战术。

屠力和李昌恒赶到时，都有无从入手之叹。

只见两道人影在斜坡上此追彼逐，缠作一团，刃剑交击之声，不绝于

耳。

沉法正至此才明白为何徐子陵可以败退宇文无敌，气走李子通，又能从宇文化及的叛党手下逃出皇城，因为这年青高手最厉害处就是所有招数均无成法，完全是天马行空的临时创作。

人影乍分。

沉法正踉跄跌退。

屠力和李昌恒骇然下由左右攻去。

徐子陵右手一扬，飞仙短刃直取李昌恒面门，人却迎往屠力。

“蓬蓬！”

无论屠力如何改变角度，但徐子陵就像预知他双斧所有变化，掌缘猛切在斧身处。

屠力惨叫一声，硬生生被他劈得往后急退，一时忘了是斜坡，差点滚了下去，狼狈之极。

李昌恒避过掷来的短刃，正要扑上，沉法正按着右肋鲜血泉涌的伤口喝道：“昌恒退下。”

李昌恒不忿地止步，怒视卓立坡顶的徐子陵。

其它人亦团拢过来，但已无复先前围堵之势。

徐子陵冷冷看着敌人，自有不可一世的逼人气概。

沈法正道：“今天之事就此作罢，后会有期。”

他们来得突然，退得更突然。

徐子陵当然知道事情只是刚开始，收慑心神，朝码头方向驰去。

第十章 表白心迹

徐子陵奔上一个丘，便看到丘脚处的寇仲，这家伙脱剩短裤，口咬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把钢刀，正浸在一道清溪里洗擦身上的多处血渍。

在月色下，他的肌肤闪闪发亮，完美的体型就像一头刚成年的豹子，浑身充盈着力量和某种合乎天道的超凡美态。

他神情专注，似乎一点不知徐子陵的到来时，忽地抬头朝他瞧来，咧嘴一笑，笑容像阳光般灿烂和充满摄人的魅力。嘴上的刀落在手上，随手一挥，插在溪旁一棵大树的粗干处。

徐子陵几个纵身，夷然坐在寇仲前面溪中突起的一块大石处，凝望着仍在颤抖的刀柄，没有说话。

寇仲把整个头浸进了冰冷的溪水里，喝了几口，探出来又以水拨脸，叹道：“我杀了很多人，也受了伤，较严重是胸口这一拳，不过那家伙却给我打得骨都碎了。哼！想要我的命，自然要拿命来博。”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触，首次想到他和寇仲均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人物。

寇仲整个人浸进水里去，笑嘻嘻道：“好在我们的内功功效神奇，任何伤口都会天然愈合，不留丝毫痕迹，否则脱了衣服就糟了，满身伤痕，怎见人哩！嘿！到这里浸浸好吗？会使脑筋清醒很多的。”

徐子陵摇头拒绝，问道：“是谁袭击你。”

寇仲若无其事道：“是海沙帮的人，由那风骚道姑率领，又绳又网的，当足我是野犬般来捕捉，数百人来打我一个，真不知有害羞这回事，幸好我且战且逃，最后借水遁走。游秋雁还以为我仍是以前那不争气的小子，从水底追来，给老子制着。幸好我寇仲一向怜香惜玉，只捏了她胸脯几把就放了她。今趟说得够坦白了，该不会疑我向你陵少撒谎吧。”

徐子陵叹道：“你这风流的家伙，道姑兼敌人都不肯放过。”

寇仲淡淡道：“这叫惑敌之心，这骚货见到我便两眼生光，我顺手抚慰了她，将来说不定会有别的好处呢。”

徐子陵默然不语。

寇仲哗啦一声从溪中站起，溪水来到腰际处，伸个懒腰道：“我的好兄弟啊！你近来似乎对我很多作为都不同意，是吗？”

徐子陵晒道：“讨女人便宜乃每个男人都想做的事，我这作兄弟的怎会怪你。只不过你对她们根本只是出口戏弄和肉欲之念作祟，又事事都从功利去考虑，使我心中有点不舒服吧了！”

寇仲点头道：“这正是有求和无求的分别，我们追求的是不同的目标，所以才会出现分歧。这都是长生诀累事，你热我冷，不但把我们的气质改变，连性格都改了。我杀人时心中竟可没半点激动波荡，现在也不觉得是什么，否则可能早给人宰了。”

徐子陵忽道：“你可有什么打算？”

寇仲坐到岸旁，看着自己在水中轻松踢着的双足，微笑道：“我们不是说好要做好我们这单盐货买卖吗？到没有人敢来惹我们时，我们就成功了。”

徐子陵道：“我不是想问这件事，而是想问你如何去争天下。”

寇仲往他瞧来，眼中射出前所未有的异采，问非所答道：“若我真要得到天下，必须求你一件事，并去杀一个人。”

徐子陵剧震道：“李小子！”

寇仲仰天大笑，说不尽的豪雄气概，拍腿赞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在我们见过的人里，论气度魅力，谁能胜得过他。兼且他先辈累世为官，深明统御管治之道，又是如此年青，实是我寇仲最大劲敌。”

徐子陵道：“不怕秀宁伤心吗？”

寇仲双目寒光一闪道：“一个女人怎能左右我的大计和大业。”

徐子陵苦笑道：“但为何要求我呢？”

寇仲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我什么人都不怕，惟只怕你一个人。而我知你对李小子很有好感，只要你不阻止我，李小子除非向我称臣，否则终有一天要丧命于我寇仲之手。我可对任何人无情，唯有你和素姐是例外。”

徐子陵眼中射出锐利无比的神色，盯着他道：“假若有一天，你为了一统天下，必须把我除去，你下得了手吗？”

寇仲一掌虚按水面，登时激起一道水柱，照头照脸将徐子陵冲得浑身湿透，大笑道：“这是绝不会发生的，快向我道歉赔罪！”

徐子陵凌空下扑，将寇仲扯下溪水里，两人就像以前仍是孩童般扭打厮斗起来，全无高手的风范。

当寇仲将徐子陵的头锁在臂弯内时，喘着笑道：“小子可知我们头上又多了道追杀令。”

徐子陵一呆道：“什么鬼令？”

寇仲道：“是那个骚道姑说的，发令者就是对你因爱成恨的单琬晶，酬

劳是千两黄金和东溟派的镇派神器之一的东溟剑，非常吸引。一千两金足可养一队百人的军队两、三年了。”

徐子陵苦笑道：“臭公主是何苦来由。只不过是一本毫无用处的帐簿吧！嘿！不要把我的口浸到水里。”

寇仲将他的头挪起几寸，笑嘻嘻道：“人心难测，女儿家的心事更难测。哈！因爱成恨，投降未？”

徐子陵将寇仲整个抱起来，抛往后方，别头看着寇仲四脚朝天的跌进水里，骂道：“去你的因爱成恨，由始到终，她看得起的是李小子，甚或跋锋寒，却非我们两人。”

寇仲故作狼狈的爬起来，抹着脸道：“横竖都湿了，我们这就去偷船，迟点才和你算账。”

两人回复了当年时的没无机心，嘻嘻哈哈你追我逐的朝大海奔去。

两人从海水里冒出头来，只见岸旁码头处，泊满了大小船只近百艘，无不灯火通明，还以铁索连起来，不但船上有人放哨，还有快艇穿梭于其中巡逻，很多海沙帮徒均配备弩弓劲箭的远程攻击武器。

寇仲笑道：“我们累得海沙帮人人今晚都没得好睡哩！韩盖天本身是自高自大的傻瓜，手下什么‘胖刺客’尤贵，‘闯将’凌志高都不是人物，这种弄巧反拙的部署都可以做出来，若我是主持者，就命所有船舰驶离码头，教我们有力难施。”徐子陵道：“这十多个码头全是海沙帮的吗？”

寇仲道：“该是如此，由于余杭位置好，兼之韩盖天又与沉法兴结为兄弟，所以海沙帮的船舰集中在昆陵和余杭两地，负起为江南军运载粮草物资之责。若我们一把火将这些船全烧掉，江南军会立陷窘境，算是我们报答他们的照顾好了，来吧！”

两人潜进海底，往敌舰游去。

再冒起头来，已在敌舰群中处，避过了一艘快艇，两人躲在舰身暗黑处再研究策略。

寇仲道：“这些船舰每艘相隔过丈，纵烧着其中一两艘，却很难波及其它的船。”

徐子陵道：“这个容易，只要我们凿沉其中一、两艘特大的船，船往下沉时，由于彼此有铁索相连，自会把其它船都扯到一块儿，烧起上来就方便多了。”

寇仲笑道：“果然好计，我去找火种，你去凿船，记得用你那把断玉，不要用手去挖，哈！”

三更时分，海沙帮的码头忽地乱成一团，两艘最大的船同时往下沉去，把其它船只扯得都挤到一团。

明眼人一看船沉的速度，便知有人在船底造了手脚。

游秋雁、尤贵和凌志高三人率领大批海沙帮的好手扑出来，前者娇喝道：“快解索！”

寇仲出现在其中一艘船的船头处，赤着上身，右手持刀，左手高举火把，大笑道：“迟了！”

游秋雁等给他杀怕了，而尤贵和凌志高两人给劈伤处更仍火灼般痛楚，见到他来势汹汹，一时都慌了手脚。

火焰冲天而起。

只看烈火蔓延的速度，就知船上必倒了火油，故一发不可收拾。

游秋雁大叫道：“杀了他！”

寇仲哈哈一笑，跳到另一艘船上，右刀左火把，把冲上来的海沙帮徒打得叫苦连天，纷纷掉下海水里。

游秋雁等朝寇仲扑去时，远方一艘船上，火箭一枝接一枝地连续射出，落往其他船去，一时火头四起。

此时寇仲已不知踪影，游秋雁定神看去，原来发箭的是徐子陵，守在船上的帮徒，早给他赶到海里。

尤贵大喝道：“快救火！”

这时斩索也不能起作用，所有船缠作一团，寇仲先前烧的那一艘船的火焰，已蔓延往附近的船只去。

船上喊声震天，但海沙帮徒都不知该先救火还是该去追截敌人，乱成一团。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由一条船跳往另一条船去，到处赶人放火，大肆破坏，只避开了敌人的主力。

游秋雁等本该分头截敌，但想起两人的厉害，怕落单时连小命都不保，只好穷追寇仲一人。

夜风吹来，火势更盛。

十多艘船陷在火海里。

寇仲忽然回过头来，迎上游秋雁等人，余杭分舵堂主冷球首当其冲，忙运棍便打。

寇仲虎目精光连闪，挥刀反劈，竟破入冷球的棍势内，先一步砍往他左肩去，幸亏冷球能当得上舵主，亦有真实本领，骇然下棍尾回挑，同时往后退去。

两把刀直劈寇仲，要为冷球解困。

寇仲哈哈一笑，仍在冷球棍尾挑上刀锋前，画在冷球左臂处，这才退往船端。冷球痛哼一声，溅血退开。

众人都心生寒意，为何寇仲又像比刚才一战时更厉害了。

“当！”

寇仲同时架着两刀，双脚闪电般连环踢出，两名海沙帮平日横行余杭的好手，立时吐血仰飞，使得游秋雁等一片慌惶。

寇仲横刀喝道：“好了！今日我再不想杀人了。你们想要我们的命，我们兄弟就烧你们的船，互相扯平。叫韩盖天和沉法兴来找我们吧！若敢追来，别怪老子刀下无情。”

众人被他声势所慑，一时人人只敢虚张声势，却不敢上前动手。

刚才一仗，他们死伤达三十多人，折损甚钜，此刻对方加上个徐子陵，己方实力又大幅削减，谁还敢上前捋虎须。

寇仲哈哈一笑，腾身而起，两个筋斗，落在徐子陵解索驶来的中型风帆上。

看着风帆远去，游秋雁猛地跺足，娇嗔道：“还不去救火，气死人了！”

风帆全速前进，两人轮流高歌，快意之极，彷彿把近来的不如意事，都发泄净尽。

寇仲笑道：“海沙帮也是八帮十会之一，排名尚在美人儿师傅的巨鯤帮之上，却给我们兜脸掌了个大嘴巴，硬是烧了他们十多条船。”

徐子陵道：“不要这么得意，现在我和江南军结下深仇，运货时绝不会有甚么好日子过。”

寇仲挨坐船沿，看着徐子陵操舵，欣然道：“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吗？我敢保证古往今来从没有高手会学我们般日又打架，夜又打架，三个月的经验可比得上别人三年。这样下去，十个月便足有十年功力了。哈！真划算！”

徐子陵笑道：“你这小子好象愈打愈兴奋，不过你倒说得对，只有从实战中，才能真正学到好东西，至少见到刀刀枪枪砍来时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

寇仲自顾自笑了一会，竟然睡了过去。徐子陵只好撑着眼皮子，操着风帆往渐明的天水交界处驶去。

三天后，两人重回旧地，小心翼翼把船靠岸系好，坐在沙滩时，都百感交集。两人各自想自己的事，想得疯了。

到太阳快要沉进大海去，寇仲抓起一把沙子，看着它们从指缝处泻下来，叹道：“小陵！你曾想过我们有今天的日子吗？以前我们常自夸自己是高手，其实心知肚明自己是什么九流角色。现在我们真正成为高手了，但又怎样呢？还不是一样奈何不了宇文化及。”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仲少怎会说这种话，定是另有原因，快说吧！”

寇仲摇头叹道：“这世上像是只有你一个人怎都不会被我骗倒。好吧！直话直说，我的意思是天下就等若一块大饼，谁有本事，谁就可分得一份。那代表了实力和权势，有了这两样东西后，我们才有资格做自己欢喜的事，造福万民也好，快意恩仇也好，总之舍此再无别法。就算我成了毕玄，你变了宁道奇，想杀死宇文化及仍非易事，说不定还要赔上小命，明白我的意思吗？”

徐子陵落寞地道：“我刚才正在回想昔日在这里度过的每一个动人时刻，你却在想如何去争天下，不怕错过了生命中很多美好的东西吗？每天想的只是如何去杀人，或者提防被人杀死。”

寇仲大眼放光道：“这才够刺激，这才有味道。若终日无所事事，岂非要闷出鸟来。”

我也曾经想过将就你一点，只做个有良心的奸商算了，但想想又觉不值。放着最精采的事不干，怎对得住自己。现在万民需要的是一位真主和救星，有志者怎可错过。”

徐子陵苦笑道：“说到底你都是要我相助你。”

寇仲移到他身前，单足跪地，两手抓着他肩膀，眼中射出深刻的感情

和炽热的神色，肃容道：“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的才智和气魄，若有你这好兄弟助我，其它人都要退避三舍。”

徐子陵伸手反抓着他的宽肩，沉声道：“说得好！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只你一个人，就可将整个天下翻转过来，根本不须我帮忙。”

寇仲颓然松手坐倒沙滩上，叹道：“我怎能看着你离开呢？”

徐子陵探手将他拥紧，低声道：“我们已长大成人，各有各的理想和目标，再不是以前的寇仲和徐子陵。以后你再不用担娘的大仇，放手去做你的事吧！和你分手的一天，就是我动程去刺杀宇文文化骨的一日，若不能手刃此獠，我内心永远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

第十一章 送上门来

两人只一个时辰工夫，就将四十多包盐全搬到船上去，想起当年搬了整晚，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真正感到自己的进步。

天尚未亮，他们便扬帆出海。

寇仲道：“我们试试由大江逆流西行入内陆，如若不行，才再走陆路吧！”

徐子陵皱眉道：“我和你都是操舟的低手，连个普通的船夫都比不上，在大海还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指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而言，若进入河里……”

寇仲笑道：“想那么多干吗？船若在大江沉了，我们就去捞他娘的上来，那时改走陆路也不迟。别忘了我们同是水陆两路的高手。”

徐子陵把他的手放到船舵处，笑道：“该轮到你了，我要入舱睡觉。”

寇仲苦恼道：“早知抓起几个海沙帮的小儿，逼他们驾船，那现在就不用捱苦了。”

徐子陵被战鼓声醒过来，一时还以为在战场上，抢出舱外时，寇仲正谜眼瞧着前方品字形驶来的三艘船，这些船比他们那艘还要尖窄一些，长度则多了丈许，在机动性上占了上风，他们的船载上盐后更不是对手。

己船正朝敌船迎去。

在充沛的阳光下，只见对方甲板上每船站了数十人，人人弯弓搭箭，或持着投石机蓄势待发，又或持着钓竿等锁船的工具，来回奔走，声势汹汹。

船上飘扬着写上“高”字的旗帜。

徐子陵来到寇仲旁，皱眉道：“究是何方神圣？”

寇仲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欣然道：“只听鼓音，便知他们斗志高昂，但看他们行动的散乱无章，更知只是乌合之众，他们定是随处掠夺的海盗，最适合拿来当水手。”

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寇仲道：“一切由我来应付，现在先往舱内躲躲箭矢，待他们登船才显点手段给这些毛贼看看。”

“砰！砰！”两声，在钜钩的牵扯下，两艘贼船左右靠了过来，众贼一拥而上。其中三人扑进舱去，其它查看一包叠一包放在甲板和舱中的盐货。

另一艘贼船则领前航驶，一时间海盗似乎控制了大局。

其中三人该是海盗的头子，立在船尾处指挥众贼的行动。

最高壮的那名大汉目如铜铃，长发披肩，满面胡须，形态颇为威猛，背上交叉挂着两把长约五尺的短纓枪，更添其威势。令人想不到海盗中也有这种人物。

这时他“咦”的一声道：“儿郎进舱这么久了，为何还不见把那两个小子押出来？”

旁边矮瘦的中年汉子露出凝重神色，道：“让我去看看！”

另一边是个壮硕的青年，只比披发大汉矮上寸许，但已比一般人高大，腰上挂着两个铁环，看来是种奇门兵器。道：“我陪二哥去。”

披发大汉点头同意，低声道：“有点邪门，小心点！”

青年大笑道：“我们东海三义什么风浪未见过。”语毕便与那被称为二哥的矮瘦汉子径自入舱。

披发大汉目送两人消失在舱口处时，手下来报道：“大爷！甲板堆的全是盐货。”

披发大汉咕哝道：“真倒霉，这些废物除非运往内陆，否则能卖多少钱！不过这艘船倒是上等货色。”

一把声音油然应道：“你们那三艘也不错，大概可让我们狠狠的捞他娘一笔。”

众贼无不骇然失色。

只见寇仲架着二郎腿，大刀横搁膝上，轻松地坐在舱顶边沿处，一对脚悬吊在舱口上方，不经意地摇晃，有种说不出的写意。

他脸上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虎目射出深不可测的神光，环顾众人时，无人不生出给他看进心坎里的可怕感觉。

披发大汉一震道：“你将他们怎样了？”

寇仲好整以暇道：“你先吩咐手下勿要轻举妄动，本少爷才有兴趣研究应否答你的问题。”

披发大汉当机立断，大喝道：“全部人停手，都到我这边来。”

登船的二十多名海盗忙移往船尾，变成两方对垒，敌我分明之局。

披发大漠显然是重情义的人，双目寒光闪闪，冷然道：“今趟算我们得罪了。只要阁下放人，我们立即掉头就走，决不食言。”

寇仲知对方见他们无声无息的收拾了五个人，已心生怯意，哈哈笑道：“那有这等便宜事，除非你们全体投海，让出三条船来，否则休想有命去见明天的太阳。哼！你们既恃强抢掠，该知道终有这么的一日。”

众贼色变叫骂，人人摆出拚死一战的豪态。

披发大汉一声暴喝道：“给老子住嘴！”缓缓取下背上双枪，沉声道：“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小子给我报上名来。”

寇仲笑嘻嘻道：“老小子你先说！”

披发大汉呆了一呆，接着莞尔道：“一个小子，一个老小子，这倒公平，听着了，老子就是东海三义之首‘双枪’高占道。”

寇仲捧腹笑道：“幸好你用的兵器特别点，若是用剑，岂非要唤作‘单剑’高占道，这外号定是你自己起的，对吗？”

高占道和众贼尚是首次遇上对阵时仍这么谈笑自若的人，且说的话既滑稽又不无点歪理，心中都生出奇异感觉。

高占道怒道：“胡说八道，你既不肯罢休，就唤你的同伙出来，大家一决高下。”暗中却打手势给旁边的手下，只要藏在舱内的另一敌人出来后，立即动手救人。

这正是寇仲的高明处，扣起了对方五个人，否则高占道若逃返贼船，再施远距离攻击，他们的船保证要完蛋。

寇仲倏地平静下来，虎目灼灼神光，紧盯着高占道，淡淡道：“要收拾你们这些小贼，那用得到我兄弟出手。高占道你若还有点贼胆，就和我单打独斗，只要能捱过十招，本少爷立即放人。”

高占怒喝道：“闭嘴！我高占道岂容你左一句小贼右一句小贼的乱叫，也不甚么十招之数，就让我们手底下见个真章吧。”

寇仲冷若冰霜地寒声道：“你们登船抢掠，不是贼是什么？恃强凌弱，只敢向没有抵抗力的渔民百姓下手，不是小贼又是那码子的东西？”

高占道旁的手下反口骂道：“你不也是贼吗？偷运私盐算什么正经勾当？”

寇仲然哑然失笑道：“有什么不正经的，西北需盐，我等不辞劳苦，万水千山将盐运去，明卖明买，双方心甘情愿，岂不胜于夺人血汗辛苦赚回来的钱货吗？”众贼都哑口无言。

寇仲慷慨激昂道：“男儿立身于世，至紧要立志远大，放眼天下。老子赚了这笔钱后，就用来招兵买马，转战天下，成万世不朽的大业，你这群只懂左抢右夺的小贼怎能明白。”

高占道嗤之以鼻，大步走过来，喝道：“废话！让老子秤秤你有多少斤两。”众贼爆出一阵采声时，寇仲已弹了起来，凌空下扑，手中长刀若迅雷激电般照脸往高占道劈去。

高占道哪想得到他悍勇至此，说打就打，一上来就是雷霆万钧之势，惟有咬牙借双枪交叉之力，硬架这凌厉无匹的一刀。

要知即管是一流高手，若要功力发挥达至巅峰状态，必须酝酿加上热身，才能在某一刹那把内劲毫无保留释放出来。

像寇仲这种完全没有经过这过程，便发挥出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立使众贼瞠目结舌，震撼无伦。

“噗！”的一声沉响，高占道踉跄连退七步，这才收止退势，脸色苍白如死。寇仲却是心中暗赞，知此人比他俩兄弟高明多了，竟能挡着自己蓄满势子的一击。众贼都看出头子不妥，纷纷拦在高占道身前，却没有人敢趋前动手。

寇仲横刀而立，自有一般豪迈不羁的动人姿动，曲指弹在刀锋处，发出一声余音袅袅的清吟。微笑道：“既能挡我一刀，今赵的事就此作罢。”

高占道这时才驱走寇仲侵入体内的寒气，骇然道：“阁下高姓大名？”

寇仲淡淡道：“我叫寇仲，我的兄弟叫徐子陵，你们未听过绝不出奇。”

众贼一起动容。

高占道恍然道：“怎会没听过？你们刚烧了海沙帮的十多条船，连李密都奈何不了你们。”

寇仲大乐道：“你们的消息倒灵通，是否在登岸逛子时听回来的呢？”

众贼愕然，另一人道：“寇爷怎会连这些都可猜到？”

寇仲战意全消，见众贼都对他露出倾慕崇拜的神色，哈哈笑道：“让我们来作个交易，我们放回你们五位兄弟，你们就负责弄一席丰富的酒菜来给我两兄弟享用，此后各走各路，如何？”

高占道收起双枪，欣然道：“像寇爷这种天生的英雄人物，我高占道仍是生平第一趟遇上。寇爷肯不怪我们鲁莽，我们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哈！真痛快！”

原来这群海盗，本是隋兵。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下诏讨伐高丽，他们被征调到涿县，随大军往高丽首府平壤进发。是次征伐先胜后败，隋军士气低落，又军粮不继。

高占道那支三十多万人的大军，中伏大败，能回辽东者只有二千七百多人。

第一趟征高丽失败，人力物力损失惨重，理应休养生息，岂知杨广又在大业九年发动第二次远征高丽。礼部尚书杨玄感便趁杨广远征在外，而百姓对兵役、徭役深恶痛绝，天下思乱，遂起兵叛变，高占道等就在此时叛隋追随杨玄感作反。

后杨玄感兵败身死，高占道等逃返昆陵，岂知家族早受牵连尽被斩首，只好逃往海上为盗。

那矮瘦汉子叫牛奉义，年轻的叫查杰，两人不但武功颇佳，还读过书上过学堂，所以与高占道同被推为首领。

整个海盗集团人数由原本的五十二人，增至现今的二百二十八人。今趟出海的只有二百零八人，其它则留在常熟的巢穴处。

四艘船组成船队，沿岸北行。

天色渐暗，船上却是灯火通明。

在寇徐两人的船上摆开一桌酒席，徐子陵、寇仲、高占道、牛奉义、查杰和几名头目围桌而坐，把酒言欢，乐也融融。

至于操舟之责，自是交由小贼们去执行。

徐子陵听到他们的身世，知是官逼民反下才当起海盗，恶感稍减。更见这几人都是血性汉子，便道：“高兄你们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可有想过改邪归正？”牛奉义苦笑道：“现在天下四分五裂，何处才是安居乐业之所。现我们聚众成党，等闲谁都不敢来惹我们，风光得很，就算我们想收手，下面那班兄弟都不肯答应呢。”

查杰正容道：“我们只是被迫落草，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绝不会胡乱杀人，抢起来亦留有分寸，绝不对穷苦渔民下手，徐爷不信可一问这附近的人，就知我们‘东海帮’的行事作风。”

另一头目魏元道：“初时我们见两位爷儿打着海沙帮的旗帜，还以为海沙帮为沉法兴运货的肥羊。”

高占道忽插入向正大碗酒大块肉吃个不亦乐乎的寇仲道：“寇爷刚才提及有志争雄天下，不知心中有何大计呢？”

徐子陵狠狠瞪了寇仲一眼，只有他才明白寇仲超卓的御人手段，刚才他施展了浑身解数，将东海帮的群盗操控于股掌之上，忽软忽硬，把他们吓得贴贴服服。最厉害处是故意撩起对方的雄心，又摆出毫不在乎的样子，让人心甘情愿地来求他。寇仲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以袖拭了嘴角的酒渍，眼中神光电射扫了众人一眼，才淡淡道：“告诉我，现在谁是最有机会及资格得天下的人？”

高占道毫不犹豫道：“自然是……嘿！我只是以事论事。若论声威，当然以李密居首。”

寇仲微笑道：“他只是表面风光。最大的问题是东都城高墙厚，又集中了旧隋精锐的部队，兼之由文韬武略均有两下子的杨世充率领，李密以前攻不下洛阳，现在更攻不下洛阳，一个不小心还要吃败仗呢。”

查杰不解道：“据传密公精通史学，熟赞《史记》《汉书》，又精于兵法，这可从他屡战屡胜证实此事。且最厉害是他懂得收买人心，若他不能得天下，谁人有此资格。”

寇仲成竹在胸道：“别忘了还有窦建德在东北方牵制着李密。何况李密这家伙千不该万不该，做了一件最不该做的事。”

牛奉义愕然道：“什么事？”

徐子陵心知寇仲要说什么，暗忖以寇仲的才智魅力，要打动这三人实是易如反掌。

寇仲好整以暇道：“就是杀了大龙头翟让，便以前跟随翟让的旧将人人不满和自危，瓦岗军再非以前团结一致的了。”

高占道不解道：“可是现在万众归心，天下群雄纷纷往荥阳依附密公，图成大业，实力该是有增无减。”

寇仲哈哈笑道：“这恰好做成两个大问题，首先是旧人怕给新人排挤，更添上曾与翟让关系密切的一众将领的疑虑；其次本是精锐的瓦岗军会因此变得良莠不齐，其中更说不定渗进了各方派去的奸细。哼！人说李密如何才具超卓，照我看只不过尔尔，若我是他，只会软禁翟让，让他做个有名无实的傀儡首领。”

高占道数人交换了个眼色，均露出惊异之容。徐子陵则心中暗叹，知寇仲争雄天下之意，已是离弦之箭，不会回头，李密等势将多个可怕的劲敌。而收拾高占道这群海盗，只是他的开始。

第十二章 羽翼初成

繁星满天，覆盖着大海上徐徐而行，由四艘风帆组成的船队。

众人再敬一杯后，高占道虚心问道：“然则寇爷以为谁最有资格问鼎皇帝宝座呢？”

寇仲向徐子陵道：“不若由徐爷你来说罢。”

徐子陵摇头道：“还是我们寇爷说得比较生动，我也很想听寇爷的高论呢。”寇仲晒道：“你这小子最会损我。”

迎上众人热切的目光，一字一字地缓缓道：“谁能夺得关中，谁就可以

成为新朝的帝君。”

接着悠然神往道：“欲得天下而不懂天时、地理、人和这三宗事者，犹如瞎子骑马，夜临深渊。长安位于关中平原，地当渭河之南，秦岭之北，沃野千里，群山环抱。自古以来就是交通和军事要地，周、秦、汉均以此为都，不断修建扩充。现今的长安再经杨坚兴建新城，不但其规模乃天下之冠，又开广通渠引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以交通论，洛阳或者犹胜三分。但若以军事形势论，则瞪乎其后。当年秦始皇之能一统六合，扫灭群雄，原因就在‘地沃人富，有险可守’这八个大字。”

牛奉义拍台叹道：“给寇爷提醒，奉义才联想到今天情况，恰与当时战国形势相仿，历史不断重演，此实为最佳例子。”

寇仲叹道：“现今的情况，比战国诸雄争霸，实还要乱上百千倍。”

众人都点头同意。

高占道问道：“那岂非李阀最有机会似秦始皇般成为天下霸主吗？”

寇仲瞥了徐子陵一眼，淡淡道：“若没有我寇仲，事实必是如此。”

高占道等这时对寇仲的见地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忙问其故。

寇仲精神一振道：“李阀有三大难题，不易解决；首先就是世为隋官，而百姓对隋已深恶痛绝，凡与隋室有关的人或物，都难以接受。其次李氏乃著名门阀，际此人心思变之时，此反成其负担。其三就是世子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我寇仲敢以顶上人头作赌担保，将来必出乱子。”

牛奉义同意道：“寇爷果有明见，李建成武功虽胜乃父，号称李阀第一高手，但却不像李世民般得人拥戴，声望差上许多，他现在当上唐世子，确大有问题。”寇仲双目射出令人心寒的的烈芒，语调却出奇的平静，再一字一字缓缓道：“李阀现在只是勉强站稳阵脚，心腹之患就是占据了西秦的李轨和薛举两支大军，所谓‘西秦定则关中安，西秦乱则关中乱’，且秦凉处于陇山山脉以西之高台地，虎视关中一带，故李阀一天未平西秦，仍未算真得长安，更无力东取洛阳，平定天下。”接着一掌拍在台上，震得汤肴飞溅，碗碟摇晃，肃容道：“谁能驱走李阀，据占关中，谁就可称雄天下。”

查杰搔头道：“可是听说李阀在攻入关中途中，大量吸取各地降军，又广征壮丁，兵力直逼三十万，加上有城防之险，要攻下长安谈何容易，薛举不是刚吃了大亏吗？”

寇仲挨到椅背处，伸了个懒腰道：“兵贵精而不贵多，否则高丽早给杨广亡了。别忘了我还拥有‘杨公宝库’！”

高占道等立时动容。

徐子陵想起傅君婳，心中顿觉一阵不舒服，起身道：“请恕在下失陪，我要入舱做晚课。”

径自去了。寇仲默然不语，虎目却闪过黯然之色。

徐子陵静立舱窗之前，默默仰观海上明月。

寇仲悄悄推门而入，来到他身后，轻声道：“你不欢喜我去动‘杨公宝库’吗？”

徐子陵摇头道：“不！我绝没有这个意思，娘既告诉我们宝藏所在，自有让我们取宝之意。我只是怕你夸下海口，异日却找不到宝藏，兑现不了诺

言罢了。”

寇仲道：“所以我才想你相助，一世人两兄弟，你怎都要助我找到宝藏，才可离开。”

徐子陵转过身来，迎上寇仲炽热的眼神，种种往事闪过心头，心中一软道：“你究竟有什么计划呢？”

寇仲大喜道：“高占道那些小子这几年来囤积大批兵器、船只和财富，只要我们将他们好好训练，就可成为我们的子弟兵，有了他们作班底，我们就精心策划一场运盐表演，既可杀杀李密的威风，又可使我们声名更响，并沿途招兵买马，广结天下豪杰，而我们最厉害处，就是不占地，不称王，直至得到关中才冒头争霸。嘿！你看怎么样？”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说得那么远好吗？我至多只能助你寻得‘杨公宝库’，就要抽身离去。”

寇仲一把拥住他道：“那已足够了。真是我的好兄弟，我们组的就叫双龙帮。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所有的起义军中，先掌握情报，又不断收买人心，一旦举事，何人是我们对手。”

徐子陵皱眉道：“高占道等当惯海盗，肯听你的命令吗？”

寇仲放开他，哈哈一笑，又压低声音道：“他们刚才已向我叩过头敬过酒，称我作帮主。现在我们就到他们的贼巢去，掌握了他们的实力，加以编组训练后，立即可以上路。”

接着一拍胸膛道：“信任我吧！我寇仲定会训练出一支举世无匹的精兵，打得李密、老爹、宇文文化骨等只懂喊娘。噢！不过你也要助我练兵才成。”

徐子陵叹道：“早知你会打蛇随棍上。但得到宝藏后，你绝不能再使手段令我留下。”

寇仲伸出大手道：“一言为定！”

徐子陵亦伸手与他紧紧相握。

看寇仲虎目射出异芒，徐子陵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感觉；隐隐感到在这乱世中，在此一刻，崛起了个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一代雄霸。

双龙帮在江湖的知感外悄悄成立。

寇仲显示出他过人的手段，把二百多个横行霸道惯的海盗收伏得贴贴服服，人人惟他马首是瞻。

只费了一晚时间，他就把李靖的“血战十式”，屠叔方的“截脉法”，加上自己领悟出来的武功，融汇变化出一套“神龙八击”，传与高占道、牛奉义、查杰三人，再由他们转授其它帮众。

他更一手拟出双龙帮既简单又严密的组织和结构，大概是采双帮主制，徐子陵当然不会管事，实际上一切权力尽在他手中。帮主以下则设军师一位，护帮四人，然后是内三堂堂主，分别掌管内政、财政和训练，由高占道、牛奉义和查杰三人担任。

外三堂则负责战斗、情报和粮草。

每堂设正副堂主一名，各有所司。

除内三堂三位正堂主外，其它因未有人选，仍是虚位待贤。

在常熟的水寨里，寇仲日夜忙个不了，他亲自起草拟定的帮规，写了

出来后，高占道等认为一个字都改不了，对他更是佩服。

徐子陵则被他逼着去训练部下，徐子陵的平易近人，大得人心，兼之人人见他那对手比任何兵器都厉害，更是倾佩之极，故士气昂扬，一点不因他年轻而生出轻视之心。

这样子过了两个月，有一天当徐子陵和寇仲研究战阵变化时，高占道来报，有大批附近的江湖中人闻得风声和仰慕他两人想来加盟聚义。

寇仲沉吟半晌，道：“全部给我婉言拒绝，现在我们内部未稳，很多事尚未上得轨道，陡然扩展，只会落得惨淡收场。”

高占道领命去了。

寇仲哈哈笑道：“小陵！我们打场胜仗就可以起行了。”

徐子陵点头道：“风声已泄，此批人定是沉法兴派来的奸细，见我们不中计，这两天将会遣人来攻，就让我们去探听敌情，回来后再向帮主报告。”

寇仲捧腹笑道：“小子不要耍我了，什么帮主呢？你不也是吗？帮主或皇帝只是让别人有个称呼，在我们兄弟间哪有这回事。”

徐子陵哈哈一笑，径自去了。

那晚徐子陵回来后，几个双龙帮的最高领袖聚在大堂内密议。

徐子陵道：“果然不出寇帮主所料，沉法兴调来一支约二千人的军队，伏在我寨东南方的一处密林中，离我们只有两天路程。”

高占道等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见寇仲和徐子陵都成竹在胸的样子，倒兴奋起来，一时磨拳擦掌，战意高昂。

寇仲道：“今趟我们要打一场漂亮的仗，不求尽歼敌人，只望能给与迎头痛击，斩其主帅。然后我们化整为零，进行早先拟定的大计。”

牛奉义道：“计将安出？”

寇仲道：“假若我估计不错，海沙帮今趟亦必趁机报复前仇，所以敌人不来则已，否则必是水陆夹攻，希望一举将我们杀个一干二净。”

转向徐子陵道：“韩盖天就交给你了。”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那我就独自潜上海沙帮的旗舰，当一趟海上刺客好了。”

查杰佩服道：“帮主一到此地，就下令我们加强防御，当时我们还认为是多此一举，到现在始知帮主实有先见之明。”

寇仲笑而不语，心想若老子没有点本领，何能驾驭你这班大贼。

三天后，这晚月黑风高，众人都心知肚明，敌人来攻的时候到了。

夜幕低垂时，双龙帮的七艘战船，全部悄悄离开，而寇仲则自领百人，伏在水寨外山野的十多个地堡处，静候敌人大驾光临。

到了初更时分，五十多艘大小战船出现在水寨对开的海面，放下快艇，从海面展开强攻。

同一时间，陆上漫山遍野燃起数百支火把，以千计的敌人朝山寨杀来。

这批由陆路进攻的敌人以马兵为主，步兵为副，声势浩大。

岂知尚未抵寨门，战马不是掉进插满尖刺的陷马坑，就是给植在地上的尖刺弄得战马断足并溅血倒地，一时乱成一团。

此时近五百艘载满人的快艇，刚驶至水寨外围的木栅处，蓦地不知由哪里射来几十支火箭，整个附近的海面和木寨对开的十多所木构房子迅速起火，不片晌便把来犯的敌人陷进火海里去。

到此海沙帮和沉法兴的联军方知中计，急忙吹响撤退警号。

寇仲又领人在暗中施放冷箭，同时遣人四处放火，就在他截断敌人后路时，徐子陵刚爬上韩盖天的五桅旗舰上。

从船沿探头出来，只见高踞舱顶看台上的韩盖天正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发出指令，旁边的手下人人则吓得噤若寒蝉，而其它手下却在船上来回奔走，把船往后撤退。

寇仲这招厉害处，就是教敌人根本没有攻击的目标。

徐子陵取出备好的石子，突然跃上甲板，再腾身跃往看台，手上连珠弹发，挂在船桅各处的风灯纷纷破裂熄灭，当他落在看台时，整个舱面已陷进黑暗中。

韩盖天连兵器都来不及取出，徐子陵已当胸一拳击至。

左边的“胖刺客”尤贵、“闯将”凌志高骇然出手截击。

“蓬！”

韩盖天不块一帮之主，双掌交叉，硬封了徐子陵这一拳。

灼热劲气，蓦地化作千万缕柔丝，在完全违反韩盖天的意愿下，钻进他的经脉去。

韩盖天难过得差点要吐血，忙退后运功化解，好让手下缠上这可怕的独行刺客。

岂知徐子陵只晃了一晃，便翻腾而起，到了韩盖天头顶处，双脚闪电连环踢他脸门，尤贵和凌志高迎向他的兵器全部落空。

其它人虽扑了过来，由于徐子陵身法快如鬼魅，加上船上又暗难视物，一时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插手迎敌，有力难施。

“嗤嗤嗤！”

美人鱼游秋雁移到一旁，扬手连续向凌空的徐子陵发出了三支由秀发拔出来的银簪。

“砰砰！”

韩盖天猛提一口真气，压下翻腾不休的血脉，运掌勉强挡了徐子陵疾如风轮转动的六脚。

韩盖天惨叫一声，踉跄跌倒，嘴角终渗出血丝，领教到长生诀先天真气的可怕处。

徐子陵奇迹地再往前移，以毫厘之差避过了游秋雁的暗器，后发先至，落到韩盖天的背后。

韩盖天魂飞魄散，知道此乃生死关头，只能靠自己保住小命，转身发掌，攻向徐子陵。

徐子陵猛地急旋，刹那间攻出了五掌四脚，还配以肩击肘撞，使人感到他身体任何一个部分，都可成为可怕的武器。

气劲交击之声不绝于耳。

两人乍合倏分。

徐子陵一个空翻，跃离望台，再单足点在船栏处，然后投入茫茫大海

中，消没不见。

众人扑到韩盖天处，只见他捧着胸口，全赖游秋雁扶着，才没有倒在地上。

只见韩盖天脸如金纸，颤声道：“立即撤退，我内伤极重，这还是对方手下留情，此事就此作罢。”

众人都愕然无语。

谁想得到只隔了区区两个月，徐子陵又厉害了这么多呢？

是役沉法兴和海沙帮的联军大败而回，折损了过千人，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摸不到。

天明时，七艘战船载着以寇仲和徐子陵为首的双龙帮，悄悄由已烧成焦炭的水寨旁一处隐蔽码头开出，驶往大海去。

双龙帮众人人兴高采烈，对寇徐两人更视为天神。

寇仲知道自己已建立起威信，到入黑时，把高占道三人召到身前来，吩咐道：“我们就在此处分手，你们潜往指定地点，招兵买马，进行我们拟好的大计。我则和徐子陵只带四人，运盐往关中去，切记不要冒险急进，更不要泄露和我们的关系。”

三人领命，各自回到自己的船去。

寇仲走到船尾，站在正负手欣赏海上风光的徐子陵旁，叹道：“我们的大业终于展开了，当日离开扬州时，可曾想过有今朝此日。”

徐子陵淡淡道：“若素姐没有出事，我们该可很快见到她。”

寇仲有点尴尬道：“我也很挂念素姐，我们是在隆冬分手的，现在已是春末，不知不觉已差不多五个月了。”

他们的风帆转了个方向，逐渐远离船队，朝西北驶去。

船上只留下四个水手和那批私盐。

这四人分别叫段玉成、包志复、麻贵和石介，年纪在二十至二十四五间，是寇仲亲自挑选出来，加以特别训练，都是天分特高者。

徐子陵深深望了寇仲一眼，道：“今赵运盐之行，会使我们结下很多仇家，你有没有考虑过那后果呢？”

寇仲微笑道：“但也会使我们交到很多朋友。兄弟！生命就是如此，有朋友也会有敌人，这可视为我们修炼的一个重要旅程，只要我们死不了，当盐安然运抵关中时，我们就成了大下无敌的高手了！”

明月从海平升起，照亮了整个海空相连，既神秘又美丽的天地。

第一章 长江二君

盐船离开大海，逆流驶入长江。

“咯！咯！咯！”

随着叩门声，徐子陵的声音在房内响起道：“进来吧！”

寇仲推门而入，见徐子陵盘膝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笑道：“你这小子真勤力。”

徐子陵淡淡道：“我有很不祥的预感，今晚定会有麻烦的。”

寇仲在他对面坐下，点头道：“我此来正是要告诉你，我们给敌人缀上了，两艘船正吊着我们的尾巴，真想掉头去杀他个痛快。”

徐子陵微笑道：“斗力只是下下之策，你有什么鬼主意呢？”

寇仲摇头晃脑地叹道：“知我寇仲者，莫若徐子陵。我们总不能坐在船上任人来寻晦气。若有等无耻之徒，无胆动手却有胆烧船凿船，那我们的这批盐货就危危乎哉。”

徐子陵道：“寇帮主更要为段玉成那四个小子着想，否则以后所有担担抬抬的粗活，都要劳动寇帮主的贵手了。”

寇仲苦笑道：“算我求求你吧！不要再用这种充满讽刺的语气来耍我好吗？我当然有为他们设想。身为帮主，若不爱护下面的人，谁肯给你卖命呢？”

徐子陵亦感到自己的语气有些儿过分，歉然道：“算我不对吧！你可想到什么妙计呢？”

寇仲舒服地挨坐在椅背处，伸直一对长腿，道：“入黑后，我们先大演戏法，甩掉后面那两条船……”

徐子陵笑道：“你不是想凿沉人家的船吧？”

寇仲苦恼地道：“又给你猜中了。论水底功夫，谁及得上我们。现在那几个小子已在做着准备工作。待会我们会从舱尾放出大量浓烟，干扰敌人的视线，然后我们乘机下水，一人服侍对方一艘船。今趟用的是专凿船板的工具，凭我们扬州双龙的绝世神功，两下子就可……咦……？”

急骤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短小精干的包志复在门外气急败坏地嚷道：“两位帮主大事不好，敌人赶上来了。”

后方两艘三桅帆，追至只有四十丈许的距离，还愈来愈近，显然速度要比他们的船优胜。

目下置身的河道水深流急，两边危崖耸立，处处都是险滩礁石，非常险峻，可知敌人拣上这段水道始发动攻势，乃是早有预谋。

这晚月色极佳，湍流反映星月辉光，仿如千万条颤动的银蛇，诡迷异常。

徐子陵和寇仲两人卓立在船尾处，功聚双目，见对方两艘船上的看台分别站着十多人，亦在对他们指点着。

当两人目光落到敌船甲板处时，不由倒抽口凉气，原来每船少说也各有百名以上的箭手，还备有投石机。

这场仗如何能打？

寇仲双目闪过冰寒的杀机，沉声道：“这两艘船不知是何方神圣呢？”

修长英俊的段玉成负责掌舵，闻言叫道：“该是大江会的战船，他们擅长的好戏就是能在转弯时加速，其它的舵手都办不到。”

大江会乃八帮十会之一，在江湖上声名早着，绝非易与之辈。正副帮主是‘龙君’裴岳和‘虎君’裴炎两昆仲，出名心狠手辣。早在扬州时，两

人已听过他们的恶名，想不到甫入长江，便遇上这些凶人。

寇仲撞了徐子陵一把，喃喃道：“他奶奶的娘，打是明打不过，今趟怎么办才好？”

自出发以来，他们虽有想过必会遇有敌人来犯，但却只想到是三五成群的小丑或一两个想讨好李密的高手，那想到会是这种大阵仗。

敌人根本不与他们短兵相接的机会。

徐子陵淡淡道：“弃船！”

寇仲瞪着追至二十多丈内的敌船，愕然道：“那么这批盐货岂非要完蛋？”

徐子陵奇道：“仲少为何你的脑筋变得这么迟钝？弃船的只是我们两人，君不见敌方人人配备水刺水靠，正是要待击沉我们的船后动手在水底擒人。那我们何不就先一步跳江，免得敌人浪费矢石和脂油。”

寇仲一拍额头，运功朝敌船大喝道：“裴岳、裴炎，你这一蛇一猫是否在撒野或撒尿？”

一声冷哼，自敌船传来。

两人都是心中凛然，对方哼声嘹亮而不尖亢，显然功力深厚，不是好惹的人。若再加上尚有其它高手和二百多名深黯水性的战士，配合罗网弩箭，他们被擒的机会绝对不少。

一把暗哑沉闷的声音从左边的敌船传过来道：“你两人定是活得不耐烦了，死到临头，还敢出口伤人，聪明点就立即停船，你当我们大江会像海沙帮那么好相与吗？”

两人运足目力，见此人身材魁梧，秃顶宽脸，下颌厚实，身穿黑袍，颇有气概，只是四十出头的年纪。

但真正吸引两人注意的却是秃顶大汉左旁一个二十多岁的紫衣青年。此子修长壮实，鼻梁高挺平正，本来模样不错，可惜眼睛却生得异常窄小，与整个外观有硬凑在一起的极不相称，使人看来很不舒服。

他们留心上的原因，皆因此人细眼内的眸珠异芒闪烁，可知其内功之精湛比之发话者更要胜上一筹，肯定是强硬的敌手。

此时满脸痘皮的麻贵来到两人身后报告道：“可以随时放烟幕了！”

寇仲大喜，道：“看我手势！”麻贵领命去了。

徐子陵为分对方心神，哈哈笑道：“停了船大家亲热亲热也无不可，只不知说话的是大江会哪位当家呢？”

秃顶大汉冷喝道：“本人裴炎，识相的就立刻降帆停船，否则我等立即进攻，那时莫怪我大江会不留情脸。”

紫衣青年发出一阵尖细的笑声，接着道：“寇兄和徐兄现在非常值钱，否则怎使得动裴二当家穷十日十夜来追蹑你们。不过我们可不像其它人般要拿你们去送礼，而只是希望与两位合作，共创大业。”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这才明白对方是冲着‘杨公宝库’而来。

寇仲见对方又接近了多丈，大喝道：“阁下何人！”

裴炎代答道：“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连长白第一高手王薄公的独生公子‘雷霆刀’王魁介公子都不认识，还学什么出来行走江湖？”

寇仲作个大讶状道：“毕玄和宁道奇认识王公子吗？那岂非他们也不用在江湖混了。”

裴炎原意只在推捧王魁介，闻言登时语塞。

王魁介更是十分尴尬。

寇仲知对方会老羞成怒，忙发出施放烟幕的指令。

果然敌船一通鼓响，人人弯弓搭箭，准备再接近少许，立即发射。

轧轧连声，十多块尺许见方的石头，先一步从投石机弹出，向他们凌空投至。同一时间，他们尾舱近江水处张开了四个小窗，四股黑烟，喷发而出。

寇仲和徐子陵立即腾跃而起，拳脚齐施，把有机会击中船身的石头以巧劲卸飞。

敌船仍未有机会作第二轮投掷石块时，浓烟已顺着风势把他们罩在烟内。

黑烟不断由包志复和石介两人以鼓风机送出，转眼后方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烟雾。

在甲板上的麻贵、段玉成和寇仲、徐子陵四人终是年青人心性，怪叫欢呼，好不兴奋。

蓦地风声疾响，一人破烟而来，大鸟般向寇、徐两人似巨鹰攫兔的气势带着一团刀光扑至。

寇仲夷然不惧，大喝道：“来得好！”

闪电掣出长刀，化作寒芒，‘叮’一声劈在对方护身的刀光处。

那人与寇仲硬拚一刀，骇然发觉寇仲这一刀不但挟带着一股奇寒无比的真气，把自己贯满宝刀的气劲全数迫回来，而且暗含后着，封死了自己的刀势，大吃一惊下，借力弹起，凌空一个翻身，朝舱顶的望台落去。

寇仲亦给对手震得气血翻腾，暗惊对方的厉害时，徐子陵已如怒鹰腾空，早一步截着这可怕的敌手，在空中交换了数招。

徐子陵的武器就是他的身体。

除了手脚并用，更没有哪一部分是不可作攻击用途的。

那人显是从未遇上过这种打法，一连三刀都给徐子陵以手刀劈开，登时后劲不继，改变方向，往船侧翻去。

徐子陵亦感力竭，安然降到望台处。

这才看清楚此子正是王薄之子王魁介。

寇仲早闪到敌人落点之下横刀守候，大笑道：“今趟才真是来得好！”

王魁介心中叫苦，见到寇仲在下方严阵以待，而自己仍未能把徐子陵凭手刀入侵的气劲完全消化，这样骤降下去实和自杀没有什么分别。

“嗤！”

一枝劲箭不知从哪里射出，朝他背项疾袭。

王魁介也或是了得，猛一提气，奇迹地住上升起尺许，避过劲箭，一个翻身，越过寇仲，投往江水里。

麻贵提着大弓扑往船沿，狠狠朝王魁介入水处再射一箭。

这时船后的江面全给笼罩在黑烟里，寇仲松了一口气。

徐子陵跃落他身旁道：“这家伙的刀法很凌厉，我差点还看了道儿。”

寇仲点头道：“他的轻功也很不错。”

徐子陵凝望后方的黑雾，沉声道：“若是在公平情况下单打独斗，你有取胜把握吗？”

寇仲苦笑道：“最多是五五之数。”

两人都感心情沉重，再非起程时的信心十足了。

未来的一段日子，绝不容易应付过去。

朝日初升，标志新一天的来临。

盐船避进长江一道支流去，泊在河弯的树木茂密处。

连夜赶程下，段玉成四人均需好休息。寇仲和徐子陵两人负起放哨之责。

徐子陵见寇仲找来个小尖凿，正努力在剑身上雕凿着，蹲到他身旁道：“你在干什么？”

寇仲得意洋洋道：“我要为我的宝刀正名。”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若这把刀也算宝刀，天下的刀除了特别的劣货外，全都可算宝刀了。”

寇仲肃容道：“正是这样方能显出我寇仲的威风，本是平凡的刀，却因我而成天下名器，就让我以此刀打遍天下，哈！”

徐子陵坐到甲板上，挨在船栏处，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看着天空飞过的一群鸟儿，伸了个懒腰道：“你在凿上什么鬼名字？”

寇仲老脸微红，轻轻道：“井中月！”

徐子陵先是愕然，接着忍俊不住地莞尔道：“好小子！竟敢独享了这好名字。”

寇仲赔笑道：“你将就点吧！一世人两兄弟，哪计较得这么多呢？”

徐子陵沉吟片晌，道：“段玉成这四个小子天分都不错，我查探过他们的经脉后，各为他们设计了一套运功行气的方法，异日如若有成，将会成为你的绝大臂助。”

寇仲感激道：“幸好你有这种闲情，现在我终日都在思量日后的行事，根本没时间做这种水磨般的功夫。”

徐子陵道：“论才智，他们中以段玉成居首。但若论武功，将来必数包志复最有成就。尤其是此人悍勇无伦，斗心坚毅，最适合练习像李大哥那种硬桥硬马的刀法。”

寇仲点头表示同意，道：“石介长于轻巧的功夫，待我传他一套从游鱼领悟出来的身法刀法，保证他将来成就可不下于其它人。”

徐子陵道：“麻贵最擅长箭法暗器，只是内功差劲，若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成就亦是不可限量。”

两人这番对话，若落在像毕玄、宁道奇这些大宗师耳内，必会惊讶得合不拢嘴来。

原因不单在他们高明独到的眼力，更因他们可量材施教，配制出适合的内功心法，显示两人已到达成宗立派的境界。

他们的奇异武功，先后受傅君婥和长生诀的启发，再加上李靖的血战十式、美人儿帮主的鸟渡术和屠叔方的截脉法，到此时均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完整体系，自成一格。

正因他们没受成法规限，全凭己身的努力和摸索，故才能更灵活变化，自出杼机。

寇仲忽地满怀感触道：“听你的口气，像是随时要离开我的样子，唉！没有了你，我会很不习惯的。”

徐子陵微笑道：“大丈夫最重要守言诺，你仲少既答应了找到‘杨公宝库’后，就任我自由自在，所以绝不能随便反悔。”

寇仲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摇橹声响传来，一队五艘串成的渔船，在离河弯不远处驶过，一派安静宁逸的模样，使人无法联想到此时的天下正四分五裂，战事连绵。

徐子陵道：“今晚我们是否要硬闯江都李子通那一关呢？”

寇仲沉吟道：“李子通总不能把大江封闭，所以该只是派出战船检查往来的船只，只要时间掌握得好，我们绝对有闯关的机会。”

徐子陵正要说话，心中警兆忽现。

寇仲亦有感应，和他一起朝岸上瞧去。岸上杳无人影。

两人交换了个眼色，都生出异样的感觉。

若只是一人生出感应，还可委诸于一时的错觉。但现在的情况却是邪门得紧。谁能掩至他们感觉的范围内，又能早一步避开呢？

黄昏时分，盐船离开河湾隐蔽处。

这批要运往关中的私监，已非关乎收益的问题，而是代表两人一个心愿，更可以视为他们武道上的严厉修行，假设能顺利完成，就是可以事实证明了他们有抵抗任何敌人的能耐。

第二章 盐船惊变

盐船转入长江不久，天气转坏，细雨绵绵。

由于段玉成四人负起操舟之责，徐子陵亲自下厨造饭，他和寇仲曾做过厨子，自是驾轻就熟。

寇仲在甲板上巡视了几回，不知如何，总觉有种给人在暗中窥视的感觉。偏是江上全没船只，两岸亦毫无人踪。

吩咐了麻贵等提高警觉后，他到舱尾的厨房找着徐子陵。

菜已弄得七七八八，徐子陵见寇仲来看他，皱眉道：“我又有很不祥的感觉了，不时心惊肉跳，总不能平静下来。”

寇仲倾神向四周聆听好一会后，才凑到他耳边道：“我怀疑有敌人潜到了船上，说不定就是杨虚彦那家伙，还记得我们今早已感到有异，只是没看到人影吗？”徐子陵点头同意，杨虚彦被称为‘影子刺客’，精于潜踪匿迹之术，来去无影无踪，亦只有他才有这种本领。

寇仲续道：“若单打独斗，我们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但联起手来或会有一拚之力，所以由现在开始，我们绝对不可分开。”

徐子陵双目透出坚定的神色，摇头道：“若是这样，我们势将永成不了独当一面的高手。”

寇仲一怔道：“都是你说得对，既是如此，不若我们先发制人，设法逼他出来决一生死。唉！这小子如今不知成了那一方面的人，昏君都死了，这小子还不退休干吗？”

徐子陵不满道：“只听你最后那三句，就知你仍是胆怯心虚，娘不是教过我们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只有忘了生死，才能把自己的功力发挥尽

致，像你那样未打先怯，必败无疑。”

寇仲硬撑道：“别忘了杨虚彦那小子连老爹都敢刺杀。我们的武功若练多几年，或可以和老爹比比，现在却仍是不行。”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道：“坦白说，我也心怯得要命。但这正是我们今趟运盐之旅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置于死地中，再全力求生，进行武道上最严厉的修行，明白吗？”

寇仲深吸一口气，拍拍胸口道：“好吧！我听你的话，大家都小心点！”说完掉头走了。

徐子陵弄妥最后一道佐饭酱菜后，正要把饭捧出去，一声似是女人的叹息幽幽响起，似是来自入门处。

徐子陵大吃一惊。

以他现在的修为，谁人能来到如许近处，仍可瞒过他通灵的感官？

猛地回头时，灯火倏灭。

同一时间，两耳贯满凄厉鬼啸声，似是忽由阳间堕往阴间去了。

徐子陵凝然不动，收摄心神，功聚双目，四周逐渐亮了起来，回复视物的能力。

立时虎躯剧震。

只见入门处鬼魅般站着一个人长发白衣的女子，虽因螭首低垂，看不到她的脸，可是其神态体型，更重要是那给人的‘感觉’，都与傅君婳神肖非常。

徐子陵一时间竟忘了傅君婳早离开了人世，脱口叫道：“娘！”

那女子应声微颤，倏地消没不见。

徐子陵扑出门外。

廊道漆黑一片，杳无人踪。

破风声起，寇仲急掠而至，沉着脸道：“他们四个全不见了。咦！你发生了甚么事？”

徐子陵待要答他。

“咚咚咚咚！”

四声水响，先后在左右两舷传至。

两人大叫不妙，掠过廊道，刚扑出舱门走到甲板上时，齐齐剧震止步，呆望船头处。

在丝丝细雨下，一位白衣楚楚、背挂长剑、秀发如云的女子，正抱膝安坐，似乎天地只剩下她孤独一人般，悠然自若地坐在船头边缘尽处。

从他们的角度看去，她侧身优美的线条至少有九成似极傅君婳，特别是其秀发和体态：而更神肖是那种‘感觉’。

徐子陵还好一点，寇仲已失声叫道：“娘！”

女子缓缓别过俏脸来。

那是一张端庄沉静的脸庞，秀气娇挺的鼻子分隔着一对娇媚的明眸，仿佛能看进他们的灵魂深处去。

赫然是那个曾和跋锋寒走在一起的神秘美女。当时他们已感到她有神肖傅君婳的感觉。加上她今夜蓄意模仿傅君婳的打扮，竟先后把徐子陵和寇仲逗得脱口唤她作‘娘’。

盐船缺人把舵，顺风逆流而上。暂时虽因河道笔直不生问题，但只要遇上曲折处，保证必会撞往崖岸去。

寇仲回过神来，施礼道：“请问姑娘把我四位兄弟怎样处置了呢？”

女子淡淡道：“丢掉了！”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若把段玉成他们点闭穴道又丢进江水里，四人岂非死定了。

女子冷哼道：“你这两个小子比我想象中还要狡猾，害了我师姐不特已，还在人前人后称她作娘，以惑人耳目。”

寇仲和徐子陵大为愕然，对方原来是傅君婳的师妹。同时心中叫糟，那岂非想为段玉成他们报仇都不可以了。

寇仲苦笑道：“原来是师……嘿！该怎么称呼才好呢？就叫师姨吧！”

女子玉脸一沉，喝道：“闭嘴！你们可以骗过别人，却绝骗不过我傅君瑜，师姐最恨汉人，又是黄花闺女，怎会认你们作儿子？更遑论会把‘杨公宝库’的秘密告诉你们这些汉狗。”

徐子陵忙道：“师姨万勿误会，娘死前确认了我们作儿子，还传了我们贵派的基本功夫，若不相信，大可考较一下我们。”

傅君瑜冷冷道：“好吧！告诉我什么叫奕剑之术？”

两人登时哑口无言。

寇仲道：“娘只传了我们九玄大法的第一重练功法就伤重而死，却没告诉我们什么叫奕剑之术。”

傅君瑜仰望雨夜，淡淡道：“使剑就如下棋，每出一剑，便如下一着棋子，战场就是活的棋盘，其间千变万化，若不能掌握全局，预估到敌人的下着，便不能把握致胜之机，这重要的道理，师姐没告诉你们吗？”

此时船只航线倾斜，离开江心，逐渐靠往左岸。

徐子陵道：“娘只告诉了我们‘一切神通变化，悉具自足的道理’。”

傅君瑜娇躯微颤，低首沉吟。

盐船离岸已不足四丈，幸好一阵风吹来，又把船送回河心，惊险非常。

来自高丽的美女忽然樱唇轻吐道：“我要杀了你们。”

两人同时失声道：“你还是不相信吗？”

傅君瑜玉脸生寒的瞪着他们，声调却出奇地柔和道：“正因我相信，才要把你们杀死。唉！师姐你怎可以把神功传与汉狗？现在惟有让君瑜替你清理门户，再瞒着师父好了。”

最后几句，她却是脸对苍天说的。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头皮发麻。

这并非因他们怕了傅君瑜，而是因着娘的关系，怎也不能对她的师妹痛下重手，试问如此比拚岂非有败无胜。

寇仲忙道：“瑜姨请放心，从今以后，我们再不提娘曾传我们九玄大法不就成了吗？”

傅君瑜娇叱道：“谁是你这两头汉狗的瑜姨？”

徐子陵和寇仲知她随时动手，立即全神戒备。

岂知傅君瑜又露出思索的神态，好一会才淡淡道：“好吧！看在师姐的份上，便饶你两人一死，但却有两个条件。”

两人见大有转机，连忙追问。

傅君瑜冷冷的眼神在他们身上巡视了几遍后，平静地道：“首先你们要立誓永不得向人泄露‘杨公宝库’的秘密，更要告诉我宝藏的所在。”

徐子陵倒没有什么，寇仲却是呆在当场；这宝藏关系到他争雄天下的

大计，怎可以告诉别人呢？

傅君瑜续道：“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追回你们的武功，我们弈剑派的心法，绝不能流到汉人处。”

寇仲反松了一口气。

他本怕徐子陵会逼他接受第一个条件。现在傅君瑜更要废去他们的武功，自是不能接受。冷哼道：“你若真是娘的师妹，怎会不知‘杨公宝库’的秘密，我差点就给你骗了。”

徐子陵心中暗叹，知道寇仲为了争霸大业，再不理傅君瑜是否娘的师妹了。

傅君瑜出奇地平静，自言自语的轻叹道：“早知汉狗就是这样子的了，师姐你怎会糊涂至此呢？”

“锵！”

傅君瑜的宝剑来到手里，同时飘飞而起，越过两人上空，落到舱门前才转过身来，不屑地瞧着两人道：“让我看看师姐传了你们多少功夫吧！”

她的动作既迅疾无论，又若行云流水，姿态美妙，似更胜于以轻功见长的傅君焯。

寇仲拔出‘井中月’，摆开架式，大喝道：“娘！我们只是迫于无奈，切勿怪责孩儿。”

徐子陵知寇仲这话其实是说给自己听。顺眼往上游瞧去，骇然发觉河道远方尽处现出一个急弯，偏是给傅君瑜拦着走向舵T处的去路。

傅君瑜俏脸静若止水，但一对美眸却杀气森肃，宝剑在身前轻轻颤动，发出一波又一波的剑气，迫得两人要运功相抗。

寇仲踏前一步，横刀作势，冷然道：“刀剑无情，师姨最好三思。”

傅君瑜嘲弄地道：“你不是说我是假冒的吗？为何又口口声声唤我作师姨呢？”

寇仲回复一贯的豪气，大笑道：“师姨自己想想吧！事实上娘原本是来不及把宝藏的所在告诉我们就死了。所以你现在只能追回武功，而我们则绝不会束手待毙。既是如此，就让我们看看师姨的本领吧！”

话犹未已，傅君瑜来到他左旁五尺处，挥剑疾斩寇仲左肩，确是快如灵魅。

寇仲从未见过有人的身法比傅君瑜更迅速，却是不慌不忙，运刀挡格。

他倚仗的再非肉眼，而是因长生诀而来近乎通灵的感应。

徐子陵亦被她的速度吓了一跳。

傅君瑜飘动时，若似化作轻烟，再无任何实质的感觉。

“叮！”

剑刀交击。

寇仲虎躯猛颤，横移两步，始能站定。

傅君瑜则飘到船缘，倏又闪往寇仲右侧，刹那间疾劈五剑。

每一剑的落点，都似不以寇仲为目标，但总要迫得寇仲苦苦挡格，看得徐子陵大惑难解。

傅君瑜忽然飞出一脚，靴尖往被杀得左支右绌的寇仲小腿叮去，极尽诡奇变化的能事。

寇仲厉叱一声，游鱼似的从一个对手意想不到的角度移往傅君瑜右侧，不但避过了她那狠绝的一脚，还反手一刀画往傅君瑜的右肋。

傅君瑜显然大感意外，闪身避过来刀，一个旋身，到了寇仲后方。
寇仲的井中月由肋下穿出，又迫得傅君瑜往外飘开。
傅君瑜倏地移往徐子陵身前，挥手洒起数十点寒芒，朝他激射而至。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知她试过寇仲的实力后，生出害怕两人联手之心。
又见自己没有兵器，所以要先把自己收拾，才转头全力对付寇仲。
寇仲大喝道：“这婆娘又辣又厉害，小陵千万不要留手！”
徐子陵早大鹰般斜冲而起，撮掌为刀，劈在对方剑网上。
气劲相击。
傅君瑜正骇然徐子陵既能空手应敌，又能于剑影芒光中找到自己宝剑所在处，巧妙地化解了她的攻势时，徐子陵落在她的后方，弓背向她撞去。
如此打法，她听也没听人说过。
不过她已试出两人的内劲虽是怪异无伦，比之她已臻第七重的九玄大法，仍要逊上两筹，心叫你只是找死，竟亦以粉背往徐子陵迎去。
“蓬！”
徐子陵口喷鲜血，断线风筝般朝反方向甩跌而去。
寇仲早有准备，先一步抢到他前方，一手把他抱个正着。
傅君瑜亦被徐子陵反震之力，弄得踉跄往前跌撞三步，兼且丝丝真气入侵体内，难受得差点要像徐子陵般吐血。
不过她却是不惊反喜，强压下伤势，旋身回转，长剑闪电般射往徐子陵背部，望能一举贯穿两人身体，出手毫不留情。
却不知寇仲早把真气及时输入徐子陵体内，化解了他的伤势，这时两人蓦然分开。
寇仲暴喝一声，井中月重劈敌刃。
徐子陵亦攻出一拳，取的是她右肩。
猝不及防下，傅君瑜娇叱一声，右手剑绞在寇仲长刀处，右边则以掌封拳，同时硬接了两人排山倒海式的攻势。
寇仲和徐子陵被震得左右跌开，傅君瑜却喷出了一小口鲜血，腾身而起，先落到看台处，再一个翻身，投往左岸，娇叱传来道：“异日必取你二人之命，就让你们多活片刻吧！”
寇仲和徐子陵刚稳身立定。
“轰！”
盐船终撞上礁石林立的滩岸，震得两人滚倒地上，狼狈不堪。

第三章 竹林大会

徐子陵和寇仲蹲在岸旁的乱石堆处，呆望搁在礁石间作四十五度倾斜的盐船，欲哭无泪。
帆桅断折，船底更被礁石尖利的边锋削开了一道大裂缝。
纵有人能把盐船从礁石上卸下来，也难以修补复航。
他们出发时满腔豪气，岂料未到江都，便船毁人失踪，打击的沉重，

可想而知。

两人均有点意兴阑珊，懒得去把盐搬下来。

寇仲苦笑道：“出师未捷船先毁，这兆头似不太好。”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道：“待天亮后，我们沿江搜寻过去，看看能否找到他们的尸体，再觅地安葬。”

寇仲狠狠向空打了两拳，怒哼道：“这婆娘枉她身为娘的师妹，心性胸怀比娘差远了。不明白汉人有好坏之分，只懂唤我们作汉狗。”

徐子陵道：“这也很难怪她，只要想想高丽的老百姓曾在杨广军队的铁蹄下吃了多少苦头。唉！”

寇仲冷冷道：“听你的口气，下趟遇上她时，纵有机会，你都会手下留情了。那段玉成他们岂非死得很冤枉吗？”

徐子陵苦笑道：“你道要杀她是那么容易吗？若单打独斗，我们仍是差她一截。这婆娘的轻功可真厉害。”

寇仲颓然道：“你的内伤如何呢？”

徐子陵答道：“我们的武功纵然还不行，但疗伤之法却或是天下无双的，刚才还浑身疼痛，现在完全没事了。”

寇仲振起精神笑道：“小陵真了得，若不是你冒死弓背一击，恐仍伤不了她。既伤不了她就即是我们要被打伤或打死，想起来确是惊险之极。”

徐子陵皱眉思索道：“不过她的突剑术真的非常玄奥，击剑如下棋，战场就是棋盘，不知那一招是‘双车夺士’，又那一招是‘弃车保帅’呢？”

寇仲笑道：“他们下的该是高丽棋，你少费精神吧！”

徐子陵正容道：“只要是下棋，棋道与精神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首先要看破对方的布局，再定攻守进退之道。我们以前只懂见招拆招，兵来将挡，实不算上乘的武道之法。”

寇仲正要答话，异响从下游传来。倾神细听，竟是段玉成他们四人熟悉的足音。

两人喜出望外，迎了上去，跟他们碰个正着，劫后余生，自有一番欢喜。

原来傅君瑜手下留情，掷他们落大江前先解了他们穴道，寇徐不由对她恶感大减。

他们振作起来，把盐从破船运到岸旁密林藏好，又把破船捣个稀烂，变成一堆木头，顺江流去。

到天明时，江面平静如常，便像从未发生过任何事。

段玉成四人折腾整夜，力尽筋疲。

寇仲遂命四人在密林中休息，顺便看守盐货，他和徐子陵则到附近的城镇去，看看可否购置得运货用的骡车。

两人来到官道处，徐子陵道：“你精通天文地理，告诉我该往那个方向走。”寇仲胸有成竹地笑道：“早知你不会放过我。我们前天才离开常熟，又躲了一个白天，理该未过江阴。若山人所料无误，往西走不出个把时辰，就可到达江阴了！哈哈！服未？”

徐子陵晒道：“现在到了吗？用你的脚走路吧！”

两人展开身法，果然不到一个时辰，江阴城出现在地平远处。

寇仲得意洋洋道：“跟着我是不会走冤枉路的，不知江阴城现在落在谁人手上呢？”

徐子陵瞧着山坡下一队朝江阴开去的骡马队，笑道：“追上去问个究竟不是行了吗？”

寇仲撞了他一记，嘻嘻哈哈奔下山去。

徐子陵追在他身后，到快接近骡马队时，忽然马队喊叫连连，停了下来。

其中五、六骑勒马回头，拦着他们，一名似是带头的老者喝道：“来者何人？”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不知他们为何会摆出如临大敌的紧张样子。

两人只好停下来，寇仲抱拳道：“各位老哥万勿误会，我们两兄弟只是想来探听江阴的情况，看看该否入城吧了。”

老者身旁的一名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点头道：“看你们也不像铁骑会的凶徒，究竟想探听什么消息呢？”

寇仲恍然道：“原来老哥误认我们是铁骑会的人。”

接着以手肘撞了徐子陵一记道：“铁骑会的会主叫什么，是否叫任‘小’名？”

以老者为首的几名汉子都笑起来，知寇仲故意把‘任少名’念歪了点，登时把双方的距离拉近了。

铁骑会名列十帮八会之一，乃近数年才崛起江南的大帮会。帮主‘青蛟’任少名，擅使流星锤，与鄱阳会会主新近自称楚帝的林士宏并称江南双霸，乃江南武林举足轻重的人物。

据传任少名除了曾因争夺地盘而败于宋阙天刀宋缺的手上外，从未遇过对手。由此可见他是何了得。

老者笑道：“你这小子倒有点胆识，究竟是何派弟子？”

寇仲扮出恭谨的样子，肃容答道：“我两兄弟傅仲、傅陵，乃竹花帮第七代弟子，言宽是我们的阿爷。”

老者愕然道：“是否扬州的忠烈士言宽？”

今回轮到寇徐两人面面相觑。

首先是老者竟然认识像言老大那样微不足道的人物，其次是为何言老大竟成了忠烈士。

先前曾发话的浓眉大汉忽地打出个只有竹花帮人才看得懂的手势。

寇仲和徐子陵忙以竹花帮的手语还礼。

那六名汉子一齐掀开外袍，露出里面襟头竹花帮的标记。

寇仲和徐子陵这才晓得遇上了竹花帮的‘自己人’。

但即管在扬州时，他们和言老大都属竹花门的外围人物，尚未够道行及有资格在衣襟上绣上一根竹树的正式低级帮徒的标志，更不要说在这一刻了。

寇仲尴尬道：“我两兄弟三年前为了躲避官府，四处流浪，嘿！”

大汉道：“我们明白的，言宽乃我帮第一位被那昏君害死的忠烈士，你们若不逃走，必性命不保。”

老者脸带怀疑道：“既是竹花帮弟子，为何见到老夫都不认得。”

寇仲见他的标志绣了八根风竹，知是堂主级的人物，心中一动道：“莫

非是风竹堂堂主沈北昌沉爷？”拉着徐子陵忙施参见堂主之礼。

老者一捋颌下长须，哈哈笑道：“果然是自己人。你们今趟是否闻得风声，特来参与我帮的‘竹林大会’。”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心忖又会这么凑巧的？

竹花帮乃组织严密的帮会。帮主之下，设有军师一名，接着就是‘风、晴、雨、露’四堂，统领下面的舵主、香主和众帮徒。竹林大会是帮内最高的法会，除非在紧急的情况下，否则每三年举行一次。

寇仲向那浓眉大汉道：“我猜大爷必定是风竹堂副堂主骆奉大爷了！”

骆奉对他们似颇有好感，道：“我们入城再说吧！”

在路途中，寇徐两人才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原来昏君被杀，扬州陷落李子通手上，竹花帮本定在丹阳推选新帮主，岂知江淮军又攻入丹阳，军师邵令周乘机率众占领江阴，势力虽远及不上李子通、沉法兴等人，亦成了一股地方势力。

近年各方势力都在拉摆他们，其中尤以占据了江阴南面的无锡和西南方的晋陵的铁骑会最是积极。

铁骑会主任少名更拉拢了晴竹堂、雨竹堂、露竹堂三堂堂主，屡次阻挠了帮主的推选，意图把群龙无首的竹花帮归并于铁骑会旗下。

今趟的竹林大会，就是军师邵令周在沉北昌支持下商议对抗任少名和其它三堂叛徒的行动，并希望能在会上推选出新帮主。

沉北昌等在来此途中，曾多番遭到铁骑会偷袭，折损了近百人，所以才这么紧张。

昔日两人在扬州时，包括言老大在内，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叫寇仲和徐子陵，只知他们叫小仲和小陵，当然更不知言宽是因他们的拖累被杀，还以为言宽是对抗昏君的烈士。只有寇徐才心知肚明言老大和烈士全沾不上边儿。

骡马队中有辆帘幕低垂的马车，特别受到严密的保护。

寇仲旁敲侧击想探悉车内人的身分，只换来副堂主骆奉的训斥。

入城后，两人随风竹堂入进城中心的风竹堂府第，趁沉北昌和骆奉去见军师邵武周时，两人也溜到街上去。

寇仲笑道：“这邵武周果然是个人才，看他把江阴管治得多么井井有条，外面怎么混乱似都不关这里的事。”

徐子陵看着人来人往的热闹情景，同意道：“南方一向富足，加上江阴乃长江口连海的交通要塞，只要不破坏生产力，人民就可安居乐业。”

寇仲和徐子陵已换上竹花帮最低层帮徒只绣有一根竹的帮服，这时见到五、六名正大声交谈的竹花帮徒迎面走来，忙打出问候的手语。

那几人见他们襟上绣的是风竹，冷哼连声，毫不理会的去了。

寇徐两人为之愕然，这才晓得他们并不属风竹堂的，且清楚四堂间斗争之烈。到了一间馆子坐好后，伙计上前殷勤招待。

待伙计走后，徐子陵皱眉道：“仲少好象忘了我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哩？”寇仲赔笑道：“若我胡乱砌词，定会又被你怪我不够老实，说倒底我们都算竹花帮的人，现在竹花帮面临被兼并之厄，我们好应出点力相助吧！”

徐子陵晒道：“你不过想代铁骑会去兼并竹花帮罢了！”

寇仲道：“这怎算得是同一回事，任少名乃黑道的大坏蛋，而我寇仲则是处处为人着想的好人。竹花帮落到我手上，只会是他们的福气。一世人两

兄弟，你究竟肯不肯帮我？”

这时伙计奉上面食，却不肯离开，恭敬道：“两位是否风竹堂的爷们。”

寇仲愕然道：“有什么事？”

伙计道：“凡风竹堂和邵军师的人，我们都是免费招待的。大爷们至紧要不可让任少名得逞啊！”这才忧心忡忡的走了。

徐子陵呆了半晌，叹道：“好吧！”

寇仲喜出望外，道：“今晚就会举行竹林大会，我们到时再见机行事吧！”

徐子陵想起段玉成四人，正要说话，有人呵呵笑道：“你这两个小子竟然在这里。”

徐子陵和寇仲吓了一跳，往入门处瞧去，赫然是升上了香主之位的桂锡良，两人儿时的混混朋友。他旁边还有另一个相熟的混混幸容，此子身材瘦削，手脚特长，颇有机谋。

四人见面，自是非常高兴，对桂锡良摆足香主的架子，两人只觉亲切有趣。

幸容皱眉道：“你们何时变了风竹堂的人？”

桂锡良怀疑道：“不是又偷人家的衣服来穿吧？”

桂幸两人襟头绣的是竹花标志，显示他们是直属帮主的人，现在既没有帮主，自然是归在军师邵令周麾下了。

幸容见寇仲背挂长刀，欣然道：“看你两个容光焕发，又不知从哪里偷得兵器，该是混得不错吧！”

徐子陵语带自嘲道：“何止不错，简直大大风光呢。仲少更曾和翟让、杜伏威等握过手喝过酒，你说够威风不？”

幸容‘啐啐’连声，且满脸鄙屑似在怪徐子陵瞎吹牛皮。

寇仲伸手拍拍幸容的肩头，笑道：“你羡慕不得那么多了。”

幸容笑看拨开他的手，又叹了一口气。

桂锡良道：“别瞎吹了。念在一场手足分上，以后你们两人就跟着我吧！今晚待邵军师成了帮主，我才正式向他报上。”

寇仲含糊应过，问道：“邵军师定可当上帮主吗？”

幸容道：“若论声望、身分、地位、武功，邵军师在帮内确不作第二人想，只是情况却非那么简单。”

桂锡良以权威的语调发言道：“现在人人都想插一脚到我们的竹林大会里，你们该知任少名那奸贼的行事吧，而任贼现时又和林士宏连成一气，情势很不乐观呢。”

幸容道：“好在邵军师得到宋阔的支持，否则任少名和林士宏会更肆无忌惮了。”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双目亮起来道：“宋阔？他们派了什么人来？”

桂锡良皱眉道：“这种机密的事怎到你们探问。我们待会要回军师府了，你们来不来？”

寇仲扯着徐子陵站起来道：“当然要随桂香主去见识见识。”

幸容不满道：“我们还未吃饱，你这么快站起来干吗？”

寇仲笑嘻嘻道：“我们却吃饱了，就让我们先到门外恭候两位大哥。”

刚踏出户外，刚才那群雨竹堂的青年汉子，擦身而入，还故意碰撞了

两人，充满挑惹的味儿。

两人见惯场面，亦不予计较。

到了门外，寇仲兴奋地道：“今趟愈来愈好玩了。待会我们去和邵令周攀点交情，看看情况会是如何发展。”

徐子陵皱眉道：“我却觉得这事很麻烦，亦非我们该沾手和管得到的。”

寇仲在他眼前扬起拳头道：“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确难起什么作用，只那两个小子就不会服我们。但现在摆明谁的拳头硬，谁就可话事，我们岂不是大有机会吗？”

徐子陵没好气的瞧了他两眼，忽然馆内传来碗碟堕地破碎和吵骂的声音。

两人呆了一呆，心想难道雨竹堂的人敢公然违反帮规，找桂幸两人动手吗？

第四章 狭路相逢

桂锡良和幸容两人被迫在一角，后者左臂还受伤淌血，显是落在下风。

其它客人伙计都缩在靠厨房的一边，人人脸现愤慨之色，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寇徐两人刚跨入门槛，便给两名守门的雨竹堂徒戟指喝道：“你这两个小喽啰给滚出去，这里没你们说话的余地。”

徐子陵见旧友受伤，冷哼一声，迫上前去。

剑光一闪，其中一人挥剑斩往他左肩。

徐子陵尚未动手，寇仲飞出一脚。

“砰！”

那人给踢得长剑脱手，身子离地抛飞，重重掉在一张椅子上，登时一阵木碎折裂的声音。

馆内人人动容。

其它五名雨竹堂的人给寇仲这一招吓寒了胆，退往一边，反陷两面受敌的劣势中。

桂锡良和幸容则不能置信地瞧着寇、徐两人。

寇仲抱拳道：“桂香主要下属怎样处置这几个胆敢以下犯上的叛徒呢？”

雨竹堂带头的健硕汉子喝道：“什么以下犯上，我白荣乃雨竹堂香主，奉堂主罗贤之命请桂香主去说话，你两个才是以下犯上。”

桂锡良看着仍在地上挣扎爬不起来的敌人，沉声道：“请我去说话要动刀子吗？”

寇仲指着白荣笑道：“这就是白香主不对了。这样吧！我们就把他们缚了去请罗堂主评评理，看看谁对谁错。”

白荣使了个眼色，登时有两人扑出，挥刀疾斩寇仲。

徐子陵冷哼一声，掩到寇仲前面，左右开弓，在两柄刀斩下前，先一步打在两人小腹处。

那两人给击得倒跌在白荣身上，三人同时变作滚地葫芦，狼狈不堪，

剩下的几个人噤若寒蝉，更不要说动手了。

桂锡良与幸容则看呆了眼。大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感慨。

寇仲好整以暇地拍拍手道：“怎么样？要不要去大闹雨竹堂，杀杀罗大堂主的威风。

桂香主你若不去，就由我们两个小喽啰代劳。”

桂锡良一声不响，向幸容打个眼色，硬把寇徐扯到街上，道：“先回军师府再说吧。”

寇仲和徐小陵知他胆怯，只好苦笑以对。

像江南大部分城市那样，河道组成了江阴城内外与四乡农村联系的纽带，亦是城市布局的骨架。

临河傍水的居民，粉墙照影，蠡窗映波，构成了充满水乡风光的清新画面。一派水巷小桥多，舂舫载绮罗的动人美景。

军师府的前身是江阴的都督府，位于市内中心河道交汇处，正门有条跨河大桥通达，衬得整个军师府的建筑组群格外有气势。

比较而言，南方比北方安靖，故江阴涌来了大批南逃的北方百姓，更呈现一片繁华的景象。

乱世人心思治，老百姓不希望竹花帮有变化，这种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

即使徐子陵不愿卷入这种权力与地盘的争端中，亦感到该阻止像铁骑会那种恶名远播的强徒把竹花帮兼并过去。

桂锡良领两人过桥时，却遇上麻烦。

负责守卫的另一位香主麦云飞乃军师邵令周的首徒，生得颇为英俊轩昂、高傲自负，盯着寇、徐两人道：“师傅有命令，由现在起，所有陌生人均不得进入军师府。”

桂锡良在寇仲两人之前大失面子，偏又毫无办法，尽最后努力道：“他两个是当年在扬州壮烈牺牲的忠烈士言宽的门生，近年在江湖闯荡，练得一身好武艺，刚才还把雨竹堂的白荣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才希望能向邵军师作推介。”

麦云飞带点鄙屑地扫了两人一眼，摆出这又如何的眼色，摇头道：“那要过了今晚才行。”

桂锡良无奈下把两人拉到一旁道：“待我先自入府见邵军师，待会再来接你们进府。”

幸容怒哼道：“麦云飞恃着自己是邵军师的大弟子，又得邵兰芳的钟情，一向作威作福，特别排挤我们这批跟随帮主的旧人。迟早我们要使他栽个大筋斗。”

桂锡良倒有自知之明，知道斗不过麦云飞，扯了幸容一把道：“不要说废话了，进去再说，你两人记紧在这里等我们。”

两人去后，寇仲和徐子陵避到桥端一旁沿河建成的石岸，像以前过小混混生涯时吊儿郎当的面河坐下。

寇仲瞧瞧守在桥头的麦云飞，笑道：“锡良这混蛋的运道似乎不太好，本有机会飞黄腾达，帮主偏又给昏君宰了。现在更遇上这个处处与他作对的

麦云飞，连带两个人入府都给阻头阻势，这种香主还当来作什么？”

寇仲又兴奋地道：“邵兰芳乃我们竹花帮著名的美人儿，不若我们来个横刀夺爱，好气死麦云飞。”

徐子陵没好气道：“若你为这个原因去勾引人家的爱侣，我绝不会容许。”

寇仲搂着他肩头赔笑道：“我只是说着玩儿吧！小陵何必那么认真。”

随又岔开话题道：“锡良身位香主，又是先帮主的关门弟子，地位不低；兼且还有一群先帮主的直属手下支持，你说有没有机会作新帮主呢？否则该不会令麦云飞故意挤压他。”

徐子陵这时正两手反撑身后，仰直身体享受午后的阳光，闻言一呆道：“锡良的道行太浅，怎有资格当帮主。不要扯东道西了，你自己想当帮主才真呢！”

寇仲摇头道：“我真的没有此心，亦行不通。现在李密势盛，若我成了竹花帮的龙头，竹花帮可能不到几天就完了。但若锡良成了新帮主，他便只有倚靠我们来支持他，那和我当上帮主没有什么分别。”

徐子陵苦笑道：“你若想锡良当帮主，恐怕要先把帮里现有的什么军师堂主一股脑儿杀个清光才行，你有那么厉害吗？”

寇仲瞧着脚下平静的河水，沉吟道：“这事确有点困难，却非绝不可能，最重要是锡良乃先帮主的弟子。他这人本来很有胆色，不过可能近来惯于被人欺压，才会失去信心。唔！”

徐子陵低声道：“那麦云飞又来了！”

寇仲别头看去，见那麦云飞正领着四名手下离开桥头，沿石岸朝他们走来，便笑道：“该否为锡良出一口气呢？”

徐子陵未及回荅，麦云飞隔远喝道：“你这两个小子，这样子在军师府前又坐又卧，成何体统，立即给我滚回所属堂口去。”

徐子陵毫无反应，还闭目享受他的日光浴，寇仲则眯眼瞧着他道：“麦香主你是否聋了耳朵，听不到桂香主吩咐我们在这里等他吗？你自己滚回去站岗好了。”麦云飞勃然色变，后面的四个走狗手下扑了过来，把两人逼在河边，声势汹汹。

寇仲笑道：“怎么？想动手吗？”

麦云飞气得俊脸发青，阴恻恻道：“给我站起来！”

寇仲好整以暇道：“你既非帮主，又非我们的阿爷，凭什么对我们呼呼喝喝！”

麦云飞按捺不住，喝道：“掷他们下河！”

四人正要动手，徐子陵往后卧倒，两手闪电探出，抓紧后面两人足踝。

接着在麦云飞等骇然大惊下，徐子陵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法，把两人摔得越过头顶，‘扑通’一声掉进河水里，挣扎着爬往对岸。

喝喊连声中，本是守在桥头的十多名竹花帮弟子全赶了过来。

“锵！”

麦云飞和另两个手下拔出长剑，却又往后退开，显然要待各人赶到才敢动强。寇仲哈哈大笑，弹了起来，长刀离鞘而出，往麦云飞劈去。

麦云飞横剑挡格。

“当！”

寇仲的井中月回到鞘去。

麦云飞则踉跄跌退五步，才能站稳，脸色变得难看之极。

这时他的援兵已至，拥在他身后，却没有人敢上前动手。

徐子陵亦跳起身来，指着对桥的方向道：“有人来了，你们正事不理，只管欺压自己人，是否有亏职守呢？”

麦云飞这时才回过气来，强压下给寇仲刀劲弄得翻腾不休的血气，与手下们转头瞧去，果然见到一队十多骑，正沿街向桥头驰至。

狠狠瞧了两人一眼，道：“迟些再和你们算账。”这才领手下赶回桥上去。

寇仲和徐子陵相视而笑。

前者摇头叹道：“世上为何总有这么多爱作威作福的人呢？”

蹄声由远而近。

两人愕然望去。

只见骑队中分出一骑，朝他们驰至，马上坐的赫然是美丽刚健的宋家小姐宋玉致。

这别具风格的美女勒马停定，倨傲而又冷冷地由头到尾打量了他们几遍，目光最后落在他们襟头的风竹标志上，才蹙起黛眉道：“你两个混小子为何忽然当起了竹花帮的单竹弟子，是否图谋不轨。”

其它人虽没有走过来，但注意力全集中到这里。

寇仲微微一笑道：“来！让我介绍，这位是宋玉致大小姐。”

又接着徐子陵肩头道：“我的兄弟徐子陵，长得够英俊吧！”

宋玉致见他答非所问，又调侃自己，玉脸一沉，故作不屑地瞥了徐子陵一眼，接着露出一闪即逝的奇异神色，才娇哼道：“看在你们尚未有什么恶行，立即给我离城，否则我只要一句说话，你们休想有命离开。”

寇仲猛拍额头道：“小弟差点忘了我兄弟的人头非常值钱，宋小姐即管大叫大嚷吧！”

看看我们在被杀前可拉多少人陪葬？”

宋玉致出奇地没有动气，瞪了他好半晌，忽转向徐子陵道：“劝你的兄弟和你一起走吧！若给人知晓你们在这里，会令你们有天大麻烦的。”

徐子陵一向对高门大阀的骄贵女儿没什么好感，觉得她们天生看不起一般的男儿汉，淡淡答道：“我们根本不怕任何人，否则就不会在这里与宋小姐说话了。”宋玉致叹道：“你们虽闯出点名堂，但比起李密仍差远了，好好想一想吧！”

寇仲奇道：“宋小姐是否看上了我这英俊的兄弟，为何对他这么和颜悦色，而对我却声色俱厉。说到底，我和你的感情该深厚点才对。”

宋玉致终按捺不住，怒道：“闭嘴！”

寇仲嘻嘻一笑，扯着徐子陵就要离开。

宋玉致娇叱道：“给我站着。”

已有三、四骑本是旁观的往他们驰来。

寇仲放开徐子陵，倏地立定，手按刀柄，整个人挺得笔直，虎目射出深不可测的精芒，脸容变得冷酷无比，浑身散发慑人的强大气势。

宋玉致在这刹那间感到寇仲变成了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再非昔日那嘻嘻哈哈的小子，而是可在任何风暴之前屹立不倒，更不会对任何人害怕的英雄豪杰。

接着寇仲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哑然失笑，露出个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摇头叹道：“都是不行！对着宋小姐我寇仲怎都狠不了心。”言罢哈哈一笑，拉着徐子陵径自走了。

宋玉致给他戏剧性的变化和充满青年男子魅力的语调神态逗得心乱如麻，竟忘了阻截。

寇仲和徐子陵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挨墙坐下，就像回复了以前在扬州胡混时的光景。

徐子陵微笑道：“仲少是否想以她来代替李秀宁呢？”

寇仲露出回味的笑意，伸了个懒腰，悠然道：“儿女私情，只会增加精神上的负担，我不介意找个美人儿来调剂一下，但却绝不会动情。正事要紧，其它都要摆在一旁。逗逗这高傲的宋家小姐可以，若要劳烦我寇仲去讨好她，奉承她，却是休想。明白吗？”

徐子陵道：“但现在该怎么办呢？”

寇仲道：“一是立即离开，一是待至今晚大闹他娘的一场。你怎么说？”

徐子陵耸耸肩道：“我建议的你定不同意。照我的想法竹花帮的事我们既管不了亦没有那心力。何况段玉成他们仍在等候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的烦恼还不够多吗？”

寇仲嘻嘻笑道：“不要对我有那么多偏见好吗？我寇仲什么时候敢不尊重你陵少的说话。就如你所言，我们偷了骡车就走，两辆都怕够了吧！”

徐子陵疑惑道：“那里有骡车偷？”

寇仲笑道：“当然是到风竹堂去偷，他们那么多骡子骡车，借两辆给我们该没有问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把骡车骗上手，这可包在我身上。”

徐子陵不悦道：“沉北昌和骆奉对我们这么好，怎可以怨报德？”

寇仲点头道：“都是你说得对，那就不如到雨竹堂去看看，横竖已结下梁子，差不在再多一项。”

徐子陵登时明白过来，苦笑道：“你这天杀的混蛋，兜来兜去，最后都是要去闹事，然后看看有没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寇仲大笑道：“知我者莫若你。”

硬把徐子陵扯将起来，压低声音道：“雨竹堂堂主罗贤刚才派那白荣来带锡良到雨竹堂去，必有图谋，待我们去看看是什么一回事。嘿！你总不能不关心锡良和幸容的两条小命吧！”

徐子陵道：“你知雨竹堂在那里吗？”

寇仲得意道：“圣人不是有句什么‘不耻下问’的吗？莫要推三推四了，快来吧！”

徐子陵自知他不过，无奈下随他去了。

第五章 探囊取物

两人来到雨竹堂府第的大门外，把门的十多名大汉见他们是风竹堂的

人，都露出敌视的神色，但却没有人将他们放在心上。皆因把门的雨竹堂弟子，最低级那个都要比两人多出一根竹来。

竹枝定身分。

帮主是十根竹，军师九根，接下来是堂主、副堂主、舵主、香主，竹数逐级递减。

以前两人随言宽混时，半根竹都欠奉，现在可算无端端升级了。

两人并肩朝大门走去。

有人喝道：“风竹堂的小子，给老子们站着。”

“锵！”

寇仲拔出井中月。

徐子陵一把将他扯着，骇然道：“为何动刀子？”

寇仲双目闪过森冷的寒芒，语气更是平静得教人心寒，淡淡道：“不宰掉这些叛帮的小子，锡良如何坐上帮主之位。”

徐子陵一震松手。十多名把门的大汉亮出兵刃，杀将过来。

惨叫痛哼声立时不绝于耳，寇仲游鱼般在众汉间穿插来回，中刀者无不溅血倒地，竟无一合之将。

寇仲跨进院墙外门时，后面倒满了一地的敌人，伤得虽重，却没人有性命之虞，又或残肢断体之灾，可见他下手极有分寸。

徐子陵呆看着他时，寇仲回头耸肩道：“不是这样，谁会怕你？来吧！我的陵少爷！”

寇仲和徐子陵一先一后，杀进雨竹堂去，挡者披靡，拥上来拦阻的弟子，都给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奔鼠窜。

两人出道日子虽浅，但已是身经百战，连千军万马的恶战场面都难不倒他们，何况现在是骤攻雨竹堂的无备。

由堂阶直至杀入大堂，才遇上高手。

“叮叮叮！”

三下清响，寇仲一步不移，连挡三枪，长笑道：“可是雨竹堂副堂主包百有？”

来人尚未及答话，给寇仲飞起一脚，正中小腹，抛飞堕地，口喷鲜血，再爬不起来。

徐子陵则左右开弓，连续轰飞了四名扑上来副香主级的竹花帮徒。

“住手！”

包百有给人扶了起来，百多人潮水般退到大堂的一端去。

十多个形相各异的汉子排众而出，来到寇徐两人前方。

只看其襟头标志，便知除风竹堂外，其它晴竹堂、雨竹堂和露竹堂的正副堂主均聚集此处。

晴竹堂堂主左丘弼最是易认，个子比一般人矮小，却是粗壮如牛，眉毛拱起，脸是凹陷下去的，肩膀挺宽得不合比例，颇似个缩细了的巨人。

这时他双目杀机大盛，跨前一步，戟指怒喝道：“来者何人，竟敢在我竹花帮的地头撒野？”

寇仲面对众多竹花帮有头有脸的高手，却是夷然不惧，哈哈一笑道：“勾

结外人，妄想断送我帮基业的叛徒，有何资格和我两个扬州忠烈士言宽的门生说话。”虽是在这种剑拔弩张，动辄生死相见的形势下，徐子陵仍生出要捧腹大笑一场的感觉。寇仲的长处之一，就是能把任何荒谬的事以理直气壮的神气说出来。

雨竹堂的堂主罗贤大喝道：“管你们是谁，今天教尔等有命来此，没命离开。”

刀光一闪，一名瘦汉斜冲而出，挽起数朵刀花，从左侧疾袭寇仲。

寇仲看都不看，似是随手挥刀，“当！”的一声，把那人连人带刀劈得踉跄跌退，仆到人丛内。

大堂蓦地静了下来。

寇仲还刀入鞘，其神情气度，比之当日跋锋寒闯进王通的府第亦不遑多让。

露竹堂堂主童长风冷哼一声道：“确有几分本钱，先给本堂主报上名来。”

原来刚才偷袭者乃露竹堂的副堂主颜和，童长风深悉其功力深浅，见寇仲将他逼退时那种举重若轻的神态，自知万万做不到，故此说话才客气起来。

寇仲仰天大笑道：“本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寇仲是也，他就是徐子陵，听清楚了没有？”

左丘弼等人面面相觑，无不色变。

要知寇仲和徐子陵在过去几年，因着‘杨公宝库’的关系，加上连杜伏威、宇文阔、独孤阔、李密等都拿他们两个没法，声威之盛，实是一时无两。

到最近更转战沿海一带，大破沉法兴和海沙帮的联军，此事天下皆知，更把他们推上一流高手的位置。

所以知道两人正是寇仲和徐子陵，无不动容。

左丘弼终是江湖老手，肃容道：“英雄出少年，我帮对两位一向心生敬重，为何今天却要欺上门来？”

徐子陵踏前一步，冷然道：“我们确是忠烈士言宽的门生，此事桂锡良香主可以作证，所以竹花帮的事我们绝对有资格去管，亦不能不管。”

寇仲豪情万丈道：“铁骑会的任少名何在？识相的就立刻出来，让我们立即把他的头割下来为先帮主祭旗。你们如若仍存叛帮之心，今天休想活着离开此地。”左丘弼色变道：“这是欺人太甚，上！”

众人纷纷掣出兵器。

徐子陵心中暗叹，知寇仲下了决心把桂锡良捧上帮主之位，再通过他去控制竹花帮，扩展自己的势力。故此才硬逼对方动手，重重打击与任少名勾结的势力。

寇仲猛退到徐子陵旁，迅快地道：“各杀一名堂主后，我们立即溜走。杀不成更要走，听我暗号。”

这时难道还可以选择吗？

徐子陵点头答应。

两支长矛，三剑一刀，由不同角度向两人攻至。

寇仲暴喝一声，身子晃了几晃，不知如何已移入以左丘弼为首的一群晴竹堂帮众内，刀芒翻卷，登时有两人中刀倒地。

徐子陵则腾空而起，到了雨竹堂堂主罗贤的头顶处，双掌下压，强大的气劲，逼得罗贤身旁的人全避往四周，偏是孤零零的留下了罗贤一人面对他的攻击。

无论寇仲和徐子陵多么厉害，亦没有搏杀其中不乏好手的百多名竹花帮众的能力。

且缠斗下来，更不利众寡悬殊下人少的一方。所以两人打定主意，要以迅雷万钧之势，趁自己仍在最佳状态时，各自击杀一位堂主。那时剩下的一个堂主便孤掌难鸣，不立刻逃走就是大笨蛋了。

寇仲这时闪到左丘弼身前，连斩十刀，忽然间，左丘弼始发觉身旁的人全给劈得跌往四周，恰恰阻截了其它想拥上来援手的自己人。

“蓬！”

徐子陵和连长剑都不及取用的罗贤四掌硬拚了一记。

罗贤双手屈曲少许，似乎在劲力上逊了徐子陵一筹，实际上该是平分秋色，皆因徐子陵凌空下压，占了很大的便宜。

罗贤心中大喜，以为徐子陵技止此矣，暗忖只要挡得他一阵，不愁其它人不赶上来把他乱刀分尸。

就在此时，千丝万缕的灼热气劲，透掌而入，穿透他的真气，无孔不入地钻进了他的气脉去。

罗贤魂飞魄散时，双手所受的压力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胸口却连续两下剧痛，耳中听到骨碎的声音。

他最后的知觉就是知道徐子陵的双膝先后顶在他胸口处。

左丘弼的功夫比罗贤要高明，掣起两枝短铜棍，硬挡寇仲三刀。

“当！当！当！”

左丘弼怒叱一声，双棍平胸推出，疾戳寇仲胸口，岂知明明要击中敌人时，发觉竟是击在空处。

背后刀风割体。

左丘弼回身招架，骇然发觉后面亦是空无敌影。

“堂主小心！”

左丘弼后腰剧痛，一股寒气从刀锋侵入，登时身若冰结，动弹不得。

寇仲由左丘弼右腰抽回长刀，顺手扫开了赶来拚命的三个敌人，长啸一声，拔身而起。

“砰！”

徐子陵早先一步撞破瓦顶，冲飞而起，接着寇仲亦由同一洞口穿飞出来，紧追去了。

在两人的武功和战略下，近乎不可能的事终给他们做到了。

寇仲和徐子陵旋风般冲上通往军师府的大石桥，麦云飞等把关弟子慌忙喝止。两人懒得解释，拳脚齐施，所到处，人仰马翻，纷纷给他们狂风扫落叶般轰到河水里，狼狈不堪。其中只麦云飞还似点样子，多挡了寇仲两招，最后给旁边不耐烦的徐子陵侧踢一脚，将他送入河内。

他们势如破竹的冲入大堂时，堂内正在议事的军师邵令周、风竹堂正副堂主沉北昌和骆奉、宋玉致等都愕然朝他们瞧来。

邵令周身材修长，个子很高，清秀的脸庞留了五缕长须，年纪在四十许间，颇有修行之士的道骨仙风姿态。

他见两人硬闯入来，两眼亮起精芒，冷喝道：“何方狂徒，竟敢到我府捣乱？”

这时大堂靠北的一端摆开了两排太师椅，宋玉致居于东排上首，显示竹花帮对代表宋阙的来宾的尊敬，接着的三个看来都是宋阙的高手。

西排上首坐的却是位千娇百媚的艳丽女子，且是寇仲和徐子陵以前在扬州最爱隔远偷窥的当红的名妓，天仙楼的玉玲姑娘。

竹花帮前帮主殷开山就是因不肯把她献给杨广，被他下令处死的。

两人此时自是明白过来，皆因玉玲成了殷开山的女人，所以殷开山才冒死把她送离扬州。

玉玲下方依次是邵令周、沉北昌和骆奉。

太师椅后各站了十多名竹花帮和宋阙门中身分较低的人。

玉玲身后站的正是桂锡良和辛容两个小子，此时他们都瞪大眼睛瞧着寇徐这两个他们的儿时伙伴，不知该如何维护他们。

宋玉致插入道：“邵军师请息怒，这两人大有来历，且让他们进来说话吧！”邵令周立时喝道：“让他们进来！”

寇仲和徐子陵跨前几步，前者哈哈笑道：“我们是来谈一宗交易，凭我两兄弟刚杀了左丘弼和罗贤，怕该都有说话的资格吧！”

除宋玉致外，其它人闻言无不动容。

风竹堂堂主沉北昌沉声道：“竟连老夫都看走了眼，你两人究竟是谁？”

一把温柔好听的声音自玉玲的香唇响起道：“这两人一叫小仲，一叫小陵，长得这么高了，妾身差点认不出来。”

顿了顿续道：“他们当年是扬州忠烈士言宽手下的小喽啰，最爱来偷看妾身，有趟给妾身的人拿着，还是妾身见他们相格非凡，命人把他们放了。”

寇仲和徐子陵见玉玲仍记得他们，既感荣幸又大是尴尬，因这始终非是光采的事。

骆奉释然道：“算你们吧！并没有真的说谎。”

寇仲向玉玲苦笑道：“玉玲姐不用把我们的过去说得这么详细吧？”

玉玲掩嘴娇笑道：“仍是以前那个赖皮样子。”

这番对答立时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

邵令周皱眉道：“既是自己人，又练得一身好武功，我们高兴还来不及，为何要动手硬闯？”

徐子陵施礼道：“桂香主曾引领我兄弟二人来谒见邵军师，却给麦香主阻于桥外，现在情势急迫，惟有硬闯，请邵军师见谅。”

他那种儒雅温文的气度，立时得到邵令周的好感，点头赞同道：“锡良！是否真有此事？”

桂锡良忙道：“确有此事。”

寇仲插入道：“假若邵军师立起帮中精锐，该仍够时间把以露竹堂童长风为首的叛党截着，一举歼之，那我帮将可避免四分五裂之局。”

邵令周、沉北昌、骆奉等为之一震，显是为寇仲的提议而动心。

宋玉致则与坐在她下首的表叔宋爽交换了个眼色，同时体会到寇仲果敢狠辣、斩草除根的作风。

只是略显一番手段，整个局面的主动权立即落到寇伸手内去，确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

邵令周身后的舵主叶并臣发言道：“事关重大，怎知你两人不是敌方派来诱我们入陷阱的奸细呢。”

宋玉致白了寇仲一眼，道：“这人虽爱胡言乱语，但却绝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更不是可被人收买的人。对吗？寇仲寇英雄？”

众人大吃一惊，才知眼前这小仲、小陵，竟是头上分别有‘蒲山公令’和‘东溟檄’两道追杀令，名震江湖的寇仲和徐子陵。

桂锡良和幸容的惊讶，更是不用说的了。

沈北昌霍地起立，奋然道：“区区一个童长风，还不放在老夫眼内，此事就交由老夫办吧！”

邵令周由怀中掏出‘竹花令’，扬手投往沉北昌，后者一把接着，领手下匆匆去了。

宋玉致打个手势，居于宋爽下的两位宋阙高手，亦紧追而去。

大堂静了下来。

寇仲微微一笑道：“多谢宋小姐出言担保，我可否和小姐单独说两句话呢？”宋玉致不屑地道：“事无不可对人言，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好了。”

宋爽心中暗奇，这美丽的表侄女虽性情刚强，但少有用这种态度与人针锋相对的。

且在宋阙的立场，寇仲和徐子陵都被列入要争取的人的名单之内，忙打圆场道：“本人宋爽，寇徐两位兄弟，先到这边来坐下再说。”

邵令周亦实时吩咐弟子奉茶，非常客气。

寇仲装出个被气结了的表情，苦笑道：“既然宋小姐不赏脸，那小弟可否单独和邵军师一谈呢？”

邵令周大感尴尬，望向宋玉致这大靠山宋阙的美丽代表。

宋玉致忍不住狠狠瞪了这轩昂野逸的青年男子一眼，不悦道：“有什么事这么鬼鬼祟祟的，若是有关竹花帮的事，当然应该一起商量。”

徐子陵淡淡道：“如此谈不下来，我们兄弟立即离开，只求邵军师赠骡车四辆，就不胜感激。”

宋爽见说僵了，向宋玉致打了个眼色，站起来道：“大家有话好说，寇兄弟不若作少许透露，让玉致考虑该否单独和你说话好吗？”

寇仲若无其事道：“没什么，我只是误以为宋小姐对‘杨公宝库’仍有兴趣，谁知全没有这回事，实在没什么好谈的了！”

堂内各人全体动容。

宋玉致气鼓鼓的站起来，朝内进去，冷冷道：“滚着来吧！”

寇仲哈哈一笑，向徐子陵使个眼色，追着去了。

众人心中都升起奇异的感觉，隐隐感到宋玉致对寇仲特别不客气，实是因为对他‘另眼相看’。

第六章 情挑贵女

宋玉致领寇仲穿过贯连大堂和后厅的长廊，再左转步入西面的大偏厅，刚想在厅心那组酸枝椅坐下，寇仲已先一步把太师椅由圆桌处拉开少许，故作恭谨道：“宋大小姐请坐！”

宋玉致没好气的白他一眼，坐了下来，紧绷俏脸道：“说吧！”

寇仲左手握着椅子扶手，另一手按在高椅背处，俯头把嘴巴凑到宋玉致晶莹如玉、发香飘送的小耳旁，赞叹道：“真香！”还大力以鼻子索了两口，一副登徒浪子的格局。

宋玉致一副勉强忍受的表情，蹙起黛眉道：“你离开点可以吗？”

寇仲哈哈一笑，倏地挺直虎躯，到了圆桌的另一边，大马关刀的坐了下来，双目神光电射，深深的凝望宋玉致明亮的美眸。旋又再叹道：“真好看！”

宋玉致不悦道：“你又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寇仲露出灿烂的笑容，雪白整齐的牙齿闪闪生耀，又正容道：“能得我寇仲赞赏的美丽女子，绝对不多，而宋小姐却是排在头位的一个。刚才小弟从后细意欣赏宋小姐优美的背影和动人的步姿，已心神皆醉，自问这一世都忘不了。”

宋玉致一边奇怪自己怎会让这小子在毫无拦阻下把这番轻薄话说出来，更奇怪自己生不出丝毫怒气，一边避开他灼热得可烧透她芳心的眼神，一边垂下目光道：“若你尽说这种轻薄话儿，我就不再和你谈了。”

寇仲哈哈笑道：“男女相悦，乃人伦大统，只要真心诚意，何有轻浮可言？”宋玉致叹了一口气，迎上他的眼神，摇头道：“寇仲你不用向我宋玉致施手段了，那根本是没用的。首先我绝不会欢喜上你，而且我根本不相信你这种只会口花花逗我们女儿家的人，第三……”

寇仲微笑道：“是否你爹早给你订了亲事，有了未来夫家？”

宋玉致娇躯微颤，垂下螓首，点头道：“你猜到就好了！”

寇仲暗忖怎会猜不到呢。

像宋家这种高门大阀，特别是阀主天刀宋缺的爱女，婚嫁都被严格限制，讲的是门当户对，男的还可凭自己的喜恶私自纳妾，但女的却没有这种自由，只能依家族的安排，配与指定的人。

寇仲潇洒地一耸肩胛，淡然道：“高攀不起是一回事，甚至小姐如何讨厌我亦是另一回事。但我这人心心里有什么话，就必须说出来才舒服。”

又叹了一口气，瞧往窗外阳光灿烂的亭园，摇头苦笑道：“自上趟在荥阳沉落雁宅外那道小巷和小姐有过搂搂抱抱的肌肤之亲后，我……”

宋玉致大窘地打断他道：“不准你提那件事，以后更不准你和别人提起，特别是徐子陵。”

寇仲笑嘻嘻道：“对不起，我早忍不住对他说了，不说出来会憋死我的，哈哈！”

宋玉致大嗔道：“你这人永远都不会正经的，分明是在逗弄人家，我最讨厌就是你这种人。”

寇仲摊手道：“小姐放心！我寇仲怎都有点自知之明，清楚小姐不会看上我这出身寒微的人。现在小姐肯听我吐露心事，寇仲已感激不浅，以后都不会再说了！”

宋玉致苦恼地摇了摇头，狠狠横了他一眼，既恨他满口轻薄，又怕他从此无情，矛盾得要命。

自少以来，她心中理想的对象，都是出身高贵，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俊俏郎君。

跟前此子却是浑身野性，一副专勾引良家妇女的浪子格局，理该是她最憎厌的人，但偏偏却予她前所未有的冲激，暗下里竟希望他继续说下去。

这并非说自己真爱上了他，而是那种刺激，竟可使她忘了正事，愿意与他胡扯下去。

寇仲舒服悠闲地摊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柔声道：“今趟别后，我们不知是否还有重逢的一天，但我却知道这一生都休想把玉致你宜喜宜嗔的神态忘记。”

宋玉致微怒道：“不准唤我的名字，我和你仍未到这种关系。”

寇仲含笑瞧着她道：“好吧！我尊重宋小姐的意见，现在让我们来谈一宗有关竹花帮的交易吧！”

宋玉致强压下那突如其来的失落感觉，板起俏脸道：“你最好不要插手到我宋家和竹花帮的事情里，我宋家更不会和你作任何交易。”

寇仲长身而起，毫不介意地微笑道：“那就谈判破裂，我和你宋家日后是敌是友，由老天爷决定好了。”

转身欲去，宋玉致愤然起立娇喝道：“寇仲，你给我站着。”

寇仲就那样倒退来到宋玉致身后，凑到她充满刚健美态的俏脸旁，热呼呼的呼吸轻轻触着她毫无瑕疵的脸肌，柔声道：“宋小姐有何赐教！”

宋玉致的呼吸急促起来，起伏有致的酥胸现出前所未有的波动，倏地转身，玉掌闪电抵在寇仲宽敞的胸膛上，狠声道：“我要杀了你。”

寇仲张开双手，笑容满脸道：“下手吧！”

宋玉致俏脸忽明忽暗，秀眸先泛起深重的杀机，旋又为更复杂的神色替代。

由玉掌传来寇仲每一下心脏的跃动，都带给她无与伦比的震撼。

转瞬间她回复冷静，送出一股劲道，把寇仲推得往后连退三步，方道：“你究竟想怎样？”

寇仲露出个大有深意的笑容，转身步至一扇大窗前，傲立如山的朝外望去，负手道：“乱世出英雄，想你宋家之祖建立宋阙前，还不是像我寇仲般一无所有。在这急剧转变的大时代里，任何人都可成为公侯将相，至乎一统天下的帝王。”

宋玉致感受着寇仲语调中那种豪情壮气，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寇仲深吸了一口气道：“假设我杀死‘青蛟’任少名，小姐可以什么作回报呢？”

宋玉致愕然半晌，离座移到他身后五尺许处，摇头叹道：“你若不是过分高估自己，就是太低估任少名，你以为任少名是左丘弼、罗贤之流吗？在江南，任少名与林士宏齐名，除我爹外，谁敢自认胜得过他。先不说铁骑会人强马壮，只是他手下恶憎、艳尼两大高手，无不是独当一面的高手，恐已教你们穷于应付了。”

又苦笑道：“何况现在江湖上人人欲得你们而甘心，你两人现在寸步难行，还有时间理别的闲事吗？”

寇仲冷哼道：“日后的事实会证明我寇仲今天所说的话。现在我只想请问宋小姐，假若我杀死你们宋阙这眼中钉，你宋阙可肯支持先帮主的爱徒桂锡良继承帮主之位？”

宋玉致一呆道：“你的野心很大。”

寇仲傲然道：“没有野心，怎能成大事。只要宋小姐肯把任少名的行止踪迹提供给我，我寇仲何保证他小命难保。”

宋玉致忍不住踏前两步，来到他左侧，细看他充盈男性魅力的侧面轮廓的线条，沉声道：“若你知道我们曾三次派死士刺杀任少名，都落得全军覆灭的厄运，或者会重新再考虑这种近乎自杀的计划。”

寇仲旋风般转过身来，与只比他矮上寸许的宋玉致脸脸相对，在双方不足三寸的近距离下虎目生辉，以充满强大信心和斗志的语调道：“能成非常之业者，必须先成非常之事，我们两兄弟欠的是一场轰动武林的大战，这缺憾就由任少名开始。就算你不肯交易，此事亦势在必行。而且我们纵不下手，任少名肯放过我们吗？”

宋玉致茫然之色一闪即逝，美目异彩涟涟，与寇仲的眼神紧锁在一起，沉声道：“我们虽对竹花帮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却未必定能左右帮主的人选。”

寇仲道：“不要骗我了，今天失去了宋阔的支持，明天竹花帮就要瓦解。我杀任少名，你们捧桂锡良当帮主。目下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竹林大会延期，在这段时间内，就要靠你们做工夫了。”

宋玉致苦恼道：“你这人又霸道又爱强人所难。”

寇仲深深瞧了她好一会后，道：“我要走了，宋小姐想想吧！什么时候宋小姐把任少名的消息送到我处，我们就进行交易。”

宋玉致完全回复了冷静，一点不让地在双方气息可闻的近距离回望他道：“你不是还有‘杨公宝库’的事要告诉我吗？”

寇仲微笑道：“请告诉令尊，假若他肯把爱女下嫁我寇仲，‘杨公宝库’就是我寇仲奉上的聘礼。令尊若能把桂锡良收作徒弟就更理想，玉致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哈哈一笑，洒然去了。

留下了心乱如麻的宋玉致。

四辆骡车连在一起，由策驾头车的寇仲和徐子陵领着离去。

桂锡良和幸容策马送他们出城。

城防明显大幅加强，由竹花帮众和民众组成的守军，正忙碌地加建各种防御工事。

寇仲笑向桂锡良道：“小子你争气点，兄弟我正为你争取帮主的宝座呢。”

桂锡良剧震道：“你在胡说什么？”

寇仲晒道：“胡说？这事比珍珠还要真，有我和小陵支持你，再加上宋阔，你这小子当上帮主的机会比任何人都要大。”

另一边的幸容骇得脸青唇白的道：“你是想害死我们两个吗？邵军师怎肯让锡良做帮主？”

徐子陵默不作声，但看神色亦有点不满寇仲。

寇仲从容道：“大家是兄弟，我怎会害你们，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回去吧！”鞭子扬起落下，骡车队加速穿过城门，踏着尘土去了。

寇仲瞧了徐子陵一眼，叹道：“小陵算我求你好吗？不要给我看这种脸色，那会使我的心很不安乐的。”

徐子陵苦笑道：“你和宋玉致说了些什么，累我足等了大半个时辰。”

寇仲若无其事道：“自然是讲条件谈交易，顺便逗逗她，看她欲拒还迎的动人媚态，你不觉得她动人吗？”

徐子陵闷哼道：“她怎样动人都没有用。因为你看上的并非她的人，而是她宋家的庞大势力。得到宋家的支持，等若得到了半个东南方。现在我确信你为了争霸天下，是会不择手段的。”

寇仲苦恼地道：“小陵你又来了。真不是骗你，我确对她生出爱慕之心，不过这只是妄想，因她早给订下亲事。唉！现在我的事业才刚起步，你至紧要支持我。且别忘记若我们不扩大势力，迟早会给你那宝贝公主或李密宰掉的。”

徐子陵软化下来，叹了一口气，再没有说话。

到日落西山时，段玉成等和盐货所藏处的密林，出现在山坡下。

长江在密林外奔腾淌流，在落日的余晖下更是气象万千。

寇仲发出暗号。

等了好半晌后，仍不见段玉成等应声迎来。

两人交换了眼色，都大感不妥。

两人跳下御座，把骡子从马车解开，任它们休息吃草，并肩走下山坡，朝密林走去。

寇仲低声道：“若势色不对，我们逃下江里才再想办法。你看会否是任少名的人呢？”

徐子陵道：“我不知道！”

两人全神戒备地进入密林，朝盐货藏处推进，更运足目力，察看是否有陷阱一类的布置。

到盐货出现在跟前林中的空地时，两人都为之目定口呆。

原来段玉成四人给人五花大绑的扎个结实，连四张嘴巴都给封了，放置在堆成小山的盐包顶上。

冷哼声由后方传来。

两人愕然后望，只见傅君瑜俏生生立在两人身后，玉容冷若冰雪地瞧着他们，秀目射出无比的恨意。

心中警兆再现。

两人朝盐包瞧去，只见一英俊轩昂，整个人就像一把刀般锋利的跋锋寒，悠闲地坐在盐山边缘处，正含笑打量他们。

两人头皮发麻，心中叫苦。

他们任何一人，已教两人穷于应付，何况是联手而至。

跋锋寒一副吃定了他们的样子，好整以暇道：“寇兄徐兄现在成了名满天下的人物，在下早有结交之心，可惜你们惹怒了君瑜，令在下亦非常为难。”

顿了顿续道：“假若你们愿各自单独和君瑜斗上一场，生死各看本事，在下可答应绝不插手，未知两位兄台意下如何？”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同时大笑起来。

笑声中满含强大的斗志。

第七章 死里逃生

寇仲大喝道：“小陵你去招呼瑜姨，由我陪跋兄玩几招吧！”

傅君瑜冷哼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凭你们那几下子，有什么资格向锋寒挑战？更不要唤我作瑜姨。我和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跋锋寒则哑然失笑道：“你两个小子虽然相当不错，但和跋某人玩却尚未够级，乖乖的抖尽看家本领，看看能否过得君瑜那关吧！我这人动了家伙就懂留手的。”

他无论说话的表情神态，总有种大家的风度，配合他英伟的容颜，确是令人心折。

难怪傅君瑜都给他征服了。

徐子陵微微一笑道：“跋兄太自负了，最怕话说得太满时，吃了亏将更难以下台。”

傅君瑜却抢着为跋锋寒出头，娇叱道：“不要再废话连篇，谁先出手？”

跋锋寒没有动气，冷冷打量两人，心中升起前所未有的异样感觉。

他自十八岁武术大成以来，这七年专志武道，转战天下，从实战中磨练，精气神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境界。其气势的凝炼，可谓未逢敌手。

来到中原后，折在他手下的名家高手，少说也有四、五十人，但却从未遇过任何人在他面前能如寇、徐两人的谈笑自若，似乎完全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只是这种冷静的功夫，已教他对两人刮目相看。

何况寇仲那种与生俱来的霸气豪勇，徐子陵的潇洒闲逸，均是罕得一见的特质，使他亦不由心痒起来。只恨因答应了傅君瑜只许押阵旁观，否则早抢着出手。

他今次到中土来，与其说是为躲避毕玄，不如说是为了更积极的对抗毕玄。

比之毕玄，他自问仍逊几筹，故此才特意东来，好争取实战经验，再和毕玄作生死决战，现在遇上试剑的好对象，那能不心动。

这时寇仲哈哈一笑道：“瑜姨少安无躁，动手便动手吧！”

“锵！”

井中月离鞘而出，同时化作长虹，望盐包上的跋锋寒激射而去。

同一时间，徐子陵拔空而起，双拳疾如车轮般攻向跋锋寒的脸门。

这一着大出跋锋寒和傅君瑜意料之外，那想到两人悍勇至此，竟敢先向最强横的跋锋寒出手拉开战局。

跋锋寒冷哼一声。

也不见他如何作势，已从盐包顶腾飞而起，左手拔刀，右手掣剑，爆起两团精芒，分别迎上两人。

两人发出闷雷般的声响，三道人影乍合倏分。

以跋锋寒之能，在毫无戒心下骤遇上来自《长生诀》一寒一热两股真劲，尤其是寇仲和徐子陵早知他厉害，全力出击下，亦不由吃了暗亏，整个人向后飞退，越过盐包，落往后方，好争取化解入侵体内真气的机会。

寇仲和徐子陵更惨。

跋锋寒刀剑传来的反震之力，其强大处确是事先无法想象，似利刃般透体而入，登时受了不轻的内伤。

虽是刹那的交锋，但这种毫无花巧的比拚，却是毫无转圜假借的余地。

寇仲的井中月劈中跋锋寒的长剑时，只觉对方长剑生出轻重不同的两股力度，使人难以捉摸，整个人更如受雷殛，给震得抛跌往后。

徐子陵则迎着这平生劲敌的刀锋一拳击去，在拳头刀锋交接前的刹那，两人的真气先重重硬拚一记，岂知敌人的劲气竟势如破竹的沿剑而来，而自己只能在对方真气侵上心脉前勉强去，立时血气翻腾，使不出后着，堕跌后方。

两人重重掉到地上时，傅君瑜鬼魅般迅快地持剑飘至。

两人触地后，知这是生死关头，疾向对方滚去。

“砰！”

两人撞作一团下，傅君瑜的宝刃化成漫天剑幕，铺天盖地的下罩而来。

却不知正中了两人之计。

就在两个身体接触的一刻，他们立把真气注往对方体内，不单治好了对方的内伤，还增强了对方的真气。

这种奇异无比的疗伤和战术，天下间恐怕只他两人能办到。

寇仲的井中月冲天而起，破入傅君瑜的剑网里。

徐子陵则趁傅君瑜被寇仲牵制的一刻，整个人从地上弹起，掠到对手左侧，隔空发掌。

“叮！”

傅君瑜事前虽想过二人仍有反击之力，却没猜到两人竟能全力还击，大骇下虽格挡了寇仲雷霆万钧的一刀，却对徐子陵的掌风措手不及。

不过她终是高手，竟仍能在掌风及体的刹那，突然改变方向横移开去，但仍被掌风扫中，闷哼一声，抛飞远处。

在盐包堆另一边的跋锋寒比受了伤的傅君瑜更要吃惊。

他眼力高明，在两人动手前，早看破两人功力深浅，肯定两人加起来亦非自己的对手。谁知自己分别用上针对两人的不同气劲，竟伤不了两人，而他们还有更威猛的反击之力，怎不教他大吃一惊。

这时他仍未能把两人截然不同的寒热气劲化去，但却知刻不容缓，强提真气，甫触地又腾空而起。

剑回鞘内，刀交右手，疾扑刚窜上盐包的寇仲和徐子陵。

寇仲哈哈大笑道：“跋兄请回！”

笑声中，手底却绝不迟疑，出刀迎敌。

徐子陵此时掠至段玉成等人中间，左右手闪电拍向四人。

缚绳寸寸断，同时解开四人穴道。

仍身在空中的跋锋寒看得头皮发麻。

要知他是以独门手法封闭四人穴道，即管是解穴高手，亦要大费功夫，而徐子陵只一拂就破解了自己的手法，自使他大大吃惊。

其实徐子陵根本不懂解穴，而只是把真气送入他们体内，天然流转地为他们舒经活脉，自自然然的破去跋锋寒引以为傲的独门手法。

段玉成等耳内同时响起徐子陵的嘱咐，慌忙窜下盐包，落荒而逃。

此时寇仲刚挡了跋锋寒凌空劈下凌厉无匹的三刀，当当之声，不绝如缕。

徐子陵见寇仲给凌空下击的跋锋寒杀得左支右绌，险象横生，忙斜冲而上，两手化作满空拳影，狂攻跋锋寒。

傅君瑜回过气来，持剑冲至。

寇徐两人知道不妙，若让傅君瑜牵制了任何一人，剩下那人不出十招就要给跋锋寒宰了。立时同向跋锋寒全力出手。

跋锋寒明知只要再多撑一刻，就可收拾两人，偏是一口真气已尽，而两人寒热相反的两种真气，又极难应付，无奈下斜飞开去。

两人那敢再打下去，拔身而起，朝大江逸去。

纵使毕玄、宁道奇亲临，也难在那种短只十多丈的距离赶上他们。

寇仲和徐子陵从江边礁石堆中冒出头来，瞧着跋锋寒和傅君瑜的背影没入下游对岸远方的黑暗里。

徐子陵乍舌道：“这风湿寒可能比老爹和宇文化骨还要厉害。”

在他们所遇的人中，以杜伏威和宇文化及武功最高。这即是说跋锋寒乃他们所遇的高手里最强横的一个。

寇仲犹有余悸道：“你忘了杨虚彦吗？至少现在我们没有受伤。你估他们会不会回来呢？”

徐子陵道：“若我是他们，就找个山头坐下耐心等候，若发现我们两大傻瓜回去提货，那就是我们寿终正寝的时刻了！”

寇仲得意洋洋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风湿寒现在和瑜姨定是气炸了他们的小脑袋，死都不肯放过我们。哈！假如我们和他们这对野鸳鸯捉几百里路迷藏，小段他们不是可以有充裕时间提货运货吗？”

徐子陵皱眉道：“能否跑得过风湿寒我还不肯肯定，但必跑不过瑜姨，你想清楚了吗？”

寇仲笑道：“捉迷藏就是捉迷藏，和比拚轻功是两回事，若论逃命工夫，他们那是我中原双龙的手脚。”

徐子陵童心大发，笑道：“谁批准你把自己由扬州双龙升格为中原双龙呢？”寇仲一边拨水，一边笑道：“这就叫进步。是了！究竟该约小段他们在那里碰头呢？”

徐子陵道：“横竖巴陵离此不远，索性到那里去找素姐，省得她寻不着我们。”

寇仲叫绝道：“妙计！我们先找到那四个小子再仔细研究，来吧！”

话毕两人再潜进水里去。

两人沿江奔驰，到了地势较高处，伏在一块大石后，全神贯注下游的方向。

寇仲道：“为何还未见人，难道高估了他们？早知如此便和小段他们一起押送我们的宝贝盐货好了。”

徐子陵皱眉道：“我有很不妥当的感觉。他们可能已绕到前面等待我们送上去。”

寇仲骇然回头，刚好捕捉到前方密林处，有一群鸟儿惊飞起。撞了徐子陵一把，低声道：“还是你行，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徐子陵轻笑道：“现在我们好好调息，养精蓄锐，到他们忍不住潜过来时，我们才走。”

寇仲苦忍着笑，翻身仰卧草丛里，舒服地叹道：“天上究竟有多少粒星星呢？”

徐子陵学他般放开一切地躺下来，凝望繁星满天的壮丽夜空，道：“眼前这一切是多么奇异，自有天地以来，这些星星就永恒地存在着，不断循环往复，又在无限变化中隐含不变的定律。假若我们的武功能学星星那样，变化中隐含不变，是否亦可变成永恒不息呢？”

寇仲动容道：“这道理比井中月更深奥，姑名之为‘星变’，但怎用在武道上呢？”

徐子陵这刻完全忘了苦苦追杀他们的跋锋寒和傅君瑜，肃容道：“这或者就是娘所说守一于中的道理。我们和人动手时，千思万虑以谋胜，变化足矣，但尚未能真个把握万变中那奥妙的不变，故始终未达最上乘的境界。”

寇仲剧震道：“我明白了，你的守一于中说的只是心法，等若井中水月，照我看该像瑜姨所说的弈剑之道。虚空就是棋盘，星星正是棋子，棋着虽千变万化，但必须依某一特定的法规运行，所以我们只要掌握到致胜的法理，千变万化也不离不弃，便终可制敌取胜。”

徐子陵坐了起来，苦思道：“假如我们下棋时每一步都迫得对方不得不作反应，自能控制全局，但若遇上跋锋寒、杨虚彦或老爹那种高手，我们根本是给对方迫着来应付，只能见招拆招，什么变与不变都派不上用场。”

寇仲亦坐直身体，搔头道：“坦白说，我也愈弄愈糊涂，但可否反过来说，假若我们能掌握到敌人的不变处，等若知他怎样下棋布局，不是便可稳操胜券吗？”徐子陵瞧往跋锋寒两人可能藏身的远方密林，摇头道：“身在局中，只知败敌保命，怎再能掌握不断变化的全身，除非能超越棋着……”

说到这里，两人同时一震，你眼望我眼。

寇仲颤声道：“他奶奶的娘，我知什么是弈剑术了。那就首先要明白棋盘那永恒不变的法则，像那天瑜姨看似毫无道理的几下砍劈，偏偏迫得我不得不变招相迎，完全失去了主动之势，正因她先一步把握了我能下的几着棋，武术到了这种境界，才有‘技进乎道’的味儿。不过她的道行太浅，几着之后，就给我的变化迷惑了。”

若傅君瑜知道自己随口的一番话，使这两个武学的天才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突破，必会非常后悔。

徐子陵仰观星象，喃喃道：“弈剑术，弈剑术！”

寇仲呻吟似的叹道：“不是星变，而是棋变。不！还是星变好一点，玄一点，以后我的井中月就改名作星变宝刀。”

徐子陵摇头道：“不！你那把刀仍叫井中月，不能三心两意，星变是我的。”寇仲失声道：“你不是认真的吧！难道你可把星变两字雕藏手上吗？那左手是星变还是右手叫星变。又你和人决斗时，叫人小心你的星变手吗？哈……”

徐子陵和他笑作一团时，两人同时心生警觉。

跋锋寒和傅君瑜在左侧二十丈许外出现，疾若流星般往他们掠过来。

第八章 妙计脱身

寇仲和徐子陵一先一后，在山野间没命飞窜，此时两人已接近筋疲力尽的情况，但因强敌紧缀，只能往山势险峻处急急逃去。

自三天前在长江旁给跋锋寒和傅君瑜缀上后，他们由江阴往东急窜数百里，途中经过义兴、永世两大县城，虽施尽浑身解数、诡谋妙计，始终撇不掉跋锋寒和傅君瑜两人。

至此才知跋傅其中必有一人是追踪蹑迹的高手，不由叫苦连天。

这晚跋锋寒两人愈追愈近，曾试过离他们只有百来丈的距离，幸好遇上一道穿越深山穷谷的急流，兼之倾盘大雨，两人顺流冲下十多里，才把大难临头的时刻又延长了少许。

两人从河里爬起来时，不但力尽筋疲，还因途中与河石的碰撞弄得衣服破烂，满身伤痕，狼狈不堪。寇仲则连井中月都掉失了。

在豪雨下两人登上一处悬崖，终支撑不住，卧倒地上。

寇仲喘着气道：“该把风湿寒撇掉了吧？雨下得这么大，什么气味痕迹都该给冲去了！”

徐子陵仰脸让雨水利箭射在脸上，叹道：“望是这么望，这小子像是要和我们比拚意志般，谁先倒下谁就要输了。”

寇仲辛苦道：“假若今趟可逃出生天，我们的轻功必大有进步。唉！我们当日起程时多么豪情壮气，岂知给这不分善恶的恶阿姨加上个风湿寒，便弄成我们这丧家犬的样子。”

徐子陵整个人伏在地上，俊脸贴着崖沿的泥淖，呻吟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照我看今趟应已离开险境，就当是修练了三天好哩！”

寇仲探头往下方望去，见到一道瀑布从左上方崖壁处奔泻而下，落处的小湖四周是黑压压一片密林，在山峡间延绵远去，直至不知有多深多远。

又把头探出少许，下方崖壁离他约十丈许处，特别横伸出一棵老松，枝繁叶茂，异常壮观。

寇仲心中一动道：“小陵快来看，下面竟奇迹般长了株大树，该是别有洞天，不若我们下去一看究竟，说不定有洞穴一类的处所可给我们躲上几天，正好害得恶阿姨和风湿寒走跛了脚都找不着我们。”

徐子陵勉力撑起身体，爬到崖边，尚未有机会往下望去，倏地一震道：“糟了！”

寇仲大吃一惊，循他目光瞧往对面隔着深谷，比他们的危崖低了约五十丈的一座小山，却不觉任何异样的情况，忙问道：“什么事？”

这时雨势更趋暴烈，兼之深山夜雨，不但视野难以及远，连说话也要提高音量才可听到。

徐子陵凑到他耳边低声道：“他们追来了，刚才一阵狂风吹至，把一下树枝断折的声音送入我耳内。天！他们怎办得到呢？”

寇仲也一阵心寒，在这种环境下，敌人究竟凭什么能耐仍可不即不离的吊在他们身后呢？沉声道：“你还有气力吗？”

徐子陵摇头苦笑，反问道：“你呢？”

寇仲叹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同样货色，你不行我自然不行。不过照我看恶珂姨和风湿寒也该不会比我们好得多少，否则就不会撞断树枝，现在唯一生路，就是下面有个洞穴，怎样？要不要试试？”

徐子陵道：“照过去几天的经验，无论躲到那里最后他们都有办法找上来。但今晚显然连他们都给这暴雨打乱了听觉，才让我们能破天荒的在这处躺了近半个时辰。假若我们能利用这有利的形势，说不定可逃出生天。”

寇仲想起瀑布泻下处在林木间形成的小湖，心中一动道：“现在是连宁道奇、傅采林都睁目如盲，假设我们……哈……有办法了。”

两人各捧一块包扎着破旧外袍的大石，并肩立在崖沿处。

此时后方破风声起，由远而近。寇仲向徐子陵眨眨眼睛，蓦地两人同声发喊，先把两块大石抛下，才跳将下去。

当两人安然落在下面的老松上时，石块仍在急堕途中，衣袍拂动的声音，不断减弱，真的与他们跳下去没有分别。

两人大气也透不出一口，伏在老松上不敢动弹。

“咚咚”两下水响，由下方百丈处隐约传来。

傅君瑜的声音在上方响起道：“好小子！竟又给他们逃了。”

跋锋寒叹道：“这两个天杀的小子的勒力确是惊人，胆子更大可包天，君瑜还要追吗？”

傅君瑜狠狠道：“追到天脚底我也要追。”

下面的寇仲和徐子陵听得面面相觑，怎都想不明白为何傅君瑜会这么咬牙切齿的恼恨他们。

跋锋寒忽道：“雨愈下愈大了。”

上方一阵沉默后，跋锋寒柔声道：“可否待我办妥一些事后，才再陪君瑜去找那两小子算账呢？”

傅君瑜冷冷道：“谁要你陪？滚去见你那东溟派的丫头吧！”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

东溟派那丫头岂非东溟公主单琬晶，难道她这么快也给风湿寒勾搭上手？

跋锋寒苦涩地笑道：“君瑜，我们不是早说好做一对知己朋友吗？为何你现在的语气却像个妒忌的情人？”

傅君瑜沉声道：“你真当我是好朋友吗？今趟你跋锋寒自动请缨来对付那两个小子，说到底只是为了讨那丫头的欢心。难道是为了我这好朋友吗？”

跋锋寒哈哈笑道：“君瑜爱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大丈夫立身处世，须能放手而为，不被任何人左右，才有痛快可言。无论君瑜如何看我，君瑜始终是我入中土后结交的第一位红颜知己。”

傅君瑜淡淡道：“你爱怎样说便怎样说吧！我傅君瑜从开始便知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杀了那两个小子后，我立即返回高丽，永不再回来。”

风声响起，傅君瑜显是含怒下舍了跋锋寒而去。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边道：“这小子落单了，应否乘机来个突击呢？”

徐子陵应道：“你还有力气吗？”

寇仲颓然摇头。

上面的跋锋寒长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自言自语的冷笑：“傅君瑜你算得什么，怎到你来左右或明白我。”

话完迅即离开。

下面的寇仲和徐子陵却听得心生寒意。

两人在下面没有找到山洞，只好爬回崖上，待到雨势稍竭，方小心翼翼的离开山区。

他们朝东北奔去，翻过一座青c的山岭，在一处树木c郁的小谷中摘果充饥，休息了一晚，待体力尽复，才继续行程。

经过这三日的逃亡生涯，两人都有劫后余生、重见天日的感觉。

两天后他们遇上一个村庄，入村问路，才知巴陵就在东南五十里许处，不由喜出望外，向村民买了两套粗布衣服，顺道借宿一宵，天未光就往巴陵赶去。

由于知道迟早会再遇上跋锋寒或傅君瑜这可怕的劲敌，他们比之以前任何时间更专志于武道，钻研新领悟得来的弈剑之道。

途中休息时，寇仲道：“还记得毕玄那对男女弟子吗？看来他们一点都奈何不了风湿寒。”

徐子陵苦笑道：“你是说拓跋放和他那俏师妹吗？当然记得，还有洛阳之约呢，但看来我们都是要爽约的了。”

寇仲道：“这叫为势所迫，谁都没有法子。唉！给恶阿姨和风湿寒这么搞搞，我和宋玉致的协议怕也要告吹了。”

徐子陵愕然道：“什么协议？”

寇仲颓然道：“他宋家把钊良捧作竹花帮的帮主，我则为宋家杀了铁骑会的任少名。”

徐子陵骇然道：“你好象不知任少名是谁的样子。若他是省油灯，早给宋家宰了，何用劳烦你仲少？”

寇仲精神一振道：“记得我说过目标必须远大吗？假设我们能设计刺杀了任少名，铁骑会将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林士宏也等若没了一条臂膀，此消彼长下，竹花帮和宋阙自是势力激长，那将比现在有趣多了。”

接着又无精打采道：“但现在与宋玉致失了联络，我们还可以有什么作为呢？”

徐子陵道：“我倒不反对刺杀任少名，这人一向恶名远播，好事多为，实是死有余辜。”

寇仲双目亮了起来，奋然道：“得陵少首肯，事情又大是不同，来！我们先到巴陵找素姐再说吧！”

黄昏时分，巴陵终出现前方。

两人切入大路，不片晌来到城门，只见城头高挂写上“梁”字的旗帜，

门禁森严，出入者均须出示通行证。

轮到他们时，寇仲硬着头皮道：“我们是来访友的。”

那把守城门的兵目两眼朝上一翻道：“现在形势紧张，所有闲杂人等，均禁止出入，快给我滚。”

寇仲笑嘻嘻道：“我们找的那位朋友，是巴陵帮的人，兵爷你可否行个方便。”

接着凑过嘴到他耳边说：“十两银子够了吧！”

那兵目冷冷打量了两人，见他们一副乡农打扮，忽地大喝道：“人来！给我拿下这两个奸细。”

十多名守卫拥了过来，团团把两人围着。

寇仲摇手道：“我们找的是香玉山，你不信可找他一问就清楚。”

兵目愕然道：“你们竟会是香将军的朋友？”

今趟轮到两人愕然相对，香小子怎会忽然成了将军。

徐子陵忙道：“确是如此，烦官爷你通传一声，说是素姐的兄弟来找他呢！”他不敢报上名字。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兵目呆了一呆，道：“原来是素素夫人的亲戚，来人还不给我立即上报香将军。”

两人失声道：“素素夫人！”

兵目奇道：“你们难道不知令姐嫁了给香将军吗？”

两人头皮发麻，再说不出半句话来。

一身戎装的香玉山飞身下马，来到两人身前，大喜道：“谢天谢地，终盼到两位大哥来了。”

众兵见香玉山如此尊敬这两个乡巴小子装束的亲戚，又称其为大哥，都惊讶得合不拢起嘴来。

寇仲和徐子陵相视苦笑，都不知用什么态度来“对付”这位姐夫。

不过“家丑不出外传”，寇仲一把搭着香玉山肩头往城内走去，冷哼道：“素姐怎会嫁给你的，不是你这小子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吧！”

徐子陵一言不发地走在香玉山另一边，立成挟持之势。

香玉山忙道：“我香玉山怎会是这种人，可能是令姐发现我对她痴心一片，所以才肯委身下嫁。唉！你们都不知夫人每次想起你们，都担心落泪，你们来了就好了！”

寇仲从袖管中伸出手臂，苦笑道：“看到吗？你一说痴心一片，老子所有的汗毛立即直竖起来。”

香玉山大感尴尬，赔笑道：“若我香玉山有一字谎言，教我遭天打雷劈。”

寇仲狠狠盯着他道：“你若敢对素姐薄幸，就算你做了皇帝，我都要取你小命，明白吗？”

香玉山不迭道：“怎会呢？两位大哥放心好了！”

三人沿街疾步，后面追着香玉山十多个牵马随行亲卫，惹得路人均侧目而视。徐子陵皱眉道：“你为何会成了将军呢？”

香玉山讪道：“你们没听到消息吗？昏君被杀后，萧二当家以巴陵为都称帝，国号大梁。”

接着低声道：“二当家本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后人，现在只是恢复旧日称号吧！”

寇仲点头道：“他倒看得起你，难怪你容光焕发了。”

香玉山赧然道：“这就是两位人哥所赐，加上小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完全复元了呢！”

寇仲放开了搂着他肩头的手，晒道：“算你有点自知之明，懂自称小弟，千万别妄想我们会唤你作姐夫。对吗？陵少？”

徐子陵摊手苦笑，道：“我可以说什么话呢？”

寇仲发泄似的重重推了香玉山一把，喝道：“来！让我见识见识香将军复元后的轻功，再这么蜗牛般走，天亮了仍见不到素姐呢。”

香玉山踉跄两步后斜掠而起，落到一所民房顶上，两人忙追着去了。

第九章 姐弟情深

素素温柔的声音从内厅传来，似正跟人说话。

直至今刻，寇仲和徐子陵仍很难接受素素已为香家妇这事实。尤其她的丈夫是香小子。

就算想破脑袋，他们也不明白香玉山有什么特别吸引异性的地方，可令素素倾心。

她爱的该是李靖才对。

香玉山旋风般冲入内堂，大叫道：“夫人、帮主，你们看是谁来了？”

止步门外的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香玉山口中唤的帮主究竟是谁呢？

素素“啊！”的娇呼一声，接着有另一女子道：“让我替素姐看看。”

竟是巨鯤帮帮主，美人儿师傅云玉真。

当她掠至门口，见到寇仲和徐子陵时，一对俏目立时亮了起来，俏脸毫无保留地现出惊喜之色，娇呼道：“天！你们终于来了。”

寇仲哈哈一笑，抢前一步，探手在她脸蛋摸了一把，笑道：“美人儿师傅清减了，是否因记挂着徒儿哩？”

云玉真神情复杂，既嗔且喜的狠狠白了这轻薄自己的“徒儿”一眼，徐子陵已在两人身旁掠过，进入内堂。

素素刚从椅子被香玉山扶起，一脸不能相信的旺喜神色，颤声娇呼道：“小仲！小陵！”

寇仲和徐子陵的目光同时落到她微隆的小腹处。

一切都是那么不可能和不真实。就像正深深迷失在一个奇异的梦境里。

素素哭完又笑，笑完又哭，情绪激动。吓得寇仲和徐子陵万般劝慰，才逐渐平复过来。

香玉山使人弄来了一席丰富的肴馔，让两人大快朵颐。素素、云玉真

和香玉山三人亦陪他们吃了一点点。

说起别后发生的事，真的怎都说不完。

香玉山叹道：“丹阳在辅公佑攻入前，我们连夜逃走，夫人却死都不离开，郡主只好点了她的睡穴。杜伏威一向和我们势如水火，给他拿着必然没命。我们在那青楼门外留下标记，你们看不见吗？”

寇仲苦笑道：“还有什么标记？楼子都给烧通顶了。”

云玉真道：“我们在永世等了你们整个月，最后知道你们在余杭和常熟先后大破海沙帮与沉法兴。派人往寻你们时，你两人又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素素的眸子又红了起来，怨道：“你们不懂得早点来找人家吗？”

徐子陵忙赔罪道：“是我们不对，一时想不起你们会返回巴陵郡。”

寇仲岔开了问香玉山道：“你们目下的形势如何？”

香玉山兴奋地道：“形势相当不错，刚攻占了郁林和苍梧，现在我方的右路元帅董景珍正与铁骑会争夺番禺，胜者势将成为南方霸主。”

寇仲精神一振道：“我正想找任少名试刀，这小子在那里？”

香玉山和云玉真同感愕然，呆盯着他。

素素不悦道：“小仲专爱作危险的事，任少名的武功在南方仅次于‘天刀’宋缺，与林士宏齐名，会是好相与的吗？姐姐要你们留在这里陪人家，唉！你们都不知道牵肠挂肚是多么辛苦的一回事。”

寇仲笑而不答，下面却踢了徐子陵一脚。

徐子陵微一摇头，不肯为他出头。

寇仲无奈下径自向香玉山试探，道：“若干掉了任少名，番禺就是你们的了。”

香玉山皱眉道：“不要说任少名，只是他座下的左右护法恶僧法难和艳尼常真，便是一等一的高手。加上现时人人都怕会被人刺杀，故他们防范极严，纵是宁道奇肯当刺客，成功的机会仍是很低呢。”

顿了顿续道：“明天我上朝禀明圣上，他一向对两位大哥非常欣赏，必会重用，那夫人就不用担心两位大哥了。”

寇仲淡淡道：“不用劳烦了！我两兄弟过惯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惯听人号令。”

接着不理一脸失望之色的香玉山，转对云玉真道：“美人儿师傅现在干什么买卖呢？”

云玉真横了他娇媚的一眼道：“都是些运货送货的粗活，寇公子决不会有兴趣。”

听她这么说，寇徐立时猜到她有了萧铣这大靠山，巨鯤帮势力大增，负起运送物资的重任。

寇仲哈哈笑道：“真巧，我们现在干的也是运货行业，哈！差点忘了告诉香小……嘿！香将军。”

遂把段玉成他们会到巴陵一事，告诉香玉山。

云玉真奇道：“为何你们不走在一道？”

寇仲若无其事道：“我两个给跋锋寒这个混蛋追杀了数百里，怎能和他们一起走！”

香玉山和云玉真大吃大惊，同时失声道：“跋锋寒？”

徐子陵讶道：“有什么问题吗？”

素素花容失色道：“你们真不知天高地厚，跋锋寒自入中土后，连败数

十名家高手，战无不胜，声名之盛，尤在四大阀主之上。几个大门派曾数次派人联手围攻他，最后都给他从容逸走，还杀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会惹上他的？”

寇仲晒道：“我们才不怕他，若非他有高丽来的傅君瑜联手，我们就要教他吃不完兜着走。”

香玉山等全呆了起来。

云玉真不能置信地道：“高丽女傅君瑜更胜罗刹女，既是她和跋锋寒联手对付你们，你两个怎仍可脱身？”

寇仲在台下探手到她大腿摸了一把，弄得她娇躯微颤，他才耸肩道：“有什么稀奇？给追杀又不是什么光采的事，我们何用吹这种牛皮。”

香玉山仍是难以置信的问道：“你们和他们正面交过手吗？”

寇仲道：“当然动过手，否则就不用逃他娘的几百里，最后走到这里来了。”香玉山和云玉真面面相觑时，素素责道：“小仲！你斯文点好吗？仍改不了说粗话的坏习惯。”

寇仲嘻嘻笑道：“我是故意说粗话，才可听到姐姐动人的责备语气呢，哈！”素素喜孜孜地白了他一眼，道：“都是小陵比你乖得多，这么顽皮。”

一时间，席上荡漾着姐弟间真挚的感情，往昔三人相处时的美好光景，似在这一刻又回来了。

徐子陵一觉醒来，整个人神足气满。

见到素素安然无恙，又有了她自己选择的归宿，他放下了心头大石。昨夜卧床练功，精气神进入前所未有的浑成一体的境界。

他瞧着帐顶，心神却贯注在由傅君瑜启发而来的弈剑术上。

那是于战斗中同时把握到全局的所有变化和不变化元素的理想境界。

敌我双方对敌时，就像互相下子，总有可寻的隐伏线索。

那是一种必须从实战经验始能培养出来的眼光，更要本身的实力去配合。像傅君瑜那天看似随意又不能威胁到寇仲的几剑，偏能使寇仲手忙脚乱，皆因她能洞察先机，就像每下一着棋都迫得对方穷于应付。

正想得入神时，素素的声音在门外道：“小陵！起床了吗？”

徐子陵忙跳下床去，披上外袍，拉开门让素素进来。

坐好后，素素叹了一口气道：“你们恼怪姐姐嫁了给玉山吧？我也不知为何会这样，更知道你们不欢喜他，但他的心地是很好的。”

徐子陵微笑道：“姐姐太多心了，我们起始不欢喜他，只是因存有一点小误会而已！”

后来明白了，早雨过天青，现在只会为姐姐嫁得如意夫婿而高兴。”

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能说什么呢？

他和寇仲不同。

寇仲不喜香玉山，是看不顺眼；他却因香玉山过于世故圆滑而对他没有好感。素素幽幽道：“姐姐除了玉山外，就只有你们两个亲人了。但姐姐知你们志在千里，很快又要离开我了。唉！事情真要这样吗？你为何不留在这里发展呢？”

徐子陵怎能告诉她寇仲要争霸天下做皇帝，而自己则看化一切，只希

望能像闲云野鹤般遍游天下。

正不知怎么回答。素素续道：“现在外面的人，除李密和东溟派外，想从你们身上追出‘杨公宝库’下落的真个多不胜数，但你们却一点都不为自己安危着想，你来教姐姐怎么办？”

徐子陵大感头痛，苦笑道：“要杀跋锋寒的人恐怕不会比想杀我们的人少，但他还不是很风光？姐姐不要再为我们真神好吗？好好相夫教子，我们有空就来探你们。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

素素立时秀眸闪亮，笑道：“你们快来给姐姐想想，看可起个什么好名字。”旋又像记起某事的压低声音道：“小仲是否喜欢上云帮主？”

徐子陵发觉愈来愈难和素素说实话，因为事实上寇仲只是玩弄云玉真的感情，就像云玉真以前玩弄他们的感情那样。你骗我，我骗你，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只好含糊应道：“我不太清楚他们间的事。”

素素蹙起秀眉担心地道：“云帮主虽很能干，但却不是正经女子，和独孤阔的一位公子更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另外又与侯希白暗中有往来。你找个机会和小仲说说吧！他是最听你话的。”

徐子陵口中唯唯诺诺，心底里却在苦笑。他这位姐姐心肠既好，思想更是单纯，仍当寇仲是个小孩子。而眼前真正的寇仲是根本不会被任何人左右，包括他徐子陵在内。

这时寇仲推门而入，见到两人即哈哈笑道：“我还以为小陵仍赖在床上，原来早和偏心的素姐在谈天，不是在说我吧？”

素素心虚，俏脸飞红，有点手足无措。

寇仲讶道：“原来真在说我！”

徐子陵晒道：“说你又怎样？素姐是关心你，怕你给坏人坑害了。”

寇仲明白过来，哑然失笑的在仅余的一张空椅子坐下，叹道：“如今我们三兄弟又重聚了！”

素素轻颤道：“你们在这里多留一段时间好吗？就当姐姐求你们好了。”

寇仲苦笑道：“今晚我们就要坐船到九江去，假设一切妥当，几天后就会回来。”

素素愕然道：“到九江去干什么？玉山知道吗？”

九江是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城略重镇，属林士宏的势力范围。由巴陵顺流而下，两天便可抵达。

徐子陵自然猜到他是想趁盐货尚在途中的时刻，完成刺杀任少名这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故没有作声。

假若真能击杀任少名，事后又能安然脱身，势必威震天下。

有了名声后，做起事来自然更得心应手了。

且如此又可打破林士宏和任少名联手所形成的垄断南方之局，寇仲此着确是老谋深算。

如若南方落人寇仲手里，再进军夺得关中，那北方诸雄，就只有握打的份儿。寇仲露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笑容，柔声道：“说到底我都是为了素姐。林士宏和任少名均会到九江，商谈正式结盟的事。此事若成，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进取巴陵，所以必须及早加以破坏。此事是姐姐的夫君告诉我的，还

为我们安排一切，你说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呢？”

素素色变道：“玉山怎可教你们去冒这个险，不！我要去和他说。”

徐子陵一把拉着她柔软的玉手，恳切地道：“姐姐放心，小仲说得对，若不及早破坏任林两人的联盟，南方将会成了一面倒的局面，连远在岭南的宋阔亦无立身之地，更不要说你们巴陵帮了。”

寇仲见徐子陵罕有地附和他，虽明知主要是为素素着想，仍大喜道：“小陵说得对！”

素姐啊！你信任我们吧！割了任少名的臭头后，我们便回来陪姐姐玩上几天，才继续北上。”

敲门声响。

香玉山进来道：“吃过早 后，我们就入宫去见圣上，两位大哥意下如何？”

在香玉山的十多名亲卫前后簇拥下，寇仲和云玉真、香玉山和徐子陵分作两排，策骑驰出将军府，朝梁帝萧铣改建总管府而成的皇宫缓缓驰去。

寇仲和徐子陵昨天由于心切要见素素，兼之又在晚上，并没有留意城内的景色，这时才发觉其出色之处。

这个北靠长江，西抵洞庭的商业大城市，规模宏大，城呈方形，以十字大街为中轴，街衢房舍均整齐有序，临街的民房多以插拱出挑檐廊，夏日遮荫，霪雨防淋，既方便行人，感觉上更是亲切舒适。

只看家家户户的门面都用木雕花饰装修，便知住民殷富，人人安居乐业。

由于巴陵帮一向与隋室关系密切，故在郡内成一帮独霸的局面。萧铣本身就是地方官，向得当地富绅支持。

炀帝既死，巴陵帮顺理成章把地头接收了，郡人只有额首称庆，故而能不像其他帮会般须经斗争战火，郡内一切得以保存元气，亦成了巴陵帮这梁皇朝最利于争霸的条件。

现在南方共有六大势力。

声势最盛的自是占领了历阳和丹阳两大重镇的杜伏威和辅公佑的江淮军，但由于他们要应付北方诸雄，暂时无暇向南拓展。

李子通虽占了江都，但由于该地被炀帝和隋军搞得乌烟瘴气、元气大伤，正是外强中干。

沉法兴的江南军偏处东南，西北之路为李子通、杜伏威所阻，南则受制于雄踞广东的宋阔，一时仍难有所作为。

故而南方的战争舞台，顿成了林士宏和萧铣两大势力争持的局面。

目前仍以林士宏占优，皆因有铁骑会之助，由此可知“青蛟”任少名在这南方战场的关键性。

寇仲正是看通这点，才以此来向宋玉致作交易。

换了任何其它条件，宋阔都不会感兴趣。

此时众人经过一道横跨长街的过街楼，徐子陵仰首上望，正欣赏其富饶特色的镂花窗户和翘起的屋檐，感受着市内喧闹的气氛时，一股难以形容，但又无比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就像那趟被“影子刺客”杨虚彦偷袭前的感觉。

刹那间，他知道杨虚彦来了。

第十章 长街刺杀

寇仲蛮有风度地扶云玉真登上马背，自己亦飞身跨蹬，与她并排驰出将军府的大门，笑道：“美人儿师傅愈来愈标致呢！”

云玉真轻夹马腹，白他一眼道：“你何时才改得了这种口花花的坏习惯？”

寇仲哑然失笑，摇头叹了一口气，凝望人车渐多的大街前方，淡淡道：“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幸好美人儿师傅眼中小徒的缺点，可能正好是小徒弟的优点。师傅表面虽戚戚然，但却实心喜之。否则白我那一眼就不会那么娇媚诱人了。”云玉真“噗吓”娇笑，没好气的道：“我那有这种只学晓一招‘自我陶醉’的劣徒，从此将你逐出师门，永不录用。”

寇仲转头向徐子陵嚷道：“小陵！我们给美人儿师傅逐出师门呢！以后可为所欲为了。”

徐子陵笑道：“不要骚扰我欣赏这个名城的风光。”

寇仲见徐子陵不肯答腔，别回头来向云玉真压低声音道：“我可以为所欲为了，云帮主你怕吗？”

云玉真迎上他的眼光，送他一个媚眼道：“怕就不会亲自陪你到九江去，在我眼中，你和小陵永远都是那对永远不会成长的大孩子。”

寇仲故作讶然道：“美人儿师傅忘了既被我亲过嘴，又曾大恣手足了一番似的。”

云玉真立时俏脸飞红，状似大嗔却以蚊蚋的声音狠狠道：“你忘了这是通衢大道吗？前后左右都是人，亏你说出这无赖的话来。”

寇仲见到她的狼狈状，欣然道：“够刺激了吧！哪个男人能令美人儿师傅的反应强烈至此呢？”云玉真招架不了时，两人来到通街楼底下，寇仲亦心现警兆。

异变突至。

楼底离地两丈许高的通街楼一扇雕镂精美，向着他们的大花窗突然爆炸开来，化作含蕴劲气的千万点木屑，朝下面经过的马队激射而去。

早有警觉的徐子陵和寇仲首先作出反应。

在杨虚彦动手前的一刹那，徐子陵已断定了这最可怕的刺客的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香玉山。

此显是精心计算过的行动，绝非仓卒举事，因他们还是昨晚才抵巴陵，除非杨虚彦是生神仙，否则怎能在这里待他们送上门来。

香玉山在巴陵帮中的重要性，便像沉落雁之于瓦岗军，专责情报的工作。

自创帮以来，巴陵帮便从事青楼的经营，旗下妓院遍布全国，故消息之灵通，可说没有其它任何势力能出其右。而香玉山之所以能被提拔为将军，正因他负责的是这关键性的重任。

假若他被刺杀，对巴陵帮的打击，将是非常严重。

徐子陵那敢怠慢，由裤管抽出“断玉”匕首，弹上半空时，杨虚彦的长剑已像一道闪电般，在激雨溅飞般的木屑助威下，向香玉山射去。

寇仲心生警兆，抬头上望时，见到的只是眩目的芒光。

在刹那之间，他体会到徐子陵的身受，就是眼皮受剑气的压力，什么都看不见。

若非知道其中玄虚，换了任何人，此时都会惊惶失措。但寇仲却冷静如井中水月，手上马鞭呼的一声扬上半天，带起尖锐的啸声，往剑气的来源猛力抽打。

香玉山、云玉真和众亲随却是阵脚大乱，首先是给木屑射中身体，其中功力较弱的几个卫士，护身真气立被粉碎，人仰马翻。

功力高强如香玉山、云玉真，亦因坐骑中招失蹄，狼狈不堪，更不要说反击了。

“叮！”

徐子陵的断玉匕首架在杨虚彦这雷霆万钧一剑的锋锐处。

杨虚彦的长剑立时传来一股奇怪的拉扯力道，使徐子陵全力的挡击不但完全用不上劲力，断玉匕首还差点脱手甩飞。

这天下闻名的刺客显然想不到有人能及时挡格他必杀的一剑，再要疾施杀手时，寇仲的鞭梢已往他后背抽来。

以杨虚彦之能，亦无法在这种情况下扑杀徐子陵，因同时又要应付寇仲的杀着，心中暗叹，倏地腾升。

“铮！铮！铮！”

徐子陵在他升高前，倏忽开再刺三刀。

杨虚彦硬挡了他三击，这才借力飞退回通过街楼的破窗去。寇仲这时由下追至，长鞭先一步卷往他的双足，岂知杨虚彦不知使了个什么手法，身上长袍甩脱下来，一片云般往寇仲罩下。

徐子陵给他迫得堕往地上时，寇仲凌空横移，避过敌人出人意表的怪招，此时杨虚彦已没入破洞里了。

交手至此，各人见到的只是杨虚彦鬼魅般的影子，一点看不到他的形相。

香玉山此刻才拔出长剑，大喝道：“追！”不过他自己都知道，杨虚彦早凭惊人的轻功，逃得连影子都没有了。

萧铣一身皇服的率众亲自出宫门接见，把两人接进大堂，听毕途上遇上杨虚彦行刺香玉山的惊险过程后，叹道：“玉山真是鸿福齐天，今日若非有两位小兄弟在旁，必然凶多吉少。可见我大梁皇朝正上承天运，非人力所能变更。”

这大梁皇帝体魄强壮，外形威武，差点及得上寇徐两人过人的高度，年纪在三十五、六许间。不知是否真的当运，整个人像会发光似的，神采照

人，凭此亦可看出他的气功已达第一流高手的境界，可与杜伏威之辈争一日短长。

他的脸上似乎永能堆着凝固不动的微笑，这或许是他嘴角友好而愉悦的向上翘着，但若再深入观察，会发觉他眼睛内流露出一种冷若冰霜的沉着，可令人心生寒意。

这是个绝不简单的黑道枭雄。

后面的云玉真不解道：“以前炀帝仍在时，杨虚彦还可说是奉那昏君之命行事，现在他究竟为谁效力呢？”

香玉山道：“最大可能是王世充，听说王世充的女儿生得国色天香，是杨虚彦心仪的美女。”

此时众人步入大堂，寇仲和徐子陵一看下均感愕然。

他们本以为必是文臣武将分立两旁，侍卫环护之局，岂知堂内连守卫都没有半个，奇怪是萧铎领着他们笔直穿过大堂，来到后进一个摆了两组酸枝台椅，布置简雅贵气的小厅堂处。

更令两人讶异的是萧铎停了下来，叹道：“这身龙袍和冠帽真要命，穿戴得人挺不舒服。”

接着两名侍从为他解冠脱袍，露出里面的文士服，令萧铎登时添了几分儒雅之气。

萧铎见两人呆瞪着他，哑然失笑道：“我的称帝只是形势迫成的，你不称帝，别人就以为你没有志气，既不肯依附，更不会怕你。所以我在外人之前总要装装门面扮皇帝。”

但寇小兄和徐小兄已是自己人，便不用多此一举。”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都看出彼此心中的凛然。

萧铎果然不简单，笼络人的手段更是高明得不着痕迹，亲切自然，惹人好感。萧铎从容微笑，道：“来！坐下再聊！”

在他带头下，寇仲、徐子陵、云玉真和香玉山围桌坐下。

萧铎背对着窗外阳光充沛的大花园，摇头喟然道：“真是可惜，玉山告诉我两位小兄无意加入我军。但人各有志，我萧铎自是尊重两位小兄的决定。何况我和两位小兄既成好友，已是心中欣慰。”

寇仲拍台叹道：“难怪巴陵帮在二当家手上，声势远胜从前，现在得见二当家，才骤然醒悟个中原因。”

萧铎呵呵笑道：“寇小兄真会捧人，言归正传，两位小兄为何对刺杀任少名这么有把握呢？”

顿了顿沉吟道：“他的流星锤名列奇功绝艺榜上，使得出神入化，宜远宜近，生平除了被‘天刀’宋缺杀得落荒而逃，硬被赶离岭南外，从未逢过敌手。”

寇仲露出一个充满了强大信心的微笑，淡淡道：“若不冒点险，何能成大事。”

云玉真听着他充满豪情壮气的说话，看着他充满某种难言魅力的笑容，秀眸射出迷惘神色。

寇仲似有所觉，朝她回了个充满捉狭笑意的一眼，这美丽的帮主立时霞烧玉颊，又嗔又羞的垂下头去，神态婉媚动人。

徐子陵亦看得心中一动，对她的观感略有改善。

萧铎却像什么都看不见，目光落到徐子陵脸上，温和地道：“徐小兄似

是惜语如金的人。”

徐子陵潇洒地耸肩道：“萧当家误会了，我只是不知说什么才好罢了！”

萧铄哈哈笑道：“说得好！我最欢喜和有真性情的人交朋友，两位都是至情至性的人，那从两位与素素夫人间的姐弟真情就可看到。目下判断两位能否成功刺杀任少名，尚属言之过早，但若是过于危险，寇小兄和徐小兄务须忍他一时，暂且作罢。”

寇仲暗叫厉害，点头道：“二当家的忠言，我兄弟俩会铭记心头。”

萧铄道：“此去玉山亦会随行，并动用一切人力物力来协助两位。你们除了要小心任少名外，更要小心林士宏，此人不但武功高强，更是狡猾凶辣，兼之手下高手如云，其中尤以给他封为国师的崔绝秀文武双全，更是智计过人，定须格外留神。”

徐子陵愕然道：“香将军实不必和我们去冒这个危险。”

香玉山插入道：“只有我才清楚九江的情况，可作出最适当的安排，换了其它人，都难当此任。”

萧铄断然道：“可进则进，须退则退，没有玉山陪你们去，我怎能放心，两位小兄万勿拒绝。”

徐子陵和寇仲对视苦笑，心想若香玉山有什么三长两短，他们怎样向素素交代呢？

黄昏时分，一艘巨鯤帮的中型快速船舰，开离巴陵，顺流东下。

徐子陵和寇仲立在船尾处，瞧着风帆驶过激溅起的波纹，脑海中仍浮现着素素送别时的凄楚情景，差点就想折返去安慰她，告诉她会永远陪在她身旁。

他们都感到香玉山的安危成了肩头的重担。

寇仲叹道：“想不到萧铄是个这么厉害的人物，一句都不提‘杨公宝库’，恪守以前在那封信的立场。”

徐子陵道：“这人很难捉摸，颇有点高深莫测，可肯定他在武功和权谋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比老爹要滑溜多了。”

寇仲笑嘻嘻道：“有其主必有其手下，现在我才知道香小子是向他偷师的。”徐子陵凝望正给太阳余晖渲染得像一幅图画的天云与远山，默然半晌，低声道：“我们为何这样不欢喜香玉山呢？是否一种偏见，又或妒忌他把素姐从我们间夺去了。”

寇仲微一愕然，思索好一会才道：“或者是开头的印象很重要。首先他是经营妓院和赌场的人，通常这类人都很少是正人君子。其次是他屈于势力，把我们出卖给彭梁会的艳娘子任媚媚，所以在心中总认定他不是可靠的人。唉！现在只有希望他对素姐是真心的，而不是利用她来驱策我们。”

旋又笑道：“不要谈这种令人头痛心烦的事好吗？我们跟前就有个脱离‘青头行列’的机会，一世人两兄弟，我可让你先上马的，够义气了吧！”

徐子陵呆了一呆，好半晌才明白过来，皱眉道：“你该知道答案，我情愿你去找青楼的姑娘，也不想你和云玉真搞上。”

寇仲微笑道：“美人儿师傅与青楼姑娘唯一的分别，就是她可自由选择林上的对手，而且像她那么美丽的女人，青楼内亦甚罕见，小陵你实在没有

道理反对。”徐子陵淡淡道：“还有一个分别就是青楼姑娘以金钱作交易，你和云玉真却是以感情作交易，看看最后谁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若你要利用她去控制巨鯤帮，我的心会很不舒服。”

寇仲默然半晌，低声道：“假若我是真的喜欢她呢？”

徐子陵晒道：“若你真正喜欢她，就不会拿青楼女子来和她作比较了。”

寇仲苦笑道：“争霸天下可是寸步不能相让的事，若我学你般事事讲求原则，缚手缚脚，偏又要去和像李密、王世充那些心狠手辣、奸猾如狐的人争雄斗胜，那和送死实没有多大分别。”

徐子陵探手搭着寇仲的肩头，微笑道：“对这情况，我是明白的，所以才劝你不要去混这潭浊水，不过既然你立下宏愿，我亦不会从中阻挠，令你放不开手脚。不过你问我意见，我当然不会说违心话来讨你欢喜。”

江风吹来，两人衣衫猎猎作响。

寇仲呆望江流，喃喃道：“有时我真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想到放弃一切，随你四处闲荡，过那优哉悠哉的日子，但又觉得这样会错过了无数动人的东西。而且我确想为这乱世尽点心力，使万民能过安乐的日子。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目睹战火所带来的可怕灾难吗？”

徐子陵道：“这就叫人各有志了。不过你若想令万民幸福，可拣选有德能者加以助助，亦可达致这心愿。”

寇仲嗤之以鼻道：“有了炀帝昏君作前车之鉴，我再不会轻信任何人，尤其是那些高门大阀，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市井出身的人，唉！夜了！该好好睡一觉才对。”

徐子陵心中暗叹，忖道这是最后一趟劝寇仲打消争霸天下的意图，以后都再不会就这事劝说他了。

寇仲回房后，情绪非常低落，心知由于彼此理想的不同，已与自己这好兄弟的分歧愈来愈大。

问题是双方都不会有改变。

在舱房窄小的空间内，他来回踱步，不片刻进入物我两忘的修炼境界。

他和徐子陵的练功方式恰恰相反，一动一静。

这或者正是他和徐子陵的分别，一个求动，一个求静，最后演变成寇仲要出而争雄天下，而徐子陵只愿退隐山材。

“咯！咯！”

敲门声把寇仲从潜修中唤醒过来，拉门一看，巧笑倩兮的云玉真悄悄立在门外。

若换了在和徐子陵说刚才那番话前，寇仲会对云玉真这么送上门来欢迎都来不及，现在心中却丝毫没有半分男女间的情欲感觉，淡然道：“还未睡吗？”

云玉真轻轻道：“我刚和玉山商量过，可以进来谈谈吗？”

寇仲无可无不可地招呼她入房，坐下后云玉真道：“据消息：林士宏目下仍在鄱阳，任少名则会于后天先一步到九江去，因为他迷恋上当地春在楼最红的阿姑霍琪。”

寇仲精神大振道：“春在楼是否巴陵帮的？”

云玉真道：“那有这么理想，巴陵帮在那里的四间大小赌场和两所青楼，在鄱阳大军入城的第一天，就给夷为平地。现在巴陵帮在那里的人都要鬼鬼祟祟过活，若给发现身分，立刻没命。”

寇仲皱眉道：“我们怎样入城呢？”

云玉真道：“这个倒容易，由于我们在番禺牵制着铁骑会的主力，杜伏威的江淮军又迫得林士宏须陈兵历阳之南的新安郡，所以九江兵力不强，城防松懈，且由于林士宏以高压统治，又纵容铁骑会的强徒奸淫妇女，故极不得民心，以致新征来负责守城的民兵团纪律废弛，没有人肯真心为林士宏卖命，其中部分军官更给我们收买了。”

寇仲沉吟片晌，道：“那我们必须趁林士宏抵达前，把任少名杀死，知否他身边有什么高手呢？”

云玉真道：“任少名对自己的武功极为自负，出外一向轻车简从，只有四、五个人随身，但这些人都是一流的好手，且假若恶僧法难或艳尼常真任何一人在他身旁，下手会倍增风险。”

寇仲问道：“这两个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

云玉真道：“这两个都是为任少名建立铁骑会的功臣，据传任少名有铁勒人的血统，甚或是铁勒王派他隐蔽身分前来中原兴风作浪的，故对我们汉人非常残暴。恶僧法难一向是江南剧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后因惹起众怒，最后才投靠任少名，在他护翼下，继续作恶横行，到现在为止，谁都奈何不了他。”

寇仲奇道：“他真是出家人吗？”

云玉真耸肩道：“这个谁都不清楚，更没有任何方外门派肯承认他是弟子。只知他爱穿大红袈裟，又刮了个秃头，口口声声自称贫僧，故名之为恶僧。”

寇仲大感兴趣地问道：“艳尼又是怎样美艳如花，毒如蛇蝎呢？”

云玉真白他一眼道：“你们男人真要不得，说起美丽的女人都一副心怀不轨的好色模样。”

寇仲这时已淡忘了和徐子陵间刚才不愉快的交谈，笑嘻嘻道：“有美人儿师傅在这里，我那有空去想别的女人。”

云玉真横了他娇媚的一眼，续道：“艳尼是恶僧的女人，不过也常去勾搭别的男人，弄得乌烟瘴气，偏是法难却不闻不问。我们怀疑艳尼常真是天下最神秘和邪恶的家派‘阴癸派’的门人，甚至法难也是同一出身，只不过没法证实吧！”

寇仲大感愕然。

云玉真道：“这对恶僧尼是铁骑会的护法，就像任少名的左右臂，当年若非有他们拚死护着任少名，他可能早丧命于‘天刀’宋缺的手上了。”

寇仲沉声道：“那就一举把他们都干掉吧！”

云玉真没好气的道：“恶僧艳尼本是仇家遍天下，但到现在都是活得好的，你以为只是他们行运吗？”

寇仲伸个懒腰，长身而起道：“夜了！不如睡觉吧！”

云玉真站起来道：“早点睡也好，到九江后便难有这种轻松的时刻了。”

寇仲大模大样的走到房门处，拉上门闩，伸指轻弹，油灯应指熄灭，房内立陷进黑暗中。

云玉真吓了一跳，低呼道：“你在干什么？”

寇仲倏地移到她身后，长臂探出，从后把她搂贴，一对手在她小腹间摩挲着，咬着她的小耳轮道：“师傅请过招！”

云玉真给他搂得娇躯发软，神智迷糊下，给他拦腰抱起，放到床上去，半句抗议的话都说不出来。

第十一章 深入虎穴

徐子陵翌日醒来，拒绝了到舱底与香玉山等共，独自在房内打坐。

每次练功完毕，他都有种自得自足，不假外求的满足感。

奇怪的是以前他也如寇仲般很喜欢吃东西，但功力愈深，食欲却递减，尤厌荤腥，反而野果菜蔬最对他胃口。甚至两、三天不吃东西亦没有问题。

今天他之所以要独留房中，皆因发觉身体出现了奇异的变化，竟然整层皮脱了下来，像蛇蜕皮的情况。

新的皮肤又滑又嫩，仿似婴儿，使他看来更是异采照人。

徐子陵并不太把这种变化放在心上，举起双手，作出不同的架式，同时把真劲运行到手上去。

他对自己这双变得更晶莹修美的手愈来愈有信心，当贯注真气时，硬挡任何神兵利器也不会有丝毫损伤，但却此任何神兵利器更要灵活和随心所欲。

昨天正面与杨虚彦交锋时，他清楚感到自己在武学上的进步。

杨虚彦飘忽若神的剑法，再不是那么难以捉摸。正因他把握到杨虚彦奇异的剑功，才能保着香玉山的小命。

徐子陵虽非好斗，但却深知在江湖上强者为王的道理。你不杀人，就要被杀，尤其在这纷乱的大时代，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这时寇仲神采飞扬的来了，定神一看，“咦”的一声道：“为何你变得和以前很不相同，整个人像会发亮似的？”

徐子陵淡淡道：“你不是也变了吗？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不过请不要告诉我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寇仲心知肚明瞒不过他的耳朵，尴尬地坐在床沿处，哑道：“有些事迟早都会发生的。”

又顾左右而言他道：“听香小子说任少名的功夫和老爹相差无几，最多只是差上一筹半筹，事情看来非常棘手。”

徐子陵道：“你说跋锋寒厉害呢？还该是老爹厉害点？”

寇仲皱眉道：“这真是很难下判断，照我猜应是跋锋寒厉害少许，因为他仍很年青，每日都在进步中。”

徐子陵道：“假若我们联手双战跋锋寒，你认为可有胜算？”

寇仲默思片晌，苦笑道：“虽是我们的赢面较高，但势必有一个要给他拉去陪葬。”

这小子真难应付。那天若非先攻其不备，我两兄弟可能永远都要横躺在那片密林里。”

徐子陵微笑道：“今次恕我不敢苟同仲少你的判断。若我们再和跋锋寒

交手，他必败无疑，因为我已想通了弈剑术，更想通了可斩下任少名臭头的战术。”

寇仲大喜道：“这次是你最令我兴奋的不同意见，快说来听听！”

徐子陵朝窗口瞧去，望着不断变化的岸景，露出回忆的神色，油然道：“打自那趟击退李子通始，我就发觉我和你的武功可合营而成威力倍增的联击之法，但总想不到实际上如何进行。”

接着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字地道：“但昨晚终于想通了。”

寇仲瞪着他道：“我明了，是奕剑术吧。”

徐子陵叹道：“正是弈剑之法，试想假若我们能把握全局，再超离棋局似的战场，凭着我们自少培养出来的默契，联手全力对付一个人；宁道奇、毕玄那种级数的高手或者不敢说，但保证连跋锋寒、老爹都要没命，更不要说任少名了。”

寇仲拍腿道：“我真的明白了！我们联弈之术最厉害处就是千变万化，全无成规，我作鱼游你作鸟飞，且一寒一热，谁能抵挡。哈！我们终于差点无敌于天下，可惜却要靠人多去欺人少。”

徐子陵摇头道：“不理对方有多少人，我们仍是两个人去应付。是了！你的井中月丢失了，拿什么来替代呢？”

寇仲抓头道：“我玩刀玩得有点厌了，但又不知玩什么才好？”

徐子陵道：“那天我见你用马鞭很就手，以软鞭来破流星锤，该很有趣。”

“呼！”

长鞭越过甲板两丈的空间，在香玉山、云玉真和一众巨鯤帮徒的旁观下，先是灵蛇般在甲板上延伸，到了徐子陵脚前三尺许处，鞭梢像蛇头般昂起，闪电点往徐子陵的小腹。众人无不叹为观止，两丈半长的皮鞭到了寇仲手里，就变得充满了生命的感觉。

徐子陵看也不看，右手拇指下按，正中鞭梢。

两人同时剧震，往后退了一步。

长鞭再后继无力，回到了寇仲的头顶，旋出了五、六个圆旋，煞是好看。

徐子陵摇头道：“不行！总没有抽向杨虚彦那一鞭的味道。”

寇仲笑道：“皆因我运鞭前瞧了美人儿师傅一眼，故以无法专心吧了。”

云玉真在旁嗔道：“自己不行，却赖在人家身上。”

徐子陵道：“不是专心与否的问题，而是太过着迹，软兵器自有软兵器的特性，不像硬兵器如刀一般总受到方位角度的限制。你有没有办法使鞭子能像长了眼睛般自动改向，攻敌意想不到的位置呢？”

寇仲呆了半晌，忽地鞭子照头照脑般往徐子陵抽去，眼看要打中徐子陵，徐子陵倏地横移，岂知鞭子近鞭梢六尺许处突然奇迹的弯折，追着绕到徐子陵背后，拂往他后脑去。

徐子陵喝道：“这就差不多了！”晃了一晃，鞭子落空，似要回旋往寇仲的方向，忽地鞭身现出一阵波浪般的纹样，接着化作十多圈鞭影，骤朝徐子陵脸门窜去，神乎其技之极。

香玉山和云玉真都看到目定口呆。

他们都知道寇仲是初次拿起鞭子练习，但却像别人整辈子都在用鞭那样，丝毫没有生手或初哥的感觉。

最厉害是他不但能气贯鞭梢，还能凭真气控制得鞭子任意变化改向，攻敌防不胜防之处。

“啪！”

徐子陵连续三掌拍散鞭圈，又往后飞退，才避过寇仲这一轮猛攻。

寇仲洒脱地把鞭子回扯，蛇般缠到腰间去，高举双手道：“鞭子不见了！”

香玉山一震道：“假若寇大哥能先用其它兵器惑敌，然后才突然出鞭，会教人更难抵挡。”

寇仲呆了一呆，然后竖直拇指道：“香将军确够精明，就依你之言，不过你可给我找把好刀，左刀右鞭，教任少名吃不完兜着往地府走。”

一个巨鯤帮徒忙解下佩刀，送到寇仲手上，嚷道：“刀来了！”

众人一阵采声，士气昂扬。

寇仲接过大刀，“嚓！嚓！嚓！”望虚空劈了三刀，立时生出一股惨烈的刀气。

刀子倏停，锋指徐子陵。

徐子陵一个闪身，到了寇仲身前，两手化出漫天掌影，铺天盖地的向寇仲发动攻势。

寇仲左手急劈数刀。刀掌交击，一时劲气旋飞，迫得众人往外退开。

突然寇仲先朝后移，再往腰间抹去，长鞭像毒龙般脱腰而出，鞭鞘往徐子陵胸口点去，再又忽然上扬，缠往徐子陵的脖子，变化之巧，令人瞠目。

徐子陵伸指弹在鞭梢处，那知寇仲一个大旋身，不但左手刀劈至，长鞭更绕了一个圈，弯至徐子陵身后下盘，抽往他腿弯去。

徐子陵腾身而起，掌尖扫中刀锋，同时一拳击往寇仲脸门，动作从容，潇洒好看。

众人一阵喝采声。

寇仲游鱼般滑开，哈哈笑道：“我错在太早用鞭，假若我能用刀把你劈得连老子的鞭都忘掉，就有机会把你这小子收拾了。”

徐子陵落地立定，肃容道：“这正是关键所在，假设你能令任少名全力招架，鞭子就有可乘之机，因为他发梦都想不到你另有杀着。”

香玉山抓头道：“我死也不能相信寇大哥以前既未用过左手刀，更未试遇正式拿起鞭子和人动手。”

寇仲把刀物归原主后，笑吟吟走过来道：“香将军猜得对，美人儿帮主该是最清楚的了。当年在那船被撞沉的沙滩上，我和小陵日夜练武，既练右手，又练左手，只要高兴，山藤也当作鞭子使，所以现在自然容易上手。”

徐子陵道：“我认为主要是因长生诀的奇异真气，不断为我们通经活络，所以全身每部分都能操纵自如，练起来自是事半功倍。”

云玉真羡慕地叹道：“仍是令人难信的。你们都不知自己当时如何窝囊，我缚起一只手都可打得你们左仆右跌。”

寇仲岔开道：“还有多久才到九江，我有点迫不及待哩。”

香玉山答道：“两位大哥在上，小弟看五个时辰便可抵达。”

云玉真笑道：“一边叫香将军，另一边却又是大哥小弟的，听在外人耳里，真弄不清楚你们的关系。”

寇仲哈哈笑道：“那我和你又怎么算？一方叫美人儿师傅，另一方唤寇公子又或寇小子，我们又是什么关系？”

云玉真狠狠瞪了他一眼，没好气的道：“谁和你胡扯。”再送了他和徐子陵各人一记媚眼后，袅娜多姿的避入船舱去。

这时夕阳西下，大江上广阔的天空逐渐昏沉。

大船顺流望东疾驶而去。

到了房门，徐子陵待要入房卧床练气，却给寇仲硬扯到隔邻他的房间去。

搂着徐子陵的肩头移到窗前，道：“小陵，你看外面的星空原野多美，最动人处是包含了无数挑战和不可测度的变化。”

徐子陵笑道：“有什么就说吧！对我还要大兜圈子吗？”

寇仲道：“我确是有感而发，经过昨晚后，我才真正觉得自己成人了，有资格拥有天地间任何美女。最妙是那种君临和征服的感觉，任他美人儿帮主平时如何摆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傲样儿，在那一刻还不是我仲少要她生就生，死就死，又或欲生欲死。”

徐子陵摇头道：“我对男女之事却全没有征服对方的意念，只觉若两情相悦，进行鱼水之欢时，只是大家携手去追寻和开拓某种曼妙无穷的境界。所以我只能和真正喜欢上的女子共寻好梦。”

寇仲沉吟道：“在理论上我可以接受你这理想化的说法，但在实际上却无法摆脱因大展雄风而得的快意。或者这正是你和我的分别，你不是常说我爱当发号司令的领袖吗？”

顿了顿拍拍他肩头苦笑道：“有时我真担心你会变了吃斋的和尚。”

徐子陵笑骂道：“去你的！我只是未遇上真正能令我心仪的女性罢了！”

寇仲晒道：“沉落雁、单琬晶，谁不是第一流才色兼备的美女，偏是你毫不动心，那除了你根本对女人不起兴趣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徐子陵横肘撞在寇仲腋下，痛得他放开搂着他肩头的手，才淡淡道：“女性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外貌，更重要的是内涵和气质，沉落雁野心既大，又奸狡如狐，凭什么令我徐子陵动心。单琬晶现在与们势成水火，更是休提。你举出这两人作例子，是否该打。”

寇仲苦着脸猛揉被击痛处，道：“我忘了假若我们成功刺杀任少名，可能会树立另一批深不可测的劲敌，因为任少名旗下那对恶僧尼，或者是阴癸派遣出来乱世的门人。”

徐子陵呆了片晌，叹道：“这就是争天下的代价了。愈陷愈深，到最后四周的人非友即敌。”

寇仲吁出一口气缓缓道：“任少名更有很大机会是铁勒王密遣来中土捣乱的奸细，所以我们会一举开罪了内外两大势力，你怕吗？”

徐子陵微笑摇头，淡淡道：“若没有这些挑战和压力，终其一生，恐怕都难以上窥武道的至境。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实要多谢每一个想杀死我们的人。”

当夜丑时，战船在离九江十里的一道支流的密林隐蔽处靠岸。那里有另一艘载满米粮的货船在等候，还有巨鯤帮的副帮主卜天志和巧匠陈老谋。

他们登上货船，陈老谋立即动手为四人改装易容。

首先把寇仲改成个满身俗气的商贾。

陈老谋得意洋洋地道：“改装之法，最紧要因形施术，教人意想不到，全没有办法从改扮后的样子联想到以前的样子，这才可连熟人都瞒过。”

待见到云玉真、卜天志、香玉山和徐子陵均点头称许，更是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的道：“像小仲这种雄悍的体型，扮什么都会露出破绽，但只有变成个大胖子，行动迟迟缓缓的，才能瞒人耳目。”

云玉真道：“寇仲记着是从沅陵郡经沅水入大江来的米粮商，交货到九江城的老字号兴发隆，由于军队需粮，所以林士宏的楚军绝不会留难，何况还有兴发隆的订单和正式通关的文件。”

寇仲从铜镜的反映瞧着立在一旁的云玉真道：“那我叫什么名字？”

旁边的卜天志答道：“寇公子叫顾安，凭着有点身家最爱流连青楼酒馆，但又颇为吝啬，绝不受爱金的姐儿欢迎。”

寇仲苦笑道：“是否你们怕我挥霍，弄得我这么受人讨厌呢？”

云玉真掩嘴娇笑，香玉山则有点尴尬道：“这是云帮主的意思，怕你真的流连青楼，误了正事，嘿！”

卜天志又道：“徐公子则是被你刻薄对待的亲弟顾祥，受尽你指东指西，随意喝骂的受气，但由于生性懦弱，故敢怒而不敢言。”

香玉山道：“我就做你们顾家的账房主管，繁琐的工作都归我，名字叫顾宁，是你们的堂弟。”

寇仲道：“那云帮主是什么？”

云玉真俏脸微红道：“作你新纳的小妾好吗？”

寇仲哈哈笑道：“那我定是怕你去偷人，所以到外地做生意都要把你带在身边，哈！

别忘了要同住一房，那才不教人起疑。”

这时陈老谋把他的鬓发染白了少许，使他年纪瞧来在四十许间。

徐子陵叹道：“陈公真本事，若仲少懂得收敛眼内神光，那就谁都认不出他来了！”

货船微颤，解碇启航。

清晨时分，粮船抵达九江。

在寇仲这大腹贾的督促下，巨鯤帮众扮的脚夫运货到兴发隆准备好的骡车上。香玉山扮的账房与兴发隆派来的人向当地的水运官交代文件手续，弄至正午时分，各人才随货入城。

城内出奇地人丁兴旺，但看外貌装束，便知若非商旅，就是武林人物。

卜天志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低声告诉各人道：“铁骑会这几年凭掠夺的手段囤积了大批财货，所以外地拥来的人，不是想做生意，就是想加入楚军，显出很多人都看好今趟林士宏和任少名的合并。”

徐子陵凭窗外望道：“这些人看来都很守规矩。”

卜天志笑道：“这只是白天的情况，晚上江湖人物每因私怨和利益关系进行火并恶斗，死伤了不少人，只要影响不到城民的生活，铁骑会和楚军都采放任的态度，事实上亦很难去管。尤其青楼、酒馆和赌场等地方，没有点

斤两的人都不敢在晚上去找乐子。”

寇仲皱眉道：“林士宏大可不准外人入城的？”

香玉山道：“那会使林士宏失去大宗的城关税收，兼且很多武林人物都多少和铁骑会拉上点关系，又或认识会中某人，何况铁骑会又锐意吸纳新血，所以九江才这么闹哄哄的。”

像江南大多城市那样，九江内外以河道交通为主，主要布局为十字形贯通四门，以石板铺筑的大街，宽敞至可容八马并驰。小巷则成方格网状通向大街，井然有序。

兴发隆所在的甘碧街属富民区，沿途宅院处处，门楼磨砖雕瓦，院落栽树培花，气氛安详，不见战火的痕迹。

间有河道穿插其间，岸旁绿树扶疏，细柳拂水，另有一番美景。

当骡车队驶进兴发隆铺后的大粮仓时，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梳洗休息后，已是黄昏，众人聚在后院的小厅用，兴发隆的老板牛方才乃香玉山派驻此地的得力手下，乘机向各人汇报九江的情况。

听到任少名明早才到，香玉山道：“今趟林士宏和任少名选九江进行结盟仪式，还隆重其事，显是欲向天下示威，展示实力。我才不相信北方诸雄会对此毫不关心，来笼络者有之，来破坏者亦不会少。九江现在该是龙蛇混杂，我们行事时该特别小心。”

寇仲道：“有时小心都不管用，今晚就让我们先到春在楼踩踩地盘，看可否利用那里的环境宰掉任少名。”

牛方才取出一卷图轴，待卜天志搬开碗碟腾出空间后，摊在桌上，赫然是春在楼的鸟瞰图，纤巧精细。

牛方才道：“春在楼主要分前后两院，前院设置三座两层高的重楼，以复道回廊和假山鱼池分隔，主要用来接待一般宾客。”

云玉真道：“若寇公子他们到那里去，是否只能在这区作乐呢？”

牛方才点头道：“该是如此。后院比前院大上一倍，遍植花草树木，乃九江十大胜景之一，人称春园。对称排列了十幢楼房，只招呼有头有脸和肯花钱的客人，其中名为春园的那幢房子，是任少名专用的，是他每趟来九江必到之地。”

寇仲叹道：“我的奶奶，就是这里了。”

徐子陵道：“牛叔真有办法，有关春在楼的事都查得一清二楚。”

寇仲道：“以任少名在此地的权势，大可把看上的女人纳入私房，为何任得她留在那里让其它人也可分甘同味呢？”

香玉山道：“这是任少名的特点，就是不会让任何女人缠身，免致影响争霸大业。”

寇仲又问道：“你们是否有眼线在那里？否则如何能对春在楼这般了如指掌的。”

香玉山点头道：“这个当然，我们早有心刺杀任少名，只不过全无下手的机会罢了！”

徐子陵道：“任少名迷上霍琪，是否街知巷闻的事呢？”

云玉真摇头道：“刚刚相反，此事极端秘密，除春在楼部分人外，就无人知晓。”

寇仲喜道：“这就更理想了，谁给我带路到春在楼去。”

香玉山忙道：“当然是小弟哩！”

徐子陵道：“香将军留在这里吧！我们只须有人引路便成。”

第十二章 大闹青楼

寇仲、徐子陵两人到达春在楼时，又改了一副样貌，只像两个普通的武林人物。

这是云玉真的提议，若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事后扮回米商，就可掩藏身分了。

在陈老谋的妙手下，寇仲变成个年纪在三十五、六间的小胡子，徐子陵被加浓了眉毛，涂黑了皮肤，好遮盖他出众的文秀之气。又黏上五绺长须，即管熟人都难把他认出来。

像他们这种普通样貌的武士，每天出入于青楼都不知多少，所以初时把门的龟奴一点不在意，到寇仲塞了锭金子到他掌里，才知来的是大阔客，忙打躬作揖的恭迎他们进客堂内。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希望今趟的运道会好一点。”

徐子陵叹了一口气，想起以前每逛青楼，总没有一次是有好结果的。

龟奴这时拉了个眉花眼笑的鸨母白娘来招呼他们，今次寇仲加重了出手，塞了两锭金子给她，才道：“我们今趟是慕霍琪姑娘之名而来，白娘你至紧要不让我们失望啊！”

白娘欣然笑道：“两位大爷出手这么阔绰，奴家怎都会识做的！不过琪琪晚晚都忙得不暇分身，奴家要想尽办法，才或可使她过来唱上一曲，好稍遂大爷们的心愿。”

寇仲那还不会意，再慷香玉山之慨，多塞了块金子给她，道：“若只是匆匆过场，实在太没味道了，不若白娘给我和琪小姐预约明晚……”

白娘“啊哟”娇呼，截断他道：“明晚更不行，连奴家都没有法子了。唉！你也不知琪琪多么红，若奴家不是见两位大爷这么好人，怎肯挨骂都要为你安排呢！”

接着又道：“两位先在这里喝口热茶，待奴家为大爷在内院找间有体面的别院，为两位挑几位声、色、艺俱佳的标致人儿，再来领两位大爷进去。”

在闹哄哄客堂内的一组桌椅坐下后，接过小婢奉上的香茗，寇仲和徐子陵都蛮有兴趣的溜目四顾。

堂内靠壁处摆了十多组桌椅，坐满了人，人人都惟恐声音不够大的样子，吵得喧声震天，有若市集。

寇仲啣了几口热茶，叹道：“身在此间，谁想得到中土正战火连绵，生灵涂炭。”

徐子陵低声道：“你要小心，靠门处有两个人正盯着我们。”

寇仲皱眉咕哝：“照计我们该没有露出破绽，有什么好看的。我们又不是青楼的红阿姑。”

徐子陵苦笑道：“很快可以揭晓了，其中一人正朝我们走过来。”

两人诈作茫然不知，直至那人来到桌子对面坐下，才装作醒觉地朝来人望去，一见下立时魂飞魄散，差点起身就跑。

竟然是扮成男装的东溟公主单琬晶。

这时她玉脸含霜，狠狠盯着两人道：“即使化了灰我也认得出你两个小贼。”寇仲惊魂甫定，想起自己确实偷了她的东西，给她骂作小贼实难以反驳。尴尬的道：“公主你好，不见久了，想不到你不但漂亮了，还更成熟了。”

东溟公主单琬晶眼中满盈杀机，沉声道：“死到临头还敢贫嘴，只要我大叫一声寇仲或徐子陵，保证你们永远离不开这所妓寨。”

接着目光射向徐子陵，语带讽刺的道：“想不到高傲自负的徐公子不但是贼，还是个淫贼。”

徐子陵凝神瞧着她的瓜子脸儿，嘴角逸出一丝苦笑，耸肩道：“公主爱把我当什么就当什么吧！”

寇仲笑道：“公主似是特别着紧我这位兄弟，所以连骂都没小弟我的份儿。”单琬晶微一愕然，秀目闪过令人难辨的复杂神色，然后沉下脸来，道：“我的确着紧你们，不过却是你们两条狗命。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被我揭破身分，一是随我出去把我们间的问题解决。”

寇仲回复赖皮本色，笑嘻嘻道：“公主有多少随从呢？”

单琬晶冷笑道：“要收拾你两个小贼，还须人帮手吗？”

寇仲伸了个懒腰，微笑道：“公主自问比之你的跋情郎如何呢？”

单琬晶大感愕然，呆了一呆道：“什么跋情郎，噢……你们……”

徐子陵淡淡道：“我们确曾与跋兄交过手。且请问公主今趟来九江，有何贵干呢？”

单琬晶似气得七窍出烟的道：“我的事与你们何关？你连知道的资格也没有。”

接着狠瞪寇仲，气鼓鼓道：“跋锋寒只是个谈得来的朋友，丝毫不牵涉男女之私，你莫要含血喷人。”

寇仲摊手道：“那李阔的李小子又是否只是你另一个谈得来的朋友？这问题是我代小陵问的。”

徐子陵自然知道寇仲正利用自己和单琬晶的微妙关系，希图渡此难关，故不以为忤，只是默不作声。

单琬晶娇躯微颤，气得玉脸铁青，咬牙道：“满口胡言乱语，我今天若不宰掉你们，誓不为人。”

寇仲赔笑道：“公主息怒，凡事我们都须看后果。例如打架本非好事，但若打得化敌为友，就是好事；我承认偷东西本身不是好事，但假若偷的后果能弄死那昏君；你的另一位好朋友李小子又有争霸天下的机会，就由坏事变作好事。嘻！公主大人有大量，我和小陵向你赔罪好了。”

单琬晶默然半晌后，轻轻道：“任你舌粲莲花，今晚亦休想脱身的了。由现在起，十息内你们若不随我离开这里，我就大叫寇仲和徐子陵在此，看看又会变出甚么好的后果来。”

两人立时头皮发麻，但却一点办法都欠奉。

若说堂堂东溟公主没有随员，杀了他们都不会相信。但这仍不是他们担心的原因，他们最头痛的是此战只能挨打，难道他们可恩将仇报地击伤东溟派的人吗？

七息、八息……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决定博他娘一铺的眼神。

九息！十息。

单琬晶双目精芒烁闪，蓦地娇叱道：“寇仲、徐子陵在此。”

她这两句话含劲而发，声震大堂，传到每一只耳朵内。

大厅倏地静至落针可闻，百多道目光全集中到他三人身上。

寇仲出人意表的哈哈大笑，长身而起道：“原来寇仲和徐子陵这两个小子在这里鬼混过，但兄台又何必要撑大喉咙大叫大嚷呢？”

话尚未完，单琬晶已一掌隔台印来，强烈的气劲，像箭般刺向寇仲宽阔的胸膛。

寇仲保命要紧，顾不得泄露身手，游鱼般滑到徐子陵身后。

大厅仍是鸦雀无声。

现在只要在江湖上走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听过两人的事；不单因头上有两张追杀令，更因盛传他们知悉‘杨公宝库’的秘密。

徐子陵双目射出前所未有的神光，瞪着东溟公主单琬晶，一字一字地缓缓道：“你可知自己做了些什么事？”

接着一掌拍在台面，整张坚实的楠木桌立时寸寸碎裂，木屑洒遍地上。

徐子陵大喝道：“寇仲、徐子陵在此，那个要取我兄弟颈上人头的，就过来动手，否则就请出去，免得我兄弟误伤旁人。”

当桌子砰的一声变成碎粉时，包括徐子陵自己在内，三个当事人全吓了。

徐子陵所以大吃一惊，是他原本只是想拍这一掌以泄出心中愤恨。因为单琬晶这么一句话，不但使他们立陷险境，最可恨的是等若把他们整个刺杀大计破坏了，偏是他们又不能下手教训单琬晶。

那想得到自己的掌力厉害至此，竟可硬把整张楠木台粉碎。

寇仲大吃一惊，一方面是因徐子陵突如其来的掌劲，另一方面却是从没见过徐子陵发这么大脾气。一时间反将因身分暴露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抛到一旁，暗中比较杜伏威当日掌碎酸枝台的相似情景。

东溟公主单琬晶芳心剧震，除了从没想过徐子陵的功力已到了如此境界，更被徐子陵威猛无俦的气势深深震撼着。

且惹得徐子陵反应这么激烈，她心中不由有少许儿后悔。

一时间三人呆看着地上的木碎，徐子陵和单琬晶还对坐椅内，隔着碎屑，情景怪异之极。

大堂内占了大半是来自各地的武林人物，初时还有人敢对擒杀两人颇为意动。到徐子陵露了这石破天惊的一手，登时人人噤若寒蝉，接近三人的几桌客人均纷纷避往远处。

寇仲首先回过神来，指着单琬晶哈哈笑道：“各位！这位是女扮男装的东溟公主单琬晶，她今趟到九江来是要刺杀‘青蛟’任少名。”

单琬晶大怒而起，戟指道：“你胡说什么？”

寇仲眨眨眼睛低声道：“你可以胡言乱语，我们自亦可以胡言乱语，这事公平得很。

哈！不拖你下水捱捱麻烦就是正蠢材一个呢！”

此时堂内众人闻得“刺杀任少名”之语，无不色变。

胆小的商人和侍候客人的婢仆首先惶然散逃，接着是那些江湖人物，谁都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不想牵涉其中。

只半晌工夫，本是闹哄哄的大堂鸡飞狗走后，变得人去堂空。

只剩一个人独坐在近门那一桌处。

此人身型雄壮如山，容颜俊伟，青色劲装外加披风，有种说不出的慑

人魅力，正是近来轰动武林的突厥青年高手跋锋寒。

寇仲和徐子陵这才记起当日博君瑜说跋锋寒约了单琬晶，原来见面的地方竟是这风风雨雨的九江城。

跋锋寒长身而起，大笑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徐兄掌力如此强横，今晚与两位兄台有缘相聚，跋某人欣慰之极。”

寇仲“锵”的一声拔出云玉真送他的精钢长刀，以刀锋点了点跋锋寒，豪情万丈道：“相请不如偶遇，更难得跋兄这么好兴致，让我两兄弟先送跋兄上路吧！”单琬晶眼中闪过奇异的神色，娇叱道：“寇小贼你当我不存在吗？先过了我这关再说。”

跋锋寒杀机大盛，表面仍是带着微笑，淡然道：“现在不只是琬晶想宰掉你们，连跋某都忍不住手痒，琬晶请让小弟打头阵好吗？”

徐子陵猛地立起，冷冷道：“公主的事，我们稍后自有交待，但跋兄实是欺人太甚……”

单琬晶晒道：“他是欺人太甚，你们却是人多欺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

寇仲心中叫苦，要知他们对付跋锋寒的唯一方法，就是联手之术，假设单琬晶硬要插在其中，先不说单琬晶本身是第一流的高手，只是不能对她痛下杀着这要命的一点，已可注定他们必败无疑。

徐子陵完全冷静下来，淡淡道：“既是如此，就让我 and 跋兄单打独斗一场，看看是谁欺谁好了。”

单琬晶完全没法掩饰她的玉容微变，怒道：“你是在找死？”

寇仲给她破坏了刺杀任少名的美梦，早恨不得把她按在膝上痛揍粉臀，遇此良机，故作诧色道：“这岂非大遂公主心意吗？”

接着又向徐子陵道：“小陵！我都说公主表面恨你，其实心中却是向着你的，呵！”

“锵！”

单琬晶长剑出鞘，绕过徐子陵，化作点点寒光，盛怒下向寇仲出手。

寇仲见她剑法既精妙绝伦，又是凌厉之极，那敢怠慢，倏地退开。

单琬晶卓立徐子陵背后，把寇仲迫在大堂的另一边，叱道：“徐小贼你既不知天高地厚，就给本公主去送死吧！”

“锵！”

跋锋寒亮出长剑，登时生出一股强大无匹的劲气，朝两丈外的徐子陵直冲而去，把他笼罩剑劲之内，使对手就算想退缩亦有所不能。

徐子陵心中却是静如井中之月，没有生死胜败之虑，更没有任何杂念，把真气提至极限，对抗着跋锋寒惊人的气势。

两大年青高手，终于到了决一生死的局面。

单琬晶紧咬银牙，强忍着回头一看的冲动，只希望事情能尽快结束，而事后则努力把这一切彻底忘掉。

连她自己都不明白，徐子陵在她芳心中占的是个怎样的位置。

寇仲却是心念电转，想着如何利用腰间的长鞭，好一举制着单琬晶，那就有机会和徐子陵去掉跋锋寒这个劲敌了。

跋锋寒的心神全贯注住徐子陵身上，没有半丝波荡，手上则不断摧发剑气，无孔不入地寻找他的弱点。

但对方在他的强大压力下，仍是站得稳如山岳，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

股气吞河岳，无隙可寻的气势，一时间竟不敢轻率出手。

他不出手，寇仲更不敢动手，一时间四人分作两对，均是对峙之局。

蓦地破风之声由四方八面响起，显示正有大批好手朝这里赶来。

跋锋寒正要趁这间隙，全力出手取徐子陵的小命时，出奇地单琬晶舍下寇仲，掠往跋锋寒，娇叱道：“我们走！”

寇仲大喜，冲到徐子陵旁，大叫道：“我们也扯呼啊！”

跋锋寒无奈下收回劲气，由于他掌握了主动，故能收发自如。

门窗人影连闪，铁骑会的高手蜂拥而至。

四人分作两组，同时冲天而起，撞破屋顶，到了瓦面之上。

只见下面火把处处，也数不清包围的人有多少。

寇仲大笑道：“公主和你的跋情郎，后会有期了。”

向徐子陵打个眼色，横过空中，两人一先一后朝后院方向投去。

他们对春在楼的形势了若指掌，逃起来当然非常方便。

另一边的跋锋寒和单琬晶，知道若不趁敌人未完成包围，阵脚未稳时逃走，那就只有力战而死的结局。

他们岂敢怠慢，朝反方向杀去，落荒而逃。

兵器交击之音连串响起，接着是追逐之声，逐渐远去。

第十三章 兵行险着

当晚铁骑会和守城的楚军在全城展开逐家逐户的搜索行动。

寇徐等人置身的兴发隆亦不能免。

幸好各人有正式出入文件，加上牛方才又暗施贿赠，终能平安过关。

敌人走后，香玉山断然道：“今趟事情败露，任少名已有防范，我们再无机会，最要命是他已看破我们意图于春在楼下手这一着。”

众人心中明白，除非像在春在楼那等公众场所，又能精确把握时间与地点，否则根本没法进行刺杀。

云玉真叹道：“我们明早立即离城，此地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

陈老谋正为寇仲包扎逃走时伤了小许皮肉的右臂，点头道：“能安全离开，是很幸运的了。”

徐子陵淡淡道：“你们明天走，但我和仲少定要留下来。”

卜天志愕然道：“这是绝不明智的做法。”

寇仲笑嘻嘻道：“总之我们一天未死，便仍有成功机会。”

香玉山苦笑道：“那大家都不走好了。且暂时我们的身分都不会有问题。”

徐子陵断然道：“不！你们明天定要离开，我们则装作留下来谈生意。若你们不走，我们一旦要溜起来会有很多顾忌的。”

云玉真脸色转白，沉声道：“这个险值得冒吗？和送死有何分别。”

寇仲晒道：“美人儿师傅你看我们是肯眼白白去送死的傻瓜吗？乖乖的回巴陵等待我们的捷音吧！”

云玉真咬着下唇坚决地道：“你不走，我也不走。”

卜天志露出奇怪的神色，瞧了自己的帮主一眼后，才道：“两位公子不若把计划说出来，假若帮主认为可行，而她又知道离开会有利两位的行动，说不定使肯先一步离开。”

这番话合情合理，寇仲叹了一口气道：“原因很简单，就是任少名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内。”

徐子陵接口道：“就算他真的顾忌我们，也绝不想让别人知道，又或让手下晓得。”

所以他必会装作丝毫不会介意的仍到春在楼去找霍琪。”

寇仲笑道：“当然啦！就算他和霍琪上床，亦必会把那对流星锤塞在枕底，哈！这样的枕头倒是怎么睡呢？”

徐子陵不理众人有何反应，续下去道：“在刺杀行动前，牛叔那方的人必须全体离开，因为我们必须利用现在的身分行事。”

香玉山皱眉道：“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恶憎艳尼必会贴身保护主子，你们就算有下手的机会，也绝伤不了任少名半根毫毛。”

牛方才亦点头道：“任少名的手下更会大幅加强保安，这情况下，恐怕你们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

寇仲苦笑道：“若非事情凶险至此，我们怎须费尽唇舌劝你们先走一步呢？”徐子陵道：“只有全无后顾之忧，我们得手后才可有机会逃命。”

寇仲一唱一和的道：“别忘了我们是逃生的顶尖高手，否则已不能坐在这里劝你们好好合作了。”

卜天志同意道：“我们明白了。”

转向香玉山和云玉真道：“我们不若移到上游等待两位公子，只要他们能回到船来，就可安然离去了。”

云玉真无奈下怏怏道：“你们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的。”

言罢愤然回房去了。

香玉山失去了云玉真的支持，亦只好屈服。商量的事情的细节后，各人才回房休息。

寇仲追着徐子陵入房，搭着他肩头笑道：“你那一掌是怎么弄出来的，吓得整个大堂的人都溜了。”

徐子陵思索道：“这事真奇怪，就像当年在学艺滩那无意的一击，事前想不到，事后怎也难以重复；可能我们仍有潜力未发挥出来。”

寇仲叹道：“你与风湿寒对站作势时亦非常精采，哼！看那臭公主和跋小子还敢否小觑我两兄弟。”

徐子陵奋然道：“终有一天我会击倒风湿寒的。”

寇仲奇道：“你少有这么着重胜败的。为何对跋锋寒却是例外？”

徐子陵坐了下来，沉吟道：“或者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玩弄瑜姨的感情吧！”

寇仲在他对面坐下，俯前低声问道：“真半点都与单琬晶没关系吗？”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当然没有关系，我从来不把她放在心上。”

寇仲挨往椅背去，以手拍额道：“臭公主若听到你这句话，必会伤心欲绝。她对你可是爱恨难分，否则就不会硬插到你两人中间，好迫跋锋寒鸣金收兵。”

徐子陵有点心烦地道：“夜了！我们都该休息哩。”

寇仲无奈地起身离开，到了门前转身道：“小陵！我真的很感谢你，若

非你肯留下对付任少名，我就只有随大队回去一途，那将成为一个永不能弥补的遗憾。”这才推门去了。

徐子陵弹灭灯火，整个人融入了房内的黑暗去。

蹄声不断从街外传来。

明晚此刻，他们是否仍能好好的活着呢？

第一章 计划周详

次日城内的气氛仍然非常紧张，街上时见铁骑会的战士和林士宏的楚军策骑来回巡遛。

幸好牛方才与把守城门的将领关系良好，故云玉真、香玉山等一众才能无惊无险的离城登船，使寇仲和徐子陵松了一口气。

牛方才回来后，取出九江城的形势图，向两人细说其详，道：“九江处于南北方交通的中心，由南往北的旅人，多从水路乘船至此舍舟登陆，取道北上，故城北的石码头有南船北马之誉，非常兴旺。”

寇仲道：“今趟林士宏和任少名大事张扬在九江结盟的事，正是含有同时向南北诸雄展示实力之意。唉！争天下真非简单的事。”

牛方才续道：“九江南连洞庭，北系大江，水道纵横贯穿，主要部分是旧城区，城墙高十五丈，设四座城门和三道水门。我这兴发隆和春在楼都是在旧城区内，只不过一南一北，分处北门大街和南门大街之端，而两条大街则被位于城心的院署‘镇江楼’分隔了。”

徐子陵道：“十五丈那么高的墙，得靠勾索一类的辅助工具才可攀过去。”

寇仲道：“或者可考虑从水道溜走。”

牛方才道：“水道口有双重的钢闸，非常牢固。兼且三个水道口均特别设有监察的岗哨和定时有人巡逻，想预先破坏亦难以实行。”

徐子陵问道：“牛叔知否城军巡逻的时间和岗哨更换的时刻呢？”

牛方才欣然答道：“这正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全部有纪录，他们共有十个不同时间表，每五日换一次，周而复始。”

寇仲双目亮了起来，道：“只要我们准确掌握更班和巡逻的时间来进行刺杀行动，便可在敌人发现前，破闸而出，但这当然须有特别的工具了。”

牛方才皱眉道：“但那定会惊动哨岗的守卫的。”

寇仲道：“那就顺手干掉他们好了。”

牛方才苦笑道：“哨岗在城墙之上，若能到达那里，不如翻墙逃走好了。可是城墙和最接近的房子最少也有二十丈的距离，两位公子若现身在这范围内，立即会给发觉，只要他们居高临下向两位放箭，已极难应付。”

徐子陵道：“这个倒不成问题，我们可长时间在水底不用换气，就索性由水道潜过去，在水底破闸而出好了。”

牛方才同意道：“若两位确有这种通天的潜水能耐，确是可行之计，因为敌人怎都想不到你们可长时间藏在水内。”

旋又叹了一口气道：“但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接近任少名所在的春园而不被发觉。这当然是假定任少名今晚到那里去找霍琪哩！”

寇仲沉声道：“我们就在他赴春在楼途中下手好了。”

牛方才摇头道：“任少名因残忍好杀，致仇家极多，所以从不采取相同的路线到某一地点去，此法绝难实行。”

寇仲灵光一闪道：“春在楼外不是有几颗老榕树吗？我们便在树上来个荡千秋，借力越过那三十丈许的距离，来到香园的瓦背上。唉！不过逃走就非那般容易了。”

徐子陵淡淡道：“世上总难有两全其美的事嘛！”

寇仲掏出春在楼那张图轴，在桌面摊开，先指着春园外西南面的一棵大树，接着指头移到靠北照比例该是五丈许外的另一棵树。兴奋地道：“假设我们能在这两棵树的树顶处系上一条又有弹性又有弹力的索子，逃走时借力弹起，噢！我的天，再假若我们能多布下这么样的几条高空借力索，不是可来去如飞吗？只是唯一要担心就是会给敌人先一步察觉。”

牛方才动容道：“这确是妙想天开但又切实可行的方法，索子由我想办法，只要两头绑上包了布的铁钩，又染为黑色，加上远离地面，希望没有人能发现。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可瞒过敌人的耳目去作这些布置，还有就是两位公子能否毫厘不差的认准落脚点呢？”

寇仲道：“这两个问题由我们去担心好了。”霍地起立，大笑道：“我们先去察看场地，任少名今晚除非不去春在楼，若去了必然没命离开。”

寇仲和徐子陵在酒楼二楼靠窗的一张桌子坐下，目光同时投往窗外。

入目首先是可容五乘马车同时来往的宽敞街道，然后是面对酒楼正门的一排商店，占了五间是药店，可见由于九江一向多富豪，故有动辄倚赖药物的风气。

其它还有粮行、油坊、布行、杂货店等等。

道旁每隔七、八丈，就植有大树，遮道成荫。

朝南望去，刚好可见到春在楼后院东北角的高墙，墙后林木间一片片的青瓦屋顶，形制宽宏，颇有气势。

院内青翠苍翠的榆槐老榕，茂叶在清风中娉娉响着，似一点不知道今晚即将发生牵涉到天下形势的生死之争。

寇仲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道：“我们先在街道这边的大树安装一号借力索，到了另一边街的树顶处时，才安装可使我们弹进院内的二号索，如此只需几个起落就可到达春园，走时依循原路离去便成了。”

这时伙计捧来面点，寇仲忙乱说他语。

伙计走后，徐子陵边吃面，边道：“我们最好能在任少名抵达前，早一步埋伏在春园外，就不用进屋内动手那么麻烦了，且逃起来也易一点。”

寇仲点头同意，低首专心用，到连汤都喝掉时，忽然沉声道：“假若杀不死任少名，就是我们死，不成功就不走，明白吗？”

徐子陵微笑道：“完全明白。若不立下死志，我们是绝不会成功的。”

寇仲叹了一口气道：“这其实只是我的事，不应把你牵连进去。”

徐子陵苦笑道：“你怎么忽然婆妈起来了？且成功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挑战自然就有压力，以前你试过这么矛盾吗？”

寇仲长长吁出一口气，俯前少许，道：“这将会是我两兄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要的转捩点，倘能成功，立时可把整个南方的形势扭转过来，同时名震天下。唉！但我却知道你对这些根本没有丝毫兴趣，只是为了帮我才甘冒生命之险，你说我能不矛盾吗？”

又颓然挨住椅背去，轻轻道：“只要你一句话，今晚的行动就作罢算了。”

徐子陵淡淡道：“一切依计划而行吧！到了明天，一是任少名横死春园附近，一是双龙帮完蛋了。而第三个可能性只能是任少名根本没有出现。”

两人离开酒楼，沿街朝春在楼的方向走，不觉有任何异样的情况。

寇仲回复了平时的经松，挨着徐子陵笑道：“我没有说错吧！那恶公主对你很有意思哩！”

徐子陵潇洒地耸耸肩道：“你忘了她约了风湿寒到这里来私会吗？她对我的意思就是要宰掉我，故而这意思是不要也罢。”

寇仲哈哈笑道：“女人的心是最难捉摸的。或者她和跋小子好，只是想借他来忘记你，但到见看你时，什么湿湿寒寒都抛到脑后了。”

徐子陵苦笑道：“你倒懂得代人自我陶醉。咦！似乎有人跟着我们呢？”

寇仲亦有所觉，低声道：“你是否说那穿著青衣的小子，在酒楼门外就一直吊着我们。嘿！转左！”

两人左转进入一条横街去，这是次一等的道路，只供人行，高墙深院，巷道幽深，与热闹的大街迥然有异，环境宁静。

寇仲道：“没有跟来！”

徐子陵使了个眼色，两人左右腾跃，分别没入两边院宅的墙内去。

不片晌那青衣人飞掠而至，风声左右响起时，进退路都给寇仲和徐子陵封死了。

后面的寇仲笑道：“这位兄台……”

那人霍地转身，低呼道：“终找到你这两个不知‘死’字怎么写的小子。”竟然是女扮男装的宋家大美人宋玉致。

三人步出小巷，来到一座架设在河上的拱桥，只见河水蜿蜒而至，向春在楼那一方流去。

两岸高低错落的民居鳞次栉比，河边条石砌岸，门前踏级入水，景色甚为别致。

但黏上二撇胡子以添阳刚之气的宋玉致却是脸若寒霜，在桥上停了下来，沉声道：“你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无端端闹得全城都知道你们来刺杀任少名，把我们拟好的计划都给破坏了。”

寇仲微笑道：“不知我们的约定是否还有效呢？宋小姐有否和令尊翁商量过？”

宋玉致别转娇躯，怒气冲冲的低叱道：“商量过有什么用？在如今的情况下，谁都没有机会了。”

徐子陵移到桥栏处，低头凝望河水，只是默默听着背后两人的对答。

寇仲好整以暇道：“只要约定仍然有效就成了。小姐请立即离城，明早保证会有好消息。”

宋玉致没好气的道：“你定是疯了，想死的话不若投河自尽好了。”

寇仲笑嘻嘻的凑到她俏脸近处，涎着那“粗俗不堪”的假脸孔道：“不若再附加一个赌约，假若我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仍能成功，小姐就委身下嫁我寇仲好不？”

宋玉致狠狠瞪了他一眼，嗔道：“你的假肚臍碰着我呢！”

寇仲故意用假肚臍多挤她一下，这才挪开少许，嬉皮笑脸道：“小姐尚未答这有关你终身的问题啊！”

宋玉致苦恼地道：“你这人为何总爱这么纠缠不清的呢？人家不是早告诉你爹已把我许了给人吗？而且我见到你又烦又气，没许人谁都不会看上你，也不回家照照镜子。”

别头朝徐子陵的背脊道：“徐子陵！你也要陪他去发疯么？”

徐子陵淡淡道：“今晚就是任少名的忌辰，宋小姐请立即离城。”

宋玉致对徐子陵的反应大感愕然时，寇仲装出苦脸道：“原来宋小姐移情别恋看上小陵，我寇仲只好宣布退出这场争逐，只求干掉任少名……噢！”

脆声响起，寇仲的脸立时添多了宋玉致纤手的五道指痕，连油粉都给她刮下不少。

宋玉致吃惊道：“你为何不闪避？”

寇仲抚着痛处苦笑道：“我想看看能否给你刮醒，那以后就不用害单思病了。”

宋玉致欲言又止，最后终没说话，别过俏脸往徐子陵瞧去。

徐子陵凝立不动，正瞪着河道转角处一个垂钓的汉子，若有所思。

寇仲见有几个人正朝他们置身的小桥走过来，扯扯宋玉致的衣袖道：“回家再说吧！”

徐子陵忽地微颤道：“我的娘！仲少！钓鱼丝！”

寇仲立即忘了宋玉致，移到徐子陵旁，大喜道：“我们真蠢！这世上还有什么索子比这娘的钓丝更够弹力和能避人耳目呢？沈婆娘那趟就是用超幼钓丝暗算了我们，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时有路人从旁经过，三人都闭口不言。

路人过后，宋玉致一头雾水的道：“你们在说什么？是否真的疯了？”

寇仲这时那还有心情和她缠下去，因为用的若是钓丝，无论白天黑夜，在离地近十丈的高处，一般高手在无心搜寻下绝难察觉。那他们就可趁早做些手脚了，遂笑道：“宋小姐请移玉驾到城外，明天便可能得捷报了！”

宋玉致忍无可忍的道：“不！你们两个立即随我出城。”

寇仲愕然道：“原来宋小姐这么关心我们。”

宋玉致忽然回复了一贯清冷的神态，柔声道：“当然关心呢！若‘杨公宝库’落到任少名和林士宏手内，整个天下都要遭殃。”

寇仲苦笑道：“原来你对我那么好。算了！现在各走各路，但别忘了协议，否则我和你宋家以后都完没了。”

宋玉致声寒如冰的瞧着他道：“你真的要去送死吗？”

寇仲虎目精光电闪，决然道：“正是如此。”

宋玉致淡淡道：“那你们就去死吧！”

就那么拂袖去了。

第二章 网中之鱼

黄昏时分，天色逐渐暗沉下来。

春在楼的高墙内传来一下清脆的鸟鸣声，寇仲看过左右无人，忙以鸟鸣作出回应。

徐子陵翻下墙来，与寇仲掠到远处一道横巷内，才止步道：“一切布置妥当，按计划院内指定的树顶处拉起了五条天蚕钓丝，你那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寇仲得意地道：“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先到今早到过的馆子坐坐，吃少许东西，才依计行事。”

闹哄哄的馆子里，大半都是江湖人物，话题自离不开寇仲、徐子陵和东溟公主昨晚大闹春在楼的事件。

寇仲竖高耳朵细听片晌，眉飞色舞道：“原来我们在江湖上的口碑这么好！”徐子陵沉声道：“过了今晚再说吧！”

寇仲点头道：“我这人就是这样不好，很易得意忘形，是了！不知风湿寒和臭公主躲到哪里去呢？若是躲到一间小房里，臭公主必然贞操不保。”

徐子陵若无其事道：“现在哪还有闲情去想这种事，我反而在担心宋玉致没有知机离城呢！”

寇仲默然半晌，叹道：“看来你真的一点不把单琬晶放在心上，否则听到我这么说，神情怎都该有些不自然的。”

徐子陵笑骂道：“好小子！竟对我也动机心加以试探。时候差不多了，走吧！”

两人结账下楼，踏出街门，同时色变。

只见又大又圆的明月在东方大际刚露出仙姿，夜空万里无云，月色遍洒九江城，与昨夜的层云蔽天，完全是两回事。

寇仲失声道：“糟了！在如此明月当头之下，只要有人抬头赏月，我们就完了。”

徐子陵低声道：“人多耳朵，到别处再说。”

片刻后两人翻入了一户大宅人家的院子里，脱掉外衣伪装，又抹去脸上粉浆，露出真面目，里面穿的都是黑色的紧身夜行衣。

寇仲把先一步藏在那里大刀和鞭子取出来，佩戴好后，才苦笑道：“这叫人算不如天算，怎想得到月儿这么快就钻出来呢？”

徐子陵道：“怨也没用，我们先去看看形势，若明知不可为，只好乖乖由水道离开算了。”

两人窜高伏低，不一会到了刚才那座酒楼的瓦背顶，朝春在楼远眺细察。

寇仲大讶道：“奇怪！为何完全不见明岗暗哨一类的东西呢，难道任少名怕死不敢来了。小陵你有什么感应？”

春在楼后院专用为款待贵宾的十座别院均灯火通明，隐有管弦丝竹之声传来，由于时间尚早，只偶有婢仆在园中走动。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我有不安详的感觉。”

寇仲呆了半晌，低声道：“是否该鸣金收兵呢？”

徐子陵缓缓摇头，虎目射出寇仲从未见过的精芒，平静地道：“假若我们未知虚实就临阵退缩，此事将会在我们的心灵留下难以缝补的缺陷和疤

痕！使我们永远都不能达至登峰造极的武道境界，亦代表了我們仍恐懼死亡。”

寇仲重重吁出一口心中狂涌而來的豪情壯氣，奮然道：“說得好！縱使敵人張開羅網恭候我們兄弟兩人，我們都要深入虎穴去捋任少名的虎須，這就叫置諸死地而後生了。”

徐子陵瞧着那道朝春在樓流去的小河，道：“這道河橫穿春在樓的後院，明眼人都知是潛入春在樓的快捷方式，所以我們絕不可從水里去。”

寇仲嘆道：“問題是任少名來或不來？若來的話，春園附近必是密布高手，既不能從空中去，則只有在地上行，如此實難避免陷入重圍，力戰而亡的結局。”

徐子陵微笑道：“你看到橫系於兩樹間的釣絲嗎？”

寇仲目光落在二十丈許外，春在樓後院外橫跨兩棵老榕頂上的空間，由於受樹蔭月影的影響，運足目力仍難見到自己親手系上的釣絲，遂搖了搖頭。

徐子陵道：“我曾作過試驗，只要你朝上沖去，到近約一丈的距離時，會覺察釣絲微僅可見的反光，便可準確把握到釣絲的位置。”

寇仲慶幸道：“若用的是漆黑的索子，在這樣月色下，必然無所遁形。”

徐子陵冷靜地道：“我們必須改變計劃，就是當肯定任少名到了春園內時，才以雷霆萬鈞之勢，硬闖春園。一擊不中，立即借釣絲遠揚而去。此必大出敵人意料之外，教他們連我們的衫尾都摸不着。”

兩人又研究了硬闖的路线和方法，這才藏好身形，輪流監視春園的情況，靜候‘青蛟’任少名的大駕。

寇仲一邊遙遙觀察漸見熱鬧的春在樓，一邊輕輕道：“我們打一開始就想到洛陽去，可是直至今天仍去不成，今趟返巴陵後，立即就要北上，途中該否到洛陽打個轉呢？”

徐子陵正仰臥背着春在樓那片瓦坡月照不及的暗影里，細數天上的星星，聞言嘆道：“不要過分高估自己的運道，且和氏璧還牽涉到慈航靜齋的尼姑高手，小心吃不完兜着走，那時累及小弟呢。”

寇仲苦惱道：“又給你猜中了，你可否扮蠢一點呢？”

旋又嘆道：“照我看宋玉致對你的印象似乎比對我好多了。嘿！你有沒有興趣。她絕不比單琬晶或沉落雁差吧？”

徐子陵不悅道：“你不知她被爹許了男家嗎？”

寇仲哂道：“老子才不信這一套，天下都可改了，何況只是口頭說說的婚約？不過真奇怪，她怎都該有十八歲，為何仍未過門呢？其中定有點問題。”

徐子陵淡淡道：“你要怎樣就怎樣好了，何用找這麼多借口？”

寇仲忽低呼道：“我的娘！任少名來了。”

徐子陵翻過身來，爬到寇仲身邊，探頭出瓦坡頂，往春在樓春園的方向瞧去。只見人影幢幢，雖看不清楚來者是誰，但總知道是有大人物到了，否則那來這麼多隨從。

十多人魚貫進入春園，只留下四名保鏢模樣的守在門外。

寇仲和徐子陵面面相覷。

難道任少名一點都不怕有人行刺？

寇仲道：“會否是個陷阱呢？不過說不定他真以為我們早溜掉了。”

徐子陵苦笑道：“现在只有求老天爷保佑，去吧！”

两人翻落瓦面，迅若鬼魅的飞身掠上另一座房子，再沿着河旁的草树潜到春在楼的外墙处，舍下面的入水道不入，翻过高墙，落到春在楼后院的花圃处，半点不停留的窜上了附近一棵大树枝叶茂密处，居高临下察看形势。

十座别院均传来欢笑丝竹的声音，隔了一座别院的春园更是特别喧闹。

除了守在正门的四名大汉，春园四周都不觉有护卫保镖。

徐子陵特别再一次点出钓丝的位置，然后道：“我们分头搜索，看看任少名有否派人埋在暗处，然后在春园后那棵大树上碰头，到时再决定怎么下手。”

寇仲点头答应，两人立即分头行事。

一刻钟后，他们先后抵达春园后那株比别院尚要高上丈许的榆树上。

徐子陵叹道：“这是不合常理的，就算任少名不担心，他的手下亦不会这么疏忽的。”

寇仲瞧着下方春园的瓦顶，苦笑道：“我也觉得很不妥当，不过可能任少名根本不把我们或任何人放在心上。若我们这样退兵，说不定错失了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真想先去偷看一下，但定然瞒不过任少名的耳目。”

徐子陵沉声道：“我们分由左右扑入春园去，一见额上纹有青龙的麻脸壮汉，立即扑杀。如若是陷阱，就由前门突围，记着七号救命钓丝就在离大门十五丈处两棵大树之间。”两人下了决心，疾掠而出，无声无息的落到瓦面上，再分左右翻下去，破穿而入。

“砰！砰！”

窗一木扇一碎裂。

两人同时进入春园的大堂里。

刹那间他们的目光遍览全厅，立知中计。

厅堂内正门对着的那一端设有两张台子，坐了十多名大汉，不但见不到长得像‘青蛟’任少名那模样的人，连青楼姑娘和婢子都没有半个，台上放的更非酒菜，而是各式各样的兵器，正严阵以待。

寇仲和徐子陵触地弹起时，敌人已蜂涌扑来。

两人在厅中会合，正想先一步在给敌人缠上前硬闯正门，风声骤响，一朵彩云由正梁处投往两人头顶去，教两人想腾跃而起，亦有所不能。

同一时间春园外亮起了无数火炬，照外面明如白昼，却不闻任何喊叫之声。

只是片刻时间，两人立即由神出鬼没的刺客，变成了网中之鱼，陷身重重围困之内。

尖锐阴寒的气劲，压顶而至。

寇仲大喝一声，大刀朝上擗去。

徐子陵则双掌上托，右掌如举千斤重石，左掌却是飘忽无定，令人生出怪异之极的感觉。

彩云间忽现出一个秃顶的美女，正是‘艳尼’常真。

她那对能勾魂摄魄的大眼睛又黑又亮，娇嫩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如丝的细眉下眼角朝上倾斜，颧高鼻挺，粉红的嘴唇配着整齐的雪白牙齿，

迫人的艳光，像太阳般照耀着两人。

“蓬！”

玉脸隐去，彩云疾压而下。

寇仲但觉长刀刺中处软绵绵无法着力，骇然下抽刀退往大门。

徐子陵带着沉雄掌劲的右掌，亦给对方色彩灿如云霞的长衣化去，反是左掌发出的阴劲与对方硬拚了一记。

阴柔得似有若无，偏又是能夺人魂魄的邪异真气透掌而入，徐子陵骇然下滚倒地上，借翻滚之势消解对方的气劲。

“艳尼”常真亦不好受。

她本丝毫看不起两人，欲一举制胜，岂知两人一寒一热，真气迥然有异，使她化解得非常吃力。

犹好她的‘销魂彩衣’乃师门秘技，不但能千变万化，还最擅化解内家真气，才不致当场受伤。

但与徐子陵左掌的交锋却因同属阴柔，无从化解，遂只好硬拚一记。

常真娇哼一声，整个人往上抛起。

寇仲这时已冲至闭上的大门前，举脚便踢。

“砰！”

木门应脚破开时，四支长矛疾刺而至。外面人影绰绰，且因受火光影响，一时间竟看不清楚外面有多少人。

背后更现警兆。

那是微不可闻的暗器破风之声。

在这一刻，寇仲必须下一个决定，他只可从闯出门外和应付后面射来的暗器两项上选择其一。

只要他略作闪躲，这四名矛手便会拥杀入来，可能使他永远失去了闯到七号钓丝处的唯一机会。

在这一刻，他不但忘了要争霸天下，更忘了保命的问题。暗忖纵是被暗器击杀，在临死前他亦能杀出一条血路，让自己的好兄弟有一线逃走机会。

寇仲一声狂喝，手中长刀涌起千百道精芒，人与刀似若融成一体，速度激增，像箭矢般硬射往快要登上台阶那四名矛手之中。

徐子陵这时滚到寇仲背后，由他的角度看去，正好见到往后抛飞的“艳尼”常真凌空抖手射出一蓬牛毛般的细针，往寇仲后脑项背罩去，有如一群被惹怒了的毒蜂。

本坐在桌旁的十三名大汉，这时亦扑至离他和寇仲不足一丈处，只要略作停留，立即就会给他们缠上，陷入苦战之局。

形势之劣，尚不止于此。

左右两边的窗子，同时有人窜了进来，若留在堂内，必是有死无生之局。

这根本是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敌人似是对他们的行动了若指掌，先扮作各式各样的客人，到了春园附近的别院去，所以春园四周虽看不到伏兵，其实伏兵处处，有起事来便可形成眼下这种包围局势了。

徐子陵弹了起来，两掌一圈，变魔术地把常真射来的牛毛细针全纳入掌间的劲气里，再旋了一个小圈，往外猛推。

牛毛针化作漫空的光点，把扑来的十二名大汉完全笼罩在内。

惨叫声中，众汉仓皇躲闪，狼狈不堪中仍有五人中针倒地。

徐子陵也不知自己为何可变得如此厉害，更无暇多想，疾往后退，到背脊快要贴上杀出门外的寇仲时，左手闪电探出，握着了正攻向寇仲背后的一刀一剑。

内劲狂吐下，那两人喷血飞跌。

他再反手掷出刀剑，刺入了另两个要攻上来的敌人的胸膛里。

他两人终来到春园正门台阶下的空地处，离七号钓丝尚有十三丈的距离。

但那却像是万水千山般的遥远。

敌人从大门蜂拥而出，使他们再无退路。

在无数的火把照跃下，四周是以百计的敌人，使他们陷进一层又一层的重围中，想移进一步，亦要付出移山倒海似的力量。

寇仲每一刀劈出，都用足了劲道，刀过处圈圈芒虹，不是有人应刀跌退，就是把敌人震退。

蓦地一枪一刀，分从左右两侧攻来，都是功力十足，显是敌阵中出类拔萃的好手。

寇仲此时不但忘了生死，心灵亦静若井中之月，可反映出这惨烈战场每一丝的变化。

他迅速判断出在时间上，绝无可能在枪刀触体前，同时把这由两个不同角度攻来的兵器挡开。

换了在平时，仍可借改变位置来应付，但刻下想略移一步都是压力重重，兼且他一闪开后面的徐子陵必然遭殃。

怒哼一声，长刀快逾电闪的斜斜画向敌刀，右肩却使了一下卸劲，一缩一挺。“锵”的一声起处，持刀敌人溅血跌退，寇仲同时亦右肩血溅。

敌抢给他卸得往旁滑开时，还欲迴枪变化，那人已给他侧踢得喷血飞跌。

敌阵立时乱了起来，寇仲见机不可失，人刀合一，疾冲而前。

徐子陵接过了寇仲后方所有攻势，令寇仲全无后顾之忧。

最厉害处，就是每当被敌人反震得气血翻腾，又或后力不继时，只要和寇仲背脊相触，两人的气劲便可互补所需，保持强大的实力。

他把真劲贯注四肢，每碰上敌人兵器，立时借物传力，震得敌人不住跌退，功力稍浅者立即颓然倒地。

这时两柄长矛夹击而来，带起的气旋，使人呼吸不畅，可见来攻者绝非一般庸手。

徐子陵夷然不惧，无视身上的多处伤口，左手翻旋，右手拍击，硬攻入对方矛光潮涌处，手法精妙绝伦。

“啪！”

右手拍中矛尖，那人立往左方倾跌，撞在另一持矛者身上。

徐子陵早抓着被撞者的长矛，同时踢中对方小腹。

两人惨嘶倒地时，徐子陵长矛在手，一边随着寇仲退走，同时长矛发出千万幻影，迫得敌人东倒西歪，露出大片空地。

这时离七号钓丝仍有十丈的距离。

“当！”

一下脆响，震彻全场。

同一刻，徐子陵感到寇仲猛撞在他背上，内劲透体而来。

四周的敌人潮水般往四外退开。

徐子陵运功“代”寇仲化去入体的敌人气劲，又转身运枪，朝迫得寇仲急退的敌人攻去。

“当！”

那人操杖扫枪，硬把徐子陵的长枪荡开，得势下杖影重重压至，迫得两人同时再退半步。

两人心中骇然时，那可怕的敌人竟不乘势进迫，反疾退三步，横杖而立，赫然是个额上戴了个钢箍，高大凶恶，身穿红色僧袍的秃头和尚。

“恶僧”法难。

有他守着逃命之路，他们休想能退到七号钓丝去。

此时十多重的敌人，围成了个大圈，而他们则变成了笼中鸟、网中鱼，全无脱身之法。

冷哼和娇笑声从后传来。

一把妖媚之极的女子声音道：“法难哥儿啊！你这么虎视眈眈，一副要把两个俏哥身儿吞了来吃的样子，教他们怎么回过头来欣赏奴家呢？”

法难的巨目现出笑意，把重铁杖扛在肩上，从一侧绕过寇仲和徐子陵，到了另一边去。

两人缓缓转身，来不及望向艳尼，终于与威震南方，名气仅次于“天刀”宋缺，和林士宏齐名的‘青蛟’任少名，他们此来要刺杀的目标正面对。

第三章 反败为胜

无论任少名身边有多少人，他总会一眼就给辨认出来。

这不单是因他在额上纹了一条张牙舞爪约半个巴掌大的青龙，更因他特异的形相和凌厉的眼神。

任少名的皮肤闪亮着一种独特的古铜色，整个人就像铁铸似的。高度比得上徐子陵和寇仲，配着黑色劲装和白色外袍，对比强烈，显得他格外威武。

他有一个宽宽的密布麻点的脸庞，眼窝深陷，眉棱骨突出，眉毛像两撇浓墨，窄长的眼睛射出可令任何人心寒的残酷和仇恨电芒，冷冷地瞅着徐子陵与寇仲。

他比常人粗壮的大手分垂两边，各提着一个头颅般大而沉重精钢打成的流星锤。

他左边是那艳光四射的“艳尼”常真，右边则是个又高又瘦的文士，脸庞尖窄，配着嘴唇上的胡须，有点像头山羊，但眼睛却明亮冷静。

当恶僧来到常真的身旁时，那高瘦文士首先开腔笑道：“在下崔纪秀，见过徐兄寇兄。”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了个眼色，均心中凛然。

这崔纪秀乃林士宏手下第一谋臣，被林士宏这个楚帝封为国师，向以

智计著称当世，今晚的陷阱，极可能就是由他策划布置的。

果然崔纪秀笑道：“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所以当人人都以为两位知难而退，在下却断定两位必会兵行险着，碰巧竟给在下猜对了。”

“艳尼”常真发出银铃般的娇笑声，美目彩光流溢，扫了两人几遍后才道：“两位哥儿身手不凡，若肯归倾会主，会主必不会薄待两位。”

任少名冷哼一声，悠然道：“若要归顺，必须拿出诚意来。也不用我教你们怎么做吧！”

寇仲道：“可否先让我两兄弟商量一下。”

任少名点头道：“随便！”

寇仲搭着徐子陵肩头，凑到他耳旁轻轻道：“今趟不投降，必然没命。”

口上是这么说，但却暗在他肩上捏了一记，表示是诈语。

徐子陵见任少名全神灌注，会意过来，同时感到寇仲在他肩上暗以手指写了“战”和“钓丝”三个字，忙低声道：“除非他亲手击败我们，否则怎能就这么不战而降呢？”

寇仲点了点头，离开徐子陵，哈哈笑道：“会主若想我们归降，先要击败我们两人，那我兄弟俩立即把‘杨公宝库’的秘密如实奉上。”

整个场地数百人竟是寂然无声，只有火把烧得“僻啪”作响。

任少名嘴角逸出一丝不屑的笑意，看样子得要答应时，崔纪秀插入道：“假若会主分别击败两位，是否又作数呢？”

寇仲心中恨不得打他两拳，故作惊讶道：“我们两个小子乃后生小辈，兼之现在既伤且疲，若对会主单挑独斗，是否有些不尊敬他老人家呢？”

“恶僧”法难把手中长达丈半的巨杖提起少许，再重重顿在地上，不但发出一下闷响，还似令大地亦微见晃动，狂笑道：“就让贫僧来侍候两位小哥儿吧！何用劳烦会主呢？”

徐子陵淡淡道：“假若大师输了，可是等若会主也输了呢？”

法难立时楞住，双目凶光毕现。

任少名再冷哼一声，道：“我若不亲自出手，也难教你两人心服，来吧！”语毕往前跨出。

他踏出第一步时，四周的气氛立时变得肃杀沉重，随着他跨出第二步，一股庞大无匹的凛冽气势，朝寇仲和徐子陵迫涌过来，若换了一般庸手，早便胆战股栗，弃械败走了。

至此寇仲和徐子陵才切身体会到这名震南方的黑道霸主的威势。

围困着寇仲和徐子陵的铁骑会众，自然而然往四面退开，让出更广阔的空间予圈中的决战者。

寇徐两人知道此人性烈如火，跨出第三步时，便立即会发动狂猛攻势。乘机诈作撑不住他的气势侵迫，往后退去，一刀一枪，虚晃作势。

后方的人怎知他们意在七丈许外横过空中的钓丝；更怕殃及池鱼，退后再多让出三丈许的空间。

只要多移后四丈，就可抵达钓丝的下方了。

两人心中这时只想到溜之夭夭。

此消彼长下，任少名气势骤盛，健腕一抖，两个流星锤化成无数反映火炬光芒的红芒，像蜂飞蝶舞般，震慑全场。

寇仲和徐子陵见到任少名的功夫，才明白为何宋玉致会说他们不知天高地厚。能把沉重的流星锤舞得这么出神入化，乃他们事前从未曾想象过的。

惊人的压力并非只来自任少名所在的前方，而似是由四方八面挤压而来。

更使人震骇的是任少名借火光的反映，自己就若忽然隐了形般，躲在芒影的某处。

两人进退不得，更不要说什么超越棋盘的弈剑之术了。兼之此时乃力战之后，使不出平时的一半功力。

蓦地其中一团芒影，挟着劲厉的风声猛撞往寇仲左肩处。

这时寇仲方才惊觉，大喝一声，挥刀挡格。

当的一声大响，寇仲踉跄侧撞到旁边的徐子陵身上。

芒影散去，露出状似魔神的任少名，左右两个流星锤，又奔雷掣电的直往失了脚步的寇仲推去。

狂猛的气流，迫得数丈外的旁观者亦要后撤，首当其冲的寇仲和徐子陵，苦况更是可想而知。

任少名不惜损耗真力，凭气劲把两人压制得动弹不得，正是要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好在手下面前立威。但使他吃惊的是两人在力战之后，仍能有此强撑的韧力。现在见寇仲败势已成，那肯错过机会，立以雷霆万钧之势，准备一举把两人制着。他这记双锤出击，乍看似是要同时击杀两人，事实上却颇有分寸，刚中含柔，可点对方穴道。

寇仲猛撞在徐子陵身上，后者却出乎包括任少名在内的所有人意料之外，虎躯一挺，硬把寇仲反撞得往任少名双锤迎去。

任少名大感愕然时，寇仲已得徐子陵补充真气，不但气血回复畅顺，还趁任少名愕然间露出那一丝空隙，挥刀劈入，快得没有人能瞧得清楚。

任少名疾退半步，闷哼一声，流星锤左右合拢，准确无误地把他长刀夹在锤间，反应之快，教人叹为观止。

“啪！”

长刀中分折断。

寇仲骇然提着断刀后退时，流星锤化作漫天芒影，铺天盖地朝他罩来。

他暗叫娘时，徐子陵的长枪由他腋下穿出，疾射往芒影的核心处。

芒影散去。

以任少名之能，亦被这奇招迫退两步，破解了他排山倒海的攻势。

“当！”

右手流星锤侧撞枪头，震得长枪荡了开去。

徐子陵给他震得手臂酸麻时，寇仲弃下断刀，接过长枪，大喝一声，变化出千万道光影，罩往任少名，大有横扫千军之概。

任得这铁骑会主想破脑袋，也不能明白寇仲接了他全力一击后，为何反能悍狠尤胜刚才，对他发动这么剧烈的攻势。

任少名的气势不由窒了一窒，只好一个旋身，竟闪入寇仲枪影里，流星锤以快打快，迎上寇仲的枪锋。

寇仲的枪法立变得无法开展，改而手执枪柄正中，以枪锋和尾左右挡击对方愈趋凌厉的流星锤。

两人使到急处，只见锤影枪影翻腾不休，内中两条人影免起鹞落，作动辄可立判生死的埋身搏斗。

徐子陵这时飞临任少名头顶之上，他清楚把握到寇仲已是强弩之末，那敢迟疑，把逃走之念完全排出脑海之内，冷喝一声，两手疾往任少名头盖

抓下去。

旁观的数百人直到此刻都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更不要说呐喊喝采，全场静得不合常理。

“当！”

长枪在寇仲手中断作两截，持枪的寇仲鲜血狂喷，却在流星锤触体前游鱼般往外移开，使任少名以为万无一失的一锤点在空处。

任少名这才低马坐股，两锤迎上头顶徐子陵的双掌。

“蓬！蓬！”

徐子陵整个人被反震得抛往明月映照的虚空去。

寇仲跌出了三丈有多，累得旁观者纷纷后退。

可在他脚步尚未站稳时，突然冲天而起，双掌追上徐子陵那在空中抛掷的身体，运劲猛托，同时狂喝道：“小陵走！”

任少名一声长笑，先弹上半空，再疾往两人横移过去。

徐子陵反手一把扯着寇仲的衣领，拉得他和自己一起更升高两丈，再把他往外抛去。

众人见两人败局已定，还想逃走，均纷纷发出嘲笑和辱骂的喝倒采声。

包围网往四外扩大，一副猫儿戏鼠的格局。想看看任少名如何玩弄他们。

任少名后发先至，追到两人身后丈许处，顺手先把流星锤插回背上，再探手往两人抓去。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忽然在虚空中的寇仲和徐子陵分了开来，还停顿了刹那的光景。

任少名不禁大为惊异，因他已感到自己再难在半空停留和发力，但对方却似能凌空稳住身子，还可借力反弹，当他正为跟前异状震骇得魂飞魄散之时，两人劲箭般倒射回来。

地面众人亦齐声惊叫，但已无从阻止即将发生的事。

这时任少名一口真气已尽，再无法变招抗敌，而对方却能全力出手，此消彼长下，相差岂可以里计。

“蓬！蓬！”

任少名分别架着了寇仲的一拳和徐子陵的一掌，正要借力退避时，脖子竟给一条软鞭由背后绕来捆个结实，欲退无从。

然后头顶剧痛，被徐子陵戳指刺中天灵重穴。

“砰！”

寇仲换气旋身，在他连鞭抛飞前踢中他胸口。任少名胸骨尽碎，鲜血狂喷。

法难、常真、崔纪秀等大骇掠至时，两人借击中任少名的反震之力，再往上腾升，足尖又点在钓丝处，大鸟般冲天而起，往八丈外另一根钓丝落去。

“蓬！”

任少名的尸身重重掉到地上。

寇仲和徐子陵从大江爬上岸近时，离开九江足有十里之遥。

此刻天尚未亮，但两人均筋疲力尽，伏在岸边的泥阜处，动弹不得。

寇仲喘着气呻吟道：“终于干掉任小子了，唉！他真厉害，恐怕风湿寒都杀不了他。”

但却……噢！”

徐子陵勉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把脸贴回泥淖里，辛苦地道：“你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狼狈样子多么可笑，痛吗？”

寇仲喘息道：“不笑就没有事，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都给我们刺蛟成功。哈！哎哟！”

寇仲歇了半晌后，又道：“横竖要到洛阳去，不若顺道宰了宇文文化骨，好为娘报仇。”

徐子陵叹道：“千万莫要得意忘形，今趟能杀死任少名，是有点幸运的成分。可能因他多行不义，终于恶贯满盈。而宇文文化骨虽时运不佳，受挫失利，但怎都有宇文阔在背后撑腰，宇文伤更是与‘天刀’宋缺齐名的宗师级武学巨匠，仲少你还是专心去争你的天下吧！”

寇仲默然片刻后，沉声道：“但我怎可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呢？”

徐子陵道：“一切都待找到‘杨公宝库’再说吧！咦！有船驰来呢！”

一艘中型风帆，出现在下游弯角处，迅速驶至。

寇仲极目望去，喜道：“看到吗？船上插着宋阔的旗帜，定是宋玉致来找我们。”

徐子陵沉声道：“我们功力未复前，不宜与任何人碰头。”

寇仲点头同意，与徐子陵爬到一堆乱石里，硬着心肠任那艘船来了又去了。

到天明时，两人凭着互补真气的奇功，恢复了八、九成的功力，又到江里洗澡，虽仍是衣衫破烂，但丝毫不能影响他们各有自己风采的体型外貌。

他们就近摘了些野果充饥后，展开身法，朝与香玉山约定的那河弯赶去。

当两人奔上一座山丘的高处时，立时受到四周美景吸引，停了下来。

天上白云冉冉，左下方长江冲奔而来，江水粼粼，对岸的山峦反映着日光，右方土地开阔平坦，一个小村庄点缀其上，阡陌交错，被翠色浓重的群山环绕作衬。在一片恬静中惟只江水滔滔，澎湃奔流。

寇仲涌起像大江般奔腾不止的豪情壮志，大喊道：“寇仲来了！”

回音在两岸间飘荡轰鸣。

徐子陵亦感胸怀开阔，自昏君被杀，他们逃离江都后，尚是首次感到这种海阔天空，任我翱翔的动人感觉。

寇仲重重吁出一口紧压胸口，令他血脉沸腾的豪情壮气，徐徐道：“从今天开始，天下再没有人敢小觑我两兄弟，谁要这么做，最后都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徐子陵的心情亦出奇地好，笑道：“这话仍是言之过早，我们是靠联手之力，又因预作布置，才能干掉任少名。应该说下次若再有人来对付我们时，就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会教我们更难应付。”

寇仲伸了个懒腰，道：“我现在最怕是没有人来供我们磨练。嘿！你在看什么？”

徐子陵回头凝望九江城的方向，道：“你看不到扬起的尘头吗？说不定是追兵赶来呢。”

寇仲怪叫一声，领头冲下山坡去了。

第四章 地刀宋智

寇仲瞧着从上游驶来的风帆，截停徐子陵道：“你看这艘像不像昨晚那艘挂着宋阙旗帜的船儿，现在只是那旗子给除下了。”

徐子陵淡淡道：“想知道还不容易。”忽然跳上靠岸的一方大石，运气叫道：“请问宋小姐在船上吗？”

声音朝着逐接近的风帆远远传去。

寇仲愕然抬头，难以相信地瞧着高踞石上的徐子陵，大惑不解道：“你不是很反对我接近宋玉致吗？为何今天一反常态，积极到这等骇人的地步。”

徐子陵露出个真挚的动人笑容，油然道：“你根本早就认出是昨晚那艘船，仍要装模作样，所以无论我说什么，你总有方法作出我现在所做的事。所以小弟索性成全你好了。够兄弟了吧！”

寇仲捧腹笑道：“你够风趣才真。这么来耍我，哈！笑死我了！”

两人先后落到甲板上去，宋玉致冷冷瞧着他们，檀口微张道：“掉头回航！”站在她身后的宋爽忙发出命令。

风帆上的水手立即忙碌起来。

寇仲欠身施礼道：“宋小姐在大江上来回奔波，不知是否为了我两兄弟呢？”宋玉致冷冷瞪了他好一会，忽然摇头叹道：“你们怎能办得到的呢？”

徐子陵淡淡道：“小姐的消息真灵通。”

宋玉致没好气的道：“除非又聋又盲，才会不知道，任少名之死令整个九江大乱起来，没有人能控制得住。铁骑会正将怒火发泄在城内的武林人物身上，死了很多人，听说楚军亦正和铁骑会冲突火并呢。”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面面相觑，暗忖那岂非连累了很多人。

宋玉致见座驾船成功掉头，逆流而上，柔声道：“两位公子请赏面进内用点酒菜好吗？”

两人进入窄小至只容放下一张圆桌和十多张椅子的小舱厅，立时愕然。

对着舱门那边挤了七、八个人，只其中一人四平八稳的坐着，显是最有身分地位。

此人年在四十许间，身材修长，肤白如雪，瘦窄的脸庞上有一双满载幽郁但却机灵智能的眼睛，加上一张多情善感的嘴和五缕长须，这一身文士装束、风度翩翩的男子，十足诸葛武侯再世下凡。

见到两人进来，他长身而起，微笑道：“在下宋智，欢迎两位公子大驾光临，请坐！”

竟是宋阙的第二号人物“地刀”宋智！寇仲回过神来，施礼笑道：“原来是宋二爷来了。”

宋智欣然道：“坐下再谈。”

寇仲和徐子陵坐好后，宋智这才入座，其它宋阀高手都站到宋智椅后，只有宋玉致和宋爽立在两人的一方。

徐子陵尴尬道：“宋小姐等为何不坐下来呢？”

宋智从容笑道：“有老夫代表他们坐下来嘛！两位公子今趟能在铁骑会高手如云的重重围困中，巧施妙计，斗智斗力，击杀任少名，此战必然轰传天下。不过愈出名烦恼愈多，未知两位公子对日后有何打算呢？”

两人见宋智对当时的情况如若目睹，心中凛然，知他必有眼线布在铁骑会内。宋智又道：“有一事未知两位是否早已知晓，任少名实是铁勒“大盗”曲傲的儿子，此人横行西疆，无人能制，论威望仅次于武尊毕玄，但残忍好杀处，毕玄却要瞠乎其后。”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错愕。

曲傲之名，他们是当日偷听宋玉致和沉落雁的对话得来的。宋玉致还向沉落雁强调曲傲和杜伏威暗中勾结，对付李密。想不到他竟与任少名是父子关系。

不过他们却丝毫不惧。

寇仲耸肩道：“打算非是没有，但宋二爷却可能听不入耳，因为我兄弟只打算把一批盐货运到关中缺盐之地，狠狠赚他娘的一大笔。”

听到寇仲又说粗话，宋玉致表面虽大皱眉头，但芳心中却涌起亲切而难以形容的刺激感。

宋智默然片晌，忽然仰头一阵长笑，瞧往窗外阳光漫天的河岸，含笑不语好一会后，目光才再次落在两人身上，哑然笑道：“两位公子是否不把我宋智当作朋友了呢？”

寇仲身后的宋玉致带点不屑地道：“我早说过这人没半句真话哩！”

宋智颇感奇怪地瞥了侄女一眼，才正容道：“若两位公子志只于此，便既不会刺杀任少名，更要以此来作交换桂锡良当上帮主的条件。老夫说错了吗？”

寇仲若无其事道：“宋二爷怎会看错，不过我说的亦是真话。”

徐子陵接口道：“这趟运盐到关中，实是我兄弟俩的一个心愿，好磨练下自己。”

宋智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轻经道：“‘杨公宝库’是否在关中呢？”

两人更是心中暗凛，这宋智不愧宋阀的智囊，竟把事实推测了七、八成出来。寇仲叹道：“二爷真厉害！”

宋智淡然道：“为何不索性做大一点？”

寇仲不解道：“怎样才能做大点呢？”

宋智微笑道：“无论两位要多少盐货，我们也可供应。”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了眼色后，摇头道：“我两兄弟最怕受人管束。”

宋智截断他道：“两位不是怕受人管束，而是不想屈于人下，我宋智若看不通此点，今天亦不会说出这番话来。”

宋玉致接着道：“二叔啊！玉致早说过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的了！”

宋智笑道：“玉致勿要说意气话，谁能杀死任少名，谁就有资格像寇小兄和徐小兄般说话。”

再凝视寇仲一眼才燃须微笑道：“现在南方形势已因任少名之死扭转过

来，环顾群雄，只有林士宏和萧铄尚可与我家一争短长，两位若有志于天下，何不谈谈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呢？”

寇仲和徐子陵都升起奇异的感觉，感受到击杀任少名后的风光。否则凭什么和这宋阙的第二把交椅人物平起平坐，更遑论高谈合作了。

寇仲沉吟片时，点头道：“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我们才能真的同心协力，就是贵阙主能把玉致小姐许配与我寇仲。”

一直没有作声的其它宋阙高手齐感愕然，宋玉致更“啊”的一声娇呼，霞生玉颊，喜怒难分。

只有宋智冷静沉着如故，盯了寇仲好一会后，哑然失笑道：“寇小兄的野心真不少，打的更是如意算盘。”

徐子陵平静无波，令人一点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

寇仲却是面无愧色，油然道：“聘礼就是‘杨公宝库’。”

宋玉致差点想当场捏死寇仲，尖叫道：“不！我不会嫁他！”

宋爽最疼宋玉致，忍不住插入道：“玉致早给定下亲事呢！”

宋智举手阻止两人说下去，瞧瞧寇仲，又看看高深莫测的徐子陵，点头道：“寇小兄确是争天下的人材，若我宋阙当面错过，家兄必会怪责。”

宋玉致剧震道：“二叔！”

宋智向她微笑道：“‘杨公宝库’仍是遥不可及的事。何况此事必须尔父点头才行，玉致何用惊惶？”

寇仲欣然道：“宋小姐安心好了。异日只要你亲口说个‘不’字，我寇仲怎会厚颜相强呢？”

其它人无不点头称许，欣赏寇仲的心胸风度。

只有宋玉致紧抿芳唇，但亦没有再出言反对。

宋智笑道：“事情就这么大致决定，两位小兄须否我们的协助呢？”

寇仲摇头拒绝，压低声音道：“二爷大可考虑与萧铄结盟，那林士宏便当腹背受敌，难有作为了。”

宋阙方面的人无不动容。

宋智双目精芒电闪，好一会后才道：“我们一向和巴陵帮河水不犯井水，但也没有什么交情，这么……”

寇仲笑道：“这可由我两个负责穿针引线，现在我们即返回巴陵，无论萧当家意下如何，我们亦可教二爷知晓。”

宋智呵呵笑道：“和两位小兄说话，快人快语，实是痛快淋漓，不若就由玉致陪两位一道回去，看看萧当家的意思好了。”

宋玉致抗议道：“二叔！”

宋智微笑道：“此事关系重大，玉致乃最适合的人选，更可表示我宋家的诚意。”

宋玉致狠狠瞪了寇仲一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玉致领命！”

三人登岸后，朝与香玉山等约定的泊船处赶去。

宋玉致故意堕在后方，不与两人一道走。半个时辰后，巨鯤帮那两艘船出现在山坡下方处，寇仲倏地停止，累得宋玉致差点撞到他宽背上去。

徐子陵则毫不停留朝下掠去。

宋玉致在他后侧皱眉道：“你干吗要停下呢？”

寇仲凝望下方，沉声道：“你看到船桅上挂的红白旗吗？那代表有敌人在船上，但船上的人仍然安好。”

宋玉致瞧着下方林岸处冒起的船桅和飘扬的红白旗，色变道：“那为何你让徐子陵一个人去冒险呢？”

寇仲微笑道：“首先小陵有独自应付任何危险的能力，其次是我方的人仍能自由行动，可见事情非是十分险恶。”

宋玉致不悦道：“但我们呆站在这里不是浪费时间吗？”

寇仲别过头笑嘻嘻道：“只要有宋小姐陪我，就不会有浪宝时间的问题。”

宋玉致俏脸微红，狠狠道：“寇仲你记着，就算爹和二叔答应了，我宋玉致也绝不会嫁给你的。你这人根本没有半分诚意。”

寇仲淡淡道：“假设我有诚意，小姐是否会回心转意？”

宋玉致装出个没眼看他的娇俏表情，故作漫不经心的道：“若要你这人有诚意，太阳也会从西方升起来哩！”

寇仲这时听到徐子陵发出的三声连续鸟鸣，道：“来吧！宋小姐是注定了要跟着我寇某人的。”

不待她反责，往下掠去。

在战船的甲板上，一边是香玉山、云玉真、卜天志、陈老谋等人，另一边却是突厥年青一代最超卓的高手跋锋寒和东溟派的新主子东溟公主单琬晶。

看双方的神态，显然尚未动过手。

跋单两人的武功虽胜过香玉山等人，但香玉山方面却是人多势众，亦非是易与。

寇仲和徐子陵领着宋玉致掠上甲板，加入香玉山的阵营后，跋锋寒和单琬晶立成弱方，但两人却不露半点不安神色。

跋锋寒看到风姿独特的宋玉致，双目一亮，笑道：“这位姑娘是……”

单琬晶接口道：“原来是宋家小姐玉致，不知为何会和这两个小贼一道回来呢？”

宋玉致与单琬晶显然相识，淡淡道：“公主若要和这两个小……嘿！小子过招，切勿把玉致算在其内，我宋家是不会管你们的事的。”

香玉山和云玉真等都大感不解，弄不清楚宋玉致和他们间的关系。

云玉真不知是否生出妒意，故意挨到寇仲身旁，亲热地凑在他耳边道：“你们竟真的杀了任少名，多么教人难以相信啊！这对狗男女比你们早半个时辰来了，坚持要等待你们。”

寇仲点了点头，向跋锋寒哈哈笑道：“跋兄的武功比任少名如何呢？”

跋锋寒淡淡笑道：“未动过手，怎知高低。今趟专诚在此恭候两位大驾，正是要弄清楚谁高谁低的问题。”

宋玉致这才知道他是跋锋寒，不由仔细打量起他来。只觉他无论外型风度，均不逊于寇仲和徐子陵，锋芒露得来不但不惹人厌，还平添一种非常吸引人的魅力。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和跋兄从来没有过什么真正的过节，何用动辄生死相拚。但我们并非怕了跋兄，只是生出惺惺相惜的敬重之心吧了！”

跋锋寒想不到他说话如此得体，愣了片刻，苦笑道：“我虽和寇兄徐兄没有甚么过节，但可惜跋某的两位红颜知己都欲杀两位而甘心，跋某岂能袖手旁观？”

寇仲微笑道：“跋兄若真能袖手旁观，事情自可迎刃而解，不信吗？哈！让我做个试验你看，小陵！站出来让公主把你杀了吧！切勿还手。”

一直没有作声的单琬晶勃然大怒道：“寇仲你先滚出来受死，看我敢否杀你。”

寇仲哈哈笑道：“各位看吧！公主若非下不了手杀小陵，何用找我仲少来代替呢？”

“锵！”

单琬晶拔出佩剑，踏前两步，脸寒如冰的以剑尖遥指两人道：“都给我滚出来，我宰掉你两个小贼，更不需人帮手。”

香玉山肃容道：“公主务请三思，一旦有人流血，势将结下难以解开的仇怨，以致纠缠不休。”

单琬晶冷冷道：“这是我与他们两人间的事，外人最好不要插手。”

云玉真娇笑道：“跋锋寒算是外人吗？”

单琬晶斩钉截铁道：“他也不会插手。”

跋锋寒洒脱地坐在船栏处，好整以暇道：“我仍是那两句老话，如是一对一的公平比拚，跋某绝不干涉。”

寇仲苦笑道：“公主明知我们不愿伤你，这可不公平得很哩！小陵！你去打头阵吧！”

徐子陵大步踏出，来到单琬晶身前半丈许处，平静地道：“公主请赐招！”

单琬晶美目射出无比复杂的神色，凝视了徐子陵片刻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忽地玉手一挥，蓦然间化出千万道光影，剑气弥漫，把徐子陵完全笼罩在内。

众人早知她剑法高明，但仍想不到如此惊人。

徐子陵看着她的剑锋化作一点寒星，当胸奔至，竟仍没有任何反应动作。

寇仲双眉上扬，眼睛射出凌厉的神色，不瞧徐子陵的情况，只狠狠盯着单琬晶平静得骇人的眼睛。

只有他才明白徐子陵正以生命作豪赌，好化解这段纠缠不清的仇怨。

跋锋寒亦露出讶异之色，手按到刀柄去，只不知他是要阻止这事的发，还是在防止寇仲等旁观者出手。

香玉山、云玉真、卜天志、宋玉致等却同时色变，但事情来得太快了，连惊呼都不及时，单琬晶的剑尖离徐子陵胸口只有一寸。

寇仲微微俯前，双目电光闪射，只要单琬晶这剑真的透徐子陵胸口而入，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将单琬晶扑杀。

跋锋寒的目光凝定在寇仲身上，亦是蓄势以待。

剑气催得徐子陵破烂的衣衫往后狂扬，可是他昂然立在那里，一对虎目闪烁着神圣而秘不可测的光辉，脸容静若不波古井，一点不把这决定他生死的一剑放在心上，连眉头都不皱半下。

就在决定生死的一刻，单琬晶的眼神终于出现变化。

那是既苦恼又愤怒的微妙表情。

剑气倏收，锋尖斜斜朝上滑去三寸。

利刃刺入徐子陵左肋。

徐子陵清楚感到剑锋及骨而止，然后单琬晶抽剑疾退。

鲜血狂涌而出，但徐子陵仍是稳立如山，没晃动少许。

到这时仍没有人惊叫作声，两条船上百多人都似变了哑巴。

寇仲松了一口气。

跋锋寒目光回到徐子陵身上，眼内先闪过赞赏的眼色，接着是一现即消的凶厉杀机。

单琬晶退到船头尽处，低头察看染到剑锋上的徐子陵鲜血，铁青着脸颤声道：“徐子陵！为何不还手？”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运功收止伤口流出的鲜血，柔声道：“公主的气消了点吧！”

单琬晶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抬头瞧着徐子陵，缓缓摇头道：“气是永不会消的，但偷盗账簿一事就此作罢。”

腾身一个空翻，消失在岸旁的密林里，最出奇是没有招呼跋锋寒一道走。

众人的目光落在有点尴尬的跋锋寒身上。

云玉真惊魂甫定，娇喝道：“公主走了，跋公子还不走吗？”

跋锋寒摇头苦笑：“变了心的女人，有什么好追呢？”

身形闪了闪，就像忽然消失了般的离开了。

第五章 长江夜话

黄昏时分，战船从河弯驶出，进入长江，逆流往巴陵开去，而货船亦沿河北上。

寇仲推门进入徐子陵房内时，后者正调气运息，除脸色仍有点失血后的苍白外，一点不像刚捱过一剑的样子。

两人坐到窗旁的两张椅子上。

寇仲叹道：“小陵你的确胆子真大。当时我真怕她收不住手，要了你的命，事后想起亦要冒一身冷汗。”

徐子陵苦笑道：“这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否则她怎么下台？拚将起来，谁伤了都不好。”

寇仲露出思索的神色，徐徐道：“任少名之死，不但改变了南方的形势，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更使我们成为众矢之的。虽说以前一向如此，但现在我们的情况会更凶险。”

顿了顿续道：“有两人我们必须倍加提防，猜到我是想说谁吗？”

徐子陵沉吟道：“其中一个是否跋锋寒呢？当单琬晶放过我时，我感到他对我动了杀机。另一个该是铁勒大盗曲傲吧？”

寇仲道：“若说的是曲傲，哪用你来猜。我想说的是杨虚彦，他要刺杀香小子，摆明在帮林士宏和任少名，现在反给我们宰掉了任少名，他不来寻我们的晦气才怪。”

徐子陵瞧往窗外月照下的江岸，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似欲把所有烦恼挥走的样子。

寇仲试探地道：“连跋锋寒都看出恶公主对你是有意思了。”

徐子陵心不在焉地答道：“有意思又怎样。东溟派最多怪规矩，公主早定了驸马爷。

更重要是我根本不想娶妻生子，只希望能自由自在的度过这一生算了，亦不像你般胸怀大志，什么救世济民的。”

寇仲苦恼道：“又来耍我了。”

徐子陵正容道：“我说的只是事实，在策略上，若你能娶得宋玉致，确是上上之着。”

寇仲仰望舱顶，眼中射出憧憬的神色，旋又抹上一层茫然之色，梦呓般道：“无可否认她有很吸引我的地方，但我总不能像对李秀宁般待她，那是一种梦萦魂牵，令人夜不能寐的感情，既痛苦又快乐。唉！是否因我受到李秀宁的教训，所以再无胆闯情关呢？”

徐子陵断然摇头，微笑道：“李秀宁代表着你生命上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由那一刻起，你把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转移到事业上去。所以你仍可在弄不清楚是否爱上宋玉致的时候，毅然决定娶她为妻。因为对你来说，没有事情比争霸天下更重要，所以凡事只能从这方面的利害关系着眼。我有说错了吗？”

寇仲愕然道：“那我岂非永远丧失了深深爱上一个女人的能力？”

徐子陵同情地道：“这就叫有所求必有所失。选择就是选择，选中了这个，自然失去了其它的。”

寇仲抓头道：“我可否同时向两者选择呢？再求其中的平衡呢？”

徐子陵没好气地道：“假设现在李秀宁来找你，告诉你她终于发觉爱的是你，求你与她偕老。在这情况下，你肯放弃宋玉致吗？”

寇仲立即哑口无言。

这时云玉真推门进来，艳光照人的笑道：“两位大英雄谈什么呢？我可以参与吗？”

寇仲一拍大腿，笑道：“美人儿师傅，有没有兴趣坐这世上最令人舒服的肉椅子呢？”

云玉真风情万种的白了他一眼，坐到床沿处，向徐子陵道：“还痛吗！那公主对你看来该是……”

见到寇仲不断向打手势，云玉真知机的改口道：“哎！差点忘了告诉你们一个最新的消息，和氏璧出现了！”

寇仲动容道：“详情如何？”

云玉真道：“江湖间盛传宁道奇会在端午前往洛阳把和氏璧交给师妃暄。”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一脸茫然。

徐子陵不解道：“和氏璧竟在宁道奇手上吗？”

寇仲兴趣却在另一方面，问道：“师妃暄是谁？听名字该是女儿家。”

云玉真见引起两人兴趣，欣然道：“这个消息显是疑点重重，首先，两

个当事人都不会泄漏这种可招来无穷烦恼的消息，而造谣者肯定很有想象力，更懂捉摸人的心理。”

寇仲皱眉道：“你还未说师妃暄是谁呢？”

云玉真横他一眼道：“你是否只要对方是女人就大感兴趣呢？”

寇仲哑然失笑道：“我的美人儿师傅，就算你说的是宁道奇要把和氏璧交给的人叫寇老牛，我也会对这寇老牛大感兴趣。这叫针对人和事，而非是性别。”

云玉真媚笑道：“算师傅错怪你了呢！你们听过慈航静斋吗？她和阴癸派很相似，既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又秘不可测，分别只在一是正一是邪吧！”

徐子陵虎目精光闪闪，缓缓道：“那样这师妃暄就是这一代代表慈航静斋与阴癸派决战的人选了。”

云玉真点头道：“原来你们也知道这正邪两大宗派的事，今趟你们杀了任少名，阴癸派肯定不会罢休。”

寇仲微笑道：“若没有阴癸派这种敌人，我将永远登不上宁道奇那般级数的高手境界。”

云玉真呆瞪了他半晌，有点忍不住地问道：“你究竟是想做皇帝还是做真正的武林高手呢？”

徐子陵淡淡道：“美人儿师傅把这两样事说得就像当盐泉或是当厨子般轻松容易，对仲少来说，这两个目标就是鱼与熊掌，皆欲得之而后快。”

云玉真欣然道：“小陵你很久未唤过人家作美人儿师傅了！今天是吹什么风呢？”

徐子陵叹道：“今晚美人儿师傅无论一颦一笑，均带上点以前所没有的真诚味儿，使我心生感触，记起了初遇你时那段美丽日子。”

云玉真娇躯微颤，看看徐子陵，又瞧瞧寇仲，垂下螭首轻轻道：“我认识你们时，你们尚是未长大的顽童，到现在你们杀掉称霸南方十多年的厉害人物，我忽然惊觉到你们终于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武林高手。”

顿了顿又叹道：“虽然我曾算计过你们，但事实上那时心中矛盾痛苦得要命。不知是基于什么原因，我总感到和你们特别投缘，愿意信任你们，为你们办事。我是不大信任萧当家的。”

最后一句声细如蚊蚋。

寇仲双目神光电射，低声道：“美人儿师傅若肯助我，我保证会好好待你的。”

云玉真带点无奈地道：“希望你不会有一天忘了这个保证，小陵就是证人。”徐子陵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寇仲正在逐步完成他的计划；建立自己的势力和威名，而成功杀死任少名，正是最重要的关口；否则像云玉真这种有丰富江湖经验的帮主级人物，怎会向他表示臣服，而其中牵涉到男女间的吸引力，更形复杂。

假若将来寇仲做出对不起云玉真的事，他徐子陵该怎么办呢？寇仲对云玉真展现出动人的笑容，柔声道：“美人儿师傅放心吧！我最懂尊师重道。是呢！那师妃暄究竟是怎样的一人，武功如何？”

云玉真受他笑容的魅力感染，喜孜孜的道：“师妃暄就像石青璇般处处都透出神秘的味儿，见过她的人不多，但举凡见过她的都会被她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所慑，她就像代表这人世间最美好的某种事物，使人心生向慕，但又绝不会兴起色欲之心。且不论男女，在她面前都要生出自惭形秽的感

觉。”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呆了起来，世间竟有如此人物。

徐子陵奇道：“她不是个尼姑吗？为何偏用俗家姓名？”

云玉真答道：“这就没人知晓，但她虽蓄了如云秀发，又用俗家姓氏，但行藏却与出家人没有分别。生活刻苦朴素。”

寇仲饶有兴趣地问道：“她用的是什么兵器？”

云玉真摇头道：“表面看她没有佩带兵器。更从未听过她和人动过手，据说任何遇上她的人，恭敬崇慕都来不及，那能兴起杀戮之心呢？”

寇仲讶道：“师傅为何知道得这么清楚？听你的语气，你也未见过她的，是吗？”

云玉真秀眸透射出惆怅和被伤害的神色，颓然垂头道：“是侯希白和我分开前说的，他是师妃暄看得起的人之一，曾与她同游三峡，谈古论今。唉！”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了个眼色，均感受到云玉真对侯希白的依恋和苦楚。

上趟提起侯希白时，她拒绝回答，今次坦然说出，显是向寇仲表白心迹，不想将来惹起误会。

她之投向寇仲，可能亦有借他来忘却侯希白的苦衷。

徐子陵皱眉道：“难道侯希白在她面前，一点都不感自惭形秽吗？”

云玉真秀眸闪过温柔之色，低声道：“他是个很特别的人，挥洒自如。文采风流，对事物有很深刻的见解，或者只有他才配得起跟师妃暄为友。”

两人愕然对视，这才明白侯希白在云玉真心中的位置。即管黯然分手，仍是不能自拔。

徐子陵道：“侯希白不是想追求师妃暄吧！他究竟是什么人，出身背景又是如何？”

云玉真答道：“他是个谜样般的人物，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来历，囊内却有用不尽的金钱，立志要遍访天下名妓，本身更精于琴技，又懂作曲，多才多艺，所以才被称为多情公子。我就是因对他生出好奇心，故意在玉山开的一所青楼结识他，岂知……唉……我不想说了。”

寇仲淡淡道：“不说这方面的事好了，他的武功如何，用的是什么兵器？”

云玉真道：“他的武功只可用深不可测来形容，出道不过五年许，死在他手上的采花淫贼已过百数，用的是一把画有美女的大折扇，是他亲手绘上去的。每认识令他心仪的女子，扇上便会多添一个美女肖像。”

寇仲愕然道：“这小子真算是个风流种子。”

云玉真叹了一口气，凄然道：“可以不再谈他了吗？”

敲门声响。

寇仲问道：“谁！”

宋玉致的声音在外边响起道：“徐公子有空吗？我想和他说几句话。”

徐子陵和寇仲愕然以对。

她究竟有什么话要私下和徐子陵说呢？

徐子陵跟在宋玉致身后，步出船舱，江风迎面吹来，令他精神一振。

在甲板上工作的巨鯤帮，见他出来，都忙唤徐爷，神态较前恭敬，这

或者就是因刺杀任少名而来的威势了。

宋玉致大步朝船尾走去。她的步姿虽不像沉落雁或云玉真般婀娜多姿，但却另有一股讨人欢喜的爽健。

当她在船尾止步，徐子陵来到她旁，默然不语。

宋玉致任由秀发随风拂动，手按在船栏处，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你是否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呢？还是不想和我说话？也不问人家为何不避嫌疑的唤你到这里。”徐子陵瞧往月照下的茫茫大江，左岸远处泊了十多艘渔舟，隐隐透出昏暗的灯火。当他想到每盏灯火代表着一个温暖的家时，心中一阵感触。

从小到大他们都欠缺一个真正的家，以后可能也不会有。而他也习惯了没有家的感觉。

深吸一口江风，徐子陵淡淡道：“宋小姐请直言。”

宋玉致别过俏脸，往他瞧来，微笑道：“你和寇仲怎会成为比兄弟还亲密的朋友呢？你们的性格是这么不同。”

徐子陵迎上她的目光，耸肩道：“这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捱。有可能小时候人单纯多了，很快就习惯和接受对方。”

宋玉致那对美目亮如天上闪烁不休的星儿，露出个回忆的表情，淡然自若道：“自幼我便不像女孩子，总爱和家中的男孩子玩耍，也当了自己是男孩子，也比别的孩子好奇心大。看到一座山，就会问人山后有什么。瞧见一道河，便想知道河水流往哪儿去。”

徐子陵哑然笑道：“这真想不到，宋小姐为何会想起这些儿时旧事？”

宋玉致皱眉摇头道：“我也不明白，或者因为我信任你，与你相对时心情特别轻松所致吧！”

徐子陵愕然道：“这更令我想不到，宋小姐和我只是初识，为何肯信任我呢？别忘了我和仲少是一伙的，所以其它人都以两个小子或两个小贼来称呼我们。”

宋玉致罕有的“噗哧”娇笑，横他一眼道：“你说话的刁滑处其实一点都不逊于寇仲，只不过一向收藏含蓄，使人察觉不到你在这方面的长处。但我第一眼见你时就看出来，你是那种天生侠义的人，凡事都先为人着想，所以我才愿意信任你，知你不会骗我。”

徐子陵还是首次接触到她女性化动人的一面，呆了一呆，苦笑道：“可以不再问刚才那个问题吗？”

宋玉致仰望星空，徐徐道：“你猜到我想问的事吗？”

徐子陵颓然点头，痛苦地道：“无论寇仲如何，他怎都是我的好兄弟，你若问我有关他的事，我该如何作答？”

宋玉致垂首俯视反映着天上星月的粼粼江水，沉声道：“我要求的只是真相，徐子陵！拿出你的侠义心来，告诉我宋玉致，寇仲是否只在利用我。”

徐子陵见她双眸精芒凝然，射出深刻的恨意，苦笑道：“宋小姐这么晚唤我出来，说是这种事，不是明着告诉寇仲那小子小姐芳心乱了，事后他必有方法旁敲侧击地从我处套取消息的。”

宋玉致平静答道：“知道又怎样？他早就看出我心绪大乱，所以我必须知道真相，而你亦已告诉了我答案。”

徐子陵默不作声，好一会后才轻轻道：“我在哪里给了宋小姐对这事的答案呢？”

宋玉致淡淡道：“你的口没有说出来，但从你不肯帮他来对付我，玉致还不明白你的心意吗？”

徐子陵叹道：“今趟惨了，那小子定要怨死我！”

宋玉致失笑道：“你真是坦白到家，唉！想不到我仍能忍不住发笑，这是否苦中作乐呢？”

徐子陵感受着她温婉可爱的一面，怜意大生，柔声道：“寇仲或者是个精明厉害，只讲实利的人，但却不是个心肠坏的人，感情更是特别丰富。只不过现在他全副心神都投到争雄天下的梦想里，把其它一切都视作次要罢了！唉！这么说算不算帮他呢？”

宋玉致秀眸异采涟涟，摇头道：“不！你只是说出事实，寇仲绝不是坏人，更是奋发有为，在各方面都是我宋玉致心中理想的郎君。但我却知他并非全心全意对我，打开始我就知道。唉！可是明知如此，为何我仍肯跟他到巴陵去呢？若我坚决拒绝，二叔都奈何不了我。”

徐子陵苦笑道：“看来宋小姐对我这兄弟已是难以自拔！”

宋玉致露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平静地道：“错了，我并非难以自拔，只是选择了要面对这挑战，这是我宋玉致的性格，永不退缩。今趟随你们来，就是要看看寇仲那可恶家伙有多少度板斧和手段。”

徐子陵大惑不解道：“宋小姐既抱有这心意，又早看穿了寇仲的意图，为何仍要找我来说这番话呢？”

宋玉致嘴角飘出一丝充满无奈意味的苦笑，轻轻道：“因为我怕二叔为了‘杨公宝库’，说服爹他把自己女儿的幸福牺牲了。”

徐子陵心想这可能性看来很大，宋智是头老狐狸，寇仲在算他，他也在算寇仲，而宋玉致则变成他们的一着棋子。

沉声问道：“你真是一点都不欢喜寇仲吗？”

宋玉致叹了一口气，坦然道：“若真对他没有半分好感，我现在就不用这么烦恼。”

假若我对他没有感情，为了家族的利益，我反不会拒绝他，因为知道无论在甚么情况下，我都不会为他伤心。可是我现在却很害怕，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徐子陵深切体会到她矛盾的心情；既爱且恨，更兼是不服气。

无论如何，寇仲已在某一程度上伤害了她。

宋玉致忽地慵倦的伸了个懒腰，微笑道：“话说完了，心里舒服多哩！徐子陵你果然没有令我失望，不会助纣为虐，或者你能成为我的救星也说不定。”

甜甜一笑，轻松地走了。

剩下徐子陵一个人在船尾发呆，思量她最后那句话的深意。

徐子陵在寇仲房门轻敲一下，寇仲应道：“小陵吗？进来吧！”

徐子陵知道云玉真不在房内，放心推门入内，寇仲早扑了过来，喜出望外地搂着他肩头，笑道：“我整得都不知多么辛苦呢？去问你又怕你会给脸色我看。嘻！究竟她是否移情别恋，看中了你，哈！一世人两兄弟，若我真不幸而言中，仲少我就忍痛让爱，以后才设法弥补这道心之伤痕吧！”

徐子陵苦笑道：“宋玉致法眼无差，早看出你这小子只是利用她，而不是真爱她。”

寇仲愕然道：“她倒比我想象的厉害。看来此役我是输多赢少，早知刚才索性把美人儿师傅留下来，今夜就不愁寂寞了。唉！不要认真，我只是在说笑，好减轻心中的痛苦。”

徐子陵没好气道：“你倒懂见风驶‘巾里’之道，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最痛苦的那个是我，一边是好兄弟，一边是个好女子；我的好兄弟却要去骗那好女子的感情，而我只能以暗示的方式鼓励她不要被骗。”

寇仲放开搭着他肩膀的手，失声道：“什么？那我岂不是又要失恋？快拿酒来！”

徐子陵颓然坐下，摇头叹道：“不要装模作样了。你若再以这种会伤害人家的手段去争天下，我便要离开你！”

寇仲在几子另一边坐下，赔笑道：“感情是培养出来的，我保证不会伤害她，不过说也没用，现在此事宣告完蛋，满意了吧！”

徐子陵沉吟片晌，缓缓道：“男女间的事，一旦开了头，就谁都肯定不了将如何结局，我身为你的好友兼兄弟，怎都要忠告你一句，感情比剑更锋利，且两边都是锋刃，你要好自为之。”

寇仲肃容道：“我会记者你的忠告，绝不会在这方面行差踏错。现在我就去向宋玉致宣布取消婚约，使她不用再担心。”

言罢推门去了，剩下徐子陵一个人在苦笑。

第六章 爱恨难分

寇仲拍了宋玉致的房门，问道：“可以进来说两句话吗？”

宋玉致应道：“若只是两句话就可以。”

寇仲叹了一口气，推门而入。

房内一片暗黑，惟只月色从舱窗斜斜映入没有灯火的室内，刚好把独坐椅上的宋玉致笼罩在淡淡的金黄色光里。

这美女乌黑的秀发垂了下来，自由写意地散垂在香肩处，眼睛像一对又深又明亮的宝石，正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寇仲心神剧震，首次发觉她女性化一面的气质和外表，绝不逊色于李秀宁。

宋玉致有点不耐烦地道：“你不是有两句话说吗？说完便给我滚出去。”

寇仲苦笑道：“我今趟来是向宋小姐认错和取消婚约之议的。以后寇仲也不敢对宋小姐有何妄想了。”

说完便要离开。

宋玉致一呆道：“给我滚回来！”

寇仲的手已拿着门环，闻言凝止不动，背着她苦涩地道：“是我不好，不该把‘杨公宝库’和小姐的终生大事连在一起说，弄得像宗交易似的。”

宋玉致默然半晌后轻轻道：“坐下再说好吗？”

寇仲摇头叹道：“现在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好好思索，这些日子来我满脑子都是如何去与人争雄斗胜，其它事都给忽略了，我真要反省一下。”

宋玉致秀眉扬起，有些按捺不住的嗔道：“你这小子给本姑娘坐下再说，若你这么溜了，人家会恨你一世的。”

寇仲旋风般转过身来，奇道：“你不是早把我恨透了吗？难道那是假的吗？”宋玉致避开他锐利的眼神，垂首道：“刚才你进来时，为何像个呆子般瞧着人家。”

寇仲移到她座前，单膝跪下，右手抓着扶手，叹道：“因为我忽然发觉玉致你竟是这么动人心弦，令我不由自主地生出爱慕之心，从而反省到自己的诸般不对。”

宋玉致避无可避的与他在气息可闻的距离间对视着，勾起那天给他压在地上的情景，芳心暗颤道：“你先起来坐到旁边去好吗？”

寇仲出奇地合作，坐好时宋玉致低声道：“你究竟想怎样呢？”

寇仲抓头道：“宋小姐是指那方面呢？”

宋玉致回复冷静，淡淡道：“当然是指争霸天下，究竟是为了什么？”

寇仲一对眼睛立时亮了起来，点头道：“宋小姐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这问题的人，即使小陵也没有兴趣想知道。”

顿了顿肃容道：“我出身市井，深切体会到当施政者仁义全失时，老百姓的生活是多么凄惨和痛苦。唉！起始时我只是想加入其中最理想 and 前途的义军，岂知所遇到的像杜伏威、李密之辈，无不是唯利是视，心狠手辣的强徒，若让他们当上了皇帝，绝不会是好事。而且既然他们可争天下，我寇仲为何不可以？人最紧要是有志气。”

又叹了一口气道：“问题是我亦看出要争天下，绝不能空谈仁义，让仁义处处绑手绑脚。于是在宋小姐眼中，就变成一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了。嘿！事实上我只是想一举两得吧！”

宋玉致沉吟不语。

寇仲长身而起，伸了个姿态夸张的懒腰后，道：“我要回房了！嘻！把话说出来后，整个人都舒服多哩。”

宋玉致柔声道：“寇仲你知道吗？爹和二叔绝不会把我嫁给你这种出身的人的，你在耍手段，他们也在耍手段。”

寇仲失声道：“什么？”

宋玉致盈盈而超，移到他身前，凝视看他道：“你为何不问爹把我许配了给谁呢？是否不屑一问，还是毫不在乎？”

寇仲尴尬地道：“我是有点不敢问。”

宋玉致淡淡道：“纵使你问，二叔也不会说出来，我的未来夫家就是李密的独子李天凡。这婚事是一年前才订下的。只要李密攻克洛阳，我便要嫁入李家，明白吗？”

寇仲听得目定口呆，作声不得。宋玉致伸出玉手，在他脸颊抚了一把，微笑道：“寇公子回房休息吧！争天下绝不会是简单的一回事，但我真的希望你能成功。”

徐子陵弹熄了油灯，拉开房门，待要离开，心中仍在思量寇仲刚才似

真似假的反省和忏悔，忧喜不定，心神恍惚时，香风迎面袭来。

他自然而然往后退开，那知一个火辣的娇躯已纵体入怀，纤手缠上他的颈项，香唇封上他的嘴儿。

徐子陵这才惊醒过来，抓着对方的香肩，把她轻轻推开少许，俊脸通红道：“是我！”

云玉真娇躯剧颤，猛地退后，玉颊霞烧。

徐子陵回复潇洒自然，微笑道：“这会是我一段香艳美丽的回忆。”说罢径自回房去了。

船抵巴陵，萧铎亲自出城相迎，同来的还有其它另一大将左路元帅张绣。此人个子矮矮的，头颅却特别巨大，头发蓬乱，但目光却是冷静锐利得能洞察别人肺腑，给他凝视时颇有点给他以目光审问的味儿。据香玉山先前所言，他的武功比右路元帅董景珍更要高明，仅在萧铎之下。

欢迎队伍里当然少不了素素，见到夫君和两个兄弟无恙归来，又立下大功，自是喜翻了心头。

更令寇仲和徐子陵心花怒放的是段玉成、包志复、石介和麻贵都来了。

这四个小子浑身伤痕，原来途中屡遇毛贼截劫，但此刻都精神奕奕，显是武技因磨练而大有长进。

萧铎对两人自是摆出感激倚重、礼贤下士的态度，对宋玉致更待别礼待，当然是想到与宋阙联手的种种好处。

当晚萧铎设宴庆祝，席间对两人赞不绝口。

宴后宋玉致留下与萧铎密话，他们则回到香玉山的将军府去。

途中素素提醒他们曾许下的承诺，这几天定要陪她游山玩水。

两人对她眷恋甚深，待她若如傅君婳，自是高兴地答应。

回到府中，三姐弟在府内园亭里畅叙离情，言笑甚欢时，香玉山神色匆匆的来了，坐下道：“铁骑会已分裂成三股人，一股投向林士宏，一股依附沉法兴，剩下的却誓要为任少名复仇，由恶僧和艳尼率领。”

素素花容失色道：“那怎办才好？”

徐子陵不悦地瞪了香玉山一眼，怪他令素素受惊。

寇仲讶道：“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香玉山先对徐子陵歉然赔笑，又安慰了素素，才道：“铁骑会品流复杂，良莠不齐。

一向对该与何方结盟都有不同意见。只因慑于任少名的威权，才似像万众一心，任少名大树既倒，下面的獠狮自是四分五裂了。”

寇仲欣然道：“这对南方该是好事，铁骑会只是一群有组织的大贼，若让他们得势，首先遭殃的就是平民和百姓。”

徐子陵少有听到他开口为国，闭口为民的口吻，奇怪地瞥了他一眼。

香玉山道：“任少名死去的消息，现时仍只限于南方，但已惹起了很大的混乱，待得传到北方时，谁都不知会再引起什么后果。”

寇仲忽问道：“你们和李密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香玉山道：“以前由于我们为杨广办事，与李密可说处于对立状态，故关系一向不好。但亦未有正面冲突过，所以关系处于很微妙的状态下。为何忽然问起这问题呢？”

这时云玉真来了，寇仲扯开话题，没有回答香玉山。

那晚宋玉致很夜才回来，众人早已睡熟。翌晨寇仲和徐子陵陪素素去闲逛，她仍未起床，到众人回府时，才知她悄悄离开了。

晚饭后，寇仲、徐子陵跟段玉成四人商量的北上的路线后，返房休息。

寇仲尾随徐子陵回房，邀功的道：“陵少！今趟算我听你的话吧！昨夜亲口向宋玉致取消婚事，今早她便不告而别了。”

徐子陵奇道：“你好象对她离开没有半点不愉快的感觉。”

寇仲颓然坐下，看看站在床边，一副准备上床高卧的样子的徐子陵，苦笑道：“若说没受打击就是骗你的。不过眼前这么多头痛的事，那容我有余暇去自寻烦恼。女孩子就像蝴蝶，要飞便让她飞走吧！哈！我们不但没有青楼运，还没有美女运，个个美女都像和我们有十冤九仇似的。”

徐子陵掀起帷帐，在床沿坐下，闻言心中一痛，想起传君婫和贞嫂，前者香魂已渺，后者不知所踪，不禁黯然神伤。

现在只剩下最亲近的素姐，而她的幸福，却是由香玉山决定，人生真是如此无可奈何吗？

寇仲沉吟道：“今趟北上，会是最凶险的一段旅程，我们的敌人多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由明天开始，我们要对段玉成他们施以最严格的训练，令他们至少有自保的能力。”

寇仲点头道：“我们该在这里留多少天呢？若太早离开，素姐定会怪我们的。”

徐子陵道：“我们就多陪素姐十天吧！顺带也可训练玉成他们。”

寇仲同意道：“就依你的话。”

徐子陵问道：“美人儿师傅方面又怎样呢？”

寇仲道：“她当然想随我们北上，可是她自己那档子事谁给她料理。”

寇仲又压低声音道：“香小子却私下告诉我她是约了独孤策，所以才不肯离开巴陵，要这女人专心待一个男人，恐怕比摘取天上的明月更困难。”

徐子陵皱眉道：“香小子为何会把这种事告诉你？这并不像他的作风。”

寇仲冷哼道：“当然是奉了萧铎那老狐狸的命令，设法破坏我和美人儿师傅的关系，现在海沙帮受挫甚重，剩下的就只巨鯤帮、水龙帮和大江帮，对萧铎来说，美人儿师傅比我们重要多了。”

徐子陵沉声道：“刚才我方警告了香小子，假设素姐有半丝不开心，我也惟他是问。”

寇仲笑道：“给个天他作胆，都不敢欺负素姐，唉！到现在我仍不明白素姐为何肯嫁给他。”

徐子陵吁出一口气道：“现在谈这个问题再没有任何意义。”

顿了顿道：“知否为何我要留下十天那么久呢？你虽然答应，但我却知你只是无可奈何吧。”

寇仲愕然道：“这个我真没想过。只认为陪素姐乃目下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只要和她一起，我整个人就会轻松适意。”

徐子陵歉然道：“是我想歪了，照我看恶僧艳尼等凶人必会来寻我们的晦气，若能狠狠重创他们之后才上路，我们的旅途会顺利多呢！”

寇仲皱眉道：“此处是巴陵帮的地头，他们敢来撒野吗？”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在他们的地头击杀任少名，他们自然要在我们的地头杀死我们，方能显出威风。所以他们除非不来，否则必是以雷霆万钧之势，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造成最大的杀伤和破坏。”

寇仲剑眉扬起，冷笑道：“所以他们必会派人来先踩盘子探消息，假若我们能嚼上这些先头部队，便可在他们发动之前予他们迎头痛击，哼！”

徐子陵淡淡笑道：“若我是他们，就会趁我们和素姐出游时下手了。对吗？”寇仲一对虎目立时亮起来。

徐子陵续道：“一旦我们运盐北上，我明敌暗，会使我们陷于绝对被动的劣势，在战术上非常不智。若不能把主动操回手内，我敢断言我们永不能抵达关中。”寇仲讶道：“今天没什么事吧！你似乎从未试过对这些事如此热心和积极的。”

徐子陵移到窗前，负手仰望窗外的星空，油然道：“在杀死任少名的一刻，我忽然感到自己踏上另一段人生的旅途。但也清楚知道我们已和几个恶势力缠搭不清，卷进大时代的漩涡里，避无可避，一是选择自尽，一是选择面对，再没有第三个可能性。”

别过头来瞧寇仲，见他正目射奇光的盯着自己，讶道：“为何这样望我？”

寇仲霍地立起，正容道：“因为刚才你显了一代高手的气势和风范，最难得是那么流畅自然。”

徐子陵微笑道：“不要拍小弟的马屁了，你不觉得近来自己态度有太着迹的改变吗？诈作恭顺听教，又不时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向我大耍手段。”

寇仲大力拍了他肩头，哈哈笑道：“做人有时不须这么坦白的。我漏了一件事没有告诉你，宋玉致的未来夫家你道是谁，我的娘！竟是李密的独子。”

徐子陵明知他故意岔到别处去，仍忍不住失声叫道：“什么？”

寇仲放开搭在他肩头的手，挨在窗栏处，目光投往茫茫月夜去，双目闪闪生辉的道：“这是宋阔和瓦岗军的一场政治交易，南北为纵，以之对付西北方的李阔。所以若不设法粉碎这南北的联盟，天下最终会落到李密手上。”

徐子陵苦笑道：“你是否想说服我同意你去利用宋玉致呢？”

寇仲微笑摇头道：“你太小觑我寇仲了。只要我们能使李密攻不下洛阳，婚约就无效。那时她宋家大小姐要嫁给什么人，我寇仲绝不会破坏她的幸福。不过她若发觉没法离开寇某人，那就是寇某的福分哩。这样说，够坦白诚实吧！”

徐子陵耸肩道：“好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些事只好由老天爷去决定。现在该做的事在集中精神来对付敌人，其它的到我们还有命时再想吧！”

寇仲皱眉道：“你是否暗示现在须上床睡觉呢？我们已很少谈得这么兴高采烈和投契了！哈！‘投契’这两字用得真好。”

徐子陵淡淡道：“我们投契的谈话，现在才正式展开，我心中有个预感，就是恶僧艳尼和他们的同伙应在巴陵附近，守候伏杀我们的良机。”

寇仲坐下沉吟道：“说不定他们根本就在城里，有什么方法可把他们引出来呢？”

徐子陵淡然自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若待他们出手，我们死伤难免，所以上策仍在能否先发制人。”

寇仲嘴角逸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徐徐道：“今趟我们对付敌人，绝不借助萧铎的力量，这才能达到磨练自己的目的。”

又思索道：“照我猜恶僧艳尼由于形相特别，当不敢冒险进城，而只是派手下查探和监视我们，且必在香小子将军府外某处，好清楚我们出入的情况，只要找到那探子，就展开反跟踪，先一步制敌死命。”

徐子陵道：“自杨虚彦刺杀香小子不果后，香小子的军府防卫大幅增强，在府外亦布下暗岗，所以若对方派人来，必是潜踪匿迹，精擅轻功的高手，不会那么容易被我们发觉行藏，所以我们若没有一点手段，会很难发现这么的一个人。”

寇仲哈哈笑道：“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若连恶僧艳尼都对付不了，还说什么争霸天下呢？”

第七章 神秘巨舶

翌日清晨，徐子陵和寇仲督促段玉成等四人练功过招。

寇仲正以一条鞭子迫得包志复和石介两人左支右绌时，云玉真来到旁观的徐子陵身旁，惊讶地瞧着场中的情况，道：“他们两人的武功相当不错，你们怎样招揽他们回来的。”

“当！”

包志复的大刀给寇仲的鞭子卷个正着，脱手堕地。

徐子陵瞥了容光焕发的云玉真一眼，目光落到挥舞双枪，补上包志复位置的段玉成身上，先喝道：“麻贵动手！”

麻贵一声领命，左右手各放出三枚铁弹子，疾射寇仲胸口和胯下要害。

云玉真登时吓了一跳，心想那有练功亦像生死相拚的样子。

寇仲哈哈大笑，身子晃了晃，麻贵的暗器全部落空。

徐子陵这才微笑道：“美人儿师傅为何这么早起床？”

云玉真抛了他一记媚眼道：“挂着你们嘛！”

徐子陵苦笑道：“师傅似乎又把我错当是寇仲了！”

云玉真俏脸微红，尴尬地白了他一眼道：“我还以为你再不会提起那件事的。”

那件事指的自是她错把徐子陵当作寇仲而投怀送吻的事。

徐子陵淡淡一笑，步入场中，喝道：“轮到我了！”

寇仲收鞭退到云玉真旁，徐子陵已空手和四人战作一团。

寇仲笑道：“这四个小子愈来愈厉害，既证明了我们的眼光独到，又是我们教导有方。

哼！昨晚没有我在旁，美人儿师傅当然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了。”

云玉真的粉脸更红了，啐道：“人家睡得不知多么香甜，为何男人总狂妄得以为女儿家没了他们就不成呢？”

寇仲松了一口气道：“那就好了，我还以为美人儿师傅没了我就不行。那么过几天我离开后，再不用急着回来哩。”

云玉真明知他在耍自己，仍忍不住大嗔道：“寇仲！你这是明着欺负人家。”寇仲微笑道：“终试出云帮主的心意。嘻！素姐来了，你要不要和我们一道去玩儿呢？”

云玉真横他一眼道：“鬼才陪你去？”

又送他一个甜笑，这才去了。

马车驶出将军府，八骑开路，八骑护后，而寇仲和徐子陵则并骑在素素的马车旁缓行。

素素心情畅美，不时隔窗和两人谈天说笑，乐也融融。

车队由北门出城，目的地是上游的临江亭，乃巴陵城外著名的胜地，可饱览长江的美景。

出城后，素素听两人的话，在道旁稍事休息。

寇仲见徐子陵不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儿，脸色还显得有些苍白，便问道：“你在想什么？”

徐子陵犹豫半晌，才道：“我忽然想起杨虚彦，他究竟为谁出力办事呢？”

寇仲皱眉道：“不是有人说过他在追求杨世充的美丽女儿吗？大家都姓杨，自然容易亲近哩！”

徐子陵回头朝城外码头处深深望上一眼后，道：“我当然记得这事。却觉得不合情理。现在杨世充最害怕的人是李密，何时才轮得到萧铣。”

寇仲沉吟道：“但更没有理由为林士宏办事。像杨虚彦那种皇族出身的人，与林士宏这种绿林出身人物怎都拉不上关系。不过你亦说得对，若我是杨世充，那有闲情去管南方的事。”

徐子陵道：“若杨虚彦不是杨世充的人，就该与四阀之一有关连。宋阀向与皇室不和，又偏处南方，可以删除。剩下的就只有李阀、独孤阀和宇文阀。”

寇仲分析道：“独孤阀一向是巴陵帮的盟友，亦可剔除。剩下就是宇文阀和李阀了。

看来该是宇文阀的可能性大一点。唉！但宇文阀也是自顾不暇，像杨世充般无暇南顾。

我的娘，难道是李世民那小子。”

徐子陵动容道：“这个可能性很大，李小子乃高瞻远瞩、雄材大略的人。只有他才可先一步看穿香小子的重要性，杀了他，萧铣就等若盲了半只眼睛，由此亦可见李小子很看得起萧铣。”

寇仲点头道：“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论情报网的周密庞大，无孔不入，莫过于香小子手上所掌握遍布全国的青楼和赌场。嘿！李小子加上杨虚彦，不是很有趣吗？”

这时素素又揭开帘子，探头出来道：“人家很闷哩！过来陪姐姐聊天好吗？”

到黄昏回府时，段玉成向他们报告道：“下属们依足两位帮主吩咐，由马车出门开始，便全神监视四周动静，既没发现有人跟踪，又或任何异样的情况。”

两人回房后，都大惑不解，更非常失望。

难道是猜错了，又或敌人高明到能避过段玉成四人耳目的地方。

寇仲拍台道：“没理由的，玉成他们藏身监视的位置，都是精心挑选，只要有人跟踪，定瞒不过他们，除非……嘿！”

徐子陵接回道：“我才不信那对恶僧艳尼肯咽下这口鸟气，那恶僧更是性情暴躁，绝没有久候的耐心。除非……”

两人对望一眼，均感脑子内灵光闪过。

除非他们在等候援手，否则没有理由会放过在城外袭杀他们的机会。

假设恶僧艳尼确是阴癸派的人，那来援的定是阴癸派或曲傲一方高手，这就不能小觑了。

寇仲吁出一口凉气道：“千万不要再带素姐离城，索性用空车充数算了。”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定要想办法把这被动的形势扭转过来，最好能在敌方的高手赶来前，先一步干掉恶僧艳尼，不然我们就有祸了。”

寇仲抓头道：“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事相当奇怪。若照表面的情理，恶僧艳尼根本不知道我们和巴陵帮的关系，更不知道我们事后溜了到巴陵。为何我们总认定他们清楚掌握到我们的行踪，还准备随时伏击我们呢？”

徐子陵道：“这纯粹是一种近乎灵异的感觉，没有理由可说的。”

寇仲叹道：“可见长生诀确是道家瑰宝，而你在这方面比我敏锐多了。皆因你的心态更接近修真之士。不！你根本是如假包换的子陵真人，嘻！只差还没有换上道袍。最适合与那师妃暄配作一双，抢了侯希白的心头爱，哈！”

徐子陵苦恼道：“这时候还来说废话。”

寇仲正容道：“这绝非废话。假设你真有这种灵觉，我们便可加以利用，例如你能否感觉到敌人大约在哪个位置呢？”

徐子陵默然半晌，缓缓摇头道：“不！我只是心中隐有不祥的预感，就是那么多了。”

寇仲长身而起道：“不若我们来作个试验，先在城中兜兜圈子，不成时再到城外去。”

假设你心中那危险的感觉加强时，就表示我们更接近敌人了。这种察探之术，保证旷古绝今，教人意想不到，可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徐子陵剧震道：“那就不用兜圈子，还记得今早刚出城时，你问我在想什么吗？我答你是想起杨虚彦，其实那是后来的事。当时我那危险的感觉大幅增强，心中很不舒服。

就像那天杨虚彦偷袭我们前的样子，所以我才会想起杨虚彦，但往西去后，那奇异的感觉就逐渐消失。”

寇仲大喜道：“这就成啦。城门外码头处泊满大小船只，其中定有一艘是敌人藏身之所。而他们那时定在暗中窥伺我们，好决定是否尾随下手，你才会生出感应。就像那天杨虚彦想行刺香小子那样。哈！今趟得宝了。”

徐子陵霍地站起，虎目精芒闪射，沉声道：“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给敌人一个教他们终生难忘的意外惊骇。”

巴陵城外的一截里许长的河道，泊满了大小船只，少说也有二、三百艘之多。岸上的旷地处，搭有十多座凉棚，放着堆积如小山般的货物，都是赶不及运入城内的余货。

徐子陵和寇仲穿上水靠，伏在其中一堆货物后，瞧着以百计从船上映来的点点灯火，完全不知怎样入手找寻敌人。

寇仲低声道：“有没有对某处的感觉强烈些呢？”

徐子陵苦笑道：“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唉！我们应否回去睡觉呢？”

寇仲摇头表示不同意，沉吟道：“假设我们把耳朵贴着船底，运功偷听，你猜能否听到船上所有的声音？”

徐子陵没好气道：“听到又怎样？假设船上的人全睡了，又或没有说话，我们是否仍要轮着偷听下去。别忘记这里有数百条船，就算每艘只听上一刻钟，听不到一成天早光了。”

寇仲终于放弃，颓然道：“那只好明天再来，希望你的感觉会灵光点。噢！”徐子陵循他目光瞧去，只见一艘没有灯火的快艇，正在船舶间左穿右摇，往岸旁驶来。只看快艇的速度，便知操舟者是行家子。

两人运足目力，不放过目标的任何动静。

快艇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那年青女子站在船头，衣着打扮似是婢子的身分，容貌娟好，却带点浪荡的味儿。

男的身形粗壮，但面相鄙俗，看样子与女子同属婢仆之流。

快艇迅速靠近，尚未抵岸，女婢腾身而起，几个起落后，没入江岸的暗黑里，小艇则在男仆的操作下靠在岸边等待。

两人喜出望外，虽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恶僧艳尼的人，但比之先前的茫无头绪，自不可相比较。

打个眼色后，两人无声无息地绕了个圈子，在男仆目光不及处悄悄下水，不片晌潜到艇底处，运功贴附。

他们乘机凝聚功力，好应付或会来临的恶战。

小半个时辰后，婢子回来了。

男仆问道：“拿到东西了吗？”

婢子“嗯！”的应了一声，表示取得东西。

艇子开出。

艇上婢仆再没说话。

好半晌后，小艇来到一艘巨舶之旁，停了下来。

两人离开小艇，潜到巨舶底下，贴耳细听，似乎隐有人声，可惜却被拍打船身生出的江浪声响所扰，听不真切。

寇仲扯着徐子陵，从船尾处冒出水面，低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何！”

徐子陵笑道：“何来这么多废话，去吧！”

两人对视一笑，往上攀去，到了甲板边沿处，探头窥看。

这艘船在水底已觉其巨，现在由这角度看去，更有宏伟的感觉，船身竟长达二百余尺。

甲板上的船舱共有三层，三十多个舱窗，只见其中四个亮了灯火，还传出人声。

甲板上则静悄无人。

徐子陵凑到寇仲耳边道：“我发现了两个暗哨，均设在第三层处，可见他们是以监视江面其它船只的动静为主，反注意不到甲板上的情况。”

寇仲轻松地道：“怎都要博他娘的一铺，势头不对时便借水遁。来吧！”

两人翻上甲板，贴地疾窜，躲到舱尾的暗影里，不但迅若鬼魅，其动作一致，仿如预早操练了千百次似的。

他们不敢冒失内闯，功聚双耳，细心静听，舱厅内传来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那人道：“这两个小子合起来时特别厉害，连任少名都要饮恨收场，所以我们动手时，先拣其中之一全力杀掉，到擒下另一人时，再以严刑迫供，我才不信他不把‘杨公宝库’招出来。”

两人听得愕然以对，这不是刚离常熟时在江口追击他们的大江会二当家“虎君”裴炎的声音吗？当时尚有个武功强横之极的王魁介。

想不到今趟以为找到恶僧艳尼，却是误中副车。

另一把陌生的声音道：“我们待他们八日后渡江北上时，便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将他们或擒或杀，以我们的实力，对付他们应像捏死几只小蚁般容易。”

此人说话的声音变化多端，忽而暗哑低沉，忽而尖声尖气，断断续续，听的人耳朵都要受罪。

若他因练功而变成这样子，那他的武功必是诡奇邪异，教人难以测度。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色变，却不是因他的声音怪异，而是对方为何能将他们的行踪把握得如此精确。不用说亦是有人通风报信，难怪他们不用派人来侦察动静了。一把低沉的女声狠很道：“我们就杀死那徐子陵，再擒下那天杀的寇仲，我要他受尽折磨后才死去。”

只听她声音透出的仇火，便知她恨寇仲恨得入心入肺。

两人都觉有点耳熟，却一时想不起这女子是谁。

另一又娇又甜，柔软得像天上浮云的女声淡淡道：“游仙姑的心愿必可达到。这两个小子都可以自豪了，竟促成了爹和沈当家的联手，将来我们画地称王时，还得多谢他们哩！”

寇仲和徐子陵登时醒悟过来，那恨他们入骨的女子正是海沙帮的俏尼姑游秋雁，是另一个艳尼。

沈当家自是沉法兴，海沙帮最近当了他的走狗，其联军更被两人重挫，难怪急于复仇。

那女子的爹又是谁呢？看样子大江会亦要听命于他。

沉法兴的声音响起道：“今趟得媚公主主持大局，可肯定这两个小子必是手到拿来，有了‘杨公宝库’，加上我们江南和迦楼罗两军的联盟，天下还不是我们两家的囊中之物吗？”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心中一颤，终于知道这媚公主的爹是谁了。

在天下起义的群雄中，若论凶残成性，莫过于现在声势日盛，自称迦楼罗王的朱粲。

据说迦楼罗军缺粮时便烹人来吃，此事容或有夸大处，但亦可见他们的声誉是多么坏了。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怎么办？不若用刀子画下徐子陵寇仲曾到此一游，吓他们一跳也好。”

徐子陵摇头道：“不！那样我们永远都成不了真正的高手，索性大干他

娘的一场，免得将来碍手碍脚。”

寇仲在他肩头重重抓一下，虎目生辉道：“好！我们就随机应变，看看谁的拳头更硬一点。嘻！”

第八章 妙计破敌

寇仲正要有所行动，却给徐子陵一把扯着，正奇怪时，徐子陵凑到他耳旁道：“仲少你别忘了现在是争霸天下，不是去逞强斗狠，要讲点策略才成。”

寇仲一呆道：“你有什么妙计呢？”

徐子陵低声道：“记得我们由九江来巴陵那艘战船吗？船头还装了尖铁，若速度够快，保证可把这艘巨无霸硬生生拦腰撞断。”

寇仲大乐道：“你这小子其实比我还狠，平时却要装成淡泊名利的道学先生。嘻！”

你不觉得自己今晚很不正常吗？”

徐子陵没好气道：“快来吧！”

仍留在船上的卜天志给他们弄醒过来，到搞清楚是什么一回事时，动容道：“让我遣人立即通知香将军，若能擒得朱媚，等若废去朱粲一条手臂。”

寇仲忙道：“敌人非是省油灯，必在岸上布有暗哨，你们这么千军万马的掩去，敌人不走就是呆头鸟，副帮主只可依我们的计划行事。你负责撞船，我们负责下水拿人，这叫分工合作，明白吗？”

徐子陵接着问道：“朱媚很厉害吗？”

卜天志一边点头表示同意寇仲的话，同时答复徐子陵道：“朱媚等若朱粲的脑袋，却貌美如花，毒似蛇蝎，在她的流云袖下，已不知多少英雄好汉饮恨收场。”寇仲笑道：“在水底还有什么流云袖可施展出来，今趟看她如何美如何狠好了。”卜天志忽地叹道：“两位公子不但行事出人意表，想出来的方法更是妙想天开，天志受教了！”

当下立即召唤手下，悄悄起锚开船，往上游方向驶去。

战船缓缓掉头，船上百多名巨鯤帮战士人人强弓劲箭在手，准备对敌人迎头痛击，十二台投石机亦蓄势待发。

自两人成功击杀任少名后，巨鯤帮众对他们奉若神明，这刻为他们效命，自是士气如虹，人心振奋。

寇仲和徐子陵持弓立在看台处，指点出目标的位置，卜天志则不断发出指令。战船缓缓加速。

江上一片宁静，只有江水拍岸的声音，让人感受到大自然那永无休止

的步伐。天上明月斜照，江水粼光掩映。

数百艘大小船舶，一点都不知道即将而来的战争。

到了离孤零零泊在外围的目标巨船约二百来丈时，战船往对岸弯去，势子更速。

寇仲向徐子陵道：“要争霸天下，必须广揽人材，否则纵使有此妙计，我们亦没有能力施行。”

徐子陵瞧着满张的帆子，默然不语。

寇仲忍不住道：“小陵今晚为何这么积极呢？”

徐子陵凝视变成已在正前方的巨船，沉声道：“你是我在这世上最好的兄弟，既然答应了你要助你取得‘杨公宝库’，不积极点怎行？”

寇仲心中一暖，说不出话来。

徐子陵探手搭着他肩头，轻轻道：“同时也是为了素姐，这些人既在香小子府内布有内奸，当然清楚素姐和我们的关系，假若奈何不了我们，说不定会向素姐入手，所以我们必须生擒对方一两个带头的人，交由香小子用刑迫供，务要把内奸寻出，素姐的安全才有保障。”

战船势子加速，快似奔马的破浪朝巨船拦腰撞去。

敌人这时才知不妥，警号大作，人影闪动。但已来不及改变即将来临的命运。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宁静立被粉碎。

卜天志大喝道：“动手！”

巨石箭矢，像雷暴般往敌舰投去，一时杀声震江。

寇仲和徐子陵亦射出手上劲箭。

木屑碎飞，帆桅断折，敌人中箭惨叫声中，“轰！”的一声巨响，装了生铁的舰头像疯牛般重重拦腰撞在敌舰脆弱的右舷处。

船裂木折的声音连串响起，敌舰立往相反方向倾侧打转。

战船亦猛然剧震倾侧，一阵刺耳的磨擦声后，擦着对方船头，战船往外弯开，回复平衡。

寇仲和徐子陵腾身而起，横过两船间的虚空，往破了一个大洞仍在打转的敌舰扑去。

敌人乱成一片，灯火熄灭，也不知有多少人掉进江水里。

四周船只上的人全被惊醒过来，吵成一片。

寇仲落到对方看台时，巨船已开始倾侧下沉，敌人根本无心恋战，纷纷借水逃遁，乱得像末日来临。

极度纷乱中，他看到两个体态婀娜的女子破窗而出，投往江水里，身手灵活迅捷。

寇仲哈哈一笑，追着去了。

徐子陵却落在船头，有如虎入羊群般，见人便打，挡者披靡，这时甲板因船身倾侧，变成了个斜坡，中招者都朝下滚往江水去，狼狈之极。

忽地一声暴喝在身后撑起，由上而下，破风声至。

徐子陵杀得兴起，看也不看，踢飞了一名敌人后，反手一掌拍去。

“蓬！”

徐子陵被震得差点滑下斜坡时，那人亦被他反击之力迫得踉跄跌退。

其它敌人得此缓冲，乘机逃命。

此时卜天志的战船又回来了，箭如雨发的往江上浮沉的敌人射去。

徐子陵猛提一口真气，回过头来，与敌人打个照面，赫然是曾有一面

之缘的大江会二当家‘虎君’裴炎。

只见他一对凶睛不住闪动，显是因试出徐子陵功力强绝，生出怯意，不住往斜坡顶退去。

巨舶已沉下大半，甲板上除他们外，再不见任何人。

徐子陵缓缓迫去，两手撮掌成刀，遥遥发出真劲，制着对方，从容笑道：“二当家也要逃命吗？”

裴炎一摆手上大刀，停步呖的一声厉喝道：“杀了你这小子才走也不迟。”

徐子陵闪电横移，隔空一拳打去。

裴炎大吼一声，险险跌倒。原来因徐子陵改变了位置，出拳角度巧妙无伦，登时击中了他右肩，不但剧痛攻心，差点连刀子都丢掉，本来他也非是如此不济，问题是他根本无心恋战，又早寒了胆子，故才被徐子陵所乘。

这时他逃走之心更盛，正要后撤，徐子陵鬼魅般来到他右侧，无奈下厉叱一声，刀交左手，拚命反击。

徐子陵采游走战术，无论裴炎如何闪躲，他总能迫得他硬拚，震得他左手发麻，无法施出平时的五成功夫。

此消彼长下，裴炎左臂再中一指，大刀堕地。

裴炎魂飞魄散，使出压箱底的本领，故意滚下斜坡，双腿疾踢，凶悍之极。

徐子陵一声长笑，双拳齐出，正要一举制敌时，一股尖锐之极的破风之声，从左侧疾射而至。

当他猛然醒悟敌人一直躲在舱门处时，敌剑笼罩了左方的空间，剑气弥漫。

徐子陵刹那间判断出来袭者功力最少要胜裴炎两筹，假设自己不全力应付，可能要吃大亏，无奈下放过裴炎，转身挥手，硬接敌剑。

“蓬！”

掌剑交击。

徐子陵被震得血气浮动，横移两步。

那人则借势飘飞，落在倾斜的帆桅上。

裴炎刚滚到甲板斜坡部，没入江水里。

那偷袭者一身黑衣，瘦长英俊，脂粉之气极重，长笑道：“今趟算你们狠，但终有一天我白文原会好好报答你们。”

再一个翻身，没进江水里。

他的声音忽而暗哑，忽而尖亢，正是那在舱内说话的人。

此刻江水已浸至徐子陵脚下，巨舶终于沉没。

寇仲这时在水底追了近里许远，到离两女不及四丈时，两女左右分开逃走。

在暗黑的江水中，寇仲认定其中一人，发力追去。

从对方潜游的美妙姿态，他可肯定眼下这条美人鱼是游秋雁，尤其是她光滑的秃头，更是别人无法假冒的。

寇仲已和她多次交手。

若论水底功夫，他绝及不上她这水上专家，但他在内功和手脚上均远胜于她，故不愁她可飞出他的掌心。

前面的游秋雁似是气力下继的缓了下来。

寇仲心中好笑，知她不是要发暗器就是要撒网，诈作毫不知情的加速潜去，同时手握腰间的鞭把，准备给她来个意外的惊愕。

三丈、两丈、一丈。

游秋雁猛一旋身，网子迎头罩至。

寇仲倏地下潜，右手轻抹，长鞭脱腰而出，水蛇般往游秋雁绕去，左手伸指点在网沿处。

真劲借网传去，游秋雁娇躯剧颤时，鞭子缠上她修长的玉腿，封闭了她的穴道。

寇仲一把将她抱个结实，升上水面。

上游处仍是喊杀阵阵，江上的搜捕游戏显是方兴未艾。

寇仲在游秋雁的香唇吻了一口，笑嘻嘻道：“雁姐想在江中亲热，还是待上岸再温存呢？”

游秋雁气苦地瞪了他一眼后，紧紧闭上美目，这是她目下唯一表示抗议的无奈方式。

寇仲搂着她爬上一道浅滩，把她压在身下微笑道：“我上趟放你，还以为你会心中感激，怎知对我最凶的竟是你，贵帮主身体好吗？”

游秋雁瞪开美目，冷冷瞧着他道：“杀了我吧！”

寇仲凑到她晶莹如玉的小耳旁，咬着她耳珠道：“不！我仍要放你！”

接着拍开她的脉穴，弹起身来，豪情万丈道：“因为我喜欢你的俏样儿，当日贵帮主搂着你的小蛮腰时，累得我都不知多么想当帮主。哈！不过我终不是也抱了你亲了你又摸了你吗？”

游秋雁跳了起来，美目滴溜溜转了好一会，叹道：“寇仲你莫要后悔，有机会我绝不肯放过你的。”

寇仲探手在她脸蛋摸了一把，淡淡笑道：“其实你是爱上了我，所以才特别恨我，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吧！我们走看瞧好了。”

游秋雁不知是气自己给他摸时不懂闪躲，还是心中对他爱恨难分，猛一踩脚，转身便去。

看着她美好的背影逐渐远去，寇仲不由想起东溟公主和徐子陵间那种暧昧的关系，接着又想起李秀宁，叹了一口气，往上游赶回去。

天际终现出第一道曙光。

是役寇仲和徐子陵大获全胜，震动了整个巴陵城。

敌人遭擒者三十多人，其中有三个是女的，包括昨晚登岸的女婢在内。死伤者由于随水下飘，所以难以点算。

萧铣和香玉山知道将军府内暗藏内奸，都非常紧张，立即展开调查。

云玉真却有点不高兴，既怪两人没有通知她就私下去对付敌人，更怪两人没得她同意，却指使她的手下去作战，颇有越权之嫌。

不过在寇仲的温柔手段下，很快她就回嗔作喜，与两人谈笑如常。

到晚时，寇仲问起查探内奸的事，香玉山面色沉下来道：“早已知机

逃了。”

素素接口道：“她是我的一個貼身小婢，自今早出門便失去踪影。唉！想不到我待她親如姊妹，她竟會做這種事。”

香玉山苦笑道：“她自幼便侍候我，想不到竟會給人收買了。”

徐子陵皺眉道：“她懂武功嗎？”

香玉山愕然搖頭。

寇仲嘆道：“你給人騙了，若我猜得不錯，這小婢必是遭了毒手，好使你以为已沒有了內奸的問題。”

素素劇震道：“小梅！”泪水同時奪眶而出。

徐子陵怨怪地瞪了寇仲一眼，扶起素素，進入內廳加以勸慰。

寇仲拍額後悔道：“是我不好！”

云玉真低聲道：“你們對素姐確是好得令人沒話說。”

香玉山沉吟道：“怎樣才能把這內奸挖出來碎尸萬段呢？”

寇仲望了內廳一眼，又長長一嘆，沉聲道：“只是他令素姐傷心落淚，我毫不肯放過他。給我把那被活擒女婢捉來，我保證可從身上得悉內奸的身分。”

女婢被帶到偏廳，寇仲揮手命其他人全退出廳外。

這女婢年華雙十，長得頗為娟秀，雖是臉色蒼白，但卻神色堅決，顯是不肯輕易屈服。

寇仲挨坐太師椅內，微笑道：“姑娘請坐！”

小婢搖了搖頭，緊抿嘴唇，擺明不會說話。

寇仲好整以暇道：“只要你肯答我幾個問題，我可以立即放了你，讓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好青春。”

小婢呆了一呆，眼睛射出難以置信的神色，但旋又搖頭。

寇仲知她不肯相信世上有這麼便宜的事，笑道：“誰不知我寇仲是個好人，你的主子要殺我，並非因為我做過什麼壞事，只為對‘楊公寶庫’起了貪念，所以你的主子才是壞人。哈！這道理多麼簡單，不明白的就是笨蛋。”

小婢雖沒說話，但俏臉再不繃得那麼緊了。

寇仲拍胸道：“就讓我這好人作出保證，只要你肯答三條問題，我就放了你。”

小婢嬌軀微顫，垂首啞聲道：“若我答了你，但你又硬指我說謊，那……”

寇仲截斷她道：“是否說謊，大家都心知肚明，例如假若你稍有猶豫的情況，又或說得斷斷續續，便分明在編故事，那就不用繼續下去了！”

小婢咬着下唇道：“真的只問三個問題？”

寇仲攤手道：“當然！我豈是言而無信的人。”

小婢勇敢地與他對視，俏目生機盡復的道：“只要我沒有猶豫，說話更沒有斷斷續續，就可以走了嗎？”

寇仲肯定地道：“就是這樣。不過假若你犯上這些錯誤，我立即廢了你武功，並把你賣落最低級的子，讓你每天至少接十個客，明白嗎？”

小婢聽得臉色大變，而事實上寇仲根本不懂得如何可廢她武功，更不會賣她落青樓，全是一派恫吓之言。

好半晌后，小婢点头答应。

这么便宜的事，换了任何人都难以拒绝，寇仲正是摸准她这种心理，不愁她不入圈套。

寇仲虎目寒芒亮起，瞧得小婢心中发毛垂首时，沉声道：“你叫什么名字？”小婢愕然道：“我叫小秋。”心想这么容易，不知是否算作一个问题。

寇仲拍几道：“第一个问题过关了！”

小婢忍着心中狂喜，轻轻道：“寇公子请说第二个问题吧！”

寇仲柔声道：“第二个问题是，嘿！你的主子是谁？”

小婢迅快答道：“媚公主！”

寇仲欣然道：“恭喜姑娘连过两关，答完下个问题后，我会亲自送姑娘出城与家人团聚，最好不要回媚公主那里去了。如此声名狼藉的主人，黏上了随时有祸，今趟当作是个教训好哩。”

小婢低声道：“公子问吧！”

寇仲故意默然半晌，到小婢紧张得浑身不自然时，倏地喝道：“昨晚谁把信交给你？”

小婢猛地张口，却说不出话来。

寇仲暴喝道：“不能过关！”

小婢泪水涌出，急叫道：“我不知他的名字啊！”

寇仲不容她有思索机会，喝道：“他有多高！”

小婢不敢犹豫，答道：“比我高半个头。”

接着寇仲连珠弹发的连问十多个问题，最后长身而起道：“我知道他是谁了，这便送姑娘离开，不要哭了！”

第九章 井月得主

寇仲含笑步入大厅，迎上云玉真、香玉山期待的眼神，却见徐子陵倚窗而立，神色无忧无喜，奇道：“小陵不想知道内奸是谁吗？”

徐子陵淡淡道：“这样的嫩娃儿那是你仲少对手，除非她根本不知道。”

香玉山按捺不住问道：“有什么结果呢？”

寇仲在两人对面坐下，道：“是你其中一个近卫，好象叫什么欧阳忌的，你懂怎么做了吧！”

香玉山双目杀机大盛，一言不发的去了。

寇仲向云玉真眨眨眼睛道：“美人儿师傅有没有兴趣和我两兄弟出城一游，我答应了要送那可怜的小姑娘一程呢！”

接着几天，寇仲和徐子陵尽心督促段玉成四人练武，而四人亦知这关乎到荣辱生死的问题，又得这两大天才横溢的明师指点，在努力不辍下突飞猛进。

余下时间，他两人便抛开一切，与素素游山玩水，尽量逗她开心。

时间飞快地流逝。

明早他们就要动身北上。

萧铄设宴为他们饯行。

席上还多了位陪客，原来是刚从岭南赶回来的萧大姐萧环，而萧铄的左路元帅张绣却于早上率军开赴战场，未能出席。

风情万种的萧大姐照例向两人乱抛媚眼，猛灌迷汤。

萧铄敬了一巡酒后，道：“那天暗袭子陵，教裴炎能趁机溜掉的白文原，原来是净剑宗新冒起来的高手，也是朱媚的现任面首，在四川颇有名气，不知是否贪朱媚美色，才投靠朱粲。”

寇仲失笑道：“现任面首。萧当家用的这个名词确是妙至毫巅，一句话便使人知道朱媚以前有无数拼头，哈！”

萧大姐白他一眼道：“做朱媚的拼头绝非什么好事，因她多疑善妒，若疑心拼头勾上别的女人，动辄杀之泄愤。故江湖上人称之为‘毒蛛’，白文原定是因嫌命长才黏上她。”

香玉山笑道：“这种庸脂俗粉，两位大哥怎看得上眼呢？不过朱媚手底极硬，听说已得朱粲九成真传，那晚她没有反击之力，只因慑于两位大哥搏杀任少名的威名，又不明情况，所以才要落荒而逃吧！”

素素担心道：“她既是心胸狭窄的人，定不肯就此罢休，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云玉真笑道：“素姐放心好了，论智计和能耐，小仲、小陵绝不逊于任何人。素姐想想吧，他们自出道以来，吃亏的只有别人，何时试过是他们呢？”

萧大姐花枝乱颤的笑道：“云帮主一副有感而发的模样儿，定是曾吃过两人的亏哩！”

云玉真俏颊霞生时，她又向两人大抛媚眼道：“大姐倒未试过吃亏的滋味！”素素见她公然在席上挑逗两人，心中不悦，黛眉紧蹙。

萧铄亦对乃妹的浪荡有些受不了，岔开话题道：“有一事到现今我仍想不通，两位小弟是怎样发现朱媚和沉法兴等人伺伏城外的？他们都是老江湖，我们的人便都给他们瞒过。”

寇仲自然不会透露徐子陵拥有玄妙感应的真相，胡诌道：“这纯粹是一种推测，可笑我们初时猜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恶僧和艳尼，岂知误打误撞下寻到他们，算他们倒足了霉运，哈！”

香玉山莞尔道：“我这位寇大哥说话常常都是这么轻描淡写，却又谈笑风生的，故有他在总是会有欢乐满堂的气氛。”

萧大姐忍不住奇道：“香将军为何仍是左一声寇大哥，右一声徐大哥，说年纪你比他们大，论关系更是他们的姐夫，素素你都不为他更正吗？”

素素欣然道：“我这两位弟弟是非常人，自然使玉山格外尊重了！”

云玉真也微笑道：“所以我也觉得玉山没有用错称呼。”

萧铄呵呵笑道：“说得好，两位小弟确是我萧铄平生罕遇的非常人，有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经经松松的就把整个南方的形势扭转过来，使我大梁国亦得而威势大张，虽然你们没有正式加入我军，但我萧铄已视你们为自家人了。”

接着拍手叫道：“人来！”

众人呆了一呆时，两名美婢已各捧一长一短两个精美锦盒，来到席前。

萧铄打了个手势，两婢分别把长盒奉给寇仲，短盒则送到徐子陵面前。

婢子退下后，萧铄欣然道：“小小礼物，不成敬意，两位请打开盒子一看。”寇仲打开锦盒，赫然是一把钢刀，初看第一眼时似乎平平无奇，但细看后却感到无论刀把刀鞘，虽没有任何华美纹饰，但总有种高古朴拙的味道，使人不敢生出小觑之心。

萧铄看着寇仲取过长刀，眼中射出令人不解的神情，柔声道：“这把刀没有名字，但据传是来自上古的神兵利器，纲质奇怪，刀身会隐透黄芒，二百年前曾落入当时的第一刀法家‘刀霸’凌上人手上。后来凌上人携刀退隐，此刀从此消声匿迹，其后又辗转落到我手中。我虽不喜用刀，但对这刀仍有很深的喜爱，以心头爱赠寇小弟，藉以显示我萧铄的真诚和感谢心意。”

“铮！”

寇仲拔刀出鞘。

众人运足目力，却同感失望。

刀身暗哑无光，何来萧铄说的黄芒。

蓦地刀身生出变化，亮起虽仅可觉察，但却是毫无花假的朦朦黄芒。

萧铄哈哈笑道：“小兄弟果是此刀真主，真气能使宝刀生出反应，我把玩了不下千百次，刀子都从未显过黄芒。”

这么一说，众人立时推想出当年凌上人运刀时必是黄芒大盛，而其它人拿起刀时却是凡铁一把，不由啧啧称奇。

寇仲明知萧铄在笼络他，仍是心中大喜，感激道：“由现在起，这把刀就叫井中月，小子拜谢萧当家的赐赠。”

萧铄愕然道：“井中月这名字有很重的禅味，可有什么来由？”

寇仲敷衍道：“我只凭有晚看到井里的奇景，没有什么特别的来由。”

萧铄忽又叹一口气道：“先祖梁武帝萧衍当年最爱搜集神兵利器，这把刀是他穷十多年心力，派人明查暗访，走遍天下，才在机缘巧合下得到，后来陈兵破城，此宝因深藏地下库室内，故得以保存。”

众人这才明白为何他会生出恋恋不舍的神色。

素素好奇地道：“小陵为何不看看萧当家送给你的是什么宝物呢？”

徐子陵将盒子奉回萧铄，微笑道：“萧当家好意只好心领了，盒内自是罕世奇珍，不过我这人最不爱有牵挂，更不想知道盒内玄虚，请萧当家见谅。”

徐子陵如此不识抬举，除寇仲外，其它人均感愕然。

反是萧铄讶然叹道：“徐兄弟独立特行，异日必是绝世奇士，老夫不但不会有丝毫不悦，还心中更添敬佩。”

对萧铄的风度，众人无不动容。

寇仲收起井中月，岔开话题道：“不知萧当家那天与宋小姐谈得是否投契？”萧铄点头道：“现正安排怎样和‘天刀’宋缺见一次面，对他老人家我一向心中崇慕，若能成事，两位小兄弟居功至伟。”

寇仲知他不会透露详情，转而谈论当前群雄形势，散席后，萧大姐毫不客气的随他们回将军府去。对寇仲和徐子陵都是热情如火，毫不避嫌，累得云玉真嘟长嘴儿，素素眉头大皱，但又知她生性如此，拿她没法。

在内厅天南地北胡扯了整个时辰，素素虽不情愿，但为了胎儿，在众人劝谕下首先回房休息。

香玉山要陪伴娇妻，亦借机脱身。

剩下寇仲、徐子陵、云玉真和骚媚入骨的萧环，气气立时尴尬起来。

徐子陵长身而起，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样儿道：“我亦要失陪了，请恕我须回房练功，好应付明天的路途。”

寇仲也站起身来，但尚未有机会说话，已给萧大姐一把抓着，嗔道：“人家谈兴正浓，怎能连你都溜掉，嘻，不若大姐和你到房中喝酒好吗？”

徐子陵向他送来一个“深表遗憾，但小弟爱莫能助的表情”后，匆匆溜了。

寇仲见云玉真气鼓鼓的低头不语，破天荒首次羡慕徐子陵的“无女一身轻”，苦笑道：“若我不去练功，而整晚和你们两位美人儿喝酒取乐，后天你们便永远都见不到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小子了。”

次日清晨天尚未亮，寇仲和徐子陵便辞别巴陵，与段玉成、包志复、石介、麻贵四人押着四辆载着盐货的骡车，渡江北上，开始征途。

第一个目的地是汉水旁的竟陵郡。

今趟他们学乖了，不取水道而走陆路，方便隐蔽行藏。黄昏时他们在平野扎营休息，骡马则饱餐美草。

寇仲和徐子陵来到一堆乱石草丛处坐下，前者叹了一口气：“萧铣真厉害，吃了人都不用吐骨。”

徐子陵遥望地平处争妍竞秀，突兀峥嵘的群峰，在夕照下有种可望不可即仙胜般动人的感觉，陪他叹了一口气道：“他有素姐在手上，实不怕我们敢拿他怎样，假若香小子是为了‘杨公宝库’才娶素姐，我第一个要取他小命。”

寇仲捧头苦恼地道：“这比用刀架着素姐来威胁我们更厉害。不要看香小子对我们恭顺尊敬，事实上他可能比我们两人加起来更要狡猾，至少我们拿他全无办法。”

徐子陵脸色沉了下来，缓缓道：“异日若见到李靖，我会问他为何要辜负素姐对他的情意，若非素姐，他早命丧南方。”

寇仲一震道：“小陵你还是第一趟直呼其名。”

徐子陵一掌拍在身旁一块重约百多斤的石上。

“砰！”

石块立时中分而裂。

寇仲看得瞪目结舌时，徐子陵重重舒出一口气，叹道：“为何人生总是这么多无奈的事，明知不应为，却是无可奈何。”

寇仲垂头不语，深有感触。

那晚两人就这么呆坐至天明。

翌晨继续上路。

两日后进入山区。

沿途景色极美，山路掩映于绿树浓阴中，其中一程下临百丈深谷，山下田畴尽收眼底。到高处时更见层峦叠翠，万山起伏。

那晚他们就在山脚歇息。

自呆坐一晚后，徐子陵出奇地沉默。两人晚上也不睡在营帐里，而是席天幕地，似像回复到傅君婳葬身那小谷时的原始生活。

后徐子陵一个人远远坐开，寇仲则和段玉成等闲聊起来。

段玉成恭敬地道：“我们四人能随仲爷和陵爷出来闯天下，实是家山有福，短短一两个月工夫，就像别人数年的经历，真个眼界大开。”

包志复等纷纷点头附和。

为了避人耳目，他们都不以帮主称呼两人。

石介亦有感而发道：“无论在多么恶劣的形势下，只要有仲爷和陵爷在，我们便总是充满斗志和生机，有信心应付任何危难。”

麻贵接口道：“最难得两位爷儿从不拿我们当下人看待，更从不摆架子。”

寇仲洒然笑道：“大家现在是兄弟手足，一起去打天下。不但为了建立百世不朽的大业，更希望能使天下太平，人人安居乐业。命运是由有志者去创造的。”

四人都听得露出感动兴奋的神色。

石介狠狠道：“我们最痛恨就是那些狗官贼兵，杀多少个都绝不手软。”

段玉成忽地垂下头去，双肩抽搐，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显然有惨痛的去。

寇仲讶然瞧他时，麻贵凑到寇仲耳旁轻声解释道：“小段未过门的妻子被贼兵先奸后杀，每次想起便痛哭涕零。”

寇仲同情地点头，探手抓着段玉成的肩头道：“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明天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命运再不应操在别人手上，而是在你和我手中。纵使为这抛头颅洒热血，也永不言悔。”

寇仲来到正卧地看天的徐子陵旁盘膝坐下，仰首一看，见到乌云掩至，遮盖了大半个本是星辉灿烂的夜空，吁出一口气道：“看样子又有一场雷暴和大雨了！”徐子陵默然不语。

寇仲低头瞧他，问道：“你在想什么？”

徐子陵坐了起来，沉声道：“我想起那段住在娘埋骨那小谷的日子，假设我们一直没有离开，现在就没有这么多令人神消魂断的痛苦。人是否总要自寻烦恼呢？”

一滴豆大的雨水，落在寇仲后颈处，滑入襟领去，他抬头观天时，刚好捕捉到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接着闷雷爆响，粉碎了山野的宁静，奏起了暴风雨的序曲。寇仲伸手搂着徐子陵肩头，苦笑道：“命运是没有如果这两个字的。已发生的就是发生了。假设我们不是凑巧扒到了长生诀，现在面对的只是另外的烦恼和痛苦，言老大亦不用横死而可继续虐待我们，我们更不会坐在这里等待暴风雨的来临。生命就是这样，老大爷将你摆在这么一个位置上，不管你情愿与否，都要竭尽全力去做好那个角色。”

“哗啦”声中，随着一股席卷山野的狂风，大雨倾盘洒下。

徐子陵任由雨水湿透全身，低声道：“你何时变得这么相信命运呢？”

寇仲露出一丝苦笑道：“我只相信过去的命运，至于未来的，老子我只信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若不是这么想，做人还有什么斗志和意义？”

徐子陵点头道：“由于不知道，故而不存在。这正是命运最动人之处。无论将来如何，我们也要向将来挑战，寻求自己的理想。”

寇仲微笑道：“哈！不若我们就在豪雨雷暴之夜，齐声高歌一曲，以舒胸中对生命的悲壮情怀，陵少尊意如何？”

徐子陵哈哈一笑，扯着他站了起来。

两人交换了一个有会于心的眼神后，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唱道：“山幽观天运，悠悠念群生，终古代兴没，豪圣定能争……”

歌声远远传开去，连雷雨也不能掩盖分毫，段玉成等闻歌而至，亦为他们的豪情咏颂而兴奋神往。

雨势更趋暴烈，但他们心中燃起的烈焰，却半点无惧风雨的吹打。

骡车队穿过溪谷，进入竟陵城东南左的平原，把崇山峻岭逐渐抛往后方。寇仲和徐子陵并骑前行，为四辆骡车引路。

在这十多天的路程中，各人没有松懈下来，在武技的锻练上精进励行，准备应付随时来临的恶战。

徐子陵指着左方远处一个小湖道：“今晚我们就在湖边宿营，更可乘机畅泳。”

寇仲正在马上细阅香玉山给他们的地势图，闻言道：“明天下午我们就抵达百丈峡，此峡长达两里，两边陡壁万仞，有些地方只能窥见一线青天，更有瀑布悬空直下，极为险要，若有人在那里伏击我们，骡车肯定不保。”

徐子陵对动物最具爱心，笑道：“今晚我们清溪浴罢，就先到那里散步看看好了。”

寇仲哈哈笑道：“好主意！”

拍马便往小湖驰去，徐子陵策马紧追，段玉成等亦催赶骡子，加速朝目标进发。

只穿短膊，湿淋淋地从温暖的湖水里爬上岸旁的徐子陵，回头对仍在水中载浮载沉，仰观星夜的寇仲道：“你那把老萧送的宝刀为何舍星变而一再取井中月为名呢？”

寇仲笑道：“我是要把星变这名字让给我们的徐子陵公子嘛！”

徐子陵在一块大石坐下，翘起二郎腿，没好气道：“不要赖在我身上了，快给本少从实招来。”

寇仲开怀大笑道：“失去的过去又回来了。这是我不怕会给你骂的好时光。告诉你又何妨。哈！井中月就是星变，星变就是井中月，井中月的下着变化，不就是星变？明白了吗？”

徐子陵动容道：“果然有点道理，好了！做探子的时间到了，快滚上来。”

寇仲一声领命，跳上岸来。

他们以最快手法穿上衣服，嘱咐了四人后，全力展开身法，朝百丈峡飞掠而去。半个时辰后。两人走了近二十里路，显示他们的轻功比以前又大有长进。

这时前面出现一道横亘无尽的密林，在没有星辉月照的黑夜里，份外阴沉诡秘。

两人童心大起，掠入林里，就在树上枝叶间穿插跳跃，好不写意。

快出林时，林外隐见点点火光，还传来厮杀之声。

两人大讶，停在林近，往外望去。

林外地平远处，是一列耸立的崇山峻岭，在这之间则是地势起伏的陵丘与疏林，此时火光掩映，以数百计的火把布满陵野之上，两帮人马正作生死拚杀。

寇仲和徐子陵瞧得面面相觑，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徐子陵吁出一口凉气道：“他们把往百丈峡的去路完全封闭，现在我们该继续行程还是掉头回去睡觉呢？”

寇仲功聚双目，遥观两里开外正在厮杀的两帮人马，道：“看到吗？在战场中心有盏高悬的黄灯，那是挂在一个高台的木柱上，木柱似还有些东西，似乎是有人给绑在柱底处。”

徐子陵点头道：“那人身穿黄衣，难道这两帮人马，就是为争夺此人而以生死相拚吗？”

寇仲心痒难熬道：“若不去看个究竟，今晚怎睡得着。来吧！”

徐子陵好奇心大起，随他朝高台奔去。

愈接近时，喊杀声更是嘈杂，已可清楚见到两帮人马正交手拚搏，火炬错落分布，或插地上或绑在树上，愈接近核心的高台，火炬愈密愈多。

这时他们清楚看到一方人马身穿胡服，显非中土人士，而另一方则一律黑色劲服，泾渭分明。

很自然地，两人都生出偏帮黑衣武士一方的心意。

高台的情况更是清楚无遗，被反手绑在台上是个黄衣女子，如云的秀发长垂下来，遮着了大部分脸庞，教人看不清楚她的玉容。

胡服武士正在阻止黑衣武士攻占高台，而且明显占在上风。

黑衣武士人数过千，比胡服武士多出一半，但胡服武士却是武功较强，成缠战之局。

剑气刀光，不时反映火炬的火芒，就像点点闪跳不休的鬼火，份外使人感到战争的鲜明可怖。

战场的分布辽阔，虽以高台为主，但四处均有激烈拚斗的人群，此追彼逐，惨烈之极。

迫到战场边缘处，刚好一队五、六人的黑衣武士被一群十多个的胡服武士圈了起来，乱刀斩死。

两人看得热血填膺，涌起对外族同仇敌忾的心意。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大步迫去。

徐子陵也不打话，紧随他身旁。

那十多名胡服武士亦发现了他们这两个闯入者，目露凶光的一拥而至。

在这一角离高台只有百来丈的战场，黑衣武士陷于绝对的劣势，不但保持不了阵形，且被冲得七零八落，予敌人逐个击破的危机。

敌人已至，矛斧刀戟，声势汹汹的盖头杀来。

寇仲加速掠前，振起井中月，刀身立时黄芒剧盛，连挡格都省了，闪电的左挥右劈，就在敌刃及体前，斩杀两人。

最令人吃惊的是尸身并没有似以往般应刀抛跌，而是凝止不动，先脱手掉下刀枪，才柱子折断般颓然倒下。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这才想到此把看来拙钝不起眼的刀，实是锋快无匹的神兵利器。

余下的多名胡人见只是黄芒两闪，己方立即有两人以奇怪诡异的情况命丧当场，无不心胆俱寒，暗想这种连如何出手都看不清楚的刀法，教人如何对抗，立时斗志全消，四散奔逃。

寇仲把刀收到眼下，傲然卓立，伸手抚上刀锋，叹道：“你以后就是我徐子陵以外的最好伙伴，千万勿要辜负我寇仲对你的期望啊！”

此时又有另一批胡人朝他们杀至，但徐子陵却像视若无睹般来到寇仲身旁道：“你知否刀尚未及敌体时，剑芒竟可先一步侵进敌人身体去，制着了对方经脉，要他们乖乖受死。”

寇仲点头表示知道，又苦恼地道：“照你看！究竟是我功力大进，还是全凭这怪刀的关系呢？”

三支铁矛，疾刺而至。

寇仲看也不看，踏前一步，井中月往敌画出，刀光游飞，黄芒暴张，三支铁矛应刀而断，吓得那三人踉跄跌退，狼狈不堪。

另有两名胡寇仍悍不畏死的各提双斧来攻，寇仲顺势回刀，黄芒如激电般掣动一下，两人都撒斧倒跌，当场横死。

其它人更一哄而散。

徐子陵像不知刚有敌人来袭般，油然道：“我看两方面都有一点关系，看你这两次出手，已具有点弈剑术的味儿，能先一步封死敌人的下着变化，迫得敌人不得不变招抵御，以至锐气全消，否则怎会不济至此？”

寇仲叹道：“唉！若有跋锋寒、杨虚彦之辈在这里给我试试刀就够痛快了！”这情景极为怪异。

四周虽是喊杀连天，刀光剑影，两人却像怡然散步到这里来，还闲聊起武功的问题。

徐子陵倏地横移，劈手夺过偷袭斩来的一刀一剑，两脚疾踢，同时反手掷出刀剑，四名胡寇立即报消，一时间再没人敢来惹他们。

徐子陵回到寇仲旁，一肘打在他肋下，笑道：“别忘了有我这个对手，放马过来吧！”

让我看看你有了井中月后，究竟是如虎添翼，还是似鼠生瘤？”

寇仲一边雪雪呼痛，一边摆开架势，怪笑道：“你这小子近来最爱板起脸孔向我训话，今趟我就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看刀！”

不过这一刀却是先劈向一名扑来的年青英伟的胡汉。

“铮！”

那人竟运剑架着他的井中月，还猛施反击，剑法凌厉奇奥，功力深厚，显是胡寇中闻风来援的高手。

寇仲忘了徐子陵，唰地横移，幻出重重黄芒，长江大浪般向来人攻去。

那人连挡七刀。

“当！”的一声，长剑竟中分而断。

寇仲井中月乘势扑入，那人确是高明，竟可及时掣出匕首，“叮”的挡了这必杀的一招，借力飘退寻丈。

徐子陵此时亦陷身重围里，却高叫道：“我要去看东西了！”拳脚齐出，

硬是杀开一条出路，朝高台方向奔去。

寇仲要追在他身后时，眼前一花，给三人拦着去路，包括了刚才那身手高明的胡人，手上换过另一把长剑。

那年青胡人喝道：“朋友何人？身手果是了得，不知与独霸山庄是何关系？”寇仲哈哈笑道：“什么独霸山庄，我听也未听过，本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寇仲是也。尔等来自何方，为何竟够胆子到我中土来撒野？”

三名胡人闻寇仲之名，同时色变。寇仲愕然道：“你们认识我吗？”

刚才那个和寇仲交手的胡人道：“本人乃铁勒‘飞鹰’曲傲的第三门徒庚哥呼儿，寇仲今趟你送上门来，休想有命离开，上！”

他身后两名胡人立时散开侧进，把寇仲围在中间。

寇仲耸肩笑道：“原来任少名真是你们的人，横竖我手痒得要命，就拿你们来祭刀吧！哈！”

徐子陵突破一重又一重的敌人防御网时，战场上响起阵阵尖锐的哨子声，隐含某种规律和指令，指挥胡人的进退，使他压力骤增。

不过他两人显然已牵制着铁勒人的主力，使独霸山庄的黑衣人声势大振，向高台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战。

徐子陵进入静如止水的灵明心境，在他四周虽是此追彼逐的混战场面，但他却能清楚把握敌我的虚实，总可先一步避开前来拦截的敌人，使他们无法形成包围的局面。

黑衣武士则视他为己方之人，有时还为他挡着来攻击他的铁勒人。

到离高台尚有十丈远近时，一声娇叱，来自上方。

徐子陵迅速判断出来者是第一流的好手，遂厉喝一声，冲天而起。

火光映照下，一位露出粉臂圆脐的红衣美女，左右手短刃化作两团芒焰般的精光，一上一下往他脸胸印来，迅疾无伦，凌厉之极。

此女轮廓极美，清楚分明得有若刀削，一对美眸更精灵如宝石，引人至极。

不过徐子陵却一点不为她的美丽分神，左右掌先后拍出。

“蓬！蓬！”

两人错身而过时，又再交换了三招。

徐子陵用了下巧劲，反竟能借力腾升，大鸟般往高台扑去。

那美丽的胡女显然想不到徐子陵不但可硬封她蓄势而发的凌厉招数，还高明到能借力腾飞，欲追时已来不及。

第十章 妖女圣女

寇仲并中月一招漫天疾风，架开左右攻来两把大刀时，曲傲的第三门徒庚哥呼儿大步跨来，手中长剑迎头直刺。

剑未至，寒气笼罩着寇仲整个前方。

寇仲知此一剑乃庚哥呼儿全身功力所聚，趁自己忙于挡格他两名手下时，觑隙而进，厉害非常，反大感过瘾，刀势疾打，迎削而去。

黄芒到处，发出一下震耳响音。

寇仲凝立如山，庚哥呼儿却连退两步。

两柄刀又再攻来，使寇仲难以追击。

这两名铁勒高手武功虽佳，但寇仲可肯定自己只须三数招就可把任何一人收拾。但偏是当他们联手合击时，由于时间角度都迫得他不能全力对付其中一人，故而颇感有力难施。而从这亦可见两人施展的乃是一种玄奥的联战之术，合起来可制着比他们武功更强的对手。

寇仲却是夷然不惧，豪气上涌。忽而左闪忽而右晃，硬是以迅若游鱼的奇异身法，避过敌刀。

“嗖！”

庚哥呼儿长剑又至，仍学刚才般一剑当头疾刺。

虽是简单无比的一剑，寇仲却生出无法闪躲的感觉，运起井中月还击。

“当！”

寇仲井中月黄芒再盛，再次架开敌剑。

今趟庚哥呼儿被震得退开三步，而寇仲亦往后移了小半步。

两人同时大吃一惊。

寇仲惊的是庚哥呼儿这一剑无端功力骤增，远胜前剑，弄得自己也气血翻腾起来。

假如他下一剑亦照此比例增进，他不吃败仗才是怪事。

庚哥呼儿惊的却是寇仲的韧力，要知他这名为“狂浪七转”的独门招数，乃曲傲所创三大奇功之一，每一刀都能吸取对方少许功力，转而增强自己的剑势，奇诡非常。

那知寇仲的真气不但蓄而不泄，且奇寒无比，使他虽勉强吸得少许，却是难受无比，故而第二招交手，比前一招更要多退一步。

至此才知为何以化名任少名的曲特之能，仍要饮恨对方刀下。

此时背后刀刃劈风之声又至，寇仲心念电转，知道如此下去，自己必将陷进完全捱打和被动的形势中，心中已有计较。

寇仲刀随身转，似是迎向背后左方之刀时，蓦地似蟹儿般侧移，变成面对右方砍来的长刀，井中月芒气剧盛，斜指敌人。

那铁勒高手但感对方怪刀黄芒暴张，刀气迎头冲至，大有千军万马冲杀而来之势，登时锐气全消，窒了一窒，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本是无懈可击的联阵之局，立时露出一丝绝不该露出的破绽。

寇仲一声长笑，腰板猛挺，神态变得更是威凌无俦，信心十足。

井中月有若迅雷激电般往那铁勒高手画去。

“当！”的大响一声，那人运刀架着。

岂知黄芒暴闪，劈得那人连刀带人，倒摔往外，未触地前已气绝身亡。

庚哥呼儿这时才回过气来，由此可知四人交手的紧凑迅快。他见状大惊，冲前劈出惊天动地的第三波狂浪。

战场上战况加剧，集中到高台四周去，不断有人溅血倒地，惨烈之极。

另一把剑又由左侧杀到。

寇仲装出挡格的姿态，井中月虚晃一招，到敌剑临头时，才疾移半步，

敌剑从他鼻尖掠过，只差分毫就可把他的身子剖开。

井中月顺势往侧平削。

“当！”

这个高手给他震得口喷鲜血，踉跄跌退，一时再无攻击之力。寇仲压力大减，长笑跨步，一抖井中月，如裂岸惊涛般往庚哥呼儿攻去。

庚哥呼儿还是首次遇到有人能以硬接的方式，避过他的“狂浪七转”，早心胆俱寒，竟不敢接刀，往后飘飞。

寇仲也不追赶，哈哈一笑，接应徐子陵去也。

徐子陵刚落在高台边沿处，十多名守在台上的铁勒人分作两批，部分迎来自截，部分拥到那被绑柱上的黄衣女四周，严守着最后一关。

徐子陵知道若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击倒守于这最后防线的铁勒人，让那铁勒美女及时赶回来，不要说救人，自身亦可能不保。

而且眼前攻来的铁勒人，武功明显高出刚才遇上的铁勒武士，尤其当中一个持枪巨汉，枪未至，枪气已压体迫来，强横非常，那敢小觑，一个腾跃，来到三丈许的高空，竟能再运气翻身，横往竖立台中那支木柱移去。

下方的铁勒人那想到徐子陵在空中仍能灵活如鹰，可一再翻飞，一时阵脚大乱，最要命是徐子陵可借着触柱之力，随意改变落点方向，教他们更是无所防范，不知如何应付。

说时迟，那时快。

徐子陵一掌拍在木柱上，同时贴柱滑下，狂猛无匹的劲气，向守在木柱下的六名铁勒武士当头压下。

这刻他们就算生出要先斩杀被缚美女之心，亦无法办到。

娇叱声中，那出色的铁勒美女已赶到台上。木柱忽然寸寸碎裂。

众敌这才知道徐子陵那一掌的作用，同时更清楚徐子陵掌劲的厉害。

不过一切都迟了。

那黄衣女子骤脱木柱的束缚，往后倒下时，徐子陵已把她挟起，斜冲上天，并发出长啸，招呼刚刚赶到的寇仲一起离开。

寇仲领路，徐子陵挟着那黄衣女子，一口气奔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另一个小山丘才停下来。

徐子陵把黄衣女子放在草地上，皱眉道：“真奇怪，她该是给点了穴道，但无论我怎样为她通经活络，她仍是昏迷不醒。”

寇仲学他那样蹲在草地上，伸手拨开她的秀发，两人同时目定口呆。

我的娘，世上竟有气质动人至此的美女？若她紧闭的眼内有配得超她绝世花容的美眸，即管宋玉致、沉落雁、单琬晶那种级数的美女，亦要逊让三分。

寇仲呆望着她有如山川起伏的优美体态，晶莹似雪又充满张弹之力的肌肤，吁出一口凉气道：“倾国倾城之美大概就是这样子，难怪两帮人马要为她打生打死。”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只看她乌黑的发质，雪白的肌肤，便如天生丽质该作何解。

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诱人的秀发冰肌，美丽得近乎诡异。”

寇仲奇道：“你说得对，本来见着美女总会心热，为何刚才我却是心生寒意呢？”

徐子陵由头把她瞧到落脚，却没法在这匀称无可比喻的身段上，找到任何足以破坏她完美无缺的半点小瑕疵，反而是愈看愈感到她那种难以言喻的美丽透着的眩人诡艳。

寇仲叹道：“她会否根本不是人呢？横看竖看她都像精灵多过像人，人那有这么美丽呢？”

徐子陵声音转冷道：“你好象忘了原先蹲下来看她的原因哩！”

寇仲这才记起是要设法解开她被封的穴头，尴尬道：“因她美得太惊心动魄了。噢！

为何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徐子陵摸了摸自己的脸庞，思索道：“或者是因为我刚才想为她打通穴道时用了太多真力吧！”

寇仲暗中给徐子陵打了个眼色，口上却道：“该是这个原因了！”

徐子陵和他最有默契，站起来道：“我去瞧瞧有没有敌人追来，你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办法弄醒她吧！”

寇仲那还会不知机，道：“还是一起去看为佳！”

伸手搭着徐子陵肩头，同时把真气送入他经脉去。

两人走得离那绝代美人儿至少有三十丈的距离，寇仲才低声道：“非常不妥，以前就算在你力战之后，脸色也不会白中泛青，现在经我输入真气后，你这青色才退去。”

徐子陵点头道：“这女人不但美得邪门，人也邪门得很，看来我是着了她道儿。天下间那有我们解不开的封穴的手法呢？难道点她穴道的强得过跋锋寒吗？这是不可能的。”

寇仲苦笑道：“若点她穴道的是曲傲又如何呢？别忘记曲傲的功力只是差毕玄少许？”

徐子陵失声道：“你碰到曲傲吗？”

寇仲没好气道：“若碰上曲傲，还有命儿在这里和你研究是否救了个妖女回来吗？唉！这么美的妖女，竟使我觉得即使被她害死都是心甘情愿。”

见徐子陵正狠狠盯着他，忙道：“刚才那批人是曲傲的手下，那使剑使得不错的自称是曲傲的三徒儿庚哥呼儿。另一边的人则是独霸山庄，只听名字便知也不是什么好人了。”

徐子陵皱眉道：“他们为什么会为这妖女打起来呢？”

寇仲摇头表示不知道。搂着徐子陵肩头步下山坡道：“见到她那诡异的美丽，我便有胆颤心惊的感觉，红颜祸水怕就是这级数的动人尤物。告诉我，你曾想象过有人竟可比单琬晶、沉落雁、李秀宁她们更美吗？”

徐子陵摇头表示未见过，同意道：“我们唯一的选择，确是走为上。噢！为何你愈走愈慢了。”

寇仲颓然坐下，捧头道：“小陵啊！你教教我吧！假若我们真是好人作贼办，人家姑娘确是清清白白的，却给我们疑神疑鬼的害得给铁勒人擒回去，又或被野兽吃掉，我们的良心会安乐吗？”

徐子陵亦茫然坐在山坡底另一块石上，道：“但怎样解释我脸上会现青气呢？”

寇仲问道：“在救起她之前，你有否和什么特别厉害的人交过手？”

徐子陵点头道：“确是碰上个使双刃的铁勒美女，但她尚未有资格伤我。”

寇仲道：“曲傲的武功古古怪怪的，像那庚哥呼儿便能以一种奇怪的方法增强力道，或者那铁勒美人儿暗中伤了你都说不定，所以错怪她为妖女的可能应是存在的。”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她或是个丝毫不懂武功的弱质女子，否则便是武功高明得连我们都察觉不到她体内的怪异真气。唉！我也不知该怎样处理她了。”

寇仲思量道：“照道理这该不会是个为我们而设的陷阱，因为她怎知我们会去救她呢？”

徐子陵沉吟道：“但为何我们总有不妥当的感觉？”

寇仲长身而起，断然道：“回去看看再说吧。”

那神秘诡艳的美女仍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这时乌云已过，星斗满天，她的艳光更是诡秘迷人。

远处传来阵阵狼，不知是否因嗅到战场上的血腥气味，故联群而至。

两人躲在一处草丛后，犹豫难决。

自出道以来，他们还是首次陷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里。

寇仲凝望着她起伏有致的动人酥胸，轻轻道：“看她的模样儿，绝不该超过二十岁，就算她的师傅是毕玄或傅采林，也难使她的功力足以深藏不露至可瞒过我们的地步。”

徐子陵晒道：“若她是另一个似师妃暄……天……”

两人同时剧震，显是想到同一个可能性。

寇仲低声道：“我的奶奶！若她是阴癸派那要与师妃暄决斗的嫡传弟子，这一切都变成有可能了。”

徐子陵沉声道：“这个可能性太大了。任少名是曲傲的儿子，恶僧艳尼则是阴癸派的人，否则为何会缚她在柱子上一副等我们去救的样子。”

寇仲点头道：“定是这样。走吧！看她能躺到何时？”

话虽如此，两人却只说不走，没有离开。蓦地一声狼，在近处响起。

两人心神全集中在黄衣女身上，登时吓了一跳。

几头饿狼从山坡奔了上来，见到黄衣女，立即狼目生光，扑了过去。

美女一动不动。两人按捺不住，疾掠而出，逼走饿狼。

几经辛苦，两人终于弄好了以树枝树藤扎做的担架。

这虽费时失事，但为了不接触她的身体，即使多费工夫也要如此做了。他们提心吊胆，着意防备，把她柔若无骨的动人肉体放到担架上时，才松了一口气。

寇仲苦笑道：“回去再说吧！”

两人抬起担架，飞快地跑了。

第十一章 妾名馆馆

寇仲策骑来到领头的徐子陵旁，道：“她仍未醒过来，这样滴水不进，不用几天就要玉殒香消。”

徐子陵回头瞥一眼那辆特别为她架起遮阳篷帐的骡车一眼，忽地露出一个笑容，淡淡道：“仲少你有否觉察到她无论呼吸或脉搏，长短轻重均始终如一，照我看这是一种上乘之极的龟息功，我敢肯定她就是阴癸派派出来应付师妃暄的超卓传人。”

寇仲深感烦困的道：“昨晚若我们肯任得饿狼去噬她，就可得个水落石出，但又怕一子错铸成千古恨，害了人家一条小命只由于我们疑心生暗鬼。”

四周虽是野趣盎然，薄雾飘浮、林木c翠，美得如诗如画，但两人背着这个精神包袱，却是无心观赏。

寇仲续道：“假设她是那阴癸派那妖女，索性和曲傲联手来找我们晦气好了，何用这么装神弄鬼大费周章？”

徐子陵肃容道：“你好象逐渐给她的美丽征服了，否则为何尽替她辩护。不要忘记世事每每出人意表。例如她想诱我们为她解穴，乘机以邪功吸取我们的功力。又或要察破我们奇异的练功法门，好增长她长的功力，去击败师妃暄，这些可能谁敢肯定是或不是？”

寇仲咕哝道：“我怎会那么轻易给她迷惑或征服？不过段玉成那四个小子自见过她后，都变得失魂落魄，这才叫人担心！”

徐子陵断然道：“她既找上门来，要逃也是逃不过的了。我们只好与她周旋到底，看她除了扮昏迷外还有什么法宝。”

寇仲讶道：“你似乎认定了她是妖女，假若最后证实她只是个给曲傲以奇异手法封闭了穴道的可怜女子，那不是个天大的笑话吗？”

徐子陵露出个充满信心的灿烂笑容，悠然道：“这场斗争，比的就是耐性和信心，只要逼得她露出原形，我们就胜了，明白吗？”

寇仲点头道：“你的感觉定不会错。我们就和她走着耆瞧吧！我才不信她可以永远装睡下去。唉！我情愿面对曲傲，也不想对着这件棘手货。”

到黄昏时分，他们走了十余里路，边行边打量适合宿营的地方。

这时离百丈峡只有六、七里的路程，但由于要避过昨夜那战场，故绕道而行，使路程增加了七、八里，今晚无论如何都到不了百丈峡，亦不宜在

晚上冒险过峡。他们所取路线，都是荒僻的山野，地势荒凉、杂草滋蔓，不见人烟。

最后他们在一处平野歇脚停息。

段玉成和包志复把黄衣女送入营帐后，失魂落魄的走出来，默然无语。

石介和麻贵则借故去看她，四人都是心神不属的样儿，看得寇仲和徐子陵暗自惊心。

他们两个虽曾多番提醒警告那四人，但却知他们不但不会相信，还根本听不进耳内去。

寇仲把徐子陵拉到一旁道：“现在就有个进退两难的抉择，假若此女真是两方争夺的宝贝，其中一方必会在百丈峡布下伏兵，那我们的盐货可肯定宣告完蛋，玉成他们四人亦小命不保。”

顿了顿又道：“假若我们今夜到百丈峡探路，倘有人来抢她，不但保不住人，玉成他们更不知为了什么白白送命，该如何办才好？”

徐子陵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今晚就守在这里，明天过峡前再作打算好了。唉！”

舍百丈峡还有没有第二条路线呢？”

寇仲道：“当然有的，可是却要多费十天工夫，那时说不定和氏璧早给人抢去了。”

徐子陵没好气道：“有了‘杨公宝库’，还对和氏璧念念不忘，你何时变得这么贪心的。”

寇仲陪笑道：“陵少息怒，我只是打个生动的譬喻罢了！难道连说笑也不可以吗？”

徐子陵待要说话，蹄音忽起，由远而近。莫非说曹操，曹操就到？若是曲傲亲临，怎办才好呢？

寇仲和徐子陵并肩而立，静待敌人的来临，段玉成四人则忙于扣好骡子，又把黄衣女抬到为她特别作过布置的骡车上。

在半边新月下，十三乘骑士逐渐接近，沿的是他们早先经过的路线，显是楔着骡车遗下的印痕衔尾追来。

来人显已看到他们，放缓马速。

带头的中年男子高大粗壮，身穿黑衣，外披红披风，上唇留有浓密的黑髭。

最使两人印象深刻是他的脸肤粗糙而坑坑突突的，但那双嵌在麻麻点点的脸上的眼睛却像两盏小灯笼般闪亮照人，使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野兽般既可怕又慑人的魅力。

他身后的人都是黑色劲装，高矮肥瘦不一，但无不透出一股强悍的劲儿。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恐怕是独霸山庄的庄主来哩。”

徐子陵点头道：“说起来昨晚我们和他还是战友，可以不动手，就不要动手。”

这时独霸山庄的人在离他们十丈许处勒马停下，齐齐飞身下马，动作整齐而迅捷。

那带头者排众而出，来到两人身前，抱拳道：“在下独霸山庄庄主方泽滔，不知两位是否近年名震天下的寇兄弟和徐兄弟呢？”

两人见他态度客气，大生好感。

寇仲还礼答道：“方庄主过誉了。我两个只是被人赶得东奔西窜的亡命之徒。”

方泽滔哈哈笑道：“得志而不骄，才是真英雄，谁能于千军万马中，斩杀任少名仍可从容脱身，那怎会只是亡命之徒。”

徐子陵微笑道：“方庄主莫要夸奖我们，不知今趟大驾光临，是否为了昨夜我们救回来那个黄衣女子呢？”

方泽滔双目射出热烈和关切的神色，虚心有礼地问道：“俩位昨夜援手之恩，我方泽滔绝不会忘记，请问馆馆小姐现在何处呢？”

寇仲松了一口气道：“原来她叫馆馆，请问她与庄主是什么关系？”

方泽滔回头向手下们道：“你们负责在四周把风，千万要打醒精神。”

手下领命散往八方时，方泽滔才亲切地道：“我们边行边说好吗？”

两人对先前自己的疑神疑鬼都感到有点荒谬可笑，点头领他往装载馆馆的骡车走去。

方泽滔道：“馆馆的身世非常可怜，方某遇上她时，她家的车马队遇上贼劫，家人无一幸免，那些小贼贪她美色，正要饱逞兽欲时，给我碰巧撞上，尽杀群盗，救了她回庄。”

寇仲道：“请恕小子见识浅薄，只看贵庄昨夜的阵容，绝非江湖上无名之辈，为何我们却从未听过贵庄的大名呢？”

方泽滔答道：“这或者是我们建庄时日尚短，我本是隋将，自昏君被宇文化及所杀后，便占了竟陵。但又不想象其它人般划地称王，故而与追随我多年的众兄弟建立独霸山庄，一方面可防止盗贼，另一面则等待明主出现，好归顺其麾下，使竟陵免受兵灾之祸。”

两人恍然点头。

徐子陵道：“不过独霸两字却是非常霸道，庄主不怕给人误会了？”

方泽滔笑道：“不改个霸道点的名字，怎能镇压四方贼众，现在乱兵结成势力，数以百计，四处抢掠和招抚奔窜的流氓，其中又以向、房、毛、曹四大寇最是凶名四播。

噢！馆馆！”

三人这时来到骡车旁，方泽滔见到躺在禾草造成的床上的绝世美人馆馆，立时不顾一切扑到车旁，真情流露地颤声道：“她怎么样了？”

两人这时再无半丝怀疑，寇仲解释了她的情况，方泽滔珍而重之的伸指搭上她的腕脉，不片晌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颓然道：“这是什么封穴手法，她经脉内虚虚荡荡的，既没有闭塞，但亦没法凝聚气息，便像个虚不受补的病人。”

从他这番判断，两人便可推知方泽滔乃内家武功的大行家，可跻身一流高手之林，难怪敢占竟陵称霸了。

徐子陵对他颇有好感，道：“方庄主对曲傲的封穴手法是否亦有认识呢？这么怪异的手法我们想也未曾想过，该是曲傲本人亲自下手的吧？”

直到此刻，他们仍未清楚为何会有昨晚那种事情发生。

方泽滔摇头道：“绝不会是曲傲下手的，皆因他尚未踏足中原，来的只是他的三个徒弟长叔谋、花翎子和庚哥呼儿。最大可能是由长叔谋下手，此

人据闻已得曲傲八成真传，曲傲名震域外的三大绝技，唯他能全部贯通。”

寇仲念了“长叔谋”的名字几趟后，虎目生寒道：“馆馆小姐为何会给他们绑到柱子去的？”

方泽滔爱怜地瞧着馆馆，叹了一口气道：“这可说是飞来横祸，半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任少名的信，要我归附铁骑会。我当然断然拒绝，还加强城防，怕他们来攻，这两年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作好准备，又得城内百姓支持，敢夸就算任少名倾全力来攻，随时也可挡他个一年半载。”

寇仲点头道：“任少名当然不敢去惹杜伏威和辅公佑，如若夺得竟陵，便可在长江之北建立北进的据点，所以对竟陵他是志在必得的。”

方泽滔讶道：“想不到寇兄在这方面如此在行呢。”

徐子陵奇道：“任少名已死，铁骑会四分五裂，长叔谋的人变成孤军，为何仍要来惹你们？”

方泽滔苦恼道：“这个可连我都想不通，三日前，忽然有人夜闯我庄，此人身手高明之极，不但连伤十多人，还把馆馆掳去。唉！坦白说，如今馆馆就是我方某人的命根，我也不是没见过美女的人，但第一眼见到她，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只觉若失去了她，任何事都变得没有丁点儿意义。长叔谋这一着确是捏着我的要害，教我完全失去了方寸。”

围在四周听他们说话的段玉成、包志复、石介、麻贵都点头表示感同身受。

任谁见到如此动人的一个美人儿，不生出倾倒爱恋之心才是怪事。

方泽滔续道：“三天前我收到长叔谋的信，说馆馆落在他们手上，嘱我在百丈峡外决一生死，以决定馆馆谁属的问题。唉！这可是我一生人中最难决定的一件事，明知对方是调虎离山之计，但在竟陵城千万受我保护的人，和在馆馆之间，我该如何作取舍呢？”

寇仲等都谅解地露出同情之色。

方泽滔叹道：“最后我决定按兵不动，留守竟陵。在公私之间，我仍知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的。”

寇仲等面面相觑，既是如此，为何还有昨夜之战？

方泽滔苦笑道：“难怪各位大惑不解，皆因我手下猛将，亦是我的亲弟方泽流，竟私下领兵去救馆馆，我这才知道他也在暗恋馆馆，昨夜他已不幸战死。当逃回来的人告诉我两位把馆馆救了时，我再按捺不住，离城来寻找两位，终在这里遇上你们。”

徐子陵暗叹红颜祸水，问道：“方庄主是否已取了馆馆小姐为妻？”

方泽滔颓然摇头道：“这是我每趟见她都最想说出来的心里话，但每次都不敢说出来，怕她会断然拒绝，甚或拂袖而去。她不爱说话，只喜一人独处，性格很难捉摸，但偏是我对她的爱慕，却是与日俱增。”

众人都默然下来。

看着这只像熟睡了绝世尤物，众人都各自在心中幻想出她轻言浅笑的美人图像。

就在此时，劲气压顶而至，帐篷破裂。

第十二章 千里救美

段玉成四人功力较浅，首先被迫踉跄跌退，远离骡车。

寇仲和徐子陵亦心中骇然，知道来人武功至少是跋锋寒那种级数，才可完全不惊动方泽滔守在四方的手下，直至从天而降，他们方始惊觉，完全失去了先机。

寇仲横移一步，井中月离背而出，望空劈去。

徐子陵低腰坐马，双掌上托。

方泽滔也是了得，掣出长剑，挽起六、七朵剑花，护着馆馆上方。

“当！蓬！”

寇仲井中月黄芒剧盛，劈中敌人的兵器，立即大叫不妙。

原来对方持的竟是两个长只两尺，上阔下尖，盾绿像刃锋般锐利、金光闪闪的怪盾牌。这种前所未见的奇形兵器，不但可攻可守，且只看样子便知不惧攻坚的武器。

刀盾相触，狂大无匹的反震力立时令井中月反弹回来。

寇仲尚未有机会发出第二刀，盾牌像一片流云般以锋缘斜削而下。

以寇仲的悍勇，猝不及防下，亦不得不往外移开。

徐子陵双掌上拍，正中对方左盾，只觉盾面布满尖刺，虽未能刺破他贯满真气的掌肌，却使他不敢运足全力，此消彼长下，硬被对方传来的劲气撞得他往地上滚去，狼狈之极。

方泽滔的长剑眼看可趁对方应付寇徐两人时，由盾牌间破入伤敌，岂知眨眼间寇仲和徐子陵均被迫退，双盾合拢起来。

“叮！”

长剑硬生生被双盾夹断，再迎头压下。

方泽滔无可奈何，闪往车底。

一个白衣如雪，漂亮修长，年约三十的男子，天神般落到骡车上，一副睥睨当世的气概。

他的眼睛微微发蓝，嘴角似乎永恒地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意，挺直的鼻梁和坚毅的嘴角，形成鲜明的对照，宽阔的肩膀，更使人感到他像一座崇山般不虞会被敌人轻易击倒。

只见他微微一笑，眼神落在馆馆身上，双盾收到背后，赞叹道：“如此绝色，确是人间极品。”

这时方泽滔从车底另一边窜了出来，加上慌忙赶来的十二名手下，再加上寇仲等人，声势顿时大增，但却因投鼠忌器，怕他伤害馆馆，没有人敢抢上骡车动手。寇仲和徐子陵也是奇怪，前者挨在车尾处，笑嘻嘻道：“你是否长叔谋那家伙？这两个金牌子相当趣致呢。”

徐子陵却移往车头的一边，从容卓立，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焦急或受挫的表情。反是方泽滔沉不住气，厉声道：“长叔谋若你敢伤害她，休想有命离开。”

长叔谋不屑地用他的蓝眼睛瞅了方泽滔一眼，转向寇仲道：“你们可知任少名是什么人？”

寇仲若无其事道：“听说是你师傅的野种，对吗？”

长叔谋眼中杀机一闪而没，仰天长笑道：“果然有种，不过有一天你定要后悔说过这番话。”

又瞧往徐子陵微笑道：“你的拳脚功夫相当了得，罗刹女尚教不出这样的徒弟，难道是从长生诀学来的吗？”

徐子陵好整以暇道：“我学的只是东拼西凑而来的取巧功夫，那及得上长叔兄有明师指点。”

长叔谋对两人的淡漠生出高深莫测的感觉，心生一计，忽然奇峰突出地道：“让我先杀此女，大家才放手一搏，如何！”

方泽滔色变喝道：“你敢！”

寇仲却哈哈大笑道：“好主意！”一跃而起，挥刀便往长叔谋劈去。

同一时间骡子惊嘶前冲，原来是徐子陵暗中射出两道指风，射中拉车两头骡子的屁股。

方泽滔等大惊失色，要知长叔谋只要脚尖一踢，馆馆必然玉殒香消，大罗神仙都救不回她的性命。

徐子陵一个空翻，落到御车者的位置处，隔空一拳往长叔谋击去。

长叔谋哈哈一笑，两个金盾左右如翼飞超，硬接了一刀一拳。

同时脚尖前踢，正要挑起脚下平躺的美人儿时，忽地足踝一紧，竟给一条长鞭缠了几圈，至此才知中计。

大力传来，扯得他几乎仆倒，忙运功下坠，左脚只移了四寸，便稳立不动。

骡车不断加速，徐子陵和寇仲同时前后夹攻。

以长叔谋的自负，亦不敢在左足受制的情况下应付两人的狂攻，猛一提气，跃上半空，左脚转了几个小圈，脱出鞭子的纠缠。

这时骡车又多冲出了五丈的距离。

从后赶来的方泽滔冲天而起，剑化长虹，往他后背刺去。

仍在空中三丈高处的长叔谋看也不看，右手金盾反扫后方，把方泽滔扫得连人带剑往另一方跌堕下去，更顺势借盾发出两股劲气，迫得段玉成等人横滚闪躲。

他却借力提气轻身，迅若流星地赶到急驰的骡车上空，往守在车尾的寇仲攻去。

徐子陵大叫道：“方庄主你们不要追来，我们在竟陵再见。”

骡子在受惊下拚尽全力往前盲目疾冲，就在徐子陵说这两句话时，又冲出了十多丈的距离。

方泽滔这时才由地上跳起来，目送骡车奔上一座小丘，消失在另一边的斜坡下。

寇仲井中月黄芒暴闪，一刀接一刀劈出，每劈中长叔谋的金盾时，都逼得他倒退寻丈，又要再发力追来。

徐子陵则负责驾驶骡车，好不快意。

以长叔谋的阴沉，亦气得七窍生烟，但因寇仲是以逸待劳，又紧守车尾，兼之刀法凌厉无匹，任他有通天彻地之能，始终抢不上骡车上，无法发挥双盾破刀的看家本领。

寇仲瞧着长叔谋在后方疯狗般追来，失笑道：“小子跑快点，对了！就是这样。”

猛地一刀劈出。

“当”的一声，再一次把长叔谋逼退。

前面的徐子陵开怀道：“有没有法子劈碎他一个盾，那我们就可掉转头来找他晦气了。”

寇仲心中一动，低喝道：“车底！明白吗？”

接着仰天长笑道：“这又有何难？”

忽地暴喝一声，有若平地起了个焦雷，他那双炯若寒星的锐目，爆起前所未有的森冷寒芒，气力陡增，强猛无俦。

寇仲整个人跃离车尾，井中月化作一道金光灿烂的黄芒，朝追近至半丈许的长叔谋画去。

长叔谋那想得到寇仲悍勇如斯，更猜不到他肯离车下扑。

不过他虽知寇仲这一刀绝不易挡，但自恃武功高强，却是丝毫不惧，左盾上迎，右盾却削往寇仲两腿。

蓦地感觉有异，立时魂飞魄散。

原来徐子陵竟由车前投往地上，任得马车在上方经过，这刻变成了在寇仲下方，正由地上往自己平射而至。

长叔谋也是了得，临危不乱，右盾改平削为下封。

徐子陵双掌按在他右盾处，发出一下闷雷般的劲气交击声。

同一时间寇仲全力的一刀，狂劈在他的左盾上。

一寒一热两股惊人气劲，同时攻入长叔谋的体内去。

“当！”

金盾四分五裂。

长叔谋断线风筝的往后抛飞，口中鲜血狂喷。

他退了足有十丈距离，一点地面，没入左旁疏林去。

寇仲落到地上时，徐子陵刚从地上弹起来，交换了个胜利的笑容，才醒起骡车上尚载着的美人儿，正给骡子拖着拚命奔驰，慌忙狂追而去。

